太 阳 老 爷

阿列克西斯著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太阳老爷

〔海地〕雅克·斯蒂芬·阿列克西斯著

刘煜 张昭民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Jacques Stephen Alexis

COMPÉRE GÉNÉRAL SOLEIL

Librairie Gallimard, Paris, 1955

太 阳 老 爷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1493　字数 244,000　开本 850×1168 粍 $\frac{1}{32}$　印张 $11\frac{1}{16}$　插页 2

195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5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3) 1.00 元

前　　言

海地文学是年青的，它于十九世紀后半叶开始，在民族独立斗爭的鮮血灌溉下发芽成长。

海地文学具有斗爭的現实主义的传統，它一开始就和海地的民族解放斗爭有着密切的关系。海地的作家，大多数是参加民族独立运动的战士，后来，又有不少是共产主义者，他們的作品都有强烈的政治傾向。另一方面，海地文学也和海地的民間口头文学有着血肉般的联系。海地民間口头文学在殖民地初期就已經存在，它是以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宗教性的音乐舞蹈以及神話传說为基础的，对海地文学的发展有很深的影响，使海地文学在强烈的政治傾向性之上又加上了浓厚的民族色彩。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海地文学出現社会主义現实主义的新芽时，这种特色就愈加鮮明了。海地的伟大作家，海地共产党的創始人之一雅克·罗曼①，就是最好的代表。他的作品所反映的农民生活和斗爭，极为深刻。这种深刻反映的基础，就是他对海地农民斗爭的馬克思主义的分析，以及他对他們的生活、感情、宗教、

① 雅克·罗曼（Jacques Roumain, 1907—1943年）：他的最著名的小說是《泉水的統治者》（Gouverneurs de la Rosée）；同时他也是一位民族問題的研究者，著有《大安的列斯群島哥倫布前的人种与植物研究》（Contribution à l'Etude de l'Ethno-botanique Précolombienne des Grandes Antilles, 1942年），《阿索托大鼓的祭祀》（Le Sacrifice du Tambour Assoto, 1943年）等。

风俗和传説等等的广泛的了解。

《太阳老爷》的作者雅克·斯蒂芬·阿列克西斯，屬于海地年輕一代作家之列，他們在三十年代海地历史的一个轉折时期度过了他們的青年生活。那时候，海地正处在美帝国主义者的軍事占領之下，美国軍队把海地当作控制加勒比海的一个軍事基地。海地人民遭到了极为深重的苦难。1934年海地共产党的成立，使海地人民的反美斗爭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同年8月，在日益高涨的人民运动的压力下，美国不得不宣布停止对海地的軍事占領。雅克·斯蒂芬·阿列克西斯在开始他的文学創作活动时，就以反映海地人民这个时期的生活和斗爭为自己的使命；他繼承了雅克·罗曼的創作道路。《太阳老爷》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說；这部长篇小說以巨大的篇幅描写了1934—1938年間——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海地的整个社会面貌。海地人民的痛苦生活和反美斗爭，海地共产主义者的初期活动，便是这部小說的主题。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部长篇小說的背景，有必要在这里介紹一下海地的历史和文化的几个特点。

海地共和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同在加勒比海中的海地島上，两国各占一半。1492年，哥倫布发現这个島屿，称之为依斯巴尼奥拉①，在南部海岸建立圣多明各城，成为征服古巴、墨西哥，以及中南美洲各地的根据地。西班牙人在全島确立統治权后，就开始奴役印第安人，从事农业劳动和开矿。据說当时島上的印第安人原来約有二十五万人，主要是加勒比人和阿拉瓦克人。他們是热爱自由的民族，不能忍受这种奴役，就退入山地，进行

① 依斯巴尼奥拉(Hispaniola)：即小西班牙。

抵抗；当时印第安人著名反抗运动领袖恩利基略的英雄事迹，至今仍流传在海地島上的民間故事中①。在西班牙人統治的三十年間，苦役、屠杀、疾病，使印第安人的人口迅速减少，終于几乎完全消灭了。著名的西班牙人文主义者拉斯·加沙斯②，在他的作品中曾經这样写道：

有人确切地告訴我說，有一条从依斯巴尼奥拉开往卢加伊士群島的船，航行不带罗盘仪，只要看海上漂浮的死屍，就可以确定方向。

海地的印第安人，虽然在很短的时間內就这样几乎被消灭了，但是他們却永远是海地民族的組成因素之一；海地民族中有印第安人的血液，海地文化中有印第安文化的传統。

十六世紀初，海地島开始种植甘蔗，需要大量劳动力，西班牙殖民者就从非洲运入黑人，从事奴隶劳动。十七世紀中叶，法国海盜到了这个島的西部，盘踞不走，建立了根据地，势力逐漸扩大，和西班牙殖民者发生冲突，結果两国殖民者于1697年訂立了立茲維克条約，平分該島。当时由于欧洲对糖的需要很大，这个地方立刻就成为法国的財源丰盛的殖民地；法国殖民者为了扩大生产，也大量販入黑人。单是1788年一年之內，从非洲运入的黑人就达两万九千人之多。就这样，黑人成了海地人口的主要构成部分。到1790年海地爆发奴隶革命的前夜，在五十三万六千总人口中，黑人就占四十八万人。这些黑人来自非洲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部落，文化不同，語言不同，风俗习惯不同，但是到

---

① 多米尼加作家伽尔文(Manuel de Jesus Galván, 1834—1910年)，曾以此为題材，写了一本长篇历史小說《恩利基略》(El Enriquillo, 1892年)。

② 拉斯·加沙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 1474—1566年)：西班牙教士，在西印度传教；著有《西印度史》(Historia de las Indias)及《西印度毁灭簡述》(Brevisima relación de la destrucoyón de las Indias)，对西班牙殖民者野蛮地虐待屠杀印第安人，提出了严正的抗議。

了这个新的祖国，在两个世紀来的共同被奴役的生活中，共同求解放的斗爭中，融合成了一个整体，成为海地民族的主要部分。

至于法国殖民者和其他白人，他們只占人口的极少数。他們是殖民地的統治阶級，是种植园主，政治和經济的支配权都操在他們的手里。他們在文化上也占着优势，把自己的欧洲文化强加在殖民地人民身上，要他們說法語，信天主教。同时，在黑人和白人之間，也产生了另一个新阶层：黑白混血种人——莫拉托人（mulattos）的阶层。他們是自由的人，其中大多数拥有种植园和奴隶。

以黑人为主的海地民族，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到了十八世紀末資产阶級民主革命在欧洲爆发时，这个民族的独立运动也达到了高潮，开始了解放奴隶的斗爭。

1791年，海地五十万黑人奴隶在伟大的革命領袖杜桑·卢維杜尔的領导下，爆发了反对奴隶制度的起义。这个革命，經过了十二年复杂艰苦的斗爭，才得到成功。起先，杜桑依靠西班牙殖民者的力量，来反抗法国种植园主的"討伐"軍队，因为西班牙人以废除奴隶制度来籠絡起义黑人，企图重新占領全島。这时候，英国殖民者又趁着島上发生战爭，派兵登陆，想取法国的地位而代之。到了1794年初，在进步的雅各宾党人控制下的法国国民議会，通过了法国在西印度群島的奴隶一律解放的法令；同时，杜桑也已經認識到西班牙人的眞正目的，因此就轉而效忠法国，率領起义軍队，把西班牙人和英国人击敗，几乎控制了全島。但是不久，反动势力在法国再度得势，拿破仑政府决心制服杜桑，把这个島屿重新置于种植园主的势力之下，在1801年命令勒克萊将軍带了两万兵士，远征海地島。勒克萊用欺騙手段逮捕了杜桑，把他送到法国，囚死獄中，企图瓦解革命。但是海地人民

在杜桑的战友德沙林的领导下，继續进行斗爭，并且提出了进一步的口号：要求独立。1803年，勒克萊的軍队全部潰敗，残軍投降，海地宣布独立，德沙林自立为海地皇帝。海地成立共和国，則是在1806年的事。到了1844年，島上东部原來屬于西班牙的殖民地，又成立了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共和国才成为現在这个样子。

从上述海地簡略的历史，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海地的文化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海地文化是三种文化的結合，即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化，非洲黑人的文化和欧洲的文化。欧洲的文化是殖民者强加在殖民地人民身上的，它是資产阶級的文化，被海地的統治阶級所吸收，但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农村中，却保留着大部分印第安人和黑人的文化。第二，海地的官方語言是法語，但却并沒有被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完全接受。原来黑人和印第安人都沒有一种統一的語言，因此在民間就形成一种以法語为主，摻杂着印第安語和黑人語言的混合語，叫做克萊奥尔語（Creol）。这种克萊奥尔語才是真正的海地語。第三，海地的宗教也是同样的情况，信罗馬天主教的只是少数上层社会阶层，大部分人民信奉的是一种混合宗教，叫做伏都教（Voodoo）。伏都教是多神教，它所崇拜的神有黑人的神，有印第安人的神，也有天主教的神；它的宗教仪式和节庆等等，也是混合的。最后，海地文化是屬于拉丁美洲文化的范疇，是整个拉丁美洲文化的一部分，它和法国文化或非洲文化并沒有关系；因为，一方面，海地的历史和中南美洲各国是平行的，海地的奴隶革命是美洲第一次胜利成功的革命，对整个美洲革命有巨大影响，另一方面，海地和中南美洲各国面臨着相同的迫切的現实問題，如反封建，反美帝国主义，改变經济落后面貌，反对种族歧視等等，走的是同

样的民族解放的道路。

作为海地的文化的一部分的海地文学，也具备着这种特点。在发現海地島时期，印第安人就有丰富的民間口头文学，大都是抒情詩、神話和传說。在殖民地时期，逃亡到山地去的黑人奴隶創造了典型的海地民間口头文学，同时，在种植园劳动的黑人奴隶也創造了他們自己的口头文学，这两者是互相結合的。在城市中，則出現了模仿法国文学的作品，主要是詩歌和戏剧。独立以后，統治阶級的文学的內容和形式还是法国式的，而在人民大众中間，則产生了以克莱奥尔語編唱的民歌、抒情詩和英雄詩，歌唱人民的希望和斗爭。到了十九世紀末，用法語写作的海地文学越来越民族化，民間文学的影响逐漸加强；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漲，使作家开始进入人民的生活中，从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題材。1880—1915年間的反封建斗爭和农民革命，1915—1935年間的反对美国占領的斗爭，这两个阶段的重大政治事件，使現实主义成为海地文学的主要傾向。随着民族解放斗爭的开展，海地的进步文学不斷地和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温情主义的文学、从欧洲販运来的頹廢主义的文学，以及最近美帝国主义者大量傾銷的宣传"美国生活方式"的墮落文学等等进行斗爭，正逐步地向社会主义現实主义的方向发展。

雅克·斯蒂芬·阿列克西斯的《太阳老爷》，就是代表着这个发展方向的作品。

《太阳老爷》的場面很广闊，它通过主人公依拉利容一生的活动，描写了1934—1938年間海地社会的全貌。依拉利容是太子港的一个普通黑人，他長期失业，受不住飢餓的煎熬，就去偷东西。在他伸手要偷一个富翁床头的錢包时，他明白了一个道理：

水火不相容的两类人面对面地存在着，一类是有錢的人，一类是穷苦的人。

統治着太子港的，就是这类有錢的人，他們是美国占領者的帮凶，他們压迫、剝削海地的劳动人民。当时在任的樊桑总統，是美国人的傀儡，他奉行着美国人的政策，帮助美国人奴役海地人民。海地經济落后，工业极不发达，只有一些以本地原料加工的手工工場。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地主阶級手中。海地自从1915年被美国軍事占領后，无論內政、軍事或財政，都完全控制在美国人手中。美国資本不但攫取了海地鉄矾土和石油等矿产資源，并且掠夺海地农民的土地，建立大种植园，使农村經济破产，农民丧失土地而淪为工資奴隶。海地反动政府为了向美帝国主义者尽忠，竟废除了禁止外国人購买土地的法律。1929—1933年的美国經济危机，不可避免地使海地也遭到了危害，无数雇农和工人失业了。依拉利容这样的人，不过是其中之一。

但是依拉利容没有拿到錢包，他被宪兵逮捕，判了徒刑。因为美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政府对于被压迫人民的控制是极为严厉的，他們要維护統治和剝削的秩序。太子港

由一些鉄石心腸的人严密地控制着，这里的政治可以称之为地主阶級的警察統治。他們控制着国会，用鉄一般的法律使富人压榨穷人。到处是惹祸的美国汽車，象癩蛤蟆一样地蹂躪着海地的領土。城里面的老百姓是美国佬的奴隶，是官老爷們的奴隶——是那些制定反人民法律的坏蛋們的奴隶。

这是海地社会的一幅真实的写照。

在监獄中，依拉利容認識了海地的共产主义者卢墨尔。卢墨尔和另一个当医生的米謝尔，都是海地的青年知識分子，他們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开始在群众中間宣传。这本小說从他們

在依拉利容身上所发生的影响，側面地描写了海地共产党成立初期的活动。党为工人們办了夜校，帮助他們提高文化，提高政治覚悟。依拉利容由米謝尔医生介紹，在这样的一个夜校里念書，明白了工人斗爭的道理。当然，1934年海地共产党的成立，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工人阶級的覚悟。当时有許多农业工人到古巴的甘蔗种植园去工作，参加了古巴共产党領导下的工人斗爭，回来后就在工人当中散播共产主义的种子。海地这个最初成立的工人阶級的政党还未成长，就被反动政府扼杀了，但在整个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下，在反美斗爭中，却起了一定的作用。党的領导者卢墨尔被迫流亡出国，他对他的战友和同志們告别时說：

> 所有的劳动人民与眞正的海地黑人，都会有一天同我們站在一起。我們将同心协力地把美国佬从国土上驅逐出去。

这一段話，正是直到今天始終在地下領导海地人民进行艰苦斗爭的海地人民社会党① 的奋斗目标。

小說又通过依拉利容的亲戚阿尔修一家，描写了海地农村的情况。海地的农村

> 自从美国佬来了以后，一望无际的庄稼沒有了，象七月蝴蝶那样的黄花不見了，棉花也不結实了。有人說这是一种可怕的灾难……

这种可怕的灾难使农村的小农經济破产，农民淪为美国資本家种植园的雇佣奴隶。水灾和疾病，更加深了他們的苦难。但是海地农民是有斗爭传統的，他們在对旧殖民者的斗爭中积累了經驗：

> 很久以前，所有的海地黑人，在德沙林的領导下起来与那些掠夺

① 海地人民社会党：是1944—1945年在原来共产党的基础上建立的。

者作战，他們不讓那些白种人……留在我們的国土以內。对这次很久以前的战爭，有人很詼諧地称之为黄瓜与茄子的战爭，表示截然不同的两类东西决不能够并存。

农民对美国占領者，也还是象黄瓜和茄子一样，决不能够和他們并存的。

作者也描写了农村中的伏都教信仰。他認为伏都教一方面团結了海地人民，保留了海地人民的民間文化，培养了海地人民的民族意識，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削弱了海地人民的斗爭意志，阻碍了农民接受新的进步的思想。

至于依拉利容自己，他結了婚，从这个手工工場到那个作坊，做着不定期的工作，生活非常困难。太子港的一場大火，毁了他的一切生活資料，他不得不带着妻子和孩子，到多米尼加的甘蔗种植园作工。他积极参加了那里的甘蔗工人罢工斗爭。多米尼加的反动独裁者特鲁希略，对罢工进行了血腥的鎮压。他用离間的手段，在全国挑起了对侨居多米尼加的海地人的恐怖屠杀①，企图分化多米尼加工人和海地工人。多米尼加人民在地下共产党的領导下展开了援救海地工人的运动。依拉利容一家在一个多米尼加农民的帮助下，逃到了边境，但是在过河时，被特鲁希略的宪兵的子弹打中了。当他躺在祖国的土地上呼吸最后的一口气时，他說：

太阳老爷是一个伟大的黑人，是咱們穷人的朋友，是咱們穷人的爸爸，它睁着金黄的眼睛，照耀着我們，时时刻刻为我們奋斗，为我們指引出路……

这个伏都教的主神太阳老爷，现在成为海地人民光明的象征，成

---

① 这件慘案是历史事实，发生在1937年，估計共有一万两千多海地人被屠杀。这是特鲁希略血腥統治的一个重大罪行。

为領导海地人民进行斗爭的工人阶級政党的象征。

海地虽然离我們这样遙远，但是有了象《太阳老爷》这样真实反映海地人民的生活和斗爭的作品，使我們有可能克服地理上的障碍，增进我們两国人民之間的友誼和感情。

今年七月，雅克·斯蒂芬·阿列克西斯应邀来我国訪問，我們和这位热情的海地朋友見了面。他向我們介紹了海地的許多情况，轉达了海地人民对我們的友誼。

雅克·斯蒂芬·阿列克西斯虽然是世界知名的作家，但是他在海地却依然生活很困难，不得不白天行医，晚上进行写作。他的最近一本作品是小說《高乐树》；他的其他作品有《一刹間》、《玫瑰的眼睛》和《美元》等小說和剧本。

編　者

1959年8月

序　幕

夜来风势劲急。院里空无一人。猫都沒有。不久，出現了一个比夜色还黑的人影，四肢揮动，隐約看来，好象一个身穿黑衣的乐队指揮在揮动指揮棒一样。那个黑影在晨曦中移动，一跳一跳地，象一只跳蚤。

这一晚，破旧的郊区一团漆黑。整个的南巴尔米斯特区，象太子港边一块腐朽的伤疤一样，浸潤在一片浓黑之中。淡紅色的天幕，在漆黑的天边升了起来，是天将破晓的时刻了。人影在蠕动，在滑进，以急促的步子潜入院中。凌晨空气清冷，很清冷；一排破屋，这时几乎变成玫瑰色了。

“沒有人……沒有人……一个人也沒有，母猫都沒有！”依拉利容心里这样想着。他笑了一下，雪白的牙齿在黑暗中发亮。

这个黑人光着身子，几乎一絲不挂，全身裸露。一个黑人站在黑暗之中，由于本身就是黑的，看起来反而带着蓝色了。

他繼續往前走。

一只卷毛的猫头鹰在黑暗中一声冷叫。听見这一声不祥之兆，这个黑人战栗起来，滿头的头发都在发抖，但他还是繼續前进。当然罗，依拉利容不会遇上好的天使的，他深深想了一下，口里不禁大声呼叫。他在深更半夜时大声講話，很大声；象疯子那样的一张嘴是閉不住的。

只要一点点残羹剩飯，就可以使一个时乖命蹇的人变成疯

子。告訴您，一个疯了的女人真够可怜的。我認識一个少女，我看她从首都流浪到外地，又流浪到乡下，跑遍了半个国土。象这样疯了的女人，哪兒都是一样。她們穿着破衣，餓着肚子，而心中却有一把要杀人的匕首，換句話說，就是一顆疯狂的心。疯女人，瘦女人，猪仔的媽，娼妓的媽，一切杀人犯的、耍把戏的，以及各色各样堕落者的媽；苦难呵，唉！真使我要作呕！

在大山里，山坡上，总有一面小鼓不断地敲着，迅疾得象要敲破一样……那种生活真是又艰苦而又甜蜜呵！那种生活为多少人带来了痛苦……大山临近海边，多象一只沉沉入梦的野兽呀！小鼓有知，呆呆地躺在那兒被人敲擂，一定会象一个患偏头痛的病人一样感到痛苦了！与黑人有血肉关系的是非洲，黑人身体依附的也是非洲，但黑人在非洲却得不到安宁，不管他們住在哪里，走到哪里，都是一样。

在海地，一到晚上，到处是一片鼓声。有人希望这些鼓永远拿开，快被打破——这些发泄悲憤的鼓，因病求神而敲的鼓，敲得如泣如訴的鼓，使人惊心动魄的鼓，哀告求饒的鼓。每天晚上，只要苦难与失望使人心充滿了悲憤，单調的、悲憤的与神秘的鼓便敲响了……可是，遇到志得意滿的那一天，生气蓬勃的愉快之鼓，又敲起了“洋伐魯”和“貢果”①，大声地歌唱生活。这时已是晨曦曚曨的清晨了，只有一只黑鼓在响——就是那个人影在恐惧中講話。

那个黑人摸了一下前額說：

“他媽的，倒霉！”

又重复了一句：

---

① “洋伐魯”和“貢果”，都是海地的民間舞曲。

“倒霉！他媽的！”

接着啪的一声打在他的光肚子上，想把吸他鮮血的蚊子打死。因为他的衣服已破了几个大洞，象开着的窗子，瞧得見他身体所受的苦难。

他小心地察看了周圍的情况。在面向小街的过道里，一个不大容易看出来的烂泥水坑在星光下閃閃发光。坑中摆着几块大石，讓人踏过而不致弄脏了脚。过道旁边，是洗衣妇娅娅的那間破屋的篱笆。我們叫她娅娅大姐，因为，您知道，眞正的黑人都是兄弟姐妹啊！

右边的破屋刷着一层干泥，依拉利容用手扶着，弄了滿手泥灰。他繼續往前走，从一块块的石头上跳过，还担心坑里的污泥会弄脏他的光脚。另一边是一間小屋的墻，木板做的墻壁上，滿是白蚁蛀成的窟窿，原来途上的石灰早已剝蝕光了。

晚风依然吹得急促，象一个老祖母在喘气。

“好久以前，克利斯蒂亚娜姑母就說过了。”依拉利容自言自語地說。

告訴您，大爷！一点不錯，那位克利斯蒂亚娜姑母是一位眞正的黑人，一位很好的女人。很久以前，所有的海地黑人，在德沙林①的領导下起来与那些掠夺者作战，他們不讓那些白种人——当然是那些坏心眼的白种人——留在我們的国土以內。对这次很久以前的战爭，有人很詼諧地称之为黄瓜与茄子之战，表示截然不同的两类东西誓不相容并存。我們这些黑人永远是

---

① 德沙林(Dessalines, 1758—1806年)：海地黑奴，起义推翻法国总督的統治，自立为王，后来在一次叛乱中被杀。

很詼諧的。当我們受苦的时候，我們放声大笑，講不完的笑話；我們要死了，也就是說苦难已經受尽了，我們也又笑又唱，又講笑話。

我到底在說些什么呀？……不錯，那是一間小屋的墙……講得太多了，閉嘴！一堵木板墙，現在直立着，那間快要倒塌在污泥堆里的破屋就靠它支持着。小屋的頂上有一只公鷄和一条魚——一条連魚鱗都腐烂了的魚，一只尾巴残破的公鷄，在那里白天受着风吹日晒，晚上受着雨露的摧残。

一只被繩子縛在院子里面的公鷄准时叫了，是一只专門打架的蒂呂克沙公鷄，一只适于打架賭輸赢的公鷄。

“喔喔！”

您可以放心大胆地为蒂呂克沙公鷄下賭注。太子港所有的公鷄聞声齐鳴。在太子港这个地方，公鷄是整晚都叫的。

“……喔喔……喔喔！……”

依拉利容渾身哆嗦起来。只要卡大哥沒有醒来就行了。誰知道那个丑陋的老家伙有些什么东西，可是他几乎整夜不睡，天刚发白就起来了。

“喔喔……”

幸好太子港晚上根本就沒有人注意鷄叫。

依拉利容加快了脚步，快得差一点把左边的小屋撞翻了。那間小屋簡直象一只破籠，又歪又斜，又臭又破，一陣晚风吹来，便搖搖摆摆，象要倒下一样。屋子是用破烂的木箱搭成的。因为太子港郊区穷困的黑人沒有栖身的地方。那些有錢的黑人，也就是那些有錢的黑白混血种，便叫穷人們造破木棚来住……用几只干魚箱、肥皂箱或腌牛肉箱，便拼拼湊湊搭成一間恰如其份的屋子，一間恰恰适合航脏工人們居住的棚屋。这样的棚屋，与

鷄窝鴨棚沒有两样。几根插在烂泥地中的木桩把它支撑着，半夜看来，带着黄色或咖啡色，天要亮时，顏色轉淡，屋边略露一点玫瑰色。屋頂是尖形的，用鉄皮做成，破破烂烂，象一把缺口的旧斧头。那便是一大群穷人住的木棚，是又唱又跳的黑人們住的木棚。眞是一点也沒有变，一根毫毛也沒有变。

他又停下来四处观望。右边稍远的地方，一小片空地后面的那个水坑已經干涸，上面結成一块象玉米饅头外面那样的一层薄皮。那边是发姆大姐的棚子……那个发姆大姐每天早上烧得有一鍋很好的玉米稀飯。象那么好的玉米稀飯，弄上一碗，砍掉两个手指都値得……哎呀！起这样的鬼念头眞該挨雷打！……今晚上，在她空空的棚子下，只是零散地放着几块木屑，还有几块木柴烧着，不时閃出几点紅紅的火星。

晚风突然刮得更大了，天上星星越来越亮。

依拉利容心情紧张，感到有些呼吸困难，胸中喘得呼呼地响。他一膝跪下，两手扶在地上支着身体，低下头来吹那几块快要灭了的木柴。随后从耳边取下一段香烟头，点燃之后深深一吸，吐出了一縷浓烟，在空中繚繞、上升、飞騰，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猛吸一口烟使他咳嗽起来，吐了一口痰；喘个不止。

* * *

他躺在房內用破布蓋着的草堆上。躺的地方实在不是什么床，只能說是泥土地上的一堆乱草。他仰面躺着，四肢蜷曲，两眼望着上面。他注意地望着屋頂上开着的两个小洞。每天晚上，那两个小洞就象两顆明星。

他呼吸迫促，好象碼头苦力扛着重重的貨件，好象一头驢子

駝着沉重的盐袋，好象一条牛在呼呼地喝水，又好象一头被追赶得筋疲力尽的野兽那样只管喘气。

他又害怕，害怕自己就要去干的那个勾当。在他的心中，在他灵魂的深处，实际上是一点也不怕的。有什么关系呢？也不过象从芒果树上掉下来而已。好象树枝已被他压断了，他直往下落，树叶好象已打在他的身上……

他的肚子，只觉得飢腸轆轆，象有一条水蛇在里面千轉万轉。他的肚子，那飢火中燒的肚子，热烘烘的，热烘烘的……另外，又覺得肚內空空，使他发昏，使他作痛，但实际又不是眞正的痛。那就是很想吃东西呀！是餓了呀！想吃眞正的东西与想吃好吃的东西呀！在他的脑中，已經沒有什么思想。当一个人餓得发昏的时候，什么感覺与精神都一样不中用了。这时，他的心中涌现了一个念头，一个使他全身震动的念头，一个使他万分顫抖的念头。

肚子空空的。昨天吃过东西嗎？明天会有东西吃嗎？可是沒有，他媽的！身体还在，可是渾身发抖，发抖，抖得象一只落湯鷄。昨天沒有吃的，明天也不会有，沒有希望，沒有光明，只有躯壳还在，飢腸直轉。肚內好象有什么东西笑出声了，象一些瘋子那样地笑了。談到害怕，害怕有什么用呢？那与飢餓、懦弱与无知有什么关系呢？唉！飢餓这东西，眞可以驅策人到从未去过的地方呀！涌上心来的那个空洞的念头，与他內心的需要与感覺完全符合，象水与水那样交融在一起了。

一声吼叫从他口內冲了出来，象雷鳴，也象掃过屋頂的风声：

"嗡嗡！唬唬！……"

涌上心来的念头，还不仅仅是一种想法而已，在他半閉着的

眼前，浮現了一連串象神怪影片中的形象：

热带的夜晚，景色綺丽。热带的夜晚，行人熙攘，車水馬龙，到处是貪心欺詐的罪恶。热带的夜晚，繁星滿天，到处是拐卖人口的騙子……几个人的形象在他眼前飘了过去，又可笑又討厌……可能有一間漂亮的房間，房內一片漆黑，一个人影猛然跳了起来，手拿着枪……可能在电灯光下有一个宪兵，一个打着裹腿扛着步枪的宪兵，在灯光下兜着圈子往来巡邏。那是一个尽力設法想阻断他去路的宪兵，……“哼！……他媽的！”于是，他向着那間黑暗的屋子猛放一枪。可能有一个小孩，突然在小床上哭叫起来。可能有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惊呼着向阳台奔去……可能……可能……

他口里又高呼一声：

“他媽的！我要杀死他！”

他慢吞吞地把手伸到眼前一瞧。呵！这只手在黑暗中看起来多象一只毛蟹！

他仍仰面躺着。这时突然仰起头来，用手在頸子上抓……成群的蚊子，在他身边飞舞，向他进攻。

可不可以下定决心行动起来？从那沒有关严的門縫中，射进了一縷微光，照在他脸的側面。他那面容眞好象非洲几內亚黑色神象的脸。射进来的光綫把他的脸分成两面，一半是黑的，一半是亮的，張嘴露牙做着怪脸……他仰面躺着，一个象木头雕成的神象的头。

依拉利容心中定了，双腿不发抖，头部昂然不轉动，一副眞正的黑人样。依拉利容心中定了，翻身爬起走到門边，貼着門縫往外一瞧。哎呀！一只釘子把他的头碰了一下，他用手把头摸了一摸，接着便用脚踢开了席子，伸手在門下搬开了那一块抵門

的大石……他出来了……

貪心的夜向他迎面而来，把他吞沒在夜色之中。

滿天漆黑，天边微露玫瑰色的曙光。沒有月亮。疏疏落落几顆星星……

* * *

依拉利容冲出来了！迫于飢餓，迫于想吃东西，象一条野兽，依拉利容冲出来了！有錢的人們，“規規矩矩”的人們，每天要吃他媽五頓的基督徒們，把你們的門关好吧，有一个餓得发昏的人出来了。告訴您，关上門，下了鎖，一个餓昏了的人，一个象野兽样的人在外面……

他走到一个通向小街的过道，踉踉蹌蹌地在那些石头上踩过，弄了滿脚的污泥。他出来了，一个脚趾上象釘着鉄掌的黑人出来了……他抬头看天，天上一片漆黑，只有几顆星星顫巍巍地在閃閃发光。那些略带玫瑰色的星星，硬挺挺，顫巍巍，有些象青春少女的乳房。他望望天井。再看看地上，污水坑中，映出了他蓬首垢面的形象。

热带的黑夜，漆黑的天上，飘着几片小小的白云，又漸漸地黯淡了。

在微光下面的那几排破茅屋，就象市立公園中几堆快要塌下来的牛粪……院里非常清靜，圣安娜教堂的大鐘响了：

“当……当……当……”

依拉利容，你还有时間喲！作什么用的时間呢？他心中明

白嗎？老天爷！当一个人餓得发昏的时候，难道他还一切都清楚嗎？

“只好去呀，我的天！”依拉利容心中打量着。

在院子里，他走过了一間間的茅屋，处处是一样的簡陋，一样的发臭，一样的污穢。依拉利容用足尖着地輕快地走着，象在跳舞一样；跳的是飢餓之舞，跳的是热病之舞，用无声的步伐跳犯罪之舞，跳恐惧之舞，担心之舞。他跑着，象跳舞一样地跑着，步履踉蹌，舞步凌乱；跑着，象跳舞一样地跑着。

象一个年輕的肺病患者的咳嗽一样，那輕弱无力的微风呼呼地刮着，推着依拉利容沿着碎石路奔向大城。太子港……那一个罪恶之港躺在那兒，躺在小山的脚下，象一个睡着了的珠光宝气的少女，双腿伸开，擱在树木杂乱的小山上。她的腰肢，就是那船舶輻輳的海湾，她隆起的头，枕在国民炮台的后面，阴暗的双肩，披着蓬松的秀发——一片丛生的荊棘茂林。夜里的太子港眞是一个美丽的少女，一个由許多珠宝一样的电灯与象火一样紅的鮮花装飾起来的少女……

依拉利容向城里跑去。路旁的大树与小树也好象跟着他跑，那些小树也好象跟着他一样在跳舞。大树也在跳舞，也是生活逼着它們在跳华尔兹舞。依拉利容·依拉流，今晚上的生活好比在决死的拳斗場中！那些矮茅屋是灰色的，也可以說根本就沒有固定的顏色……路旁的茅屋一排排地过去了，茅屋，树丛，茅屋，树丛……夜里的太子港……

热带的夜景在朦朧中变着花样，象一个穿着黑衣的鴇母，透过那一层如紗的黑衣，可以看到她发紅的皮肉，也可以看到她身上那些罪恶的烙印。热带的夜景正在变换着花样。

街上一拼耀眼的灯光，娱乐的地方到了：市郊区。一只夹夹琴[1]笑出了一首爵士音乐。几个女人恶声相駡，用下流的話互相侮辱：

"混蛋！"

"他媽的！"

"婊子养的！"

爵士音乐奏得如癡如狂，搖摆舞曲响得如醉如癲。稍远一点的倫摆舞曲，奏得象一匹母馬在嘶叫。鼓声如鼾声，一首貢加，象由一位失神落魄而又酩酊大醉的貴族拉开破鑼般的嗓子唱起来了：

……沒有腰身的烏龟……

一个妓女，一个多米尼加的下等妓女，从那个罪恶的"乐园舞厅"里跑了出来。这时"乐园舞厅"灯火輝煌，用一切夜生活的装飾品装飾着。在一片象热带风暴样的音乐声中，有人象患了抽风病一样地高唱起来：

……沒有腰身的烏龟……

不会跳舞的烏龟……

一只沙克沙管在作无病的呻吟。小喇叭淫蕩庸俗的調子，听了眞使人难受。处处是令人头昏脑胀的靡靡之音。

站在"乐园舞厅"門前的那个妓女，长发飘飘，直垂腰际。在无边的夜色之中，口里哼着罪恶的爵士音乐。她好象已經有几分酒意，因为拉不到客人而很不滿意，步履蹣跚地走着；接着蹲下身来，一下子揭起衣裙，在黑暗之处，只听見肚子一陣吼叫，她

---

[1] 夹夹琴：一种演奏热带音乐的乐器。

的嘴里发出了一陣痛苦的抱怨之声：

"哎呀呀！他媽的！……"

空中传来一曲如泣如訴的女声四重唱，唱出了那些失足墮落的女人与醉生梦死的妓女們强顏为笑的欢乐，她們还在那火坑里拚命地作生活的掙扎。

妓女們因为被关禁在那个有限的圈子以内，簡直象一些被俘虏了的母鷄。她們終身濫用爱情，終身做那些伤天悖理的坏人們的玩物，而他們出卖他們所需要的买卖式的爱情，永远包下来的爱情，沒有爱情的爱情，象皮夹子一样选来换去的爱情，向他們打着爱情的招牌出卖貞操。那些妓女們……在这罪恶的修道院里被判了終身监禁……

漆黑的夜，热带的夜，有純洁之处，有犯罪之处，有光明的，有黑暗的，互相更替地变换着……

依拉利容不停地跑着，这时肚里又感到飢餓了，飢火中燒，如灼如刺。他一直跑着，但精神上已脫离刚才那种想入非非的境界了……他双眼雪亮，牙关紧閉，只是独自自言自語。他笑，他向前跑。

"因为我們是穷光蛋，对我們来說，住的地方与妓院之間并沒有显著的区别。我們的孩子們只好在那些吵吵嚷嚷的妓院旁边生活，長大，周围是每天醉飽得象陀螺一样的妓女，周围是墮落与疯狂的罪恶。对这些东西，从来沒有人感到憤慨，从来沒有人感到痛心，也从来沒有人感到不对！"

那边，有三个喝醉了的美国水兵与一个出租汽車司机扭打，原因是他們坐車不付錢。他們手拿明晃晃的手枪，踉踉蹌蹌地

边走边駡：

“他媽的！”

依拉利容一直跑着，稳稳地跑着。口里自言自語，暗暗好笑。

“多有趣的玩意呀！……醉生梦死，醉飽的妓女，花花公子，美金，妓院老板，苏打甜酒，水兵，爵士音乐，西班牙流氓，性欲，呕吐，咕咕叫的肚子，总統牌高級啤酒！是的，醉生梦死，是的，受苦受难，不錯，肚子餓了呀！唉！讓我笑吧！跟着爵士音乐笑吧！餓着肚子笑吧！哎呀！我的腸子要餓断了呀！……”

依拉利容，怎么啦！你說些什么話呀？呵！是的，今晚上的生活，有的甜得象本地的甘蔗，有的苦得不得了；口里眞想吃东西，餓得眞想吃东西呀！他媽的！

这时候，依拉利容的心中变得反而安靜了，好象心中吃下了一个石榴，就是我們平常說的那种甜甜的石榴。他在太子港的街上走着，在黎明前微露曙光的街上走着。热带的冬夜是多么的漫长呵！

夜色，虽然仍是蓝黑的，但已在緩緩地离去了。

一株高大的棕榈树在晚风中摇摆，在星光的照耀下，枝叶看来成为綠色的了，好象草地里一只受惊的变色蜥蜴，猛然一下就变了顏色。他正走过医学院区，这一区里的一些花园，平常充滿了滿面笑容的女人，充滿了羞涩的青年男子。

依拉利容穿过校場，那兒有成群的人在热鬧地交談。他走过小路环繞的那个树林时，惊起了好梦中的对对鴛鴦，啁啾地叫着飞逃开去。站在紀念碑座上的德沙林銅象，剑尖高高地指着

校場的天空，在这天将破晓的时刻，已經依稀可辨。在小灶街上，一个火夫拉着一个隆隆发响的大风箱，火光照亮了街道。

星光暗了，天上仅仅露出点点微光。依拉利容坚决地穿过了那个維尔納森林的别墅周围的花园；园里鉄鑄的大門，被风刮得呀呀地响，好象一条小狗被人踢了一脚一样。这声声的叫喚，他听得很清楚。

噴泉如雨般地涌出，滴滴落在池中。一股凉意，象薄荷气味样地刺激眼睛。他跪下喝水，滿脸湿透，很舒适。他完全清醒了，呆呆地站在草地上。螢火虫在草里閃閃发着綠光。他好象一个迷途的人，在浓烈的花丛中不知所措。他沿着草地边上的藿香花坛前进，立刻感到花香扑鼻。

突然，恐惧的心理又涌上心来，背上一股凉意，好象有几条綠色冰凉的小水蛇，在树林中很熟悉地爬进他衬衣里面。他感到万分恐惧，心脏开始剧烈地跳起来，好象跳动的声音都听得見了。于是，他急忙忙向籬笆退回去。

花上露珠晶瑩。他拔了一株纏在他腿上的野薔薇，手被刺出血来，急忙用嘴去吮。血微温而无味。夜中，到处点綴着白花、紅花与黃花……那些花，与他幼时在乡下看見的花一样，与稍后他在維尔納森林区看見的花也正相同，他的童年就是在那兒度过的。他那如奴僕似的不光彩的童年，就是在虛伪的資本家打着收养的慈善幌子而实际在他們的蹂躪下度过的。

你可記得，在这一片芬芳的花园中，被一頓皮鞭抽打得滿身是血嗎？以前你在吃不飽的农村里，多少的野花吻着你那一双脚，那时刻你是多么的幸福呵！……

他注意地瞧着那一幢夜色籠罩与綠树掤蔽的白房子……眞是万感交集。为什么他不生在这种有藤花纏繞石阶的房子里呢？

他停了下来，对那幢房子呆望了許久。

热带地方如綢似錦而带玫瑰色花边的夜幕，慢慢地淡下去了……

他又看了一会兒，終于向着那幢房子跑过去。一把抱住那根沒有花藤的水泥圓柱，象猫一样地爬上去。

* * *

他在那象花园一样的阳台的长椅上坐着休息了一会兒，只見到处栽着各色各样稀奇古怪的仙人掌。有的是綠黃色的，外面长着毛，象猴子一样；有的象斑斑点点的网球拍，开着带刺的紅花；有的象多支的蜡烛台，上面現着綫紋与鳥羽紋的花斑；有的长着柔輭而带着斑漬的疙瘩；有的上面有絞起来的虫一样的花紋；有的上面有綉着花紋的彩带……許許多多从未見过的仙人掌，使他在那兒默默地停了一会兒。随后，他打开了一扇門，走进屋去。

一盞蓝色的小电灯在床头的小桌上亮着。这些人睡覺都要一盞灯来照着哩！旁边一张椅子上乱七八糟地放着一堆衣服。

房內的夜幽暗柔和，彩花的地毯，踏上去輭綿綿地非常舒适。

这个赤脚的人把房里望了一下。一只电扇轉动着，向房里送来一股股的清风。电扇的轉动声与那个人沉重的鼾声，交織在一起，构成了一曲爵士音乐似的合唱。

依拉利容的眼睛很快地适应了屋內的光綫，看得清楚了。他

蜷縮着身子，不断輕輕地发抖。房里的挂鐘"的答"地走着。他用尽气力紧捏着拳头。那是飢餓給他的力量……

睡覚的人躺在床上，只看見一个大白堆。高高的被窩下面，露出一个臃肿不堪头发稀少的大脑袋。

一見那人睡得这么香甜，房內这么整洁，毫无必要地点着一盞小蓝灯，依拉利容心里眞感到憤憤不平。在他的眼中，这一切就象征着財富，象征着有錢的人，他們劳奢极欲的程度，远远超出他想象之外。他只注意地瞧着那张白色的床同床头上的那个小茶几，茶几上面放着一个黑色的东西，罩在蓝色的灯光里。房間內其他的东西都看不見。另外，他还望見那张椅子。

錢也許放在茶几上，也許装在衣服里；有錢的人們，不会把錢藏起来的。

他做着巳經做好的伸手欲拿的姿势，心中坦然、冷靜，甚至冰凉。一想到在阴暗中躺着的那一类人，心里不由得不感到憤怒。

他刚一进門，手便做好了那个姿势。快得很。

伸出手来，輕輕地前进三步。

茶几上的那个黑黑的东西是一只皮夹。一只皮夹，对穷极了的人是何等的无用呵！里面装满了票据。依拉利容拿在手中。毫无疑問，那东西是他权利的証件，是保障他生存的証件，是勾心斗角勒索他人的証件。在一秒鐘之內，依拉利容心里体会到了一个社会上的哲理。他完全相信他巳了解了这个哲理。水火不容的两类人面对面地存在着，一类是有錢的人，一类是穷苦的人；就这一点巳足够看穿他一直認为是自然之理的那个哲理了。电扇送来一陣凉风，拂在他的脸上。

他想出去。他很快地就再走到阳台上，快得連他自已也感

到吃惊。

室外夜风冰凉扑面。蒼白的夜色已快褪尽，似乎仍恋恋地不忍离去，但白天浅淡的白色，已在夜色的縫隙中出現……

扑面的冷风令人心爽，使他不自覺地微笑，做着鬼脸。他大步跨过栏杆，用脚勾住水泥圓柱，开始往下滑去。

突然，一道电筒的白光在他的旁边射了出来，在小树丛中晃动几下，停落在他的身上。随后，一声警笛划破沉寂，其他的警笛也馬上接着急促地响了起来。警笛声在黑夜里象来自四面八方。警笛声嘶叫着，象发了狂的野兽，象波涛汹涌的大海，象怒号着的狂风，象翻天复地的狂风暴雨。警笛声象忏悔节狂欢的人群，象一只有尖指甲的手疯狂地在他的肉上抓搔，象一只小狗冰凉的嘴触在他的皮肤上。他紧紧地貼着圓柱。一只指揮的警笛带着簡单的命令口气急促地吹响，接着便听到一声喊叫：

"捉贼！"

这声喊叫，很快地传开了。

已經淡忘了的飢餓，这时突然发作了。他的眼睛机械地望着四方，但实际上什么也沒有看見。手硬了，腿硬了，飢餓在肚中作怪，只感到飢腸轆轆，万分苦楚，两眼热泪盈眶。

阳台上射出一道电光，发出一声叫喊，这意想不到的一声打击，使他紧张的筋肉松弛下来，使他滑到地上，象从迷梦中跌下来一样。

一陣鼎沸的喊声，柏油路上急促的脚步声，断断續續的警笛声，在清晨的微风中传了过来。

四面八方的电筒，集中照射在花园里。那个小偷瘫硬地躺

在地上，静候着警察的摆布。一片汹汹的呼喊声中，还夹杂着孩子們的叫嚷。那个被追迫的野兽已經困頓不堪，翻着白眼狠狠地瞧着他的周围——这是一个走投无路的黑人的淡漠而伤感的目光。

园里已布满成群的警察，在大声吆喝。这幅景象，真象一些沒有穿好衣服的滑稽的中国皮影，跳着耍着，手舞棍棒与各式稀奇古怪的武器……

灰白的夜色更白更亮，景况凄凉，在与晨曦的争夺战中，已經自甘失敗……

依拉利容俯伏在地……

拳足交加，象雨点样地从四面八方落了下来，一群紛乱的警察，快活地、憤怒地喧嘩鼓噪着。

* * *

他被狠狠地一拳推进了地牢，撞着水泥地，象只皮球似地弹了起来，站住了。他喘着气，一动未动。

一个与小孩差不多的女人蜷縮在牢房的一角哭泣着，半披着破衣，外面的上衣沒有扣上，撩在一边。她哭得非常伤心，从肚子到肩头都抽搐着，嘴唇一张一合，嗚嗚咽咽地抖个不停，露出紅紅的嘴。稍远一点，躺着一位穿破汗衫的人，鼾声有节奏地一起一伏，好象一把鋸子在来回地鋸着木板。墙頂上开着一个拦有鉄条的正方形小窗。

室外，天已大亮，夜色几乎褪尽，剩下一些灰色斑点，被黎明的曙光赶得象蝙蝠一样地飞逃。

依拉利容眼睛微睁地瞧着。有一个穿白衣的男人靠墙而立，用一条手巾按住右脸上的伤口……一股酒精气味順着他的呼吸送了过来。牢房內的犯人大約一共有十五个，有男有女，或蹲或立或睡。处处是小便的气味，呕吐物的气味——刺鼻的酒肉臭味。一片哭声中，也夹杂有鼾声，打嗝声，耳語声以及在身上拍打臭虫蚊子的声音。

从昏暗的走廊里透进一絲亮光，还传来笑声与話声。可能是几个宪兵正在玩紙牌。依拉利容站在那兒，神志昏昏，木立不动，两行眼泪晶瑩地挂在腮旁。他一点响动也沒有，蚊子叮在他的脸上，手上，也从衬衫的破洞里叮在肚子上。恶臭刺鼻，蚊子叮咬，时間更感到漫长无尽了。

这时候，在他的眼里，牢內的事物开始显得有点稀奇古怪。在外边，他看到的人，好象都是身材胖大而头部細小。但牢內的这些人，却显得身材枯瘦而头部肨肿难看。他愦愦地瞧着这一片象幻灯片上的景象，呆呆地站着，双脚都麻木了。

一股烤面包的香味冲进他的鼻子。是新鮮的面包，是刺激人的气味，是使人心慌意乱的气味。他好象再也不能躺下，再也不能动弹。那面包的香味……

之后，依拉利容又想到他自己的事，不禁发出一陣凄惻尖銳的叫声，双手在空中交叉地揮舞着，一次，两次……頹然倒下了。其他的人也喊叫起来，牢房里所有的人都慌了，吓呆了，轉过头来对他望着。

他四肢僵直，口歪在一边，直僵僵地躺在地上。

各方面来的光綫都照着他。只見他两腿先动了起来，接着胳膊、手以及全身都动了。他四肢不断地揮动，两只眼睛骨碌碌

地直轉，脸色非常黑，难看极了。他的头不时在地上碰撞，象一只覓食的啄木鳥一样。

有人喊了一声："他发羊癲疯了！"接着，所有的人都避开了。

他躺在一个尿坑里。带着鮮血的污泥从口中流了出来。他渾身抽搐着，掙扎着，象一只被杀的母鷄。有人在他身上泼了一桶冷水；他仍旧猛烈地抽搐着……

他口內苦澀，前額发烧，周身被冷汗湿透。眼睛睁开了，只覺得心中空空，飘飘渺渺，象被刀戳針刺一样的渾身发痛。他緊握拳头，筋骨痙攣，眞想把头对着墻壁撞去，把它撞个粉碎，使那无用的躯壳不再受苦，不再喊叫，沉沉地入睡；使所有的苦难随着生命同归于尽。

外面，黑暗与光明的斗爭已經結束。象两只好勇狠斗的公鷄一样，經过一場猛烈的斗爭以后，代表黑夜的公鷄，已經躺在地上死了。代表白天的公鷄，戴着太阳的金冠，高声唱着凱歌，拍着翅膀，散出一片金光……

死……把头对准墻壁撞去……他沒有这样做。人們在他的周圍竊竊私語。他疲累万分地睡着了，随时被恶梦惊醒。每次做的恶梦都是一样：一条灰色的水蛇，一口咬住他的脸。他沉重地呼吸着。

第 一 部

1

他被一陣喇叭声惊醒。天巳大亮，太阳从天窗里照了进来，空中传来一曲小孩的歌：

在这兒刺吧，

在赤道之国这兒刺吧，

土地，

太阳，音乐，

对了，刺吧，刺吧，刺吧……

他躺在水滩里，渾身湿透。牢房里睡在他周围的人們，在昏迷与睡梦中輾轉反側。

一个宪兵跑进来喊道："依拉利容·依拉流！"他用一种微弱的声調回答了一下。宪兵又喊："依拉利容·依拉流！"

他掙扎着打算站起来，发觉自己已經病得很厉害。又倒下来了……他在这兒呆了多久呢？一天？还是两天？

宪兵又凶恶地喊道："向前走！死相，赶快！"他又掙扎了一下，仍旧站不起来。宪兵用气炸了的喉嚨駡了起来："你再要装死，我就要給你点顏色看看！"他用胳膊撑地，掙扎着再想站起来，狠狠的一脚踢在他胸部的正中。这时，門外清脆婉轉的歌声，又在歌頌太阳、幸福与生命：

在这兒刺吧，

在赤道之国这兒刺吧，

土地，

太阳，音乐，

对了，刺吧，刺吧，刺吧……

依拉利容覺得有一只粗暴的手抓住了褲带把他提了起来。

“脏狗！你就象从未走过路那样地走吧！脚都不要落地！”

那个宪兵狂笑起来，在地牢里一片死寂中，就象一陣汹涌的瀑布冲击的声音一样。他推着气喘吁吁的依拉利容在他的前面走，只見他摇摇晃晃地从走廊里經过。

他們走进了一間办公室，宪兵松了手，把他放开，讓他站在屋子的正中。一陣头暈，他摇晃一下，几乎又倒下来，幸而抓住一张椅子，才沒有跌倒。

一架无綫电收音机正在播送樊桑总統努力夸奖“好男兒”优良品德的广播，接着又换成了歌曲唱片。广播員报告說：

“下面是一首新歌，在太子港很流行，歌曲的名字是《在这兒刺吧》。”

歌声响了：

在这兒刺吧，

在赤道之国这兒刺吧，

土地，

太阳，音乐……

有人伸手粗暴地关了收音机，沒有声音了。

一个軍官大模大样地坐在办公桌后，低着头在翻閱文件。他的旁边放着一条馬鞭，一根警棍，一根皮革做的大头棒，还有一件皮制的古怪东西，鑲嵌着金屬，两头象球一样。屋子里墙上，挂着各种样式的手銬。办公桌下紙屑满地，字紙簍翻倒在桌旁。右边是一个开着的公文柜，左边坐着一个戴眼鏡的班长，正

在小桌上打字。

宪兵对依拉利容大喝一声，使他身子摇晃一下，但还能站着。之后，这个宪兵才向軍官报告："馬尔蒂納中尉，这就是那个人，現在我把他带来了。"宪兵講一口海地話，音調平平而拘謹，跟見了长官时一样，卑躬屈节。

办公椅轉了过来，发出一声尖叫。低头看公文的軍官抬起头来問："这就是昨天搗鬼的那个黑人嗎？"

"是的，中尉先生，您叫我把他带来，我就……"

中尉是个皮肤白皙的混血兒，三角眼，瘦瘦的身材，細小的手上戴着好几个戒指，說話的嗓子象女人那么清脆。馬尔蒂納中尉是一个著名人物，有一段时間在太子港相当走运。他生性懦怯，有如妇人，但却特别残酷。他家資富有，有室有家，年輕的时候奔走权門，受任当現在的官職已經两年。不仅維尔納森林区与都尔果区等貴族地区的妖艳仕女們很宠爱他，就是那一带华貴地区里的僕妇使女也喜欢跟他来往。做警官这一行职业，对他說来眞是再适当沒有了。他把这个职业看成是操練武打的运动，看成一种搜山游猎的玩意，把人当作禽兽来追捕凌虐。任何一个动物一經落入他手，他就要使它嚎叫，使它受尽折磨。

馬尔蒂納中尉仔細地把依拉利容打量一番，打量的結果使他有点失望。这个新来的囚徒看来似乎有点昏迷，也許有些神志不清，恐怕不大容易把眞情招供出来。必須使他招認。想到这里，他脸上露出了笑容，就点燃一支香烟，心情舒暢地发問了：

"那么，昨晚給我打了那么多麻煩的就是你了，"他对依拉利容說，"先生你不回答嗎？先生你假装不知道嗎？"

依拉利容对周围的三个人怒目而視；他們开始大笑起来。中尉輕輕地唱着：

土地，

太阳，音乐，

对了，刺吧，刺吧，刺吧……

突然，他象被弹簧弹动的那样跳了起来，拿起鞭子，拖着摇摇晃晃疲倦不堪的步子，走过来坐在办公桌的旁边，面对面地对着这个犯人，嘴里用几乎象野兽的嚎叫一样的声音說：

“班长！打你的报告！”

打字机的鍵子象流水一样地响了。可是，不一会兒又突然停住，只听見中尉甜言蜜語地問道：

“你叫什么名字，大爷？”

馬尔蒂納中尉，皮靴踏地，得得地响，大口吸着香烟。打字机又开始响起来。依拉利容嗚嗚咽咽地哭了，打字机也停了。

“你叫什么名字？他媽的！”中尉嚎叫着。

“叫依拉利容，不錯的。”被告啜泣着回答。

“什么依拉利容？”

“依拉利容·依拉流！”

說了这一句話后，他感到头暈眼花，但仍旧直立不动。中尉又大声叫喊：

“班长，打报告，为什么又停下了？”

打字机急速地响了。中尉很生气地重新坐在办公椅上，拿起一支紅鉛笔在紙上划着：

“我問你的时候，为什么老不回答？”

打字机停了，隔一会兒又响起来。依拉利容象一片风中的残叶一样地发着抖。

中尉猛然起立，大跨三步，走到屋子中央，一手抓住了依拉利容的衣領。他摇晃一下便跪了下去。这时，班长用激动的眼

光望着中尉，直率地对他說道：

“饒了他吧！中尉先生！这个人好象病了！”

“快打报告，班长！”中尉暴跳如雷地說，“告訴你，刚刚进了警察局，見到什么事情，少說閑話！閉住你那张嘴！”

打字机响了，慢得很，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打着。站在依拉利客旁边的那个宪兵，糊里糊塗地笑着說：

“中尉先生，这个人沒有病，什么病也沒有，只是在那兒装死罢了。”接着又向班长瞟了一眼，加上一句說：“俗話說得好，要想拍馬屁，就得聞屁臭。”

中尉笑开了；宪兵也冷笑一声，嘲笑那个班长。

那个宪兵还是个小兵，甚至連中士也还未当上，是一个紅头发的矮黑胖子，一双眼睛象賭棍，令人非常討厌；胖鼓鼓的一张脸，可是一經学会了做坏事，这张臉也就变了。他年紀虽然不大，嘴唇两边已露出了两道深深的皺紋。残酷的心反映得多敏捷，竟那么令人吃惊地反映到臉上来了！……残酷的事作起来多輕易，特别在象馬尔蒂納这样的师父教导之下，的确是輕易地一学就会的！

其实，当宪兵也不是什么好差使。天天見到的都是一片悲慘，使人厌倦，使人疲乏，心中除了担心肚子吃不飽或有时也尋尋开心外，其他的事根本就想不到。在海地，一个人如果当上了宪兵，是有得吃，但吃得不好，还要夜以繼日地苦干，心中当然也不滿意。在你的周围，其他的人个个虐待那些苦难的人們，干着千百种害人的勾当。你如果干上一点同情人家的好事，别人就会嘲笑你，以后当然也就再不干这种玩意，把你心中的苦惱隐瞞起来，久而久之，你的心腸也就变硬了。長官們把你当狗一样地使喚，你心里自然也是滿腹牢騷。有一天，也許碰上賭运不好，

大輸特輸，口袋空空，沒有一个銅子，这时候，如果有一个犯人不听你的話，你就会动手打他。晚上回到家里，对打犯人的事覚得有些不快，孩子們跳到你腿上坐着，你也会把他們推到一边，因为心中失悔的那一片愁云，仍象难消化的积食一样压在你的心上。你双手抱头，悶悶不乐。你那一位黑老婆走上前来安慰你，抱着你的脖子，眼泪汪汪地泣不成声……你当然会昏头昏脑地跑出門来，在清冷的夜里，在清风徐来的靜靜的太子港散一会步。第二天情况比較好点，与你的同伴們去喝上一杯，你又把往事忘了，又再干你那骯脏的勾当。过了几天，碰到一个孩子病了，营房里的人会告訴你去找某医生。你遵命而行，意乱心慌……医院的医生为你开了一些药名奇怪的葯方，你可不知道拿什么东西去买……于是乎，你在营里連好人也打起来，自己对自己做的事都莫明其妙，只管用劲地打。随后，猛一想到口袋里一个銅子也沒有，一想到自己所受的生活煎熬，怒上心来，便更使出全部力量拚命地打……是的，小冤家是病了……接着你便什么也不想了，也不想到买葯，不想到房租到期要付，不想到破鞋要换；倦了，力量使完了，用劲地抽，用劲地打……你无非是一个同其他的人一样的宪兵，同其他的人一样的宪兵呀！这时好象有人对他獰笑一声，用一种挑唆的口气，象一个发了疯的恶鬼一样对他贼道："同其他的人一样！"

再后，习惯养成了。有那么一天，你会一見犯人被打得呼号就感到开心，一見他把小便流在褲襠里就覚得好玩。甚至还有人刚一看到木棒就流尿的呢！你开心地笑起来，这是你当宪兵后的第一次笑声。到这时候，中尉知道你已培养成熟，就提升你做中士……久而久之，你对这一行职业发生了兴趣，同其他的人一样，把打人看成了家常便飯。你的心腸硬了，打人已算不了一

回事，相反的……你成了一个眞正的宪兵，一个残酷的人，同其他的人一样干坏事……于是，当了中士之后，又……

馬尔蒂納中尉突然說：

“杰洛美，今天你的梦作得够了……”

小宪兵杰洛美如梦初醒，立刻笑出声来。眞是怪事，为了討好一个中尉，他能在梦想許多事情的当口立刻轉变过来，心情舒暢地哈哈大笑！

馬尔蒂納中尉已經动手做旁的事。当然罗，象依拉利容这样一个平淡无奇的家伙，是不会給人什么好感的。中尉对他說道：

“依拉利容，你是一个我們緝捕好久的慣賊……”

依拉利容結結巴巴地說了几个听不清楚的字眼。

中尉拿着皮鞭站起来了，心中仍想着其他的事，想到今天下午要去“美景俱乐部”打桥牌的事。

他一拳打在依拉利容当脸正中，血从鼻子里涌出来。中尉在想……

打桥牌的时候，斯桂多不大规矩，他只有六张牌却叫了三……

他又以心不在焉的口气問了一句：

“难道你眞的不講嗎？……”

又是一拳打在依拉利容的左眼上。小宪兵杰洛美高兴地动了一动……班长象发疯似地在打字机上打着。

談到那个約里古尔中尉，虽然是个詩人，一个超現实主义

者，一手桥牌可眞打得不坏……他把寇勃逊①可眞念得烂熟了。

一記皮鞭打在依拉利容脸上，他倒下来跪在地上了。他脸上的筋肉抽搐着，皺眉歪嘴，难看极了。杰洛美見了哄然大笑。中尉本人看了这副怪相也笑了起来，是一种苦笑，神經質的勉强的笑。可是他的心中仍是念念不忘桥牌。

今天必須亲自去找保尔·斯桂多。他經常迟到。特别要提醒約里古尔，他叫牌太費时間。可是这个犯人老不講話……

馬尔蒂納中尉瞧着依拉利容，猛然大声地喊道：

“难道你眞的要装傻到底嗎？我偏要設法叫你說話，脏猪！”

为了迫使他招供，皮鞭拳足接連地打下来。依拉利容躺下了，滿脸是血，以手掩面，高声喊道：

“我說，是的，我要說了！……”

可是中尉仍旧打个不停，疯狂地打。打字机也象发疯了，答答地打得象急风驟雨一样。那个宪兵仍然站着，两腿搖搖摆摆，眼睛若无其事的样子。中尉継續打着。

电話机响了很久，中尉却打得不停手。电話鈴又响了，班长轉过头来喊道：

“我的中尉，听电話呀！……”

这时，中尉在声嘶力竭蜷成一团的犯人面前停住了手，轉过了滿是汗珠的头問：

“什么事？”

---

① 寇勃逊（Culbertson）：打桥牌的研究者，著有許多桥牌書籍。

宪兵杰洛美重复了一句：

"中尉先生，听电話！"

中尉用手把头发理了一下，脸上露出了一絲微笑，一大步跨过躺在地上渾身打战的犯人身体，走到电話机旁。从房間的墙那边，传来了一陣急促的歌声。

"杰洛美，到会議厅去，叫那唱歌的人閉住他的鳥嘴。"

中尉在桌边坐了下来，取下了电話机的听筒：

"喂？……是拉布恩特議員嗎？……是的，是的，馬尔蒂納中尉为您效劳……您好嗎？……可是不行，我亲爱的議員，我一点也沒弄清楚……是的……是的……我記得很清楚，达修，您的竞选代理人……他曾带我們在勒峨崗打猎……您說他的姐姐是犯人的母亲嗎？……等着……依拉利容·依拉流。一点不錯……可是我不能象那样把他释放，一个掘壁洞的慣賊，您是知道的……今天是礼拜六，不行……如果您坚持您的意見，我可以把他交法庭审判……我还有要拷問的无賴汉……别担心，一切都会弄个停当，我們知道怎样搞法……不錯的，我很了解，他是您一个竞选代理人的侄兒……可是今天是礼拜六，我不知道法官有沒有……好吧，跟法院联系一下吧……就这么办……应該說我感謝您，我爱亲的議員……可是，应該特别对总統說明，我已被列入升級名单中，其他要作的事就不关紧要了……可能內政部长……怎么！一个放蕩的女人？……您未免太过份了，議員先生，我不能对您……现在他还很健壮……好的，稍緩一点我再給您打电話……有人約我去十字街吃美味的烤猪……好象今晚有一家新的小舞厅要开张，听說还有标致的女人哩……喂！喂！就这么吧……再見，議員先生，再見……謝謝……再見……"

中尉轉过头来望着依拉利容。他已爬起来了，坐在地上，一

只手撑住身体，气喘吁吁。一見中尉两只眼睛盯着他，他赶快把双腿縮回，面露惶恐之色。打字机也停了。馬尔蒂納中尉点了一支香烟抽着，用手作了一个命令的手势；宪兵跑过来問道：

“中尉先生？……”

“杰洛美，把这人带去洗个澡，再把他領到医务室去，給他吃完飯，再把他領到北监去……赶快，赶快。”

“知道了，我的中尉……”

宪兵把依拉利容拉起来，他也鼓足全身力气，想快快离开中尉的魔掌。打字机又在那間死寂的屋子里响了。中尉走到收音机前，扭轉开关：

在这兒刺吧，

在赤道之国这兒刺吧，

土地，

土地……

中尉一听就感到憤怒，使劲就把收音机关上，想封住人們的嘴，不許歌唱生命，歌唱光明。

* * *

礼拜六。太阳把支支金箭射向四方。柏油路晒得軟綿綿的，变成了漆黑一片。是赶集的日子了，山区的人涌进城来，乡下的人离开平原，都来赶那汗气刺鼻的集会。

“嘘，狗东西！……他媽的！”一个卖炭的农民大声喝叫，一面抽打那儿只馱着重載的母驢。每礼拜六，是太子港赶集的日子，整天都是作媽媽的人忙乱的时候。上学的孩子今天也不上学了！到处点头弯腰，招呼熟人。

那个宪兵来了，扛着枪，打着裹腿，在几个犯人后面吆喝着，赶他們往前走。

每礼拜六，拉呂路車水馬龙，热鬧非常；这是一条沟通內地的大动脉，为太子港运来了一切給养。白菜，胡蘿卜，各种蔬菜，食品，香蕉，白薯，水果，芒果，橘子，松子，以及嚎叫着的猪，咩咩叫着的小山羊，咯咯叫着的母鷄，所有这一切东西都象血液在血管里流通一样地涌来。驢背上，人背上，女人的头上，都載着东西，在太阳光下搖搖摆摆，爭吵不停，大声喊叫。

宪兵押着三个男人，走成一行。第一个衣服又脏又破，肚子与屁股的黑皮肤都露出来了，每走一步，那块块的破布又把露出来的部分遮住。他脸如死灰，头上平平稳稳地頂着一团枯萎了的綠香蕉。第二个眼光明亮而机警，穿着一条粗蓝布的长褲和一件粗白布的衬衫，肩上扛着一头黑白花斑的小山羊，咩咩地叫个不停。最后一个是依拉利容，他在人群中大踏步地走着。

一个小女孩用一种忧郁的調子叫着她的貨名：

“請买山芋，包米粉，豌豆，大米，去了壳的小米！”

她的头上頂着貨物，頸項挺得笔直，衣領退到肩膀下面，露出了一条条象筋絡一样的血管。她高声地叫唱着她的貨名，每叫一声，血管胀滿得更加厉害。她繼續向前走着，面容紧张，眼光涣散，一只手叉在腰間，一只手左右揮动着保持身体的平衡；每叫完一遍，就把那只揮动的手放在耳朵旁边。她叫的音調很动听，你是知道的，大媽，这里的习惯，一个人象这样地叫一遍，然后把手放在耳朵边，就是表示她的貨品同她的歌声一样的美好。

押着犯人上法院的宪兵，不断用一条大紅手巾在脸上擦汗水。嘴里总是大声呼喝，赶犯人加快脚步：

“他媽的！不快走嗎？”

太阳象一面耀眼的鏡子，隐入云层之中。

一个擦皮鞋的人，穿着一条馬褲，那是一条滿是油漬的軍

褳，象一把沾滿油垢的梳子那么脏，腿与脚都光着；他的职业就是擦皮鞋。他胳膊下夹着一只木箱，用刷子敲得震天价响，就算是在敲鼓了。嘴里大声驟叫……可能是今天吃飽了……心情暢快。

一群流浪兒童在街上跑着，象草原上一群无拘无束的小馬。可是，城里并不是草原。这座城市建筑在山脚下，筑有堤壩来控制山区的小河。山脉蜿蜒地伸到城边，被巨石砌成的城墻挡住，穿山凿洞，鋪上黑黝黝的柏油大道，鋼筋水泥的山洞比黑夜还要黑。全市由一些鉄石心腸的人严密地控制着，这里的政治可以称之为地主阶級的警察統治。他們控制着国会，用鉄一样的法律使富人压榨穷人。到处是惹祸的美国汽車，象癩虾蟆一样地蹂躏着海地的領土。城里面的老百姓是美国佬的奴隶，是官老爷們的奴隶——是那些制定反人民法律的坏蛋們的奴隶。民脂民膏被刮尽了，不知有多少人甚至卖了老婆！

不管生活是如何的困苦，老百姓总是又唱又笑，因为人民好象一个不知道自己力量到底有多大的巨人，只要一朝接触到工作，立刻就显出他們的威力。平常不大注意这些事的工人們也开始重視他們的力量；每次走过那些新的工厂和工場，心情就会自然地振奋起来。思想这东西，本来就是又神秘而又灵动的。不管这里有多少美国佬，多少吸血鬼，多少象樊桑总統这样的傀儡，多少走狗与宪兵，但新的工厂，表現工人力量的新工厂，象雨后春笋一样不断在各地涌現出来。

在城里跑来跑去的兒童們多么象无拘无束的小馬呵！年老的人們常說山外还有山，山外还有城。有些城市蕭条了。也有些山因为土地貧瘠而荒蕪了，在狂风暴雨的冲刷下，只見乱石壘

垒，曝露在无情的驕阳之下。在那些光秃秃的群山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城市也在山岭环繞之中，有的被群群白蚁蛀蝕一空，有的一片荒凉，漆黑一团，一些滿身龌龊的孩子們仍然同样地又跑又笑……那些城市离这兒虽然很远，一切情况都与此地大致相同，也可以看到孩子們象小馬放牧般的欢騰景象……可是，每当我一看到我們国家的情况，就不禁滿怀悲憤……我真气憤，你們这些礼拜六在拉呂路上奔跑的小子們老不听我的話……

在夏尔丁街和拉呂路交叉的十字路口，有两个女人在那兒爭吵。一个背着孩子，重得使她花白上衣的紐扣都裂开了。她一只手叉在腰間，一只手拍着大腿，指手划脚地吵鬧不休，头上还頂着一个裝滿水果的平底籃子。另一个女人踮起足尖站着，口里罵一句，背部晃一晃，搖晃得象海上的波涛那样厉害……

宪兵押着犯人来了，罵声立刻停了下来，两个女人象被吓昏了的鳥兒一样急忙跑开。

依拉利容很吃力地走着，宪兵象野兽一样地咆哮。已經說过，依拉利容是一个身材矫健、体格清瘦而筋肉发达的人；沒有大鬍子，唇边仅略略有几根軟毛。面孔不美也不丑，一张平常人的面孔，一张眞正海地人的面孔，一张閱历很深，受苦不少，与人无爭，旣无野心，又不固执，而且不傻、不恶、不残忍的面孔。一张所謂眞正海地人的面孔，也就是到处都可碰見的面孔，全世界的小人物的面孔。全世界的小人物都差不多，有伟大之处，也有脆弱之处，主要的共同点就是心地善良，爱好平靜和私欲不大。依拉利容的面容已因飽經患难历尽风霜而憔悴了。他穿的一条到处是破洞的蓝布长褲，老实說就是几块破布而已。他穿的鞋子連足趾都露出来了，每走一步，脸上就流露出强忍痛楚的表

情。

“快走，他媽的！黑人的身体，就象青草一样，一棍子打去就弯下来，棍子放开又立起了！”宪兵罵着，叫他們赶快往前走。

依拉利容象一个眞正的黑人那样走着，一句也不哼。

穿得五顏六色的女人們开始回山了，使滿街变得五彩繽紛。

“您回来了，大娘？今天好嗎？”

“謝謝您！大娘……”

紅花裙，淡紫花裙，黃花裙，配上素蓝色的上衣，花花綠綠，前面顏色浅，后面顏色深，一种正規的节日服装的气派。上衣略长，就围上黃棕色的腰带。

“大姐，生意不錯嗎？”

“平常罢了。您呢？”

“啊！馬馬虎虎！……”

年长的女人穿着白色的布衣，头上披着浆硬了的头巾。

“怎么样？”

“还好，您呢？”

“还好，您看見第·約塞夫大爷嗎？”

“第·約塞夫大爷嗎？”

“可不是，就是第·約塞夫大爷……他今天穿的衣服眞漂亮，还是綉了花的。他买了一张上等的桃花心木桌子，頂在头上拿回来了。他快同苏斯—瑪特拉斯的一个漂亮黑女人結婚了……他急于想要……”

“就是因为这事我一直沒有見到他，以后……”

“可不是，他急于想要……唉！我們这一身老骨头不中用了，他可走得眞快，有时还小步地跑呢。”

“再見，我的大娘。”

“再見，我的大姐。”

在法院門前的石阶下，一个小伙子向一个蹲在街边的姑娘买了一只芒果，滿装果子的平籃擱在她的膝头上。石阶上站着一群男人，正在指手划脚地談話。其中有一个是老头子，穿一件点点污漬的黑絨上衣，条花的褲子，滿是皺紋的衬衫，平直的硬領，黑色的領結，塗油的短靴，拄着一根銀柄大手杖。他身材相当肥胖，手拿草帽，不停地揮着。与他講話的是一个身穿白衣的年輕人，上衣的領边已略带污垢，一条褲子滿是皺紋。他身材高大而瘦削，样子頗不修整。他們不停地談話，談話……

一見宪兵押着犯人走上法院的走廊，这一群先生們就吓得望风而逃，象一陣风刮在玉米地上一样。他們两人最后談的几句話是这样的：

“我要告訴您，我已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孩子們在家里，天天吵鬧。我还賺不了五块！…… 而且韦居丽还在医院里！眞倒霉！您可以借两块錢給我嗎？……”

“两块錢嗎？好大的口气，我亲爱的讓·路易！如果我自己能値上两块錢，我准会把自己卖掉……”

穿黑色絨衣的小老头子很生气地說：

“告訴您，应該同这些混血的杂种清算一下，他們毫无顧忌地霸占了我們一切工作的位置……象我們这样的黑人，只好餓肚子了。三年以来，我找不到工作，什么工作也找不到。現在該行动起来了，时間多着呢……”

可是沒有人听他的話了。一个头发斑白的老妇人走了过来，一把抱住依拉利容，嗚嗚咽咽地說：

“我的心肝……”

她两只枯瘦如柴的手，紧紧地抱住依拉利容的頸項。宪兵跑过来用力把他們分开。她用手背揩干眼泪，匆匆忙忙地說：

“拉布恩特議員給了我五块錢。有人給我介紹了一个名叫墨士曼先生的律师，我已同他談过了……”

宪兵把老大娘一掌推开，矮小的老头子墨士曼先生走过来挨近了依拉利容。

这是一間长方形的大厅。屋子里面的平台上，放着一张鋪有綠色台布的长桌。旁边还有一张小桌，一个相貌刁滑的老文書坐在那兒，拿着笔在紙上写个不停。墙上挂着共和国总統斯特民奥·樊桑的肖象，一张象在酒精里浸泡过的死面孔，戴着眼鏡的眼睛黯淡无光，那张嘴下唇肥厚，带着好逸恶劳的下流相。一排栏杆把寬大的房間隔成两部，栏杆的前面有一张白色木凳，面对着法官坐的那张桌子。两旁靠墙还有木凳两张，另外安着几排椅子。

听众們呆呆地望着法官。有学法律的学生，有失业的知識分子和半知識分子，还有看热鬧的人，討厌这种事和对这案件表示憤激的人……紛乱的人群呆呆地望着，餓着肚子。审判犯人时的气氛总是枯燥乏味的。閑杂人休憩之所以及审判犯人时的法院，同那做弥撒的教堂差不多，时間都是在那些宣传員、审判官和教士們指手划脚的談話中混过去的。生活的煎熬，使人衣衫残破，也使人有所醒悟；使人眼睛雪亮，可也能使人爱看打官司。看打官司就象看不花錢的电影，不过那里上演的总是些乱七八糟的黑戏。

墨士曼先生坐在走廊的一条木凳上，挨近依拉利容的身旁。每一位律师只要有了主顧，都可以这样坐在顧客的身边。他們两人低声地交談着。观众們大声喧嘩，非常混乱。在街上的小

贩北高声叫着要卖的貨品：

“荔枝，杏子，石榴……”

“鮮鷄蛋……”

“热的玉米面餅……”

依拉利容漫不經心地回答墨士曼先生的問題。他頸上带着枷，重得連头都抬不起来，眞是受尽了凌虐。他偸偸地望望他的老母亲；这老妇人也憔悴多了，她还是用那条黑色的头巾圍在她瘦削的肩上，他認得，这条头巾至少已用过十年。她穿的素色衣服，拖得很长。她眞是一个品格伟大的人；有那种終生劳累的伟大高貴品格的人。她不会忘記他今天受的侮辱，永远不会忘記；她每望他一眼，就表示一种抗議。她从来为人正直，絕不改变；肚子餓的时候，默默无言地忍耐着，心中向往美好的“将来”……她坐在听众席的第一排上，面容严肃，准备要受最大的痛苦。她眼睛望着远处，忍着滿腔悲憤，沒有眼泪，同其他普通的女人一样，要尽到作母亲的責任。

法官进来了，坐在审判席上。文書也坐着，用一种单調而萎靡的声調念道：

“呂克列士·彼尔控告易波里特·沙姆第的案件……既然……”

依拉利容根本就沒有听，什么也沒听見……母亲……那个瘦小的女人，那个被劳苦磨折够了的女人。她在那个象肥猪一样的部长家里作女厨师的笨重劳动，在伯雄城……那位部长是一位显赫的混血兒，每月除食宿外只付她十二元的工資……这一点錢全部給他的姐姐左勒瑪花光了，因为她一直在病中。

“我表示反对……”律师高声地說。

依拉利容被这一声惊醒过来。只听見律师在講話，繼續講他听不懂的話……他对那些話一点也不在意；他心中感到难堪的，是当着他媽媽的面站了起来，又在众目睽睽之下向法官回答他的名字，这眞是令人伤心的侮辱……

媽媽并沒有很多兒女，可是左勒瑪呀！……左勒瑪一点希望也沒有了。当我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是她經常跟人吵架。我虽不是一个被溺爱的孩子，媽媽可是热爱孩子的，但爱的方式可与众不同。我穿一件小小的紅色衬衫，小得只能遮住肚子。这种装束是用来驅鬼除邪的。我那时只不过是一个黑孩子，經常在滿是荆棘的院子里来往奔跑，肚子大得象一个装滿了东西的皮囊，大大的肚臍眼，沒有穿褲子，跑的时候，两腿之間的东西晃动着，在风里摇摆……媽媽說我肚子里有蛔虫。我的两条腿瘦得象干柴棍，头却象一只葫蘆。以后我在床上流尿了。媽媽吓我說，如果再要在床上流尿，就要吊一只活的癞虾蟆在我的腰带上。从此我不再在床上流尿了，但一到晚上就怕得厉害。有一天，我在玩耍的时候把发姆大姐烧的一鍋玉米面稀飯打翻了。

“依拉利容，該死的！”她大声叫駡起来。当我向那乱糟糟的天井逃跑时，她把木杓对准我小小的背脊飞擲过来。她急得把自己的头发乱扯，可怜的发姆大姐！那个长长的木杓掉在污水坑里，坑边是米米斯晾晒的黄綢衣。木杓掉进水坑，污水四溅，弄污了晒在粗繩上的綢衣。

“发姆大姐，您发疯了嗎？您要偷汉子就去偷得啦！”

“你駡的是我嗎？母猪婆！”

"喂！誰是母猪婆？"

两个女人用油污的手打了起来。可怜的安姆大姐那天的收入完全被断送了。我那天捱了一頓打。那时候，我可覺得滿好玩的。

依拉利容东想西想，对眼前的事一点也不在意。墨士曼先生已經从栏杆那边回来了，昂着头很得意地对依拉利容說：

"好了，依拉利容，你滿意嗎？协商的結果，大家同意判一个月的徒刑。你应該相信，在太子港沒有别的律师能比得上我墨士曼先生，沒有人象我这样有才有能。"

他口里講个不停。依拉利容望望他的老母亲，只見她走到墨士曼先生的身边，給了他一张五元的鈔票，就头也不回，傲然离去，心中隐約地含着怒意……

墨士曼先生轉过头来同那两个人說話，滔滔不絕地談着，指手划脚，态度驕傲。

2

法院門口左边，矗立着一幢水泥結构的大厦；这是一个既无风格又不美观的方盒子，也是一个兼具外国风味与民族特点的建筑。依拉利容被带进了一間由宪兵巡視守卫着的大厅，又从那里被推进了一間有柜台的屋子；屋內有分成多层的木架，架上放着成包的各色衣裳。他很注意里面各种嘈杂的声音。就要在这兒与那些人人厌恶的宪兵过日子了呀！一个月……那动人的、带戏剧性的、富于感情的、有酸辛之感的、有人間味的一个月

呀！是輕罪犯人的世界。他会体会到許多东西……

宪兵宣布：

“还要等班长。”

墙那边传来一点話声，他竖起耳朵听着。

“我再告訴您，我不回答您那些問題。您沒有資格审問我！你們沒有逮捕証就抓了我。你們的行动同土匪一样。我不回答象您这种流氓提出的問題！我只能在合法的机关里申述我的情况，不对其他任何人……”

随后是一片紛乱的吵鬧声，听不清楚了。依拉利容心情紧张，什么是牢獄生活，他已心地雪亮。远处传来一片海潮涌过沙滩的水声，随后又听到人声鼎沸。刚才說話的那个人又高声地說話了，声音清朗而义正詞严：

“您連警察都算不上，一个劊子手！十足的劊子手！假使需要我抵抗你們的主子，抵抗那些美国佬，我絕不退縮，可也不能对你們这些狗屈服！您还記得，我們已經碰見过了，那时您就作了走狗，您現在沒有变，我更沒有变。我沒有什么要說的了，您干您的，我也知道該說些什么与做些什么……”

依拉利容眞痛快极了。那是一个敢于頂撞宪兵的人呀！他一面細听那边传来的說話声，一面打量着刚才送他来的那个人。

“是个新来的嗎？”班长刚走进来便这样問。

“是的，”宪兵回答，“那兒是包衣服的紙。”

“好！您带来的衣服眞多呀！”

“班长，我从来就沒有看过。被捕的人越多，这种东西当然也就越多了！”

班长的肩头聳了一下。依拉利容偸偸地打量着他。有人給他一条寬大的长褲与一件蓝白条子的粗絨上衣。

依拉利容瞧着这件上衣和长裤。一种念头涌上心来，就象一群烏鸦掠过田野上空一样：一群杂乱叫噪的烏鸦，拍着翅膀，大张着嘴，露出它們血紅的舌头。

从窗口望出去，太阳一片紅光，照在碧蓝的海面上。太阳光变紅了，一切被它照着的东西都变紅了，牢房里也变紅了。

只要通过牢房的鉄栅，便可看到那些囚衣永不离身的囚犯。象背着甲壳的烏龟，那件囚衣就要使你变成烏龟了！一个犯人，那怕唱的是与自由人一样的歌曲，味道还是完全两样的。

人們用最輕蔑的眼光来观察犯人，想把他們看得清清楚楚。依拉利容，你自己也回想一下，以前你自己是用什么眼光来看待犯人的呢？他們身体不能自由行动，脸上沒有血色，也沒有笑容。一个犯人的特点是他的面容，特别是那一双眼睛，从他那一双眼睛里，人們可以看穿他的內心。另外也可以注意他那一双手，是厚的或薄的，长的或短的，肥的瘦的或是潤湿多汗的。

他猛然記起了那悲慘的一晚，他曾在蒙朧的夜色中看过自己的手，样子就象一只毛蟹……幸亏那天墨士曼先生沒有伸出手来与他握手。

他想看看他的手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子。可是这一双手已藏在犯人穿的絨上衣与长褲里了。突然，他伤心地哭了起来，象一个小孩子那样地哭了起来……

* * *

彼尔·卢墨尔也在这里坐牢；什么原因把他也抓到日曜堡监獄来呢？

一点也不錯，正是彼尔·卢墨尔，他認識他。那时他自已还小，住在維尔納森林区。象他們这种穷家小戶的孩子，父母舍不

得抛弃，只好送到有錢人家当小厮。吃得坏，睡不好，常常挨打，沒有母亲，沒有人爱。他的媽媽把他安置在西果尔的家里，那是維尔納森林区的封建地主，有錢有势……他在那兒作苦工，挨不完的耳光；他只有哭，可也明白哭沒有用处……到了八岁那年，每天上学校去接西果尔的孩子，一共有十二个。他顧不上玩，也顧不上消遣，只在百般凌虐之中埋葬了他的童年。可是一到夜里，他的童年回来了。天哪！他作了些什么梦呵！在梦中他認識了多少与他一样受苦受难的孩子呵！当他眞的碰見这种孩子时，不用談話就可立刻了解人家所遭受的困苦。于是，这个小孩的手，就会覚得有人牵着他，塞給他一个小球，一朵野花，或一只小鳥……他在雨淋之下穿着破衣，在热带的驕阳之下沒戴帽子……左勒瑪也曾被送入富人之家，但她怀着孕回来了；那是謝拉尔老爷干的事。某天晚上，他强奸了她，以后又强迫同睡了几次。当她想到她的兒子，心中就感到憤怒与羞耻，她是那个小謝拉尔先生的媽媽呵！那个闊人家的主妇，像过許多大人先生的主妇，把她驅逐了出来，把年仅十四岁的左勒瑪当娼妇一样地赶了出来。他自己也沒有留在西果尔家，他逃出来了。

每一想到这些事情，他心情就覚得非常沉重。彼尔·卢墨尔曾送过他一条褲子，他住在西果尔家的旁边。在一次反美的罢工中，駐在馬夏德尔的占領軍开枪屠杀，留下几百个农民的尸体在阳光下发臭；但这血腥的教訓也激发了多少人的覚悟。彼尔·卢墨尔便是当时罢工的一位領导人。为什么这个彼尔·卢墨尔不安份守己呢？他还有錢，也不象其他的人那样要靜候什么差事呀！今天，他却已在牢中，同依拉利容一起坐牢，同一个小偸一起坐牢！

西果尔家可喜欢美国佬。西果尔先生是哈斯哥地方的律

师，也是波尔諾的忠实党徒……另外，他还任国家的議員，他坚信只有美国佬才能救我們的祖国。

天哪！这些是多么遙远的事呀！他为什么要費这些心思来回想那些事情呢？那又能得出什么結論呢？在他看来，彼尔·卢墨尔与其他的人全都是怪人。他們是混血兒中的伟人！

* * *

热带的天气黑得很早。在张着鉄絲网的牢房內，有两个捏紧拳头的犯人睡在依拉利容的旁边。貪得无厌的蚊子唱着它那令人心煩的歌。两个人很淸瘦，簡直瘦得吓人。成群結队的臭虫沿着墙爬了下来。依拉利容只好与这些小东西展开血的战斗。每次用脚踏一下，就会发出一种鬧声。那些小虫在被打乱以后，又从各方面重整队伍，非常頑强。它們攻击的行动变幻无常，非常巧妙，这里那里，到处都是，使他怒得发狂。

其他的人疲倦得睡着了，他却仍勉强坚持战斗，有气无力地保卫自己。他东想西想，想了許多事情。

有人給他发了吃的，是玉米面餅……那豌豆湯很不入味，又脏又黑，只得完全喝下。牢房形式奇特，三堵墙的前面张着鉄絲网。人們望望天，望望那闊光綫很好的小房子，那是宪兵們的食堂。吃的东西眞难消化，几个玉米面餅好象还在胃里打滾。还有那些特别的臭虫！可是他今天并沒有发羊癲疯……

他猛然掉过头来，墙那边似乎有人在敲。留心一听，似乎又沒有什么，他又把头掉回来了。

断断續續的敲击声，从那边有节奏地传过来，接着有人說話了：

“那边是誰？这边，朋友……”

依拉利容注意地听着，很吃惊。敲打的声音繼續传来。

"誰在那兒?"有人間。

"誰在那边敲,您是誰?"依拉利容回答說。

"是政治犯嗎?"

"不是。"

"我是彼尔·卢墨尔……我以为又有什么朋友被捕了……"

随后,依拉利容滿怀狐疑地沉默下来。他想到了这位彼尔·卢墨尔。他想干什么呢?他想我什么呢?他有錢,一定很有錢,旅行过許多国家。他还要找什么呢?依拉利容想起了他那一张黄得象李子干一样的脸,明亮的眼睛,常常动着的嘴。当他还在西果尔家里时,他曾多次听見他与他的母亲在墻那边說話。又有几次,听見他用明朗的声調講他听不懂的外国話。他的母亲多次劝他安份守己,可是他現在却在坐牢,同依拉利容一样坐牢。

隔墻的人又在說:

"您为什么不回答了呢?"

依拉利容沒有作声。在宪兵的食堂里,收音机又在高声地唱那个罪恶的"加拉夏"曲子。

* * *

軍号声在晴空中飄揚,声音动听。他也要吹軍号。有时,他去看国家宮前国旗的降落,很好看;象紅蓝色火焰一样的国旗,在白色的国家宮前緩緩地从天上降下来;國家宮的前面是一片綠茵的草地。

他笔直地躺了很久,渾身发痛,臭虫又咬了起来。他受的那一頓脚踢棒打,即使是一只野兽也会被打死的。

同房的两个同伴挨近来說:

"大爷,您叫什么?"高个子間。

"依拉利容。"

小个子問："以前坐过牢嗎？"

"您难道看見过我嗎？"依拉利容很生气地回答。

"我的意思是想告訴您来了以后如何安排；我是一片好意。"

小个子說他叫格勒尔斯馮，另一个叫謝里呂。

宪兵带了一个犯人进来，这人手中拿着一口冒着热气的大鍋。宪兵胳膊下挾着一袋黑面餅，腰間挂着一串白鉄杯子。

"赶快喝，今天的事多得很。"宪兵对犯人們宣布。

三个人同时蹲在洋灰地上大口地喝着。这就算咖啡了；又辣又坏，但总算很热。

* * *

卸了一車香蕉之后，他們又被带到射击場去了。有的領到鋤头，有的拿着鏟子。他們要把一片略略高起来的荆棘土坪挖开，扩大射击場的面积。拿鋤头的排成一行挖，依拉利容也在其中。其他的人把掘起来的土运走。

阳光耀眼。远远的海上起着不小的风浪。他們高高地举起鋤头掘地。空中飘揚着人們在劳动时呼喊的号子，只有节奏，而无曲調。

大家喊出来的号子，变成了集体的創作。掘地以后，有一个人舞动他的鋤头，唱出了一个唱不完的曲調。其他的人也舞动鋤头，口里哼着与他应和。随后，这个調子就变成歌曲了。这个歌曲，把所有这些劳动的粗人，在身体上与生活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曲調的內容很快地丰富了。所有的人高兴得抛起他們的工具，随后又拾起来。曲子里加进了抛土的声音，海水的声音，小鳥的歌声，蟬的叫声，以及风的嘯声。曲子到处传开了，只有那些抬土的还唱得不太准确。

那是一支壮烈的有力的曲子，反映了被践踏的人們的拚命之情；这种拚命之情，要把最后的一块石头砸得粉碎，要使生命的活力战胜忍辱退缩的心情。这首曲子成了大家排解愁怀与发抒情感的工具。

鋤头每一揮动，歌声也唱得越大、越响、越热烈、越激动。他們唱出了爱人的幽怨，孩子的怀想，未遂的宿願，祖国的伟大，并隐隐約約地諷刺监牢里的非人生活。他們載歌載舞，揮动家伙，借这一曲劳动之歌，来忘掉痛苦的感觉、工具的扎手、过度的疲劳和火热的阳光。

他們的滿腹怨恨，化成了怨歌一曲，比单純的怨言更丰富多采，更广泛，更近人情。每一个黑人的歌声都出自他們的眞情，反映了所有含垢忍辱的黑人都象在自己的国土內站起来了一样。曲子內有些辞句，也正是他們的希望：

嘿哟！嘿哟！嘿哟！
嘿哟！嘿哟！嘿哟！
那个女人，呵！
嘿哟！嘿哟！嘿哟！
嘿哟！嘿哟！嘿哟！
那个女人，呵！
女人炒豌豆，
綠衣禽兽掉进去，
綠衣禽兽掉进去，
嘿哟！
那个女人呵！

突然，鋤头象閃电一样落在依拉利容的头上。这是个突然的打击，意想不到的打击。他頹然倒下，象发了癲癎症一样，手

足猛烈地抽搐。

*　　*　　*

他在卫生室里躺了两天。倒下的时候，头部被鋤头击了很重的伤口。昨晚离开了卫生室，他被派做扫地洗碗提水等杂活，可以在院里自由来去。

沒有多久，他成了一个著名的沉默寡言的人。有些头脑簡单而迷信的人，認为这种病既神秘而且可能有传染性——恶人害的恶病——这使他成了人人不敢接近的人。很少有人敢多同他談一会兒。他壮健的体質，使他受的伤很快地痊愈了，留下来的只有心灵上无限的愁苦。彼尔·卢墨尔常同他在院里交談；談生活，也談希望。

这时，他已开始从那愚昧的境界中解脫出来，对飢餓、暴行和各种虐待坦然視之。他的思想已不再局限于几天来所感受的瑣事之內，他开始分析現状，預測将来。他已跳出了习慣生活的圈子以外，投入一种艰巨的生活中了。使他念念难忘的是近来所受的侮辱；想到这里，他不禁轉过头来。眼前仿佛出現了他母亲的形象，心怀痛楚，默默无言地走过来責备他。又好象看見了他的姐姐左勒瑪与本区所有的大娘們。不敢見她們了，永远无脸再見她們这些人了！从此以后，他所受的耻辱是洗不清的了，它象一张自己的諷刺画一样地永不离身，一步也不离，使他失掉一切工作的机会。一个人家瞧不起的受苦受难的孩子，坐了一个月牢之后，会成什么样子呢？其他的人看来，这将是一个污点，永远不能忘記的污点。可是，这是生活逼人呀！生活逼人呀！

已經是十一点鐘了，他还要为浴室抽水。他在院里走来走去，一脑子錯綜复杂的思想。他想到了卢墨尔昨天对他說的話。

那是在每天放风的十分鐘內說的。在鏟除杂草的时候，他瞧見了卢墨尔在他身边徘徊。一种不可理解的亲切感，驅使着他向这位清瘦而和藹的年輕人走去。热得头昏脑胀的宪兵，只用若无其事的眼光望着。卢墨尔态度安閑地踱来踱去，依拉利容偸偸地瞧着他。不錯，正是他，还是同几年前見到的时候一样。卢墨尔找了个机会对他說：

"大爷，你叫什么名字？"卢墨尔在走过的时候对他說。

依拉利容沒有回答。监牢里本来就有謠言，据說宪兵們不讓卢墨尔出来散步，但他坚不同意，虽然那些人毫无良心，也把他无可奈何。他本人对他有一些空空洞洞的尊敬之感，也說不出原因，总覚得他的样子象个朋友。卢墨尔又走过他的身边說：

"大爷，你老不回答，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呀？"

"先生，我叫依拉利容。"

"判了多久？"

"先生，一个月。"

"当心，宪兵来了！等一会兒再談。"

宪兵的确走过来了，但又立刻放心地走开了。卢墨尔走了回来。

"你知道，我快把那个宪兵結交上了。宪兵里面不完全都是禽兽。那个人是工人的兒子。假如我在这里多住些日子，我会使他覚悟的。"

"哼！"依拉利容怀疑地說。

"你是第一次作小偸嗎？"卢墨尔又問。

依拉利容沒有回答，低着头默默地想。卢墨尔并不气餒，换个题目对他說：

"好象你的面孔对我并不陌生，在什么地方見过你呢？"

“我住在西果尔家，在您隔壁，在維尔納森林区。”

“你說你是依拉利容嗎？好久不見了，我还記得你是一个好小子。注意，我就要停止散步了。我相信那个好宪兵会改变的。你要知道，等你一出獄我就要帮助你的，等着瞧吧。我为你找工作，你要工作了。依拉利容，相信你自己，你会出头的，拿出信心来！”

卢墨尔走了，依拉利容还蹲在地上，手里拿着小鐮刀，一句話也不說。

那怕是几句平常的話，都可以引起很大的反响。他的話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象在高山的深谷之中，各方面都起了回声。

他的話一直在他的耳朵里迴旋：“依拉利容，相信你自己，你会出头的，拿出信心来！……”这些話使他渾身发抖。自从被捕的一晚起，他心里就一直在想，想刚才听到的那些話，可是反来复去总是想不出来。这是不正常的，这种話独自是总想不出来的！

他凝望着卢墨尔走去的那个方向。真是象光明象太阳的話喲！“相信自己，”他輕輕地念着这句話，餓得凹进去的肚子也感到非常温暖。他多年以来吊在腰上的那个破布縫成的圣盒，是他母亲給他的礼物，他非常珍爱，但比起这几句話来，力量就太渺小了。

他把小鐮刀拋在地上，从从容容地迈开大步，向着宪兵的食堂走去。

* * *

这一晚上，依拉利容鼾声如雷，睡得很稳，作了一些好梦。

几只又肥又重的肥猪嚎叫着，用那弯弯的腿向前直跑。一个老婆子“哦！哦！”地呼喝着，赶一条母牛上路，小牛在它的周

围直蹦直跳。随后，又見一个騎士騎在馬上，风馳电掣地跑来，他蓝色的衬衣象一面旗子一样迎风招展。

路轉弯了。

溪流冲在灰色的岩石上，水声潺潺。空中飘着醉人的甘蔗酒香。几个黑小鬼在水花四濺的小溪中打着激烈的水仗，拚命在水里用脚踢，大声欢笑。另外几个穿花上衣紅上衣的，又叫又跑，光着的脚打在泥水中嘩啦啦地响。他們腿細头大，肚子胀得象皮球。那边还有一个面带忧愁的小黑人，远离了欢乐的一群，独个兒玩要。

一个乳房干瘪的胖黑女人，正在溪边和其他几个大娘一道洗衣，口里直駡那个在一边玩要的孩子。

水磨在隆隆地轉动。突然，小路上出現了一群梦一般的鮮花，原来是一群年輕的黑女孩子，蜂拥地在暮色蒼茫中走向溪边提水。

那个綠眼珠嘴巴笑着的少女真漂亮；她头发金黃，皮肤白皙①，爱說笑話，头上挂着一串葫蘆。

在甜蜜的睡梦中，他翻了一下身，以便更好地做一个梦。

几个年輕的黑女孩半截身子浸在清彻的水中。有一个跑出水来，象一尊直淌水珠的銅象。她冷得輕輕地叫了几声。胸前两只乳房，顫巍巍的，她用手掌托着，象盘子里两只玫瑰色的苹果，这又是一尊多美的塑象。望望那浅紫色的乳头，她笑了起来，清脆得象玉盘滚珠。她晃动着身子，讓水珠淌下，一身的肌肉都在顫动，顫动……猛然发現树丛中有人偷看，多吃惊呵！她掉过头去，逃进小树林中去了……

---

① 这是指黑白混血兒。

他从梦中惊醒过来，躺在床上，默默出神。这牢房眞缺德！終夜輾轉反側，再也不能安眠。

*　　*　　*

任何人第一次碰見一个沒有見过的东西，总不免看了又看，拍了又拍，摸了又摸，多少总有些不相信。

一个穷苦的黑人懂得許多样的感情。爱憎分明当然不用說；恐惧、羞耻、願望、暴力、勇敢，以及那里該反抗、該放縱、該怜恤、該馬馬虎虎，也都知道。可是，目前碰到的事，他該怎样来理解呢？一个黑人，只有在他很困苦与吃够了苦头之后才能理解。

那兒来了一个典型的人，一个混血兒，一个伟大的黑人，一个能講流利法語而且生活上沒有遭受过困难的人。他来与他交談，放下架子，忘記身份，为了一种莫明其妙的原因，竟来关心这些肮脏龌龊、流浪无依的小偸！不錯，他同他們一块兒坐牢，經常遭受肉体上的折磨。他搞政治不是为了賺錢，竟是为了使自己坐牢！在那个人的心中，眞是有許多神秘之处，比那玄而又玄的宗教还要神秘……

无論如何应該承認，那个奇怪的人是多么有办法呵！他对他說过："依拉利容，相信你自己……"听了以后，依拉利容·依拉流就覺得心中有什么东西燒起来了，好象是一盞上等的酒精灯。

当一个人在困苦之中含垢忍辱的时候，一經領会了这几句話的內容，脑子眞是如何地豁然开朗啊！这几句話使他又害怕又喜欢，眞好比綿綿阴雨中的一道长虹。他眞象实实在在地穿过了阴沉沉的綿綿雨霧，大步跨过长虹，直登彼岸。那到底是一片海市蜃楼般的幻境，抑或綿綿的阴雨眞快要完蛋了呢？

依拉利容从来富于新的理想。虽然那些在他心灵深处存在

已久的絕望之情，仍然在他的思想上时时作怪，但他新的信念可坚定得如同磐石。小小一顆平凡的信念种子，可以用难以置信的速度发展起来。猛然的一声大喝，可以扫尽絕望的种种愁怀。把松劲与屈辱，换成自信与乐观，对一个困苦的黑人是不会有什么損害的。人們的幸福，总是在生活之中扎下根的。

前几天看过的一部影片的形象，突然展开在他的眼前。那是一幅眞实而生动的形象，也許就是象他这种海地人的形象。民間广泛传頌的歌曲中所描写的两位王子，布吉与馬里斯，被当作平平凡凡的小人物一样給以严重的歪曲。幼稚的作者，揮动他的疯狂之笔，把两位王子的形象塗抹成残忍的、神秘的与笨拙的人物。他覺得布吉王子是无罪的，憨直的与受苦受难的。他又覺得馬里斯王子在地下长眠以后，現在已經站起并向他走来了。那个灵巧的馬里斯王子，那个勇敢的什么也不怕的王子。

* * *

看守对他說：

"快去打扫那些牢房以及死牢里的过道。"

每一个人談到监牢里的这一部份，声音总是低沉沉的。那个宪兵还以怀疑的眼光看他一眼以后，才打开了牢門。在过道里碰見一个长官走了出来，挟着一个手提箱，还拿着一个医生用来診病的听診器。誰病了呢？这是他第一次看見把那种东西拿进监来。

到了死牢。周圍墙壁阴暗，光綫很坏。过道的深处才有个鉄的小天窗，透进一点微光来。右边有五扇厚木門，門上有孔，用来透气。第五个門开着，从那間死牢內传出一陣深沉痛苦的喘息声。那間死牢是一間两公尺长六十公分寬的小屋，象一只水泥棺材一样。有一个人躺在棕叶編成的席上，两足伸到門

口，腿子放在一边，留下一点地方来放那只破桶。桶內装了些石灰，发出浓烈的屎尿臭味，一种刺鼻的臭味。

他的头抬了起来，很急躁，象要問什么似的。

"卢墨尔先生！"依拉利容叫了起来。

"呀……是你……依拉利容……哎呀！"

卢墨尔喘着气，說話困难。依拉利容很吃惊地望着他。他只是望着，还說不出是一种什么情緒。一个人走进死牢，就不能不看一眼。

这种死牢是用来活活埋葬那些沒法公开杀害的人們的。沒有一点轉身的余地，在这块脏臭的地方同时拉便和吃飯。沒有新鮮空气，令人窒息，沒有鳥語，也听不見人声，任何回音也沒有，在三面是墙的牢房里，只有一片死寂。每天夜間，看守走开的时候，虽然大呼大叫，隔壁的人也一点听不清楚。

石棺材內又悶又热。頂上装了一层灰色的鉄板，在阴暗中閃閃发光，象暴风前的天空一样紧压头上。依拉利容无話可說，提起了那个破脏桶，蒼蝇嗡嗡地飞逃了。依拉利容轉过了头，屎尿至少积在里面有两天了。死牢的門关着的时候，里面的情况一定是很可怕的。当他正要出来时，卢墨尔对他說：

"依拉利容，外面的阳光好嗎？……如果能找到火柴就好了，我有香烟，可是人家总不給我火柴……"

这种声調使他很难过，他赶快出来，一句話也沒有回答。

室外，金黃色的阳光普照大地。依拉利容什么也沒有想，手提着桶，向左边远远的那片綠色的荆棘地走去。离海已不远了。他倒了脏桶。彼尔·卢墨尔这样的人，人們竟那样对待他！不管怎么样，他一定有仇人，他一定作了什么好事！象他那样的人，当然不会对他很好的。

走过厨房的时候，他很快地跑了进去，从忙着的厨师和囚犯們中間挤过，一手伸到紅紅的火爐之中。

他撿起一块紅紅的木炭，拿在手中，随时迎风揮动，以免熄灭。在海地黑人的好男兒中，他是“刚若”①，他不怕火。回死牢里去时，一手拿扫帚，一手提脏桶，又把那块燒紅的木炭和着一把炭灰放在装着石灰的脏桶內。

彼尔·卢墨尔正在等他。他用手把头支着；他面容浮肿，左眼半閉，带着鉄青的病容；下巴上塗着伤藥。一定吃过人家的苦头了。

依拉利容在死牢門口停了下来，彼尔对他說：

“依拉利容，你拿到火柴了嗎？”

依拉利容沒有說話，拿起那块燒紅的木炭，弯下腰来挨近他。两人的眼光接触了，互相注视良久。

卢墨尔点燃了香烟，又送了他几支，并对他說：

“依拉利容，我是你的朋友，你知道……”

依拉利容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是低头扫地。彼尔不断地談着……

3

眞的，那个謝里呂是个古怪的黑人，一个坏人。有天晚上他在酒醉后把他女人刺了一刀，判了十五年的徒刑。肯定他不会坐这么久，不滿期就要被释放的。为了感动人，他經常談到他的

① “刚若”（canzo）：黑人宗教上的名詞，指能把燒紅的东西拿手上而不灼伤的人。

女人魯魯絲。他是汽車司机，一个手艺人，每晚把客人送到娼妓聚集的地方——市郊区去，自己也在那兒厮混，还吹嘘他在那兒如何大吃大喝，認得多少女人呢！他很熟悉名妓們的风流韵事，如"民主酒吧"的多蘿丽，"乐园"的呂絲，"巴达克郎"的費伊达等。有时还为他的女人魯魯絲流点虛伪的眼泪。他談到他的魯魯絲不知已有多少遍了！她原来在"巴黎洗染店"作女工，在当德—德士都息街"环球藥房"的旁边。

他說的都是眞話，但也肯定有加盐加醋的地方。似乎她工作得很辛苦，掙来的血汗工資被这个浪子偸去酗酒嫖妓。当他被捕法办以后，她又到拘留所看他，付淸了一切訴訟費用……哦！她一定爱他，侍候他，侍候她的謝里呂。母亲們一般就是这样教育女兒的——盲目崇拜男人，尊敬家主，象狗一样地侍候他，舐他的皮靴！……依拉利容的姐姐对他与其他的男人也差不多。

眞是猪仔！他談到在外宿妓不回家，还覚得洋洋得意呢！以后为了隐瞞这种丑行，他对他老婆发脾气，打她，某天竟拿刀刺她。他装模做样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向我們叙述这些事，逢人便說。在监牢里这种閑得发霉的气氛中，他事事打听，到处窺探。只要来了新犯人，他就会立刻对他进行誘騙，进行凌虐。对这些事，依拉利容眞不能容忍，每一見他就覚得討厌，討厌他唠叨不休地与年輕人說話，想使别人也同他一样堕落，一样腐化。眞是一派好色之徒的甜言蜜語！

格勒尔斯馮是一个輭弱而可怜的典型人物，一个胆小鬼，这也是他晚上在牢里縱酒的原因。他还能讀会写；謝里呂尽量地使喚他。他本人庸碌无能，但只要有人为他撑腰，他便凶横起来，尖酸刻毒地諷刺人。謝里呂斥責他的时候，他只有瞧着的份兒！

他两只眼睛瞪起象火球，沒有人可以和他比拟。說出来的話，連珠不断，干巴巴毫无分寸，也是一个討厌的家伙。

有一天，格勒尔斯馮当了謝里呂的面，在院里与阿塞丢胡鬧；那是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他拍他的背，摸他的大腿，象个流氓那样望着他笑……呵！成何体統！依拉利容一記耳光打在他脸上。格勒尔斯馮一見来势不对，毫不犹豫地逃了。謝呂里也……

一个胖胖的副官走了过来，好象有什么話要对他說似的。副官年約四十上下，瞪着一对血紅的眼睛，今天好象很不高兴。

"依拉利容，死牢已打扫了嗎？"

依拉利容准备好用恭順的口气对他講話，叫他中尉，因为他喜欢这样叫他。

"打扫过了，中尉。"

"那个犯人同你講过話嗎？"

"沒有，我的中尉。"

"假如他同你講話，不应該回答。你知道，他是个政治犯。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彼尔·卢墨尔，1930年罢工以后，他一直很活动……"

"他沒有同我講过話，我的中尉。"

"你样子还机警，可以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来监視他……你知道，他是一个共产党，是政府的敌人。快准备好，你要派到上尉家里干活去了……"

腊敏顿枪一齐放起排枪来，多討厌呀！但礼拜天牢里又靜寂得悶人。这时已是下午两点，阳光灼人。

海上片片白帆往来如梭，无疑是一些漁船。捕魚这一行倒不坏，沒有老板；就是有，也同你自己差不多，喝一杯甘蔗酒，与大

家一块兒唱。而且，陣陣海风，拂着你的脸，望望海面一片碧蓝，嗅嗅那帶盐味的海水气味，多好！到了下午，漁船停靠在辛克萊堡，各种顏色的魚在筐子里拍着鰭跳跃。

* * *

依拉利容醒来已是天明的时候。这是一个平凡的沒有云彩的早晨。派到上尉家去干活的一共六个人。

他們在厨房里拿了四串香蕉，一袋食糖，还拿了些咖啡、大米和豆子。毫无疑問，这些都是从犯人的口粮里克扣来的。这是海地警备軍宪兵的軍官們无可爭辯的权利之一，看官阶大小来决定应得的份量。若安維尔上尉以日曜堡司令的身份，当然分得最大的一份。

車子的馬达已經发动，他們才上了車。天色越来越亮了。車行很快，一群騎驢的农民見了汽車，赶快讓路。一到圣約瑟門的厚墙門洞內，車声响得很厉害；但門洞快过完时，声音就小了。格朗大街有几家小店正在开門，几个壮健的叙利亚人在門口聊天。車停了，讓一个揮手示意的宪兵上車……一个鞋匠在鋪子里敲拍放在膝上的牛皮。几个手挾籃子的小孩，几个头上頂着鍋子卖玉米面稀飯的女商販，呼叫着前来兜售。車子又开了。

在清晨的微光中，华利叶市場已經有疏疏落落的人群，还听得見开市的喧嘩之声。大鐘敲了五点。

車子緩緩前进。为了讓一輛車子，在"新广州酒店"前減低了速度，店里传来一股热点心的香味。車到巴韦街的轉角处停了下来。离那兒不远的地方，几个消防队員正与一个姑娘在嬉戏，逗得她又笑又乐；这姑娘体态矫健丰滿，胸脯微鼓，牙齿雪白。

路上行人稀少，只有几个工人。車子轉过街角，到了殯仪館

树。醒来了的太子港的一片热闹景象，使依拉利容又想起了那些难忘的事情，想到被剝夺了自由的痛苦。

他又想起了彼尔·卢墨尔。他好象是一个监牢所不能約束的人物，常常显得无拘无束的样子。就在他被毒打的那天，那痛苦得沙哑了的叫声之中，仍帶着自信与胜利的口气，口边常露微笑，两眼閃着光彩。真的，自从碰見彼尔·卢墨尔那天起，他心中就象入了迷似的，想摆脫也摆脫不了，經常念着他。

到校場了。有一天晚上，他同一些无家可归的人睡在这里的台阶上；有个人一直不停地胡扯，不停地講一些淫蕩的故事。小伙子們对他說，这些故事很象以前那些皇帝的故事。那个人一定是出身于腐朽家庭的孩子。

加布瓦街也到了。第班霍尔学校門前有一个卖玉米面稀飯的女販子，很象发姆大姐，发姆大姐同他一样穿着粗布衣服。不象，不是发姆大姐，她比发姆大姐胖些，只是脖子一样瘦，脖子上的筋肉一样結实，而且一样地血管突露。真奇怪，所有头上頂着东西的女人，脖子都是那个样子。

到了圣热諾桥，河上飘一陣歌声的尾音：

伊洛菲，媽媽不在家，你来同我談談吧！

伊洛菲，媽媽不在家，你来同我談談吧！

再見吧，洛菲，洛菲，你还不来哟！

几个洗衣的妇人，在浅浅的橡树河中洗衣裳。

他很喜欢这条橡树河，一股清彻的細流，从沙砾中流过。以前他从西果尔家逃出来时，为了逃避警察的追捕，曾沿着橡树河的岸边逃跑。它真是他的老相識了。每次同他的第一个爱人蒲列蜜絲幽会，也是在这个橡树河畔。他們在沙丘中找到一个小小的角落，两个人就在那里会面。蒲列蜜絲死了，他也有两年沒

到这兒来了。可是有一天，宪兵追捕他們这些鞋都沒穿的穷人，他便一直不停地跑到这里一个山沟里藏起来。那时候，流水潺潺，他心里直跳，双足深深地陷在水里，直到危险已过，他仍不敢离开。

有一次，橡树河山洪暴发。那是在一个霪雨綿綿的十月里发生的事。渾浊得发黑的急流，从上面飞泻而来。他开心地扔了几片碎紙在水上，急流一冲便卷走了。接着，山洪漫过了河岸，淹沒了全区。

这里的果子树他知道得清清楚楚。到了果实成熟的季节，他便爬上树去，飽餐一頓。吃飽之后，在两旁都是悬岩的崎岖山道中散步；两边綠叶青翠，頂上蓝天蒼蒼。橡树河眞够得上是他的朋友，一个引人怀旧的地方，在繁华的水泥碎石铺成的太子港，可以算是一个清幽的所在……一个使他緬怀农村的所在。

車子突然煞車，使他从沉思中回到了現实。已經到桥上了。站在树叶做成的阳伞下的那位宪兵，做着滑稽的手势在指揮交通。車子开过“圣心学校”的門前，校內的鐘正敲得震天价响。“黑猫商店”的前面，有两个杂役手挾籃子，笑个不停。他平常就討厌这种人，专在大戶人家干些杂活，拾狗粪，洗碗筷；干这种活，还引以为荣呢！他宁願天天挨餓，也不願到富貴人家干这种活。教堂前面，一个黑教士正与两个黑衣妇人，两个年老的女教徒，在說話。他还不知道黑人也可以作教士。有人說，白人教士很瞧不起黑人教士呢！黑人有作教士的了，可从来沒有黑人作过讓别人吻戒指的“主教大人”……

車到鉄栅門处，門开了。路的两旁是一片美丽的草地，靠墙栽着紅色与玫瑰色的花草，跟鉄栅糾纏在一道。一只蝴蝶展开白翅膀，飞舞在群花之間。另外还有一棵树干帶蓝色的大棕櫚

树，树頂綠色的叶子在朝阳下迎风飘揚。这边是鉄架的花棚，各色花藤在上面盘繞着；那边是一片青翠的半圓形花坛，种着圣若瑟花、鷄冠花和猫尾花……

一見这幅景象，依拉利容心中为之一怔。这一座白色的房子使他想到了另一座白房子，那座一到深夜便隐沒在群花之中的白房子。这时，有一个管家的女僕从走廊下面跑过来，車子在門口的石阶前停住。

“班长，您知道此地不可以下犯人呀！”

“应該进院里去嗎？”

“是的，在院子里面，在游泳池的工地上，尽量往里面一点。对这些无賴之徒，人們从来就警惕不够！”

“别生气，貞娜，我的小天使。我很喜欢看你生气的样子，肚子鼓得象只梨子！”

車子倒退过来，繞着屋子开行。呵！瞧啦！瞧啦！真不順眼呀，那个貞娜！她尽力模仿女主人那副派头，走起路来象蝴蝶穿花，头发光得象熨斗燙过似的，嘴唇塗着口紅，存心要学朱娣·拉希內斯①呢！奴才相！去舐你主人的脚吧！西果尔的女僕罗絲·瑪丽也是这副腔調。她已墮落了，正在勒公德花園附近作妓女。

車子开进院里，路过厨房，传来了誘人的香味。然后車停了，所有六个人都被宪兵押着下来。一个杂役拿来了鋤头和鉄鏟。他們从网球場的后面走过，到了修游泳池的工地。讓·諾埃尔也在；他是一个以前做泥水匠的犯人；他在这里监工。已經挖了一公尺深了。看来一定要修个大游泳池，大約有三十公尺长。

---

① 朱娣·拉希內斯（Joute Lachenais）：十九世紀初海地有名的交际女郎、妓女，政治人物。

大家拿起锄头开始工作。太阳如火，大家都把斜紋布衬衣脫掉了，身上汗流如雨。

* * *

到九点鐘，若安維尔上尉来了，讓·諾埃尔跑了过去，两人开始討論水泥、沙子、石灰和鑲花的图案。犯人們停了一分鐘喘息一下，上尉立刻嚎叫起来，大家只好加劲地干。

随后来了三个小孩，手拿石块擲打飞鳥。讓·諾埃尔头上捱了一下，孩子們笑着跑了。宪兵坐在赤鉄树下睡着了。人們利用这个机会，挖起土来就有气无力。

后来若安維尔夫人帶着两个滿脸脂粉的女朋友来了。她是一个皮肤橄欖色身材瘦小的混血兒，姿态象猫，眼睛象鹿，小小的嘴，厚厚的唇，还有一点黑人样。她穿着水綠色的长衣，美得象一枝花。可是，当她叫讓·諾埃尔加快赶工的时候，两眼里閃着鉄青的凶光。

"敬爱的夫人，这些犯人懶得象虾蟆，沒法加快呵！"

"他們吃起来可抵得上四个人！"那个較胖的女友也加上一句。

这个女人神态忧郁，眼光黯淡，个子不高，但很肥胖。一眼就可看出她的上身穿着紧紧的胸衣，尽力想制伏那发胖的身体，約束肥碩的肚子与不大的乳房。另一个女人又小又瘦，体态輕盈，长长的指甲染成血紅的顏色。她象蝴蝶一样地輕飘，眼光輕浮；她那半开半閉貪图美食的一张嘴，可以說明她是浮华世界中的一个人間渣滓，晚上沉醉在奢侈的社交場中，随便在那里过夜而不計及明天。她好比一株美丽柔顺的无根葛藤，投身依附在醉生梦死的富人区中。

当他还在西果尔家里的时候，依拉利容对这一类人印象頗

深，只是衣服装束各有不同罢了。他虽然不发一言，但可以用眼睛来判断。他一脑子装满了这类人物的形象。这些住在貴族区里的妇人，哪里想得到这些被她們自朝至暮随意使喚的奴隶，竟还能看穿她們呢！……

有一种年方及笄而朝夕思春的女子，她們投身游手好閑的社交界中，被誘受騙失身于人，染上了驕奢淫逸的坏习气；接着跟人打得火热，与不三不四的朋友們胡作非为；到后来，廉耻丧尽，在教堂中，在阳台的阴暗处，都可以談情說爱了。

还有一种女人，利欲熏心，千方百計力求滿足私欲。还有一种苦命的女人，到处收集艳事奇聞。还有……还有……

依拉利容眞想笑出声来，幸好她們都走开了。

* * *

依拉利容晚上回来，非常疲乏，心中恼恨。他飯都沒有吃。对那切开的小鷄当然沒有份，就是那吃剩的豌豆与米飯都吃不到。这給他的印象眞太坏了。刚一躺下，立刻入梦。

到了半夜，他猛然被一陣叫声惊醒。这是一陣发自人們內心的叫声，是一陣肉体飽受凌虐的痛苦的叫声，在空中时高时低地有节奏地蕩漾着。音調顫抖，有时象沙哑的哀叫，有时象怨叹的呻吟，听起来就象断断續續的一片无尽的哀鳴：

“薩罗柏！……”

沉寂了，沉寂了很久，又听見叫出一个字，出自心灵的最深处，带着絕望之情：

“媽媽呀！……”

以后的許多話听不清楚了。依拉利容双手把头支着。謝里呂和格勒尔斯馮也醒了。一陣急促的脚步声跑到监牢的右边，又跑到左边。在极黑的夜里，监牢大楼的灯火特别明亮。謝里

呂打破沉寂，首先說道：

“大爷們，有人要把尿撒在短褲里了！呵！又开始了！他們象女人一样叫喚！”

“閉嘴！”依拉利容大喝一声，“您知道，在那边受刑罰的都不是象我們这样的凶杀犯与小偸。那边发生的事情将来会有人好好地談論的。这种人心中有某种我不懂的东西，他們不惜牺牲一切来达到这个目的，人家也就因此恨他們……就是这么一回事。”

“人家一定就要打他們的……算了，我不再說了，因为那会使依拉利容先生心緒不宁。有一次我曾看見有人在干……在板子的两端……然后人家就在上面打。不管是哪个强壮的黑人都要叫媽媽的……”

謝里呂突然停住了，他望望依拉利容的面孔，好象只要他再說下去，就要把他煮来吃了一样。依拉利容心情很乱。

說那么坚强的話的朋友，竟会落入那些魔鬼手中！眞的，他宁願被打死也不願意泄露机密。每一声叫喊就象依拉利容自己喊出来的一样。他正与敌人斗爭，他非常憤怒。

一切恢复平靜以后，他勉强再行入睡。睡着了，手里还紧紧捏着系在頸子上的圣盒。他梦見一座必須爬上去的崎嶇的高山，口里喃喃地說：“相信自己。”

* * *

第二天，他打听到昨晚发生的事件与卢墨尔并沒有关系。那是关于一群軍人的事；有的說是国民堡的軍队，有的說是德沙林营的軍队。他們嘩变了，原因不明。

有些宪兵在院里打排球。依拉利容在干活的时候，看着他們半裸着身体在初升的阳光下玩球。

其中有一个球員身材很小很瘦但很結实，动作特别灵敏。他又蹦又跳，两眼死盯住那个排球，每打一下，口里就喊着“呀！”“哦！”

监獄里气氛沉悶，特别是那些宪兵更郁郁不乐，脸上沒有一点笑容。他們一心打球，不講笑話，也不挑战，也不計胜負。

依拉利容到厨房去归还盘子，打断了一群人热烈的談話。他們一見他走近便一声不响了。狄东勒班长漫不經心地問依拉利容：

“喂！好小子！去把淋浴箱的水灌好，我立刻要洗澡。”

“班长，今天沒有压水器，水打不上淋浴箱。”

“那么用桶提来好了。”

若安維尔上尉走来的时候，大家本来繼續在打球，但一見了他，就停下来了。

“怎么样？为什么不打了？”

他們又緩緩地打起来；看的人看了一会兒，相繼离去，剩下几个球員在球場上。

* * *

狄东勒班长正在洗澡。依拉利容倒了半桶水在他身上。班长开始抹肥皂。

“依拉利容，昨晚上你听見嗎？”

“听見了，”依拉利容低头回答。

不管班长問他是出于什么动机，他总不应該扯謊；而且也不会有人沒听見那些叫声的。

“依拉利容，你是干什么的？”

“班长，我沒有职业。”

“这跟我一样。我父亲在哥納依夫作木匠。我母亲死了以

后，他又娶了个老婆，我便逃出来了。那女人虐待我。那时我只有十三岁，当然也沒有职业。”

“…………”

“在圣馬克时，我在蓝波尔家作小工。以后在公家当泥水匠，最后就当上宪兵了……为了每月挣四十五块錢，就得做所有人家叫做的事……”

“…………”

“俗話說得好，狗也不吃它的同类……但活着的基督徒竟連狗也不如！昨晚上，我們干了些什么勾当呵！我們是宪兵，但人家也同我們一样，是海地的警卫軍……我們簡直比狗还坏！依拉利容，千万别当宪兵，千万别……”

狄东蓷班长正用肥皂擦洗，洗背脊，洗屁股，洗大腿。四周都抹着肥皂的一双眼睛閃閃发光，样子眞象一个狂欢节戴着面具在太子港街上跳舞的老恶鬼。眼睛周围全是白色的肥皂泡沫。依拉利容又把剩下的水傾在他的身上。

他在擦洗腋下时又說：

“其中有一个人大駡我們。基罗中尉一拳打掉了他一顆牙齿。大家狠狠地揍他，用木板，用木棒……但是我沒有动手，我可以发誓。鮮血直淌，他慘叫起来……但一句話也不說。大家还沒弄清到底是誰指使他們：沒有一个人說出来……”

* * *

两个宪兵在地上打滚，用拳头狠狠地互相打着，大家怎么也拉不开。劝架的也挨了几下。有一个眼睛被打肿了，两边耳朵都淌着鮮血。

副官来了，秩序才算恢复。他把两人狠狠地訓斥了一頓，并給每人三天禁閉的处罰。旁观的人談开了：

"讓·約瑟夫就爱惹事。"

"德塞列为什么要罵他媽呢?"

"他沒有罵他媽,一群胡塗鬼!"

喧嘩之声繼續不断。宪兵們的心情眞是煩躁得很。

* * *

依拉利容手拿扫帚走进了死牢。彼尔·卢墨尔比較好点,正坐在草席上,用面包屑和报紙堵塞臭虫洞。

依拉利容开始扫地,一会兒停下来說:

"卢墨尔先生,我一礼拜后要出去了。您曾說过要为我找工作……"

"是的,依拉利容,我沒有忘記这事。我想,我还会見到你的。給我找一点紙和一段鉛笔,行嗎?"

"可以,"依拉利容說。

"你願意在公家机关里作事嗎?你喜欢这种工作嗎?"

"不管什么活我都干,卢墨尔先生。"

"我知道怎样安排。我将写一个条子給我母亲,她会为你找工作,比我还安排得好。"

"謝謝,卢墨尔先生。"

依拉利容心情舒暢起来,輕快地打扫各地。一个大胆的念头涌上他的心头,他突然对卢墨尔說道:

"卢墨尔先生,您眞是个'共产党'嗎?"

他仔細地望着卢墨尔,想从他脸上看出个究竟来。可是从卢墨尔脸上淡淡的笑容里看不出什么来,沒有什么神秘的阴影,也沒有絲毫恶意,只是眼角边流露出一些想笑的意图。他眞感到了与这人意气相投,也說不出来是为了什么緣故。他想打几下自己这个奇怪的脑袋,因为它总是想把发現的事情弄个清楚,

認清它，用幼稚的想法来猜破它。

卢墨尔略略抬了抬他面容严肃的头，对他回答道：

“是的。”

“‘共产党’这句話到底是啥意思呢？”依拉利容又問，样子很窘。

卢墨尔停了一下，严肃地說：

“我相信有人对你談过关于我的事，依拉利容，是嗎？”

“您为什么坐牢呢？”他决定追問到底。

“我是共产党員，依拉利容，”卢墨尔又說，“我之所以坐牢，是因为我們力量强大，因为我們对将来的胜利有信心。在我們这个国家里，我們共产党員仅仅只有少数的人，但只要我們一开口講話，就会使他們胆战心惊。你想要知道我們已經提出来的主张嗎？……尊重劳动的人民，給他全家生活的机会；給他工作的保障；讓他有保障自己工作的权利；由全国大多数的公民来制定法律，因为工人是国家的主人，因此应該讓他們来管理国家；将来新的共和国誕生以后，只有劳动人民才有地位了……許多人說我們是瘋子，說我們要把适合于苏联的历史搬到我們这里来。有些人恨我們，还有些人把我抓来关起，打我們，杀我們，但我們无論如何要走我們的路，要以打击对付打击。我們的嘴不是别人能封得住的。只要有一天人民覚悟了，正义的力量就会使人震惊。所有的劳动人民与真正的海地黑人，都会有一天同我們站在一起。我們将同心協力地把美国佬从国土上驅逐出去，我們将互相商量处理我們的事务……目前只要我們有說話的权利，說我們認为合乎正义的話，其他一切到适当的时候都会实現的……”

这一席話当然不容易理解。依拉利容虽然注意听着，但有

些話仍不大懂……随后，依拉利容小声地对他說了些話，每句話都出自至誠。

天黑了。蚊子飞了进来。外面宪兵的食堂里，收音机在播送最近的新聞："广州附近发生激战[①]……法国巴黎爆发了轟轟烈烈的示威运动。劳工联盟发表了一个宣言……"广播声静寂了，有人轉动了收音机的旋紐。空中传来一陣音乐声，象拍着翅膀一样，飞向远方。

* * *

依拉利容在院里不停地走着。天空象一个大孔雀一样，不停地变着色彩。海风一陣陣地刮进院中。一群塘鵝在空中盘旋。椰子树粗大的树叶被风刮得左摇右摆。蝉声嘶嘶，声音鏗鏘，叫得有些凄戚之感。海上卷起白浪，漫向沙滩。天色晴明而温和。灿烂的晚照夕阳，掩映在海水之中。

山那边，一面鼓响起，劲疾地敲着"卡达"[②]的拍子：2—1，1—1，1—1。山上所有的鼓随声都响起来，震动了那些頂上光秃秃的小山。一只海螺拉长声音吹起应和。山腰里处处烧起了篝火，是农民們在烧木柴制造木炭。依拉利容双手插在衣袋里，回忆他在山中度过的童年。多少往事活跃在他的心头。黄黄的花球，浓郁的藿香，巫医依波的大鼓，巫师依波的大鼓……差不多已有两年之久，那些神圣的精灵沒有来附住他的头脑和使他的身体发抖了。

① 指1938年我国抗日战争时期日軍进攻广州的战爭。
② "卡达"，打鼓的拍子。

4

依拉利容推开了木棚的門，一条小狗叫了起来。有个小孩正坐在小紅汽車里嬉戏，停下来呆呆地望着他。

"借光！"依拉利容打着招呼。

"您好！"一声回答，从廊下的綠蔭中传了过来。

一个小使女出現在石阶上。

"卢墨尔夫人住在这兒嗎？"

"是的，住在这兒，請从院子里繞过来……"

依拉利容繞着房子走过去，到了水泥鋪地的內院。走廊里有一位白发老太太，戴着眼鏡，手拿一本金边的書讀着；她坐在一只安乐椅上，样子很安閑。

"日安，夫人，"依拉利容首先招呼。

她把祈祷書擱在膝上，又把眼鏡推上額头。

"先生，日安，您有什么事嗎？"

"請問您是卢墨尔夫人嗎？"

"是的，您有什么事？"

"我有点事情找您，夫人……"

依拉利容走上石阶，把那小心折起来的紙条交給老太太。她肤色浅黄，間有若干黑色斑点。头发梳得平平的，有些小小的波紋，包着灰色的头巾。圓圓的面庞，显出非常朴实的风度。

她伸手接过紙条，打开了放在書上观看。她的面容变得非常蒼白，突然站起来喃喃地說：

"請到这兒来談吧。"

感情的激动，使她站立不稳，两手颤抖得象树叶一样。她叫他走进一間摆滿了瓶罐的小房間；一只大冰箱在屋角隆隆地响。

"那么……他病了嗎？"

"沒有病，老夫人，卢墨尔先生很好！"

她用力地擤鼻涕，悄悄地揩去了挂在睫毛上瑩瑩的泪珠。

"說实話，他比較瘦了一点，但沒有生病，一点沒有病。"

她提出了連珠般的問題，使他回答都来不及；她又打开壁橱，取出一碟菜与一些食品，摆在桌上。

"吃吧，先吃点东西，"她靠近他說。"一个人的焦灼之情，您是体会得到的……再說，我如果沒有尽到我的責任，他也会不滿意的。請先吃点吧。"

在她的命令之下，依拉利容只好遵命，沒有推辞。老太太閉着眼睛，垂头叹气，沉溺在痛苦的回忆之中。

* * *

依拉利容兴高采烈地大步跨进了勒峨爾門的城門洞，深深地呼吸着海边的清风。他得到了一条长褲，一件新衬衣，一双几乎完全合脚的鞋子。此外，口袋里的五块錢与下周就可上工的諾言，使他心里暖烘烘的。

他跨着稳重的大步向前走；有了自由，眞妙。他口里哼着歌曲，不知不覺就快到十字街了。

街上行人熙攘。这个熟悉的老地方多动人又多污脏呵！一只爱打架的公鷄立在門口，在阳光下昂着它那无冠的头，尾巴上的毛都掉光了，露出斑斑血痕。

碎石路上都是双脚污脏的人們。几个无事的人坐在椅上打紙牌。收买破鞋的小販把一串破鞋挂在肩上。擦皮鞋的有节奏地敲着他的木箱。卖糖果的摇着小鈴。此外，就是孩子們的欢

笑声，男人們的咒駡声吐痰声，以及女人們清脆的談話声。

依拉利容覚得自己活跃起来了。这是他的城，是他的天下，屬于他的太子港。

他走到佛拉伯海边时，已是下午两点鐘左右。

他双手叉腰，两脚分开，站在那里欣賞太阳光下微波起伏的海水。天气頗热……他在一丛矮树后脫下破衣，挂在树上；左右一看四下无人，搬起一块巨石，把五元鈔票压在石下。

随后他向海里走去。他高高提起双腿，两脚踏入水中，在圈圈微波之中，激起了片片浪花。水淹到半腿，淹到腰际，最后全身潜入了水中。

他躺在勉强可以支持住他的海水上面，只要双腿緩緩一动，就可保持不会下沉。他就这样躺了好几分鐘，微波拂面，向着太阳。海水漫进耳內隆隆作响。天上团团的云彩急掠而过。远远有一只輪船，拉着离开的最后一声汽笛，大片煤烟冲上半天。

依拉利容潜入水中，睜开眼睛。带蓝色的貝壳閃閃发光，海藻随着波浪搖搖摆摆。一只螃蟹张着弯曲的腿向前划进，依拉利容伸手把它捉住。

他重新浮出水面，脸上滿是晶瑩的水珠，手里拿着那只被捉住的小蟹。他笑起来。这个小家伙舞动脚爪，用那有力的双鉗夹了他一下。他覚得痛，手一松，它便潜沒在水中了。旁边游来一个粉紅色的水母，他熟練地一把捉住它軟綿綿的肚子，把它抛向远处。

一陣猛烈的水声使他轉过头来，他看見离他約二十公尺的地方有个小黑姑娘在游泳。他向她那个方向輕輕地划去，很快就挨近了她。小姑娘正在水里玩得起劲，一見他游近了，赶快設法逃开。

他很快跟了上去，她把海水朝他脸上泼来。他笑了。她又繼續逃。他追近了的时候，也洒了她滿脑的水，使她呼吸都窒住了。等到稍稍緩和一下，她便站起来在水里逃跑。她全身一絲不挂，先是背露了出来，随后是腰部、臀部和双腿。他仍跟在后面，很快抄到她的前面，一見她的衣服正放在松軟的沙滩上，他便搶先跑到她放衣服的地方坐下来。她沒有办法，只好走过来，气憤憤地說：

"您脸皮眞厚呀！"

一点也不假。可是，天呀！她的眼睛多美呀！她全身綫条很匀称，小小的顫动着的渾圓乳房；她拿起衣服就走开了。

依拉利容聳聳肩头，也跑去穿衣服。刚要穿好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呼叫。

他一步跳到岸边，看見她已穿上围裙，一只脚着地在那里跳。原来是她在大石边洗脚的时候，一只大蟹看見了她那只从未見过的脚，便一下鉗住了她的大足趾。

依拉利容伸手捉住了它，扭断了它的脚，讓它的身体掉进水中。然后他又用手扳开了蟹的鉗子，把她抱起走了几步。

她在他的身旁大声哭了一会兒，后来就笑起来了。他从她的头上取下发带，包住了大足趾，当做绷带。

"我叫依拉利容。"

"……格勒尔·欧魯絲……"她吞吞吐吐地回答。

两个人互相望了一眼。她大約有十七岁，大大的眼睛，小小的鼻子微微上翹，皮肤黑得頗为光洁。她一定是喜欢笑的；下巴丰滿，輪廓端正，手結实而且相当粗糙。

他伸手抱着她，下巴偎着她，双唇吻着她的嘴。

* * *

依拉利容到达克利斯坚的家里时已經很晚。他母亲是克利斯坚的教母。两个人从小就在一块兒厮混，互相打鬧，用橡皮弹弓打小鳥，踢破袜子做成的皮球。两人玩的时間长了，那怕是最輕微的动作，都能猜出对方的心意。当然，在友爱之中不可能沒有打鬧，有时甚至还很粗暴。

有两个小孩在院里玩耍，用玻璃瓶的盖子把泥土压成点心。一只母鷄双脚拚命在地上刨土，与那群在地上打滚的黃毛小鷄一齐叫着，一条瘦骨嶙嶙的小狗四脚长伸地在一堆粪便前爬抓聞嗅。依拉利容走到两个小孩面前，微笑着給了他們每人一个五分的銅币。他們乐了。

一間快要倒塌的小屋內，收拾得整整齐齐，有如新房，那个嵌着花玻璃的旧碗橱，更显得喜气洋洋，一副神气好象在說：

"我是屋內的宝貝家俱，請看我是如何的光亮整洁。"

屋內放着一张白木桌子，三把草黃色的旧椅子，靠墻的木板上摆着三只紅色的瓦缸。屋子的一角作敬神的祭坛，挂着一幅圣乔治的象，騎在馬上消灭那个带角的魔鬼。耶穌十字架象前摆着一盞点着了的油灯，茶盘內放了一堆炒过的玉米，三束枯萎了的树枝用一块破紅布束在一起，依拉利容举眼一望，屋內一切尽收眼底；一切都沒有变。

房內空无一人，他走进了第二个房間，房間很小，一张床就占去了四分之三。床上躺着一个年約十岁的小女孩，正发寒热，头上用布包着。克利斯坚坐在桌边，双手抱头；他的老婆呂墨娜，一个身材肥胖穿着破上衣的女人，象一袋黑炭一样地蹲在屋角，正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着。房內光綫很暗，充滿了一股霉臭气味。

依拉利容走进屋去。呂墨娜抬头望了一眼，又繼續哭着。依

拉利容靠近克利斯堅的身边坐下。

"怎么样……"他問。

"老样子……"克利斯堅回答。

"馬丽埃特病了嗎?"

"我們还不知道誰能把她救活呢。发燒已經四天了!"

"为什么不把她送医院呢?"

"沒有床位,今天医生說不可以再动她了……医生說是伤寒症……"

克利斯堅站了起来,拉着依拉利容走出房去。

依拉利容坐下了,克利斯堅站着說:

"怎么样,依拉利容?……你当了流氓还不算,現在是不是要当杀人犯了?……"

依拉利容沒有回答,只用左手憤憤地拍了一下桌子,沒精打采的眼睛,瞧着圣乔治杀魔鬼的神象。克利斯堅又說:

"我劝你現在不要去看你母亲,你知道……"

"胡說八道!"依拉利容叫了起来,"您知道我不是小偸。如果您的遭遇同我一样,您也会干那种事的……"

他說不下去,声音哽住了。

克利斯堅什么也沒說,走到屋角,拿出一把旧的弯刀和一小块磨石,开始磨起刀来。屋內一片死寂,只听得出磨刀的尖銳声音。情况就是这样了,不能避免要吵一下,早就料到的,但終究过去了。

克利斯堅放下弯刀,从衣袋里掏出一个旧烟斗,打开一条大的紅手巾,从里面取出了两张烟叶,递了一张給依拉利容。他作个手势拒絕了,皺着眉头。

"你才胡說,依拉利容!为了你的一些瑣事,弄得我操够了

心。我从来沒有阻止你作你要作的事，但我也有权对你說点老实話。”

依拉利容拿起那片烟叶嗅了一下。克利斯坚从桌子的抽屜內拿出一个紅色陶土烟斗，递給他，两人默默无言地抽起烟来。

胖胖的呂墨娜走进来了。她走到碗橱前，拿出两只杯子，放在桌子上，又拿出一瓶掺水的酒精。克利斯坚斟了两大杯，酒色渾浊，在杯子里发蛋白色，成串的气泡从杯底涌了上来。他們倒了一滴酒在地上，作为敬神的礼节，随着把其余的一飲而尽，把杯子放在呂墨娜拿来的水缸中。室外夕阳已快落下，天上一片奇丽的云彩。

依拉利容首先打破沉寂。

“拿去吧。”他递了两块錢給克利斯坚。

“不要。馬尔蒂諾先生預支了我一个礼拜的工資。我沒有去上工，因为医生就要来了。你知道，就是那个小小的讓·米謝尔医生，他甚至連藥都带来了……”

呂墨娜突然插嘴說：

“依拉利容，你劝劝克利斯坚吧。他不听我的話，只信那位讓·米謝尔医生……我們都是几內亚的黑人，眞是对头冤家！馬丽埃特的病不是偶然的。我不能讓我的小女兒死去……劝劝克利斯坚可不可以叫馬丽亚納来瞧瞧馬丽埃特呢？我，我总得想点办法。”

她一連說了許多抱怨的話，引了許多成語。克利斯坚憤憤地站了起来說：

“呂墨娜，如果发生了意外，那是你的过失。我听过你許多話了。讓·米謝尔医生說过，千万不要用草藥喂她，他还說，伤寒病人的腸子是容易弄破的……你高兴怎样就怎样吧，但讓我

安静一点。你对一切后果負責好了……”

呂墨娜非常堅信自己的道理，因此繼續說出一大串埋怨的話：

“負責嗎？負責嗎？……你难道从来沒有过失嗎，克利斯坚？你难道从来不知道草藥嗎？……”

“你要这个嗎？好吧，我立刻就亲自去找这个老巫婆……”

看見呂墨娜怒气仍未平息，依拉利容就拉扯到别的事情上去：

“你知道，克利斯坚，我已找到工作了……下礼拜就开始到波克曼的棕絲厂去。”

* * *

十字街的电灯已經亮了。卖燒猪肉的小販坐在灯前。依拉利容悄悄藏在人行道旁边那堵墙的阴暗处。一輛輛长长的美国汽車在街上跑过。閑逛的人在十字路上往来。天气好，夜色清明，繁星滿天。

从早上起，依拉利容什么也不想，什么也沒有动，只覺得头昏脑胀。三天来发生的事真多呀！一想到“她”时，他笑了。但脑子里又涌現出一个令人不快的形象。他想起了蒲列蜜絲，他的第一个情人，笑起来时正同她一样。对这老早过去了的往事，他想一想也就算了。

格勒尔·欧魯絲那滿身水珠的秀美身材，玉盘滚珠的笑声，劳动者的粗手，可爱的恼容，她的眼睛……如果她今晚能来，如果……

他猛然惊跳起来，兴奋地掉轉了头。那正是她，在笑，在笑，开始跑了。他开始追上去，差一点把灯台下卖燒猪肉的小販冲倒。

“依拉利容，呵？”

他們选了一个矮树丛坐下，心中飘飘然的有如在梦中。

“怎么样？”依拉利容有些抱怨。

格勒尔·欧魯絲面向大海，望着万家灯火的都市夜景，用一种吞吞吐吐的語气低声地說：

“依拉利容……你知道，你已完全了解我了。我不願过那种朝三暮四的女人生活，她們换一个男人，象换一条头巾一样。我也不願使我的老教母忧虑操心。你知道，她是一个很誠实的老太婆。你瞧，我已把我的終身托付給你，也只願把終身托付給一个男人，既不大惊小怪，也不装模做样，甚至一声也沒有响……我爱你，依拉利容，我爱你……我可眞不願过那种生活。我的教母會告誡过我……可是，你在海滩上抱住了我，我沒有拒絕，你知道的……我什么也沒有說，我同你恋爱，因为……你听清楚我的話嗎，依拉利容？我不願过那样的生活……我不願……”

她拉着他的手，眼睛望着远方。是的，这就是她决定的生活，如此之快……人們决定自己的命运就是这么奇特的。他不知道到底爱不爱她，也沒有向她求爱。实际上，他知不知道这就是恋爱呢？她还是个小孩子，他也不願扰乱她的心思，只是認識了她以后，心中老是对她念念难忘。她算得一个眞正的黑种姑娘，爱上了她，一点也不后悔。

“你打算要我几时去看你的教母呢？”他很高兴地問。

她蹲下身来靠着他，低低地回答……依拉利容望着远处。随后他們散步了很久，吃了一块烤猪肉。格勒尔·欧魯絲抛了些石块在海中。

天气暖和，很暖和。她拉着他躺到地上，紧紧地拥抱了他。

* * *

依拉利容晚上睡在南巴尔米斯特。沒有其他的睡处，当然也沒有办法了。每晚人家已睡，他才回来，天色微明的时候，又离此出去了。其他的人跟他有什么关系呢！他必須赶快找一个栖身之地，不能把格勒尔·欧鲁絲带进这間破屋来。

每晚回到这間屋里，他心中便感到恐惧，害怕想起那些令人痛苦的往事，害怕看别人的那种眼光。可是，現在他又在这兒了。有什么关系呢！他坐在桌边吃番薯和梨子，这就是他今晚的晚餐。

生活眞象个皮球，滚着，滚着。象他那样的黑人，都同样有这种独来独往的习惯。碰运气有了工作，就不辞辛劳，到处奔波。喝上两杯甘蔗酒兴奋一下神經，随便吃点什么塞塞肚子。如果身边存了几个銅子，一到圣誕节、狂欢节或圣彼尔节，一次醉飽就会花光。痛快一次，就心滿意足！接着，工作丢了，餓肚子，生毛病，进医院，出医院。毫无前途可言，沒有人同你講話，也沒有人对你关怀。他們是自由的，不錯，是自由的！有随便干啥的自由，有随便来去的自由，可是，当口袋里一文莫名的时候，这个自由就丧失了！

这一切想法在依拉利容的脑中盘旋，对他自己作出的决定很感到兴奋。格勒尔·欧鲁絲多么大方，可是人們还不知道……另外，他的性格不好，固执得象一条蠢驢，又驕傲，而且头脑有些复杂。爱情使他特别害怕，因为来得太輕易，太干脆，太出人意外了。

每天一切都是这样过去的，面对着金黄色的太阳，望望波涛汹涌的海面，看看晴朗无云的夜景。用凉水洗个澡，再跑到海滩上伸直四肢一躺。这时候他心中害怕，就象小时候还未睡着媽媽就吹灭了灯一样。其实，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呢？两手之外，空

无一物，还有什么担心的呢？

到底为什么发抖？为什么害怕呢？怕阳光普照的白天嗎？怕月色清明的夜晚嗎？还是怕乡間呼呼的风声呢？他內心担心的，却是那鮮艳得象夏天的早晨、溫柔得象一池清泉的格勒尔·欧魯絲。他們談情說爱，他們在十字街的散步，以及他們坐在树丛中时行人們的偷看，其实都是完全自然的事。

他筆直地躺在草席上，胡思乱想。他仿佛看見格勒尔·欧魯絲在海水里浸湿了她的手巾，在清靜的夜里乐得直笑；仿佛听見她向他喊道："我亲爱的丈夫"……这些話使他激动得发抖。更使他乐得发狂的，是她把他的手拉着，放在她的肚子上，嘴里說："也許你在这里面留下一个宝貝了……可不是嗎？"那圓潤的肚子連衬衣也沒有穿呵！还有她的笑声……

她的皮肤是黑的，很黑。

笑的时候，头老是那么别致地摆动。

眼睛里面血紅的地方，紅得象鮮花。

她胆子小；树叶輕輕一动，树影微微一晃，她便害怕；与从未接触过的男人的身体一接触，她也害怕。

害怕的最初表示就是笑。

左肩上有一顆小小的紅痣。

小巧玲瓏的身材，乳房只有橘子那么大。

身体搖搖摆摆，象一只小船，在跳神秘的爱情之舞。

吃炒花生时，姿态很特别……

想到这里，他猛然站了起来。她知道了不知会說些什么呀！眞是发神經，他眞是个瘋子！

他从梦幻中突然又回到現实，爱情的美梦被赶跑了；后半夜，通霄不能入睡。

* * *

他坐在海边的碼头上，海水在他脚边汹涌。海风充满了芒果的香味。搬运工人扛着木箱奔跑。船員們直挺挺地躺在帆船的甲板上休息，以便恢复旅途的疲劳。靠在那兒的船有上帝保佑号、圣大霞克号、仁爱号、大伊里瑞里号；都靠着碼头，随波搖蕩。眞的，只要用眼睛一瞧，劳动的伟大力量是多么使人吃惊呵！他从来不会相信，那么大的上帝保佑号，会那么快地把貨物卸光。

虽然那些滿身污脏的管貨人員一直在跟人无故爭吵，但到处仍飘揚着人們的笑声与語声。搬运工人們扛着成包的咖啡、棉花、成熟的水果，弯着腰，拉开沙哑的嗓子，一步一哼。

望望那些川流不息的人群，听听汹涌的海水声，到处是一片浓烈的气味，夹杂着海員們的笑声和歌唱，这一切眞使他感到头昏脑胀。他覚得身上什么地方被灼伤了似的，又不能确定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另外还感到头部沉重痛楚，这說明他在一两天內又有发那个老毛病的危險。說来也奇怪，他本来是从小山居的人，却同样地迷恋海滨。每一次他心中特别愉快或特别痛苦的时候，他总是不自覚地跑到海边来。

突然，碼头上传来一陣急促的赤足奔跑声，一群人急忙地奔跑着，有人喊道："抓住他！"喧嚷之声越来越近。依拉利容站起来走开了；他不願看那个小偸在敌人追捕中飞奔逃跑的小悲剧。

明天就开始上工了，，上工以前該干点什么呢？去望望克劳廸烏好嗎？这样还可以消磨时光，至少可以大笑一場。克劳廸烏怎么混日子呢？他不会安靜下来的，爱开玩笑，今天在这家吃飯，明天又吃另外一家。酒醉以后，总是笑話連篇。到了情况很

坏的时候，他便拿起弯刀到有錢人的住宅区去了。他总是能够找到要除草的花园。要种树的草地，要修剪的果木。他唱的小調和那种八面玲瓏的手腕，能使一切人服服貼貼。沒有人知道他在外面是怎样兒混的，一回来总带着两三块錢，一些衣服和其他的饋贈礼品。

克劳廸烏住在馬里尼特山上，住的是一間每月房租五元的小屋。依拉利容走进門来，他正坐在草褥上，手里拿着一件破旧的将官軍装，針、綫、五顏六色的破布片堆得乱七八糟，象一个旧貨攤。他那間屋子陈設非常簡陋，要是一个瞎子在里面乱舞棍棒，也不会有打破家伙的危险。

“不开玩笑嗎？要下雨了，依拉利容！你怎么今天竟想到来看我了？你眞的从监牢里出来了嗎？你那副腔調眞漂亮得象个部长了！把你那个监牢的地址告訴我，讓我也去坐上几天，将来出来就变成百万富翁了！好吧，借五毛錢給我……四毛也可以，借不借？”

依拉利容站在門口，只注意地瞧着克劳廸烏的脑袋，那个脑袋思想多变，常能解人煩恼。克劳廸烏不等他回答又說：

“你是一个呆子，亲爱的。象我們这种滿脚污脏的黑人，生来便是无拘无束的。拿你来說，你找到了工作，又失掉了；坐监牢，也不过是因为偸了一个紅薯。这就是你的全部生活！你旣不喝酒，又不搞女人，但我吃的可并不比你坏……你总是不相信我的，昨晚我碰見一个娇小玲瓏的女人……”

克劳廸烏滔滔不絕地談着他爱情的喜剧。依拉利容坐在他的旁边，拿起那一件旧軍装，把它弄皺了。

“不得了！你把我化装的衣服弄皺了！馬尔第·格拉舞会馬上就要到了。今年我要化装扮演夏尔·奧士卡①，那兒是皮

靴、佩剑和肩章。你有軍官的領带嗎？借給我一条，我正缺少……"

"馬尔第·格拉舞会什么时候开？"依拉利容問。

"馬尔第·格拉舞会什么时候开嗎？我說你眞是一个傻小子……一天到晚到底在干些什么玩意？一个海地的黑人会不知道馬尔第·格拉舞会什么时候开嗎？……瞧吧，你不知道那些好玩意兒……大伙刚刚去的时候，我們还不必到那兒去，那是傻小子們去的时候。到了下午三点鐘时再同我談那些事吧！只要喧鬧之声一起，我們就要看业余表演了。鼓声敲起，大声地敲……女人嗎，那只花五个銅子就可以买一双……今年我眞覚得囊空如洗……"

他又重新把他奇怪的故事講起来，談到一大堆粗俗的事。两个人开怀大笑。依拉利容已經喝了三碗甘蔗酒。克劳廸烏醉得发起疯来，两个人互相助兴，縱情欢笑。

过了一会，他們带着一半酒意走出門来，到了靜寂无声的太子港。在醺醺的酒意之中，只覚得空气沉重；远望夜景，到处是一片花花綠綠，好象在看电影一样。本来是最平淡的东西，在他們的眼中，也变成色彩鮮艳的了。他們覚得，月亮是一只金黃玉盘，晚风拂面，好象女人的纖手在撫摸，幢幢房屋比平常更高更白，远处舞厅的鼓声仿佛就在面前。

这一晚，滿怀的愁苦，并不能阻止依拉利容沉沉入睡。他象一条猪那样吃得又醉又飽。梦中他覚得自己睡在一个可怜的姑娘身旁，她身上充滿了浓烈的廉价香水的气味；又梦見参加了馬尔第·格拉舞会，在校場广場和一大群人跳舞，其中还有些裸体

① 夏尔·奥士卡(Charles Oscar)：本世紀初海地的将軍，人民痛恨的专制魔王，在太子港的街上被人民处以死刑。

的多米尼加妓女。

5

下午三点鐘，风势突然轉劲，以万馬奔騰之势，刮得城里滿天尘土，使港內大街一片迷茫。正午平靜碧蓝的海面，也被激起了滔滔白浪。

就是凶恶的公馬追逐母馬，也不曾見过这么大的一股蛮劲。象野兽祥的狂风，呼嘯着从房頂刮过，向四面八方忽来忽去，忽起忽落。

在狂风之前，椰子树只好規規矩矩点头弯腰。豆球花树被刮得黃花乱飞，芒果树前香果狼籍，就是那坚实的桂树，也是連花带枝紛紛摧折。

沒有东西能压住狂风的强暴。它把破坏中所得来的战利品，刮上半天，象战鼓齐鳴一样地呼嘯着，震撼了整个城市。

市內一切被刮得格格地响，尘土漫天，瓦片、鉄皮、木板到处乱飞。成群的汽車鳴着喇叭开向各地。大人們都去学校寻找孩子。

"据說是旋风的尾子……昨天风暴袭击了牙买加，"有人惶恐地、輕輕地談着。

老太婆們划着十字向天祈祷，就是男人們也惊惶失措地关上了大門。

昨天晚上起，成群的烏鴉，象被燒过了的紙片一样，聒噪地叫着飞奔而逃。

变色的蜥蜴，一会兒变成綠色，一会兒变成灰色，隐蔽在波

密的树叶深处。

走头无路的蚊子，逃进了还沒有来得及关上的窗戶里。

院里的母鷄发疯地叫着，召喚它迷途的小雛。

尾巴被刮得毛片散乱的狗，嚎叫着互相呼应。

滿天黃黑一片。

只有象儿內亚的巨石一样的馬普树，还能在狂风中屹立不动。

随后风势更紧了，烏云蔽天，日月无光。几十棵橡树被連根拔起，好多海枣树被吹断，几千根香蕉树倒在地上，电綫走火，噴着火花。

救火队員手拿斧头，跳下了鳴着喇叭的紅色救火車。

海浪在岸边遺留下許多污秽的渣滓。疾风刮来，象鞭子一样抽在海上，打得海水奋激起来，怒号着更加汹涌，掀起了如山的波涛。猛烈的海嘯把海水刮了起来，又落到海港边上的木屋下。

赤道的暴风又猛刮了两三遍。

教堂群鐘齐鳴。在太子港肮脏的郊区，在所有的避难所里，在倒坍了的小屋边，一些披头散发的女人站在露天，怀抱着眼睛灰白的小孩。

余风送来陣陣臭味，接着很快地停止了。一片死寂的城市恢复了平靜，平靜得令人窒息。天上下了一陣細雨。水湿的地面透出一股清凉之气，胆小而幸运的人們打开了門窗。已是下午七点左右了。

这一晚，依拉利容只好又去睡在克劳迪烏家里了，因为他在南巴尔米斯特的破屋，正是許多受到严重破坏的小屋之一。

第二天，《海地日报》发表了下列消息：

“不强的暴风袭击了太子港区。损失不大。只有香蕉种植园受到严重的灾害……”

* * *

讓·米謝尔医生是住在商业区的一个黑人。过了八岁以后，他住在圣昂都安街，在附近的小孩中是个打飞鳥的能手。他十岁时到处找野苹果吃，在荆棘丛中打滚；十二岁成了本区所有兒童的領袖，也是作战爭游戏时的大元帅；十四岁时，某次由于鞋子在鞋匠鋪未修好，沒有去参加圣体瞻礼的祭典，学校里的“好教友”們毫不容情地把他开除了。后来他母亲設法把他送进了伯雄中学。

他的母亲是华丽市場“进美商店”的花边女工，是一个勇敢的女人，一个善良的黑种女子。市場內所有的人一致尊敬她。那怕是一个最卤莽的男人，也不会对她有无理的举动。她事事服人以德，一条硬汉也得俯首就范。在工作中，沒有人比得过她。她从不生病，从不疲乏，晚上回来，还要作許許多多的家务事。她这样辛苦地工作，才使讓·米謝尔得以完成学业。作医生的事，也是他母亲为他决定的。

讓·米謝尔还不是一个正式的医生，第四学年还沒有念完。那些亲眼看見他长大成人的人們，总覺得这样称呼他是一件多么快意的事！这样称呼他，他們感到愉快与驕傲，因为讓·米謝尔是他們的人，是人民的血統，也可算是大家的子孙。他对他們也好，从不需索分文，人人都是他的朋友。一年以前，发生了一件出乎意外的事，他竟想离开医学院了！当时他母亲的經济情况非常之坏，不仅她以脫离关系相威胁，就是所有的邻居也不贊成。有的人甚至說，假如他眞要这样做，那会把他母亲气死的。还有些人說他的脑中已經有了“肮脏思想”，忘恩負义之类，等

等。当然罗，在这样的攻击之下，他只好放弃原来的打算了。

他不喜欢这些人和这个繁华区，特别不喜欢他自己住的那个商业区和国民炮台区。他喜欢的是猪肉店里那股浓烈的气味，远山上在太阳光下摇摆的棕榈树，怪石峥嵘的雄伟山景，以及茂盛的树木、硬挺挺的仙人掌和黄色的貂鼠。他也喜欢那些身体半裸、劳动出汗、筋肉結实的男人，那些面容鲜艳、明眸黑眼并围着污脏头巾的姑娘，以及山上四周静寂中的喧嘩和应山应谷的呼叫。那个山区里，怎么有那么多的怨憤，那么多的斗争，那么多的陈规陋习，那么多的飢饉、偏見、迷信与风流韵事呵！他喜欢那里的民間舞会，喜欢那些洒着廉价香水的朴实姑娘，喜欢她們微笑的嘴和柔美的舞姿。他喜欢看她們穿着棉袜但被劳苦磨折得变了形的腿。他喜欢看那里自生自发的爱情，象鲜花碰上自己的花粉而結出果实那样地出之自然。

讓·米謝尔医生到达馬里尼特山上已經快到下午六点鐘了。一个小孩正拿着麻綫在放一只紅白紙做成的风箏。几只鷄鼓足气力飞上树稍，准备在那兒过夜。岩石累累的地上有几条光秃秃的小路。远望城里，一排排的房屋，象梯子一样一直排到海边。天边落日一片金黃，五色的祥云把海面映成了錦綉般的色彩。

讓·米謝尔穿过了米米斯的院子，她正在那兒为她的小女兒梳头打扮。一幅純朴天眞融融洽洽的景象，使他停住了脚步注意观賞。小姑娘坐在一只厨房烧火用的小木凳上，伸着脖子，头发上涂的椰子油流到脸上来了。她为她梳了几根辮子，戴上綴着金星的四角帽，打了几个小小的紅結子。他对米米斯道了一声日安就走开了。当他走进克劳迪烏的家里时，口里不禁低声地哼起来。

在那里玩“三七”牌的共有四个人。克劳迪烏戴着一頂旧将軍帽，用一小段木头做成一个高鼻梁，看見讓·米謝尔进来了，立刻哈哈大笑。

“我亲爱的医生，今天打牌眞不順手，我拿了四个A，得了三十六！…… 那些先生們把这个假的木头鼻子給我放在鼻子上了！”

同他一块兒的，还有第·路易，黃黃的脸皮上有一些紅色的斑点。另外一个是加布利尔，又瘦又小，一双突出的金魚眼睛。

“医生，你認識依拉利容嗎？他是一个象花花公子一样的傻小子！他認得彼尔·卢墨尔。依拉利容！再講一下你在监牢中的故事吧！讓·米謝尔医生是一个眞正爱跳舞的快活的人。”

讓·米謝尔跟他握手，他注意地把医生望了一眼。

“你知道，依拉利容，讓·米謝尔是一个‘共产党’，同你的彼尔·卢墨尔一样。他常为我們講鉄路上群众的事。我嗎，可惜脑袋装不了这么些东西！……”

克劳迪烏繼續拿“医生的俄罗斯和斯大林”来开玩笑。讓·米謝尔对他严加呵斥，指出他搞的那个“行道”不会长久，可能也会被迫着走上同样的道路。他們这样吵鬧拌嘴本来就是家常便飯，当然也算不了一回事。

讓·米謝尔坐了下来，拿起紙牌敲着問：

“誰来玩？……”

加布利尔站起身来，拿起椅子下面的吉他，开始演奏一个弱音的小調，随着琴声用鼻音低声地哼着。所有的人立刻兴奋了。克劳迪烏特别倒楣。第·路易很認眞地在那里玩牌，拍着紙牌，做出种种姿态，使他的对手讓·米謝尔大声地笑。他开心得歪着鼻子，动着下巴，翘起嘴唇。讓·米謝尔也尽量地跟着大声欢

笑。至于依拉利容，已經心神不定，只是心不在焉地玩着。

加布利尔很卖力气地唱着，唱的是一支地道的民歌。通过他的歌声，反映出了天色微明的朝霞。他歌唱路上的荆棘，刺伤了他們光着的脚；他歌唱那些使黑人們感到伤心的事情，歌唱使男人們发疯的嫉妒，也歌唱太阳、劳动和他們的疾苦……其他的人拍着他們的紙牌。

当依拉利容感到自己的羊癲疯病快要发作时，已經太晚了。他来不及站起来，便猛然一下倒在地上。

* * *

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衬衫，領边鑲着玫瑰色的菱形花边，衣領敞开，胸部隆起圓而坚实的乳房，下面穿着苏格兰式的围裙，腹部不胖。

波克曼夫人是一个肤色白净的混血兒，背后垂着黑得发亮的发髻。她的丈夫是一个新近迁来的德国籍犹太人。她能歌善舞，甚至还办了一个学校，教那些出入华貴区的交际花們学习流行的舞蹈；以后就办了这个小小的工場，用棕絲等来編制小提包、鞋子、帽子及一些零碎物件。她有一条狗，一条抱在怀里的高尙的狗，每天足足要喂肉三公斤。另外，她也有她的风流韵事，也有她丈夫装做沒有看見的情人；波克曼夫人就是这么一个“很好”的女人。

当依拉利容正把一束束的棕絲放在一些冒烟的大盆里浸染的时候，她走到他的身旁，弯下腰来看他的动作，看看他工作的情况，那些站着編織的女工們停下来紛紛議論，只有她們光着的脚还在互相磨擦；因为她們的脚又僵硬又麻木，象有許多細針刺着一样。

依拉利容已經听得出女主人在他背后呼吸的声音，也聞得

到她身上浓烈的香水气味。她注意地瞧着。他也小心翼翼地慢慢工作，害怕那些颜色会弄脏衣服；他本来就是个新手，不知道这样慢慢地操作对他会有什么损害。最后她走了，用手摸着狗的下垂的嘴唇。

同伴們笑起来了，又开始兴奋地工作。她为什么要摆着主人的架子，跑来給工人們过不去呢？眞是个塗着脂粉的洋囝囝！装起那副神气，好象她那双手就能工作或能够指点似的！所有的人都不过是为挣錢而工作嗎？

依拉利容又幻想起来。蓝蓝的海，逍遥自在，在阳光下低低地呼嘯……这么热的天气，痛快地洗个澡才好。

他把大木杓放进盆中，把一束束的棕絲从染料里拿出来，摊在繩子上晾晒，随后又重做新活。一个鐘点随着一个鐘点地过去，精神比較自如一点，可以想想他願意想的事情了。他眞情願干比較吃力的重活，那才眞可使人心情暢快。用自己的手作出一点东西，不管什么样子的东西都好，作得不好大家可以指謫……可是，現在干的却是染綫工作！

他感到兩臂的力量沒有用尽身体就已疲乏了。如果是在砍树，那种疲乏是不同的。双手掄起斧头，用尽全力砍树干，只見树屑紛飞，听到树身咔嗟地响，砍得越是有劲，最后，树身緩緩地傾斜，一声响亮倒了下来，吓得成群的小鳥飞上半天。

刚才有一个女工走过来向他借用过刀子。从她說話的口气之中，听得出一种从未听見过的口气，她每一动作与每看一眼都很沉着。她不象女人那样講話，而是以工作同伴的口气講話，大大方方地伸着手。象这样的女人，眞够得上是一个賢內助，不仅可以縫补衣褲，也不仅可以談情說爱，更重要的是可以在生活之中共同战斗。

他感到心情愉快了，臂膀的疲劳也消失了。忽然他又記起了那个快要忘記了的旧話："相信你自己……"随后他又注意地望着那些女人。那个又笑又唱的女工，她之所以工作，也許是为了养活年老生病的爸爸，老态龙鍾的媽媽，或是年幼无知的弟妹。那个非常聪慧的女人，可能有一个沒有爸爸的小孩，一个需要撫养的孩子，那么年紀輕輕肚子就象个妇人了。这边一个已是中年了，可能丈夫失业，可能一个人独居！每个女人都有她的兴趣、历史和理想……

所有干这个討厌工作的男男女女，都被一条同样的鎖鏈拘束着，热得滿身大汗，倦得渾身发酸。染料燙了他的手，工作服沾染得花漬斑斑。

那个女人拿着刀子回来了，手里还拿了一段甘蔗：

"瞧，我給你拿来了一段甘蔗，謝謝用了你的刀。"

"謝謝。"

她走开了。依拉利容又想起了格勒尔·欧魯絲。他已好几天沒有想念她了，这是讓·米謝尔給他治好病后第一次想念她。格勒尔·欧魯絲也是一个勤奋的女工，可是，她会答应嗎？

記得有一天早上，他在十字街她家的附近徘徊。公鷄在鷄圈里喔喔地叫，几个女僕在木栅前打扫，穿着破衣的孩子們在噴着清水的噴泉边互相打鬧。那个小男孩歪着嘴对他大叫了一声以后，又照样大声地唱他的小調："热面包片！……"

她出来了，在曚曨的朝阳之中，眞象一朵鮮花……天哪！她的面容是多么忧郁呵！她穿的是印花的布衣，黃黃的脚穿上一双紅色的皮鞋……

他躲藏起来，不敢碰上她的眼光，心中突突地跳。

这时候，教堂的晚鐘响了。漫长的一天工作終于結束了！每

人都收拾好自己的破旧衣物，准备动身回家。眞长，十一小时的工作！

* * *

一天下午八点鐘，他的母亲来了，穿着同样的粗布衣，围着同样的黑头巾，面容还是同样的忧郁。由于从崎岖的山路走上来，还略略有一点气喘。門本来就开着，她无須敲門，径自走进。

依拉利容站着，有点吃惊，也有点害羞。她拉了张椅子坐下，喘着气說：

“日安，我的孩子。”

依拉利容吻了她的前額，她立刻开始談起来。

当她从发姆大姐口中知道他南巴尔来斯特的小屋被暴风吹毁以后，她到处打听他的住址。克利斯坚告訴她，他在波克曼家工作，肯定住在一个朋友家里，可能是多尔費野的家，也可能是克劳廸烏的家。当然，馬丽埃特是死了。巫婆当丁納·馬丽亚納来看过，用鯊魚油为她按摩，为了使“位置失常的血脉舒暢”。她还給她服了一种藥。那应該是克里斯坚的过失，他不讓当丁納早一点来。她曾竭尽所能全力挽救，可惜太晚了。那个小女孩死了，拉了一大堆黑血。他們用一口很白的棺材把她埋了，价錢很貴，但克利斯坚願意这样。硝皮店的那位意大利老板馬尔蒂諾先生都来，克利斯坚眞要发疯了……

神灵們很不滿意，他家有好些时候沒有向他們獻祭了。两年以前，克利斯坚死掉了那头托人看管的母牛，随后又在硝皮店发生意外，把手膀折断了。他还不願好好想一想。神灵們既然会保护我們，我們就不应欺騙他們，也不应該忽視我們獻祭的义务。到这个时候，他总会懂得了。

她今晚到这里来看他，也是因为他們一家有好久沒有獻祭

神灵了。当然，左勒瑪六个月以前在她爸坟上唱过一回超度的圣詩，但这是不够的。再說，最近发生在依拉利容身上的祸事，就是一种警告。左勒瑪也是經常害病。除了去献祭神灵以外，絕无其他解决办法。事情已經决定了，乡下的亲戚都同意，两周以后就要动身到勒峨闊去。她要依拉利容一定去，并要带上所有的錢；神灵們的要求不会过份的。

依拉利容沒有提出什么爭辯。刚参加工作，老板未必同意請假，又沒有錢，实在无話可說。老太婆坚持己見，对这事毫无轉圜余地。

初先，依拉利容假装糊塗，态度一点也不認真。要装作木偶样的傻子，他当然会有办法。这使她感到孩子不听話了，这样的孩子終要把自己的母亲气死的，是什么坏蛋教唆了他，把她的兒子教成另外一个样子呢！可怜的老太婆万分伤心，滿含泪珠喃喃地說：

"呵！我的乖乖兒呀！"

依拉利容心里也很难过，伸手抱住他媽媽的头。她繼續哭着，一直哭到他完全答应她的要求为止。

可是这也嫌太晚了一点，她又哭了一会兒才擦干眼泪，在他的脸上吻了一下。

"我給你做了一点薄荷糖，我晓得你喜欢吃这种糖。本来想多做一点，眼前手边也拮据得很；再說那也不会改变……"

依拉利容想对她談格勒尔·欧魯絲的事，又不知道应如何談起。他母亲从来不知道他恋爱的事，他害怕她会不同意。两个人一直走到了公共汽車站，她要从那兒搭車回伯雄城。

他們默默无言地在晚风細雨中走着。十字街头成群的人在那兒談天。微温的海风拂面，天上銀星点点。后来，他終于对他

母亲談到了那个大眼睛的黑姑娘。他談得很急促，也有些夸张。她凄切地望他一眼，滿含珠泪地說：

"当然，你已成年了。"

可是，从她眼睛的表情里，可以看出是另外一回事。那仿佛在說，慈母的权力已經完蛋了；男人永远統治着女人，孩子結婚的权力一到，母亲的权力就完結了。是的，她眼中的表情，已表示出她已失掉了兒子，从今以后，她已踏入一个新的阶段；除了为他人作牛馬以外，便沒有其他的事。自私的快乐至此告終……

她呆呆地望着他的脸，想看出一点成人的痕迹来。可是，在母亲的眼中，总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她觉得，成年人的痕迹常常能在其他人的脸上看出来，至于自己的兒子，她觉得仍然很小，同以前一样小，同昨天一样小。

* * *

依拉利容到达讓·米謝尔家中的时候，已經有一个混血种的青年人在那里了。他穿着蓝色的工人服，淡淡的肤色，瘦瘦的身材，两只大大的眼睛对着他骨溜溜地打量。他是布朗特油厂的机械师，正談着許多新事物，談唯物辯証法，資本主义不平衡的发展，以及周期性的危机等。看样子，他們好象很仇恨那个名叫希克勒或希特勒的人，又好象崇拜那个叫台尔曼的人。他們想使依拉利容对他們談的事情感到兴趣，于是建議对他进行講解。

"医生，俗話說猪小血也少，你們談的那些事对我說来眞太复杂了，您說对嗎？"

"这話不对，依拉利容，"那个青年不同意他的看法。

他們尽量对他解释，不仅普通的人能够領会这些东西，而且还应該出死力来为之斗爭。他們向他提問題，同他爭辯，举了好

多例子。最后他認为，就算台尔曼是一个德沙林式的英雄人物，当然可能是眞实的，但那也不过是德国的历史，而不是海地的历史。在独立战爭中，白人的根据地不是被德沙林占据了嗎？

他眞不大相信，拿破仑派来的远征軍中，那些波兰人与德国人会逃亡，并与海地人民站在一起作战。

“我知識浅陋，沒有好好地讀过历史，而且生性拘謹，只有亲眼見过的事才相信……”依拉利容用一种执拗的語气对他們說，“还是給我談点关于約里布瓦的事吧，那才是一个杰出的海地人呢！”

他們又向他指出，那些波兰人与德国人的子孙，至今还有些住在丰德布朗区和朋巴多波里区。这下子可使他有些領悟了，因为他曾經碰見許多这样的人。眞愚蠢呀！他从来就沒有思考过这些問題，从来沒有想过德沙林与后来的伯雄[①]要帮助南美人民的理由，还有米兰达[②]，还有玻利瓦尔[③]。

他本来想把从碰見卢墨尔后心中存在的問題都提出来，又感到不敢同他們展开爭辯。一个知識浅薄的黑人本来就不敢談出自己的想法；这种想法如果一經說出口来，那他自己心中巳經了解了。同这些有学問的人一起，直到現在，他仍感到每次想同他們爭論，便覚得自己茫茫然无法开口。当然，平常也确实有一

---

① 伯雄(Anne-Alexandre Sabès Petion, 1770-1818年)：混血种人，原任法軍駐海地炮兵軍官，曾参加当地黑人反殖民統治的战爭。1806年被选为海地共和国总統，1816年宣布海地宪法，实行两院制，废除奴隶制，宣布人民有言論自由等。

② 米兰达(Francesco Miranda, 1752-1816年)：委內瑞拉的將軍，曾領导拉丁美洲人民反西班牙殖民統治的战爭，1812年被捕入獄，四年以后死在西班牙监獄中。

③ 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 1783-1830年)：拉丁美洲人民反西班牙殖民統治的領导人物，1819年推翻西班牙的統治，成立大哥倫比亚共和国。

些“上流”人士問你这样如何，那样如何，天雨天热等等，但这都是他第一次碰見想知道他对这些重大事件的看法的人，好象他們从来便对这种事情非常“关心”似的。他們那一副神气好象在說：“你同我們是一样的人，不仅有手、有脚、有鼻子、有嘴巴，而且也同我們一样地有智慧。”

他一直覚得在上流人士与老百姓之間有一条不能踰越的鴻沟。愚昧无知的黑人，就是老百姓的同义詞，那些“聪明才智的人”，当然就是指那些住在华貴区的人了。嘿！把这种看法从脑袋里扔掉吧！

这位名叫菲廸南的青年来到这里，当然使一切情况都发生了变化。到这时为止，他已覚得对讓·米謝尔医生比他对卢墨尔还要熟悉。虽然卢墨尔的肤色也是白皙的，同讓·米謝尔一样，同菲廸南也一样，虽然他还熟悉卢墨尔的家庭情况，他周围的一切以及他的生活方式，可是他却与讓·米謝尔打过牌、喝过酒、客客气气地开过玩笑。这个菲廸南穿着带机器油味的衣服，講的是带本地口音的土法語，說起話来直言不諱。

他也想同他爭論一下，天哪！多困难的事呀！那眞好比要使一架从未用过而又滿是鉄銹的机器轉动一样。他也很明了，自己对他們說的話又笨又不正确，但总想把自己的看法表示出来。他甚至刻薄地說：

“医生，所有的海地人都不过是些小偸，人人一样！那些口里說要如何改造国家的人，心中也不过想討点便宜罢了。我的姑夫是一个議員的选举代理人，我也在会上見过多少候选的代表，只要他們一朝当选，那些漂亮話便統統完蛋！……”

他也知道，对讓·米謝尔与菲廸南說来，这些話是不适当的，但他覚得有强辯一下的必要，他們也就听任他。

讓·米謝尔为他打了針，并对他說应該按时注射与服藥，直到病情減輕与完全消灭为止……他眞想用馬丽埃特为什么死了的話来頂撞他两句，但終不敢說出口。事实上，这种治疗也值得一試，格勒尔·欧魯絲就曾經治好过。再說讓·米謝尔即使眞的医錯了，他也是出自一番好意，旣不要錢，藥品也白送。医生沒有說什么，只对他笑了一笑。

依拉利容心中暢快，仔細地望着他整理医疗器具。

“你知道，依拉利容，因为我热爱生活，所以我对你才知无不言。我喜欢在这个城市里四处奔波。我爱我的亲友，爱我的祖国。有几个朋友很想离开这里，我却把它爱得发狂。我爱我們国土在雨后的那股气息，一脚踏上，就感到清凉。我爱从我們的土地上长出来的水果，烤热的玉米，微温而醉人的甘蔗酒，以及那又刺鼻又辣嘴的紅辣椒。我希望我們的土地越来越美好。我曾努力想过这些美好的理想不能实現的原因，也相信找到了必需的办法来改造它，不仅要使它美丽，而且要使它光芒万丈……这項工作是艰巨的，因为我們人数不多，最好的同志都在獄中，或是被迫逃亡，或是躱起来了。在这段时期內，情况是不大好的，有些无經驗的同志退縮了，但另一些人又补了上来。在我們之中也可能有变节的人，你对这一点的看法是有理由的。这样，就使反动势力在各地稍占上风。斗爭是艰苦的。我們的組織还只是一个嬰孩，应該讓他有长大的时間。可是你，依拉利容，你是一个人民的好孩子，一个眞正的海地人，为什么也說出想离开的話呢？……为什么要跑到外国去吃苦头呢？跑到外国去，那是有錢人的事，住在有酒吧間的大旅館里是很适意的。可是象我們这种人，我們不能离开国土，就象我們高大的树木一样，在异乡的气候之中只有雕敝与死亡。現在我們要作的，是把我們

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收拾得井井有条，使一切地方都清洁卫生……”

門外充滿了孩子們的喧鬧声。讓·米謝尔不再說話了。呵！我們的海地孩子們，眞是一些吵鬧鬼，一些被太阳晒黑了的小黑炭，长长的腿，高高的額，光秃的头，夕阳西下的时候在天空下又跑又叫。

6

她的教母长脸容，黄黄的脸色，灰得发亮的眼睛，眼角边滿是皺紋，小小的耳朵，薄薄的嘴唇，鼻子上架着一副橢圓形的金边眼鏡；有时候样子也显得愉快，但那种愉快也是单調的，仅仅在那老处女的面容上露出一絲微笑罢了。有时候她也同其他的人一样說說笑笑或偷偷地哭。

她常坐在那个藤安乐椅里，象个有錢的貴妇一样左搖右摆。今晚上，多少的心事涌上了她的心头呵！她担心今晚上做的冰淇淋不知道好不好，想到格勒尔·欧魯絲已經长大成人，又想到那个男人立刻要来登門拜訪……两年以前，她还不过是一个小姑娘，胸部很快就发育起来，身体在很短的时間內就丰滿了。現在，一个男人就要来请求把格勒尔·欧魯絲接走了。不久，她自己就要孤零零地枯守着这三个房間……

客厅的門虽然开着，屋內的温度仍然很高。格勒尔·欧魯絲已經用杏树叶洗过了地板，黑木大桌子也拿掉了縫級机，好好地擦过，光彩煥发。花瓶里插上了鷄冠花，椅子靠墙整整齐齐地排成一行。老教母可以用眼睛检查，今天屋里沒有一个蜘蛛网，

也沒有一点灰尘。

手搖蒲扇勉强可以驅驅热气。院里传来一片制冰淇淋机器的轉动声，夹杂着格勒尔·欧鲁絲象小鳥一般的歌唱。

老教母正在翻动膝上那本厚厚的美国样品目录，細看百老汇最新式的家俱和五彩的人象，但她的心里却一点也看不进去。天哪！她那愉快的歌声，听了眞令人肝腸寸断呵！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处女，呕血吐心百般愛撫地把她撫养成人，等到自己老态龙鍾筋骨疼痛的时候，她却又歌又唱，只因为离别的鐘声已經敲响了！她坐在安乐椅內搖晃着，望望石縫中长出青草的院子，心中却正回忆她那平庸无奇黯淡无光的过去。已經是三点半鐘了！

教母住在十字街已經四十年了。她出身的地方可不是这里，而是草原边上的哥納依夫。她的母亲是一个粮食投机商的女兒，住在昂菲街与馬歇广場的轉角处。粮食商名叫約瑟夫·約旦；他們几輩人都是也不算穷也不算富的小商人。他們既不能出入豪門，也不能跑商业公会，也无資格去布朗第休假，可都是規規矩矩的正人君子。可惜約旦不懂得社会上有阶級的区别，他認为誠实的工人也同其他的人差不多。农民們为了把他与資本家分开，不叫他做"先生"，而叫他做毕斯·約旦。这个毕斯·約旦把他的女兒送到太子港拉呂街的学校讀書，象哥納依夫其他时髦的年輕姑娘一样。他本来可能送她到法国的寄宿学校讀書的，但他又覚得在拉呂街上学已經可以了。約瑟菲娜·約旦毕业回到哥納依夫以后，虽然已經学习毕业而且衣飾講究，但她很吃惊地发現已不能再与这里的旧同学們打成一片了。她也就只好同一些香水商、制鞋商及其他的小手艺人往来。她心中可仍不甘心的。

有一天，約瑟菲娜发覚自己已經怀孕了，这是大錢庄老板龔

拉·罗希堡的兒子干的事。当束腰带已不能約束那不断增大的肚子时，事情也就真相毕露了。老約旦气得发疯。一个象約瑟夫·約旦那种第三流的小商人的女兒，当然与大錢庄老板的兒子談不上什么婚姻問題，昂菲街的小姑娘当然只好独个兒保有那非法的恋爱結晶了。与她发生关系的伊利克·罗希堡却住在高貴的达特区的蔭凉住宅里。

約瑟菲娜离开了父亲的家，生下一个发色金黄眼睛灰綠的小女孩，取名叫伊利佳。虽然老約旦驅逐了他的女兒，但等小孩养了下来，約旦夫人仍悄悄地給了她女兒一点現錢，另外还写了一封介紹信，叫她去找太子港的一个批发商。

約瑟菲娜离家的那晚，正是哥納依夫近郊发生农民起义的时候。她怀抱嬰兒到了太子港，在好运街定居下来。不久，所罗門总統下令火焚太子港，大火燒到当时所謂的巴塞萊份子区。1883年9月22日，約瑟菲娜的小店被燒成灰烬，她只得搬到当时还只有一个窩洞的十字街暫避风雨。約瑟菲娜死了以后，伊利佳在十字街立定了脚跟，象一棵棕櫚树在海边生了根一样。由于她的母亲一直对她談論男人可怕的地方，她也就立志决不出嫁，反对男女相亲的原則。可是在不知不覚中，她悲苦的命运，仍与她母亲一样。

1916年老約旦死了；他是一个沒有活到美国占領时代的老民族主义者。某天晚上，一个美国水兵来他家横行霸道，他一气之下就患了脑充血而死了。由于欧洲大战的关系，他的生意很难經营，墨西哥苏木跌价，棉花沒有銷場，在蓝波尔的家也被当作敌产查封，他已同其他的小本商人一样地华傾了所有財产。他給那一直拒不相識的外孙女伊利佳留下的产业，仅仅只有旧屋一楝，土地一小块，几件古老的家俱，几件銀質的餐具与很少的

一点资本而已。

伊利佳从小到老都住在十字街，生活的来源靠哥納依夫那座老房子每月六十元的房租收入，另外并为附近农民縫点衣服，或叫几个孩子来她家为她出去卖点甜食。有一个常常往来的女人請她作格勒尔·欧魯絲的教母。孩子的生母在1920年时感染天花死去了，这个只有三岁象白菜一样大的姑娘便由她收养下来。她于是便把衰老之年的有限余力，全部寄托在这个孤兒的撫育上。

格勒尔·欧魯絲是她的女兒，也是她的使女，到底是哪一样，連她自己也分不清楚。她当然也把自己的身份看成高于本区多数人之上的，因为她受过一些教育，有一个还算安适的家，是伊利佳·約旦，伊利佳·約旦小姐，受人尊敬的老小姐。在她的眼中，人們在社会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下等人，乱搞男女关系；一类是上等人，要么就依法結婚，否則就干脆独身。

格勒尔·欧魯絲除了作她的使女外，确实也还是她的女兒。她为她买漂亮的衣服，礼拜天穿的皮鞋，平常穿的便鞋，可是沒有送她上学念書。当然，假如她眞是她的女兒，她一定会讓她上学的。她也叫她上街去卖东西，从这事看来，她是沒有把她当女兒看待的。在她死了以后，格勒尔·欧魯絲可以継承她的全部財产；她也从来沒有表示反对格勒尔·欧魯絲在出嫁前就有爱人，只須預先把他領来看一看就行了。她特别害怕她在出嫁前就有了身孕。“普通人的女孩子感情是多么脆弱呵！”这使她感到非常焦虑。所有这一切归根到底都是一个原因：她是她的教母，而不是她的母亲。毫无疑問，她心里也关怀她养女的前途，但由于她的养女是农民出身，她就不願把她看做自己眞正的女兒。因此，凡是她不願自己眞正的女兒作的事，她却都讓她的

养女去作了。

时間一年年地过去，她老了，格勒尔·欧魯絲也长大了。她說得好：就是在沿街叫卖之中，小姑娘会长大成人的。格勒尔·欧魯絲終于找到一个爱人，老教母心里也暗中高兴。她何尝不想体会男人之爱呢，只是由于生活与"家規"的关系而不可能，当然就希望她的养女能享受到这种幸福了。

从他們两人認識的那天起，老教母就看出了一些苗头。她看出了由爱情而引起的快乐与煩恼。格勒尔·欧魯絲有几天快乐得发狂，毫无理由地唱起来笑起来；随后面容上又无故浮起一片愁云，飯吃不下，晚上翻来翻去睡不着；再碰上一个好天气，又无緣无故地欢喜起来了。最后，有天晚上，她終于吞吞吐吐地坦白了眞情；有一个年輕小伙子常来同她談話，她請他来看看教母，他也答应来……

屋里很快就仅仅只有那只老猫跑来亲热教母的脚了，也仅仅只有那只不知几岁的綠鸚鵡昂着嘴巴喊："教母，糖要熬焦了！"

她又要在自己家里接待一个小农民。她年紀大了，也沒有时間来注意她的养女。一个名叫德丽莎的卖牛奶的女人为她看出来了……一个晴天……教母自己也从开着的窗戶中看見了。

东方的天边，大堆烏云聚在一起，今晚会有傾盆大雨。

* * *

依拉利容急急忙忙大步赶路。远方海上一只輪船在破浪前进，象草原上一头年輕力壮的大雄牛一样。微风拂面，一片林木比以前显得更美。依拉利容再不顧及那双穿来夹脚的新鞋子，不看那些因要下雨而赶路的农妇們优美的身材，也不听她們从空中传来的悅耳的談笑之声。

山上可能已經下雨了。依拉利容大步前进，手指上那只銀

戒指越戴越紧了。不錯的，雨要下了，他要在下雨以前赶到目的地，他要同雨賽跑。身上特别为今天的大事而穿的新白衣服，这时他都想不到了。

心中又回忆了一下准备要向教母說的話。他不想提到自己的病，格勒尔·欧魯絲也不要他說。她覚得有了讓·米謝尔医生的照料已經够了，不要再讓教母担心，随后又想到她是那样地愛他……

依拉利容进了門廊，心中突突地跳了起来。又繼續前进，一步踏空，身体晃了一下，随后兴奋地敲門，嘴里說：

“借光！”

听見屋內有人动了一下，用一种頗为严肃的口气回答：

“請进！”

他走了进去。老教母坐在安乐椅里摇摆得更厉害了。她注意地看了一下这个穿着白衣服的大孩子。不錯，面孔漂亮，双手結实而粗糙，不会是一个懶惰的人。

“我是依拉利容，格勒尔·欧魯絲不在家嗎？”

“先生請坐，她立刻就来。”

“她叫我今天来同您談……我要向格勒尔·欧魯絲求婚……”

教母沒有立即作答，心跳得厉害，眼睛里閃着泪珠，鬓边条条皺紋也因感情激动而抖起来了。她尽量忍着眼泪，可是一滴刚刚干了，另一滴又要滴下，只見眼前一片泪光。教母的手指抖了起来，使劲地揮着扇子，随后停了又說：

“您有正当的职业嗎？”

“在波克曼家，我在波克曼那里工作，这事以后慢慢說吧……”

他也覺得有些說不出話来，只听見客厅后面一間房里传来一点声响。隔了一会，他又繼續說：

“媽媽也要来看望您。等我找好房子家俱后，格勒尔·欧魯絲就同我住在一起……”

教母沒有回答，兩眼望着院里。这时天上已滿是烏云……格勒尔·欧魯絲进来了，手托茶盘，盘里有几杯冰淇淋。两个人的眼光，很快地碰在一起。

大家默默地吃着，吃完了，教母站起来說：

“您每天下午随时都可以来。”

她从院子右边的門走了。

依拉利容和格勒尔·欧魯絲开始交談起来，嘴唇离得近近地低声談着，紧紧地偎在一起。天快黑了，他們点燃了挂在房間里面的煤油灯。

灯蛾与飞蚁从开着的門飞进来，一齐向灯火扑去，一会兒桌上地上滿是飞蛾与飞蚁的尸体。

两人深深地沉溺在爱情的深海之中……

* * *

門外，大雨驟然下了起来。

傾盆的大雨，在十字街与太子港下了起来，街上污黑的脏水，順着水沟直涌。剛才被太阳晒得好象发渴的地面，現在飽喝了一頓污水，成了一片滥泥。

雨滴紧密不断地打在屋頂上，空中一片嘩啦啦的雨声。天边在珠帘一样的雨滴之中，仍然显得又脏又黃。天上烏云飞浮，时聚时散，不断变化，好象一些黑色的魔鬼在那里作弄魔法。

螞蚁栖息的安身之所，受到泥浪的严重破坏。只有那些有草屑遮盖的昆虫巢穴，才能在大水之中勉强幸存。一切有生命

的微小动物，这时都只有向大雨哀告乞命了。可是无情的大雨繼續象水箭一样地落下来。

大树张着树枝任凞冲打，下面的树根喝飽了泥中的水份，树叶在大雨中上下摇摆。

金黃的閃电象枯树枝一样在天空閃动，接着便听到了象暴风雨那样一声巨响，空气中充滿了一股雷电的刺鼻气味。

雨更加劲急了。小蟹从滿是水坑的地里爬了出来，引得赤身露体的孩子們到处乱跑，又笑又叫地追赶捕捉；滂沱的大雨，从他們背上直往下流。

雨打在草地上，象鞭子一样地抽。

离开母鷄的小鷄，渾身湿透，只管哆嗦。

一条寄生在树皮上的爬虫，被雨水冲了下来，还在树根上舞动脚爪，作絕望的掙扎。

大雨冲刷着地面，冲走了巨石，洗凈了沙滩。

每一片土地浸滿了水份，每一粒种子都会出芽，每一枝树根都潤浴在清水里。

香花雕残了……

蜜蜂战栗了……

明天要采更多的鮮花，重整蜂房。

癞虾蟆拉起它低音的嗓子在唱。

天上的雨神們倦了。电光几閃，雷声数下，雨势减弱了。

雨点再猛下了一刻兒。

干雷又响了几声。

一片臭氧的气味……

失群的小雛扑在母亲的怀里。

烏云出現了蓝色的破洞。

太阳偸偸地探出了头，人們輕松地苏了口气。

如鏡的蓝天出現了。

树叶挺直着閃出光彩。

金色的阳光普照大地。

淸风徐来。

海鳥悄悄地飞到海上，捕小魚，吃晚餐。

无精打采的閃电，象燧石的微光一样最后一閃。树上余珠，随风滴下。在水珠閃砾的青草地上的馬，踏着馬蹄，高声嘶叫，用头碰胸，梳理皮毛。万物回春，花兒散布芬芳。

接着，卖水果的女販又在柏油路上边走边喊："芒果，芒果，又甜又香！"

人們都上街来了，望望天，伸着手，看看还有沒有水点……

* * *

"朋友，女人們就象捉蛇的人一样，一听見响声就会躲起来，但总会回来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使她吓了一跳……到这时候就必須当心了……你看，我就害怕女人。我同其他的人也是一样，这里那里試試碰碰，但結果都是自寻煩恼！最先，人們都是想寻寻开心，到头来却发現自己已在牢籠之內！"

依拉利容用怀疑的眼光望着讓·米謝尔，沒有作答。这一番突如其来的話是什么意思呢？他很窘地問：

"你覚得我同格勒尔·欧鲁絲相好是有害处的嗎？"

"这不是我的意思，"讓·米謝尔回答，"我无非是同你講着玩罢了。我相信那位小姑娘値得你爱恋，如果你想听完我要說的話，我就談下去吧。眞的，现在的年輕人談到爱情好象覚得羞耻，甚至已經爱上了人还隐隐瞞瞞，乱吹牛皮。他們为年輕姑娘取了一大堆可笑的名字，什么鳥兒呀，种子呀，吉他呀，好象很瞧

不起她們。到了年輕人不再輕視愛情的时候，我們国家一定有什么变化了。年輕的姑娘只想出嫁，越快越好，不問为了什么，前途茫茫，眞是不幸。姑娘們就是这样教养成人的，等丈夫，沒有其他任何远見。可是男人們找不到工作，作妻子的就想不到了！妻子追逐丈夫，丈夫到处躲避……年輕的姑娘为了找丈夫，不惜求巫拜神，或去教堂祷告圣者。这样的愛情，本身就是对愛情的諷刺。到了那么一天，两个人同居了，厌倦的心理和婚后的困难接踵而来，什么幸福的前途都化成泡影……再沒有生活的快乐了，再沒有对前途的信心了！当今的妇女并不比我們的老祖母更坚强一点，她們仅仅能够看到眼前。当然，女人之中也有比較坚强的。每次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們都和男人們站在一起。可是，相信我吧，一遇到困苦她們就軟了……特别可怕的是金錢。这就是我迟迟不敢恋愛的原因……叫妇女們同我們站在一起，还需要等待将来。这也应該归罪那些教士，弥撒，和当前的教育。可是你現在要討老婆了，要惹上一身煩恼了，房租，每天的面包，孩子，疾病，你……你知道我是很笨的，我是你的朋友，就应該对你怀着希望……我不大了解她，因此可能估計錯了，但我总是担心……”

他的一生本来就是碰运气东闖西混的。一个小偷，人家对他竟說出这种話来！天哪！多大的变化呵！他現在有工作了，处处留心，还要討老婆了，而这个讓·米謝尔……如何注意将来呢？他可正是叫我注意将来呀！

当他正想得出神的时候，讓·米謝尔拍了一下他的背說：

“我刚才說的話，你不要太認眞了……人們对于未来往往顧虑得太早。事实上，格勒尔·欧魯絲一定是个好姑娘。瞧着吧，我們将成为好朋友。算了，下礼拜天有一部好影片可看，你想她

会来嗎？”

7

到勒皒㯿的路全未修整。沿途倚山傍海，路上乱石垒垒，路边杂草縱横，一碰上大坑，車子便剧烈地顚动起来。路面虽然是那样地坎坷不平，但这一輛“維多利亚圣母”号客車却仍可以安然前进。

車上有个女人带了一大罎封口不严的甘蔗汁，引来了成群的蒼蝇蜜蜂。同坐的乘客不断向她提出抗議。蜜蜂肚子膩膩的，又黃又大。有一个卖銅鉄器皿的两眼浮肿的女販子，一直講着她那冗长单調的故事：

“后来黃蜂在她鼻子正中狠狠地刺了一下，一会兒，她的脸就肿得象可可桃那么大！第二天，情况更够瞧了。用尽了各种法子来治疗，用搗碎的草球叶来包，用亚麻仁油調小山羊粪来搽，但伤处还是越肿越大，到后来又紅又肿了。后来，她象扫帚一样躺着僵直不动，三天以后就嗚呼哀哉……天哪！勒皒㯿竟有这种仙婆！不久她的肚子就开始长大，长大……”

“就象你那肚子一样，哲丽，”司机譏笑她，“可是你却是吃玉米面吃多了！”

所有的乘客大笑起来。胖子哲丽皺皺眉头說：

“徐布里，你专爱說无意义的話。当心点，不然我要駡你了！”

“不聊天了嗎，哲丽？有人說你肚子里本来就装满了駡人的話……”

大家又哄然大笑。

“他媽的！徐布里！”

徐布里沒有时間回答，适当其时地看到了轉弯处的牛車，一声尖叫，車剎住了。人們又开始談話。汽車司机高声喊着“讓开！讓开！”几头牛迈开慢步，拉着大車徐徐走过。

一只壁虎伸开短腿飞快地穿过馬路，那肥滿的肚子几乎是在地上拖过去的。汽車又开动了。

哲丽吃着鍋內的炸魚。依拉利容观賞山景。他的媽媽伊素尔和姐姐左勒瑪在垂头打盹。

依拉利容望着沿途起伏不斷的青山。眞的，海地境內到处是山；有青山，有紅山，有綠山，还有沒有顏色的山。这时汽車正通过一段光秃秃的高坡，坡上景象凄凉，好象石头都被太阳晒成石灰了。这一带土地不肥也不瘦，不久以前还勉强种上了一点棉花。自从美国佬来了以后，一望无际的庄稼沒有了，象七月蝴蝶那样的黃花不見了，棉花也不結实了。有人說这是一种可怕的灾难，一种对土地的眞正的灾难，紅花、黍米、玉米統統沒有了。可是，人們都記得，在这一带地方，以前是无所不有的，有白薯、香蕉甚至大米。还有成群的猪在路上嚎叫，草地上的小牛在母牛身旁跳跃。

这里还可以看出，山林被砍伐殆尽，木材被烧成了木炭。烧炭的地方还可以看出来，到处都有烧黑了的地方。生活变得多艰难了啊！赤道的暴雨冲刷着地面，还有狂风助长雨势，水土全都流失了。人們可以看到地上怪石垒垒，曝晒在太阳光下。

这一带农业区变成怎样了呢？眞是一片凄凉。土地貧瘠了，男人們穿着蓝色寬大的短衫，但是瘦骨嶙嶙，女人們更加瘦得厉害。在这个高原，許多人已經沒法住下去，留下的多半是些

老人，沿途都可以碰見，他們站着看汽車过去后揚起来的灰尘。这些年迈的黑人，絕望地死守住自已一片土地，死守住他們残破的宗庙。他們用古老的鉄鍬、生銹的小鋤、缺口的小鐮，繼續耕种剩下来还可下种的土地。土地还算不坏，在半蕪的状态中，还能生产出一点点东西来。

他的媽媽和左勒瑪一样，他們还要花費那仅有的一点錢来朝山进香，为死人祈祷安宁，向遙远的非洲古神祈福求寿，起早睡晚，正事不做！讓·米謝尔說过，应該不再求神拜圣。什么上帝，背叛他！在这些农民之中一定还有佃农，鎮上的地主一定还要討租索債。那些种了一席之地的人，可以栽上一丛甘蔗，結果也要向地主繳付五分之一。而且那些吸血鬼們还有优先購买之权。唉！眞是不幸中之大不幸！

再看看那些測量人員的苛扰吧！阿尔修大叔逢人便說原屬于他的那块土地是怎样在所罗門总統时代被人强占去的。有一天早晨，測量人員来了，帶着皮尺与罗盘等測量用具。量来量去的結果，这一块地就不是他的了，而是拉布恩特議員先生的了！只有起来反抗那位封建把头样的議員，反抗他的爪牙海地警卫軍队长、他的測量員和他在区里的狗腿子！

勒·桂里克神父代人做一次忏悔收費五毛，又卖圣水，行一次洗礼要三只嫩鷄，做弥撒和超度死人也要許多的錢。

“呵！我眞倦了，眞是上帝开恩，立刻要到了……”車中有个人这样地抱怨。

还是那些話！还是上帝！他們就是这样呼天求神！老是这样頑固地信神！他們为生活而斗爭，而掙扎，象眞正的海地人一样，不知休息，不知疲劳。可是，得到什么下場呢？至少在城里还有那些象彼尔·卢墨尔那样的狂人；象讓·米謝尔那样的饑

舌鬼，他們說大家要团結起来抵抗苦难。这里，一个这样的人也沒有。这里的人只晓得上帝，只指望上帝！非洲的那些圣灵同死人一样早就死了。可是，偏偏为了順順老母亲的心意，也要同她一样到勒峨崗去为圣灵唱歌跳舞……錢眞是白花了！

一些肚子膨脹的小孩，眼睛无光，站在破屋之前，看了眞令人伤心。他們看見汽車駛过，大声呼叫，双手乱舞。一条紅眼小狗，骨瘦如柴，正在抓蚤子，一見汽車来到，跟着尘土追赶，疯狂地叫个不停。跟在孩子后面发狂的犬吠声，很快被风吹得一点听不見了。这时，依拉利容的心里，产生了一种从来沒有体驗过的感触，眞好象人生的苦难，重重地在他心上敲击了一槌。

一个小孩的声音在車内喊了出来，象要哭了一样：

"我要撒尿了！……"

徐布里駡了一句，停住車，小孩下車撒尿去了。一个小販沿着公路跑到車边，叫卖她茶盘里污秽的糖食，周围滿是蒼蝇。

司机也下了車，利用这个时候来检查一下馬达。有几个乘客从拥挤的車厢里走出来，舒暢一下站得僵直的腿。汽車管理員——渾名叫"鎖着的牛"——急忙爬上車頂，赶装貨物。

两个农民急忙跑来，要搭車去沙依拉。談定了車費一块錢，他們也只拿得出这个数目，太貴了。車子又开动了，馬达費力地轉动着。徐布里对他身旁的那位"上流"女人說：

"我从法律系毕业出来后，六个月之內只經办了两个案件……一个案件是两个妇人在市場上打架，另一个是一个連长杀了他的女人。沒有办法，只好回到勒峨崗。我的母亲卖了她在教堂后面的那座房子，后来又卖了一小块土地，使我能够买进这輛車子，現在車价还沒有完全付淸。可是人們还想免費搭車！車胎、汽油、机油及車房的錢哪里来呢？媽媽正害疫病，藥費多

貴啊！”

依拉利容的眼光与刚才要撒尿那个小孩的眼光碰个正着。他深黑的脸上滿是汽車揚起来的灰尘，还在笑。乘客們疲乏到极点，車上只有依拉利容和那个孩子还精神抖擻，此外当然还有那个司机。胖女人哲丽睡着了，张着嘴巴。依拉利容摸摸孩子的脸，嫩嫩的一张兒童脸上，泛着天眞无邪的微笑。两个人默默无言地玩起来。

* * *

老媽媽伊索尔带着依拉利容和左勒瑪走进了一片高大的、銅綠色的仙人掌林，沿着籬笆，穿过一条古木参天的小路。

那座圓形的小山故态依然，到处长着荆棘，与远处的小山遙遙相对。正是下午五点鐘的时候，晴空万里，阳光灼人。右边，是一片水渠环繞的田地，水渠里长滿了綠色的苔蘚，渠边是黃熟的谷子和枯黃的野草。再向右边远望去，尖尖的大山高聳入云，山中一条浅浅的溪流，漫成了一片水洼。

盖着茅草的小木屋后面，是一带綠色的小丘，屋子前面空无一人。左勒瑪伸手摸摸攀在墙上的葫蘆藤，藤上树叶稀疏，挂着几个圓圓的果实。

他們走进了小屋。第一間房空着，屋角放着一个木架，几只瓮和一只大黃瓦罐。那个瓦罐还是老样子，依拉利容对它多么熟悉啊！伊索尔可能也記得起来。

一声微弱的問話声传来了：

“誰呀？”

他們走进了里面一間屋子。阿尔修大叔躺在床上，喘着气問道：

“哎呀！伊索尔，是你嗎？唉！我衰老的身体不行了，四肢

发烧，口里发渴。唉！我的姐姐，这一身老骨头不中用了！”

大家一齐走上前去問候病人。

“太子港怎样了？家里也沒有人了。約瑟法和費力先都在地里干活，哲特林娜提水去了，加丽达在馬丽亚納大姐家里。你是認識馬丽亚納大姐的，是爱尔明严的姐姐。她的女兒要生孩子了，今天中午已覺得陣痛……唉！我的身体該活动一下，我要起来……”

虽然大家都反对，他仍然站起身来：

“自从害上了这討厌的寒热病后，我便常常烧得发抖。我明白，这个病不会放松我的。发烧的时候，只好睡下；要出汗了，我盖得好好的，但又需要起来……我躺了两天，骨头都躺痛了……呵！哲特林娜把草藥放哪里去了？”

大家坐了下来，阿尔修又說：

“女人們都不在……左勒瑪，你把火爐上的咖啡加点水好嗎？”

“关于朝圣的事，你同大教友商量好了嗎？”伊素尔問他，“你知道我們不能耽擱很久的。依拉利容同我都有工作。”

“呵，亲爱的伊素尔，是盐还会不咸嗎？加丽达安排的事准沒有錯。”

“阿尔修，你知道目前謀生很不容易，一切只好見机而行。而且圣灵們同活着的基督徒一样，不会处处苛求的。我带来十加仑甘蔗酒，一些糖漬杏子和面包，另外还有三十块錢。依拉利容带来十块，左勒瑪就为所有的死人念超度經……”

她繼續与她的弟弟談着依拉利容要娶十字街那个姑娘，左勒瑪的病刚好，太子港的大雨，市場上的物价，哲特林娜現在一定长成大姑娘了，加丽达常患风湿痛，費力先願意应募去修街

道，以及其他的零星瑣事等等。

依拉利容只管打量阿尔修。他的背稍有点駝，坐在靠墙的椅子上，一刻不停地抽烟。患了寒热病是不应該抽烟的。他一直关心依拉利容，从来就反对把孩子們送到城里有錢人家为奴当差。他常提到他的弟弟达修——也就是依拉利容的另一个姑父——就是因为在城里长大的关系，簡直成了另一种人。其实达修自己說是因为有事被迫去太子港的。当然他找到些錢，可是現在已經不是家里的人了。阿尔修大叔眞算得是一条汉子！他宁願与生活掙扎，奋斗，奋斗。

左勒瑪已經很瘦了。她一定担心她的孩子。她需要在乡下住上几天，身体也許会好点。

哲特林娜用葫蘆提着水来了。一見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心里非常吃惊。接着，她以乡下姑娘很有礼貌的态度，向他們一一請安：

“日安，姑母；日安，表兄；日安，表姐。”

年輕姑娘們发育起来眞惊人啊！在极短的时間內，她就长成一个漂亮的大姑娘了，雪白的牙齿，綠色的眼睛，头发比以前更带紅棕色了。她見了依拉利容很害羞。时間这东西眞奇怪，使多少男男女女由熟悉变成了陌生，一定要长长追忆以后才能記得起来。一个青年男子与一个年輕姑娘之間，如果有很长时間沒有碰見，要想把幼年时代的往事追忆起来也是很不容易的。虽然是表兄表妹，但当大家都已长大成人时，是不是还能恢复以前的亲密关系呢？两小无猜的爱苗已經种下，可是并沒有发展……

这时，依拉利容帮助哲特林娜搬出了那个大石臼和木杵。他也同样地想到幼时的爱情就感到害羞。他心里虽然沒有非非之

思，两眼却直瞧着她那鲜花一样的美丽身段。事实上，男人同其他的动物也差不多，只要到了春情发动的时刻就会动情。今天陷入了这位姑娘的情网，明天或后天又可能爱上另外一个，只要这个女人与他原来的心上人有某些共同之处就行。依拉利容在初見格勒尔·欧鲁絲的时候，也曾把她与那个已死的情人相比，心中盘算可不可以爱上她。

哲特林娜的头发被晒得很热，她刚才一定在小溪中用水浸过。她眼睛綠綠的，綠得象他們以前去捉虾米的那个池塘的水一样。圓圓的双肩，走起路来摇摇摆摆。胸部已同成熟的少女完全一样。她很喜欢黃色的圍巾，腰間围的那一条，紧紧地箍着腰身。高高的身材，呵，海地的姑娘都是漂亮的！

她住在这里眞是可惜……遭受乡下妇女的同样命运，过份劳动的折磨，很快就要发生变化了。想起来眞可怕，女人們的命运，不外乎天不亮就起来，夜已深才睡觉，还要养下一大群孩子！一个刚刚生下来，另外一个又怀上了！斧头鉄鋤永不离手，到老到死！如果城里一个油滑少年假期来乡下加以誘惑，那情况就更加可怕了！哲特林娜也会这样嗎？

呵！哲特林娜做咖啡是多么迅速呀！只見她咖啡豆好象还沒有搗碎，就立刻升火烧起来，一会兒大家就要喝咖啡了。左勒瑪、哲特林娜与依拉利容都坐下来，讓老阿尔修与他們的媽去閑扯家常。哲特林娜对太子港很感兴趣，一切情况都想知道。在他們的欢笑声中，时間已到薄暮的黃昏了。

不久，約瑟法和費力先都回来了。約瑟法身体高大，据說与阿尔修年輕时的样子一模一样，肤色比費力先与哲特林娜还要黑，面孔扁平得象刀削的一样。在海地这个地方，同是一家的孩子，肤色可能全不相同。約瑟法是一个热爱乡土的黑人，誓不离

乡背井，不象費力先那样只談离开。他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只依靠他那一双手，对那片土地很熟悉。吐一点口沫在掌上，搓一搓，拿上鋤头便干起来。費力先与他完全不同，只覺得为这块討厌的土地吃尽了苦头，口里老嚷着要出門去。

加丽达最后也回来了。大家又欢笑一陣，把亲友們的消息重述了一遍。費力先拿起他的馬紐巴琴，弹了一曲流行的小調，歌詞叙述黑人們的恋爱，描写太阳曝晒下的甘蔗林，贊揚人們的血与汗。

阿尔修在走廊两柱之間支起了他的大吊床，那是用彩色的棉綫編結成的，仍是四百五十年前我們祖宗所用的那个老样子。妇女們坐在火爐边。哲特林娜在大石臼里舂明天用的玉米面，手一揮动，胸脯就微微顫动。

依拉利容走到篱笆边，仔細看白天盛开的大紅花。小路轉弯的地方是一簇簇的野花；有些夜来香还要等夜深时分才得开放，玫瑰色的花瓣已吐出浓烈的香气了。雕残的紅茉莉掉了下来，有的还挂在枝头。他走到一丛黃花前，用手一摸，花刺扎手，血染在花上。远处鼓声初起。

离开了繁嚣的都市，心情眞覺快暢。晚风穿过树林吹来，溫度已經降低了。今晚上，一定有多少粗手粗脚的男人，要狂舞到黎明的清早；女人們也要扭腰踏步，欢乐通宵。曙光初現的时候，他們又会到田間去耕种了。

* * *

院里足足有六十个黑小孩，足足有六十个，吵鬧不堪，有人領他們到屋子后面玩去了。因为有人預先通知，所以附近的孩子們都来了。他們是来吃"布施"的，假如一个人做斋事而不請他們，那将是一件"缺德"的事。对这些孩子还不应过于慳吝。如

果一个孩子已走到門边而不讓他进来。他会狠狠地踢你一脚，那一脚份量是不輕的。有一次阿迪拉大姐就是这样被踢了一脚，腿上踢了个大疙瘩。

附近的孩子中，只有塞西丽亚大娘的小兒子沒来。晚上他害了肚痛病。加丽达深更半夜披上衣服去为他瞧痛。一看病势不重，仅仅只有一点臌胀，也許是吃了什么不消化的东西，如玉米饃、夾生薯或野苹果之类。吃了野苹果不会发烧，只是肚子非常絞痛，这东西对孩子們很不好。給他吃了一点草藥后，孩子果然睡着了。第二天清早，小鳥刚刚开口叫噪的时候，加丽达又去看他。大人用力把他按倒，仰面朝天，眞是个不听話的小黑鬼！隔壁的女人抓住他的脚，另一女人捧住他的头并捏住他的鼻子。为了呼吸他只好张开了嘴。于是加丽达灌了他一碗綠色的草藥湯。他双脚直蹬，可并不能阻止滿口藥水被灌了下去。藥灌完了，放他起来，他象杀猪一样大声叫喊。可是，那苦得象胆汁样的藥水終归已經喝下了。吐出来的也仅仅只有一点点东西。

这时，在屋子后面玩要的孩子們圍成一圈在唱歌。第一个尖声唱道：

“重皮·网瑪囊……”

“有！王上……”其余的同声和着。

“重皮·网瑪囊……”第二个唱。

“有！王上……”

接着，站在圓圈当中的孩子乱跑起来，在其他孩子們的手膀下与胯下鑽来鑽去，其他的孩子都尽力用牵着的手来阻拦他。

“給我……你的小鷄……”他們喊着。

“我給……”逃着的回答。

“小狗逃跑了……”一个小女孩唱。

“我給……”大家齐声喊。

“小狗得救了……”一个小男孩唱。

“我給……”

“重皮·阙瑪赛。”

“有！王上……”①

随后他們象陀螺那样旋轉起来，玩“金色谷子”的游戏，装兄妹拜堂，耍“圆葱”的游戏。玩到那个可怜的老女人被人責斥，她独个兒走到一旁坐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起来时，大家一致哄然大笑。还有些小孩在玩泥巴，一把把的泥土直往口內塞。有的跑，有的笑，有的把一个又旧、又脏、又无色彩的玩偶扔来扔去。

多少兒时的往事，涌上了依拉利容的心头。他还記得，有一次吃飯的时候，他一下子便把一盘菜吃光了，他媽对他說：

“小鬼，为什么这样饞，眞是喉嚨里都长了牙齿了！”

她把她的一盘菜倒在他的盘子里，他象一个从未吃过肉的小孩那样，毫不客气地把一盘菜一扫而光。这时候，他多想同这些孩子們象以前一样地玩呀！

他心里还有一些奇特的感想。他覚得乡下的孩子都好，一点不坏，只是有些粗野。差不多所有的孩子都是大肚子，肿眼睛，肚子里有蛔虫。

这里，孩子們白天都是独个兒干自己的事，到了晚上，才又聚在一起。小姑娘們到了十岁便已长大成人了。只要滿了六岁，就要去小溪里提水，牵牲口去溪里喝水，摘水果，拔蔬菜，甚

① 海地的民間兒歌。

至还要到鎮上去赶集做买卖。如果她們被留在屋里看家，便要照料弟妹吃飯。其实她們还不会为弟妹們洗脸呢！那些小家伙滿地乱跑，滿脸的鼻涕眼屎。需要她們照看的，是不讓他們走近火边，不許他們吃蒼蝇。此外还要負責为他們分发煮好了的香蕉和炒熟了的玉米。等下午媽媽从地里或集鎮里回来，再給吃奶的小孩喂奶。如果家里粮食不够，往往到了六七岁还要吃奶。

这些小家伙說来真奇怪。他們不管是什么东西都拿来玩，一块木板也好，一块石头也好，一把泥土也好。

那怕是輕輕跌了一交，只要有人看見，他們就大声哭叫；如果沒有人看見，那怕是跌得皮破血出，也会不言不語。

他們笑起来声如洪鐘，唱的歌比橡树河的流水还要輕快，两只眼睛比太阳光还要明亮。

这些可怜的孩子是不大笑的，只是不停地玩，有时候也愁眉苦脸地躲在一角。

他們会凶狠狠地无緣无故打起架来，扭做一团。

表面显得平靜的时候，心中可在想着昆虫、紅紙、花和鳥。

他們那一双手老是不能閑着，是一双活泼的、爱動的而又輕举妄动的手，象被鎖住的野兽一样急躁不安。

由于不知道什么叫残忍，因而性格也残忍了。捉到一个小动物或一个小鳥，他們总是把它撕成碎块或加以凌虐，覚得一样又热又能动的东西在手掌內掙扎是好玩的事。他們对人类的理解也是这样。

他們喜欢把头放在大人的怀里，或用头在大人的膝上挨擦。

任何东西对他們来說都是新鮮的；水果皮，剝下来的狗皮，或一根稻草，都覚新鮮。

在玩弄一件东西的时候，才曉得这种东西有重量，有形状，

是光滑的或粗糙的，是冷的或热的，是軟的或硬的。

他們之所以喜欢跑，是因为感到静静地看不足以浏覽世界。他們眼中的世界，就是指在田里、路上或松軟的泥土上玩耍，就是指光着脚在乱石堆中跑跳。

一个小孩听到第一声鳥兒的歌唱，都会覚得新奇、美妙、柔和与含有深意，象色彩一样地变化多端。

做样簡单的工具要独个兒干，玩木块，敲石头也是一样……

他們認为，梦与现实是分不开的。一个人有两种生活：睡覺与玩耍；其实这两样也常混淆不清。

第一次画一个图案，总是用手指在灰土上画……

見了一个动物被宰了一动也不动，一样东西被打成了碎块，或見有什么东西不听他使喚，心中就感到痛苦、絕望与不知所措。

易流易干的眼泪……

* * *

孩子們都在屋后等待吃那香噴噴的"布施"，院里也因此安静了。

是加丽达建議要向神明上供的。小孩們生下以后，她都曾举行过"布施"的仪式。这一次她又去通知大教友，要在永朱力·馬比揚女神之前做一番功德，并請求他給她点上神灯。接着，大教友在洪福庙① 里点燃了神灯，念祈祷文，在一杯水里打碎了一个鷄蛋。蛋白在里面摇摇晃晃，这表明神明們对加丽达很不滿意，一定要为他們举行一次"圣典"。

大教友已經来了，渾身穿白，头上围着一条紅头巾，膀下夹

---

① 这里是指海地黑人信仰的伏都教(Voodoo)的庙宇、祭司和仪式。

着一只紅公鷄。他头发全白，背部微駝，有人說他已活了一百二十岁了，很有錢，吃飯都用金盘子。他有許多土地，七个老婆，数不清的孩子，另外还跟海地警备軍的一切軍官都有交情。太子港所有的貴妇与政客們，也常来向他請求做"圣典"，无怪他是那么有錢了。有人还說，甚至樊桑总統也曾离开总統府到勒峨崗来看望他。

大教友号称乐善好施，实际也不过勉勉强强断断續續帮助过人一二十次。可是，别人却为他引来了一些城里的显貴。爱克尔梅·向多尔的女兒便是伊素尔为他介紹的。他拉起山羊般的嗓子告訴她，永朱力是一个机警的大神，她这一次可以等着瞧瞧，只要草地上的那头小母驢一声嘶叫，圣灵們就会知道她为什么要做这次"圣典"了。他給了左勒瑪一小片黃布，叫她永远佩在頸上避除邪祟。这时，依拉利容也走上前去一鞠躬說：

"日安，教父。"

"日安，孩子。"他这样回答了一句，却把头轉在一旁。

大教友是一个干枯矮小的老头子，年紀大，背微駝，一双狡猾的小眼，老是那么半掩半閉。他鬍子雪白而平整，左耳上戴着一只大金耳环，嘴唇的里面是紅的，略向上翘，样子有时象在睡觉，有时又突然从他那几乎沒有睫毛的眼皮后露出一絲光輝来。黃黃的面皮带着茶褐色，上面滿是小小的皺紋。一双有皮无肉的手就象一副空心手套，死死地抓住那根橡木手杖。

大家围住一张桌子坐下来，每个杯子都斟了咖啡。有一个杯子打翻了，咖啡倒在白粘布上，大伙兒一齐叫了一声：

"阿波波①！"

---

① 伏都教祈神的呼語。

“圣灵們渴了，”阿尔修大叔說。

接着每人倒了一滴咖啡在坚实的地上。只有大教友一人有匙，其他的人搖着杯子使糖融化。蒼蝇聞着气味飞进屋里来了。旭日初升，院里不时传来孩子們的呼叫。

“圣灵們渴了……”大教友重复一句。

伊素尔在房里遍洒了一桶水。房內一角的祭坛上，供着圣灵們的雕象，前面点着輝煌的灯火。穿着白衣头頂藍巾的永朱力女神面露微笑，双手合十，几个小神明在她的身旁飞翔。她的旁边供的是大雅各与圣乔治的神象①，再往旁边是几盘上供用的松子仁与炒玉米。

点着的圣香发出了浓烈刺喉的烟霧。所有的人都感到心情紧张，好象圣灵們已經来到屋內了，都昂着头頸正襟危坐，目不旁視，但心中也沒有一个人害怕。

大教友站起来講話了，面容突变，笔直地站着。这时他已不是一个衰弱老迈的老头子，而是情緒火热的另一个人；已不是一个弯腰駝背的老大叔，而是一个正宗的伏都教祭司，象一棵树耸立在那里与天上的圣灵心心相应地講談。他已不是一个茫茫尘世騙人錢財的剝削者，也不是一个貪恋財帛的虛伪巫师，而是一个虔誠的宗教徒。在他身上好象发生了什么事故，仿佛已經死了，但却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力量使他活着，只見太阳穴那里在突突地跳动。所有的人这时都有与圣灵同心的感覚，灵魂与圣灵象水与乳交融在一起时那样地心心相应。

大教友繼續在講話。他覚得他那一张超凡出世的神圣的嘴，

---

① 伏都教供奉的神也有天主教的神在內。

正在頌贊非洲的神明。講話所用的語言，也是非洲黑人神圣的古典語言。他滿含酸泪，张着血紅的嘴，用洪亮的嗓音，把黑人遭受的生活艰困向圣灵們傾訴。这时的大教友好象已洗淨了他所有一切道德上的丑行了。每次他向大神与圣灵祷告的时候，便忘掉了他賴以为生的騙人謊言，好象他整个的身心都已全部皈依宗教，又变成了被当作奴隶来販卖的非洲子孙，又变成了篤信宗教的伏都教祭司了。

“呵！我們非洲神圣的大神們！請看看您們的子孙吧！他們呼号，可沒有一个人理睬。他們祈求下雨，但来的却是太阳。他們日以繼夜地祷告，但他們身体所受的苦难却越来越深重。他們勤苦地奋斗，希望地上能結出丰碩的果实，但狂风却在干枯的树林中咆哮，揚起了滿园灰尘。他們已受尽苦难，瘦骨嶙嶙。还有，非洲的大神；还有，十字街的主人；还有巴蓝覚，柏特罗·讓多尔，您們都是几內亚的弟兄姊妹，您們的孩子們都皈依您們了。

“呵！你是第·讓·柏特罗，我是大教友第·牟謝，我尊敬你。

“柏特罗·讓多尔，我是大教友第·牟謝，我敬呼你的法名。

“您，龔果·沙法輪，

“您，基他·謝息，

“您們全体圣人們，

“馬丽尼特，

“第·讓·彼也凡，

“大教友布利哲，

“昂都安尼特·索邦，

“布利哲里亚·布利哲，

“布利哲·熊基野，

“布利哲·馬加亚，

“爱·格德·罗拉吉！

“把你們的圣灵送到你的孩子加丽达家中吧。讓人們不要再象半夜狗吠那样只管呼喊吧。

“喂，柏特罗教父，保护这兒所有的人。明天我們要宣讀你的名字，同你的姐姐永朱力·馬比揚的名字在一起。今天，請把小精灵們送下来吧！

“十字街的主人，把几內亚耳边的魔鬼赶走，把小精灵們送来吧！

“精灵們快来，用天上的甘露，洗淨地上的污毒吧！

“我們剝去了包谷的壳，剝去了花生的皮，普施糖漬杏子。我們剖开了大南瓜，带来了大白薯，放好了白柄的刀子，紅色的公鷄，白色的盘子，捆好了馬脚……

“呵！几內亚的神明們……”

老祭司大教友第·伞謝就象这样說了一大篇；眼皮低垂，面容疲敝，臂膀在靜寂的房間內揮动。

好久以来，生活的奔波与劳累，使依拉利容对神秘的宗教信仰逐漸淡漠。每天为吃飯而奔忙，使他沒有閑心来想宗教的事。他来勒峨崗是勉强的，这些玩意兒对他早已陌生了。这么古老的宗教力量，已經失掉了約束他的能力。可是猛然处在这样一种气氛之中，幼时的种种幻景又涌上心来了。这些幻景好象在他心里熊熊地燃燒起来。他覚得兽神、树神、河神都在这間屋里喘气。

最后，大敎友睁开了眼睛。他好象經历了一次长途的旅行回来一样，又好象从一个几乎完全眞实的具体的梦境中回来了一样。眼光疲倦，黯淡无光。刚才暫时消失了的老态，現在又回复原样了，身体衰弱，眼皮皺起，双手战战兢兢。沒有一个人害怕。十字街主人讓小精灵們来了。大敎友拄着橡木拐杖走到門边，默默无言地出去了。

随后有人端来了九个新的大木盆，里面装着各色各样的食品：有小山羊肉、山芋、白薯、香蕉、小米、面湯、面包、干魚、冬瓜、黃瓜、豆子等。这些木盆放在地上后，大家拍起手来。孩子們一拥上前，互相推挤，大声呼叫……

* * *

一个小女孩冲进院来，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她是从她藏匿的树丛中跳出来的，活象一个跳蚤，两条細腿瘦得不成样子，一条腿露在外面，长着一个象鷄爪的脚，另一只脚被破衣遮住了。她眞是一个象妖怪的野孩子，两只象野兽样的眼睛骨溜溜直轉，那又脏又湿象泥土顏色的头发，从頂上直垂下来，盖在眼睛上。

当她跑来蹲在木盆旁边时，孩子們都逃开了。她举起那长指甲的手到盆中抓捞，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

孩子們看到她那一张不象人样的脸都害怕。她吞吃东西的时候，露出了一排尖尖的黃牙。她面部的輪廓仍很匀整，寬寬的前額，清秀的鼻子，只是那一对眼睛閃着凶光，象猫的眼睛，尖銳而沉着，虎視眈眈地盯着那些食品。

人們在院里窃窃私議起来。

这个十二岁的小妖怪在这一带地方时出时沒已有羉年了。附近的人有天早上在海边那只破帆船的残骸中发現了她。当时

有人用手去捉她，她把他咬出了血，然后就逃到树林中去了。此后她便住在树林里。

她常躺在山脚下一个洞穴里，每天清早可以看見她从洞里爬出来。有时到地里来偸些水果，蹲在地上大嚼。人們曾看見她俯臥在一堆乱草边，大口吃着水果皮、西瓜皮、菜叶子或剩下来的鳥兽骨头。

又有时候有人看見她躺在草地上，襤褸的衣褲已不足以遮盖，胸腹毕露，尘垢滿身。那怕是最輕微的一点响动，都会使她惊醒过来，快步逃入树林中，还想用她的破衣来遮住她的身体。

如果有人扔一个水果或面包給她，她会跑来拿去，边逃边吃。

她从不回答任何人的問話。她皮肤发紅而带土色。有时候可以听到她尖声尖气地唱一段散乱不堪的兒歌。她的理性已在苦难的磨折中湮沒退化了。这种深重的苦难，对任何人都会是最慘重的打击。她好比一个获罪上蒼的魔鬼，被貶下地獄受苦贖罪。她生活在人世之外，周围的人嫌她污脏，对她凌辱，畏之如鬼。

这时她已塞飽了肚子，两手捧着食品，飞快地跑出門去，隐沒在路旁的群花中了。

人們松了口气，又开始閑談起来，并招呼孩子們繼續就餐。他們都不敢碰那盘看来被她那一张嘴弄污的食物，只好收拾起来。傾在离屋很远的荒野之中。孩子們又活跃了，围在其他的木盆前你爭我夺，大声叫笑……

………………

过了很久，敲起了一种輕快节拍的鼓声，万籟俱寂的空中，传来一片祈祷的歌唱。領唱的人，以顫抖的声調高唱一段，柔和

惨凄的女高音随之而起，如泣如訴；随后是反复三遍的呼号，夹杂在激昂的合唱之中。再后又响起了一片哀歌，音調低沉，好象一个工人在灼人的阳光之下挣扎前进一样。

8

一条狗挨着篱笆擦跳蚤。它在阴暗处张开发紅而忧郁的眼睛瞧着依拉利容。小屋前面，人們都聚在一起，与大睁着两只眼睛的孩子們一齐歌唱。一到晚上，乡下的大人們也都变成孩子了。布吉、馬里斯同那些隐隐約約还能分辨得出面貌的孩子們，在凉棚之下表演各种打鬧滑稽的短剧。他們表演烏龟騎馬，老虎求婚，树神抱月亮跳舞……他們把草当作男人，小溪当作女人；在表演一段传奇的时候，記述拉班大爷与滑稽鳥、云神、皇帝、懶鬼等的故事，有的互相爱慕，有的交談不停，有的互相仇恨。

有的人在扮演一只猫在树下凶猛地咆哮，接着又学小猫尖利的叫声。一个女人在树木围繞的屋内大声呼叫。他們就这样在那温和的夜里一直玩到筋疲力尽的时候，被那些冗长的宗教仪式折磨够了。

他們围着那根圣柱跳舞，柱上装飾着用面粉做成的圣象，一直跳得手足酸輭，筋骨僵硬。女祭司向祭坛上撒着各种鮮花做成的花球，坛上供着永朱力·馬比揚神象，这位爱神的眼光也显得涣散无光了。女祭司还用咒語向神明祝祷。女人們象蛇一样地扭腰跳舞，环佩叮当，手上的飾物与裙边的彩錦閃閃发亮。穿白衣的唱詩班用鼻音哼着贊歌，祭旗迎风飘展，处处花香浓郁。这一切使依拉利容真感头痛。

这时候，祭典的礼节进行得多么紧张呵！一个中尉軍官闖进了院里，他的馬惊跳起来，甚至鼓声都因此停了。大教友只好上前周旋一番，送点財礼給他，使祭典能照原来的安排繼續进行。这样一来，留下来超度死人的錢已經一文不剩了。这事无疑使依拉利容也感到头痛。当一个人本来就心煩意乱的时候，再加上身体的疲劳，心情当然更加狼狽了。那个貪得无厌的中尉并不以勒索了錢財而感到滿足，除了大吃大喝之外，还在哲特林娜身边糾纏不休。为了使这种被禁止了的祭典能繼續进行，对这些横蛮无理的行为也只好忍受。特別感到憤怒的是依拉利容。今晚格利菲尔家中要举行一次舞会，但这里的人还沒有出发。依拉利容本来在候着他們一块去出席舞会，这时也覚得有些不适意了。那位中尉的来临，眞是大煞风景，使他兴趣索然。約瑟法看出了他的心事，因此建議同他出去蹓躂一番。

这个約瑟法眞是个好人，沉默寡言，但只要他一說話，就可以感到一股热情的劲。两个人走出門来，夜色清明，天上蝙蝠紛飞，地上田鼠乱竄。

这正是捕捉火鷄的季节。成群的火鷄到处糟蹋庄稼。人們广設陷阱，每晚至少要更换一次位置。在綠油油的田野里，可以听到火鷄偸吃庄稼的声响。

当他們穿过田野的时候，火鷄鼓着灰白的翅膀，向四面八方飞跑。空中充滿了醉人的檸檬花香。风声在草地里飘揚。入了陷阱的火鷄，在沒有出口的籠內团团直轉，拍着翅膀"吱吱"地叫。他們伸手一捞，一下子就足足捉了二十来只。

"这一下在市場上足足可以卖上二十五块錢，"約瑟法高兴地說，"生活就是这么一回事，苦尽甘来，乐极又可以生悲……生活就是这么一回事。"

他斜着眼睛瞅着依拉利容，覺得瞧他与瞧費力先都不大順眼。他認为依拉利容到这兒来，会鼓励費力先更想离家。費力先的为人，确实有些粗心大意，也有点犹豫不决。他过活正象他抽烟一样，嘴里的烟斗一会兒灭了，一会兒間别人要火。

約瑟法拔下一根谷穗，放在嘴里嚼着說：

“谷子眞象糖一样甜……这兒的生活就是那样。当人們剛剛懂得該如何生活的时候，往往又动搖起来了。費力先就不懂得那些。”

“你留心过这片谷子地沒有？”依拉利容問他，“瞧吧，谷粒还沒有成熟，叶子倒全黃了。这好比老汉口里出新牙，可惜根基不好。我相信費力先是有道理的，这兒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艰苦，終归有那么一天，只有老年人才願在这兒等死。你高兴怎样就怎样，但不能要求費力先象你这样地想，同你这样地作。”

“听我說吧，依拉利容。費力先同我是双生弟兄，同时在一个光明灿烂的早上在这里生下来的。我們家里，还存有亲戚为庆祝双生而送的双喜盘与双喜瓮等等东西，那天做斋事吃‘布施’时你已看見过了。媽媽生我們那天，她正由集上回来，胎气发作，不能支持，只好从騾子上下来——就是你看見过的那只独眼騾子——蹲在路旁一株高大的桃花心木树下，鼓足全身力气，把我們一个接一个地生了下来。她用路旁一块石片割断了臍带，再騎上騾子，怀抱双胎弟兄，力竭声嘶地掙扎回家……这些都是媽媽亲自对我們說的。我們在这兒长大了，性格可全不一样，意見从来不合，但都是土生土长的黑人，有同样的缺点，也有类似的性格。总之，我們事实上是一样的人……他相信他还能另搞一套嗎？絕不可能；他是土生土长的黑人，他不应該离开此地。一个黑人在死期未到时不会死去，死期到了，逃也逃不了。

一个人到了独眼之国，那也就只好閉上一只眼睛。費力先絕不能离开，他是生在这里的人。你已变成都市的人了，对这一片土地一点也不熟悉，对这兒的生活一点也不了解，那么，請你免开尊口吧……”

約瑟法講話时声音激动得发抖。从他那固执的眼光中，可以看出他很不容易放弃他那由来已久的老成見。他那一双眼睛似乎在說：“不管土地如何在越变越貧瘠，我說的話終归是眞話。”在他看来，瓜藤上不会結葫蘆，人生一世也絕不会改变那个生下来时的老样子。他拿起那根在路旁拾起来的木棒狠狠地敲打着旁边的树木。一只猫头鷹嘶叫一声飞跑了。夜色更黑了，天上密云一片。

約瑟法眞是一个地道的乡下人，挺直地豎得象一根大树，不怕风，那怕别人拿着一把斧头，他也毫不畏惧。人总想以自己的意志来支配宇宙，正如他自己逃不出宇宙法則的支配一样。他高視闊步，神态昂然，赤着脚在地上行走，不怕尖石不怕刺，双肩摆动，腰部挺直，眞是一副好汉样！

“依拉利奈，我說这些話的意思并不是想难为你，你很清楚……”

他伸出友爱的手臂，抱着他表弟的双肩，两个人肩并肩地向前行进。风吹开了云，又是繁星滿天了。月光照在海上，水面平靜无波。他們各有各的心事，在无止境的沉思之中，默默无言地大步前进。

这个时刻的乡村一片清冷，花香飘飘，那不平的地面，用脚踏着已感冰凉。大树的枝叶，在月光之下顫顫地象情人的手膀一样。地面一片葱綠，晚风拂来蕭蕭作响。溪中流水潺潺，草地翠綠茵茵，地面上的一切生物，在月光与夜色之中若隐若現……

大地好象在一天劳累之后安息了。偶尔有一只水果或一片枯叶落了下来，也会引起树林里一陣紛乱。

約瑟法停住了脚，望着远远的山谷，挽着依拉利容的胳膊說：

“我們拔了谷子带回家中，收了包谷捆成一束晒在露天，虽然是刀耕火种，只要一經下种，就可指望得到收成。种下一粒种子，不算飞鳥吃的或田鼠偸的，就可以收获一百粒或二百粒。收了以后再加以安排，留多少种子，卖多少出去，要多少口粮。粮食吃完了以后，还可以收番薯，还有許多水果和树上結出的谷子可以吃呵！假如一切东西都吃完了，我們还可以吃点牛奶和餅干，不出卖木材与香树叶，也可以到集上卖上一只小山羊。在这里，任何人都不可能好吃懶做。在农閑的季节也經常有可干的活。而且，不会有一个老板在我們的背后吆喝叫喊。你們城里的人是不能領会这些的。当然，沒有土地的人，是要被地主剝削血汗的，可是归根到底我們的身体总还是自由的……这就是我不管乡下有多少困苦而仍願留下来的原因。要我离开这里，只有在大粪沒有臭味的那一天，而且只要我一經离开了乡村，我便会感觉到寸步难行。”

两人分手了。約瑟法弯着腰背起那一大串火鷄，打了个噴嚏，走进屋把火鷄放了下来。他停一会兒还要到格利菲尔家去与其他的人相聚跳舞。依拉利容繼續在田野里散步……

*　　*　　*

眞的，黑人眞是一个奇怪的民族，积习难改，神秘而执拗。重重的苦难，把他們煅压得象金屬一样地定了型。表面看来有些粗心大意，但心里却有很难减弱的成見。这种成見有时好象消失了，但只要一碰上机会，又立刻旺盛起来。他們强而有力，

是深重的苦难把他們磨炼得这样表面沉静而实际又强而有力的。在生活中受到严重打击的时候，他們也会起来奋斗，打破迷信，重整残破的家业。这一切使他們的生活显得特别悲壮。

在山路的轉弯处，一陣鼓声划破了夜里的沉寂。急促而有力的节奏，驅走了人們心头的各种愁悶。无拘无束的舞步与不知疲倦的身体，在神秘的夜里随着鼓声扭动起来。鼓敲起了序曲，鐃鈸敲得地面都震动了。人們的脚开始随着不大容易領会的节奏，兴奋地用力跳着。有男人，也有女人，不看动作，面对着面，一直跳得发热出汗。后来，象枯枝着火后的熊熊烈焰一样，鼓声敲得震天价响，大家跳着旋轉的舞步，口內大声歌唱。一支舞曲，惹得黑人們扭腰狂舞，跳得渾身大汗，手舞足蹈，打破了夜里的沉悶与单調。

突然，一位年紀足足有六十岁的风流妇人高声喊道：

"讓开！"

她参加到跳舞的队伍里，渾身是劲地跳了起来。每跳一下，胸脯就上下抖动，同时口里还喊叫一声。其他的少妇与少女都停住不跳，望着这个跳舞老手。

她跳得非常灵活，渾身摆动，从足尖到发根都在顫动。随后鼓声轉慢，慢得只有很难分辨的輕微之声，与老舞蹈家的舞步相配合，碰到她的脚步踏地一响，鼓声也随着响亮地一敲。小鼓敲着卡达舞的舞步，音調輕細，干脆而急促。大鼓随声应和，音調响亮而低沉。再后，奇迹出現了。只見那个老妇人双足迅急地轉动，身体象火焰一样在空中盘旋。她跳的舞蹈，是一种遙远的非洲的古典舞。只有象她这样的老人，才能充分領会美妙古舞的奥妙。她跳得象风中飘摇的大树，象火里翻騰的动物，象天上翱翔的飞鳥。

老妇人跳了很久，一会兒屈膝蹲下，一会兒踮足而立，手臂伸开，双腿晃动，双肩也左摇右摆，真象一个长了翅膀的女人。她表演了各种舞姿，有的象征爱情的忠貞，有的表現青春的盛年，有时又刻划反抗殖民者的黑人們如何逃入深山避难，有时又象着了火的枯枝在空中散出火星万点。

依拉利容在院里呆了很久，心神不宁，情緒沉悶，渾身汗出如雨。

* * *

格利菲尔先生是法国人。他出身在海地这样一个对一切正直的人都可以安身立业的地方。以前曾回法国服过义务兵役，1914 年欧战爆发，他又回去过一次。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胳膊，这使他有了一些狂热的爱国主义精神。直到现在，这位格利菲尔先生还以为通过战争可以使人类得到和平。一个象他这样出身于中产之家的人，当然不免有些做作与夸张。当他的父母决定回法国波尔多的时候，他却决定繼續留在海地这个他喜欢的地方。他留恋这兒傍晚瞬息万变的云彩，他爱听住宅周围自晨至暮的蟬鳴。他还在門口上悬挂了一块小牌，上面刻着：

“小人之屋”

十四年来生活安适，一人独居，别无亲朋，与他作伴的只有碧海、蓝天、树木、田园，以及那些种地的海地农民。人們之所以称他为老牌海地人，是因为他的装束作风与很久以前的海地人一样：翘起的八字髭，褐色的皮肤，小口袋里露出了金質的表鏈，一件背心之外套上一件半象軍服的上衣，半統的皮靴，手拿一根金柄大手杖。他已經是五十岁的人了，生活过得頗愉快；騎一匹会跑的栗色小馬在乡下閑游，衣袖随风飘蕩；与婦女們很合得来，对貧困的人給以帮助，对姑娘們講一些浪漫故事。他自己种

了一大片土地，协助他耕种的是一个名叫阿塞丢的彪形大汉，两个人相依为命，亲密无間。他有一个娇小玲瓏的漂亮女僕，高高的胸脯，赤着脚，雪白的牙齿，笑口常开，平常用香香的檸檬叶子洗浴。附近的孩子們在田里碰見他都叫他格利菲尔大爷。他总是笑着拍拍他們的背，送点小玩意，或給一点零錢叫带給他們的媽媽。孩子們到了八九岁上，他便送他們去太子港一个女朋友那里讀書。有些以前在家里餓飯的孩子，与他混熟了以后，还被他送到正式的学校学习。

格利菲尔头发紅色，地道的法国人风度，但一直自認为是一个眞正的海地人。他曾与普拉德尔一起在林培地方作过战，是費尔曼部下最勇敢的游击队員，并曾随讓·居莫轉战各地。因为这个緣故，他的口里有講不完的慷慨悲壮的故事，叙述那些勇敢的农民如何拿着旧式的武器作战，又是革命者，又是雇佣兵。他每次講到这些故事，都是繪声繪色地加以叙述。这位地道的海地老人又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对那些流血恐怖的战爭深恶痛絕。

他在太子港有三四幢房屋出租，每次收到了房租，总是忙于把它花掉。他組織各种形式的农民跳舞晚会，通宵达旦，直到东升的旭日催促农民們下地时才停止。

这一晚，多都瓦·格利菲尔心情愉快。几杯老酒下肚，昏头昏脑，看到所有的人都是春风滿面。大家都知道，在多都瓦的家里，甘蔗酒从来不缺，而且本区所有的漂亮姑娘也全体在座。任何出身清白的人，都可以来参加舞会。由四对男女合跳的眞正的蒙斑舞，近来已不易看到，年輕人会跳的越来越少，老年人心情萎頓，又沒有跳的兴趣。

来的客人非常之多，多都瓦总是一律殷勤招待。那怕是年輕的小伙子，也总把他看成朋友，口里称他为先生，也仅仅是因为

他年高有德罢了。女人們穿着体面的衣服与綉花的裙子，老大娘头上围着最好看的印度麻布头巾或戴着边上綉花的白帽。年輕的姑娘赤着脚由河边涉水而来，戴着金戒指与五顏六色的項鏈。加丽达大嫂也在这兒，看了那些姑娘后摇着头說道：

“够瞧啦！今天的姑娘們一点旧規也沒有了，一身装束就象城里的蕩妇一样！这是来参加舞会的呀！穿一件花花綠綠的衣服，瞧瞧那副样子吧！眞象来参加英国女王的朝典一样！以前的規矩，衣服的后面是深蓝，前面用浅蓝，正身很长，束上一根迎风飘展的緞子腰带。現在她們甚至連腰带也不束了，簡直就象个戴花帽子的长葫蘆。这副样子只有在乱七八糟的舞会里才看得到。小伙子們还穿着絨短衣呢！这下子城里的人眞要看不上我們的年輕人了！……”

“亲爱的加丽达，你說的倒都是老实話，但事到如今，一切也只好将就一点，”依洛菲納大叔一本正經地說，“人世滄桑，瞬息万变，老的死了，少的又来，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再說，年輕人喜欢这么一套，何况又沒有錢来做以前那样的服装，还是将就一点的好！”

加宾息大哥来了，每經过一个朋友面前就喝一口酒。他笔直地騎在那头土灰色的老母騾上，这头騾子从来便野性难馴，这时只管又蹦又跳。他今天兴高采烈，平常也为人很好，只是爱喝酒；年紀不大，但人們都叫他格罗格大爷。孩子們今天对他更不客气，一点也不放松他，見他酒喝多了，跑在他后面直喊：

“喂！格罗格大爷！喂！格罗格大爷！”

他騎在騾背上慢慢地走着，騾背上传出一片震动四野的鼓声。他是一个最出色的鼓手，那怕喝得醉醺醺的，那鼓却敲得越妙。

其他的乐师还沒有来。大家都在等候阿尔山多弟兄。这两弟兄身材矮小，吉他琴一直横背在背上，随时随地都可以为你奏上一曲小夜曲。由于他們身材矮小，大家都爱与他們开开玩笑，但在开玩笑的时候也还有个分寸，因为得罪了他們是沒有什么好处的。弹曼陀琳的居里·居里安也还沒有到，人們也叫他罗西約尔。准时来的有弦琴手費力先，鼓手加宾息，口琴手吉尔伯。音乐已在輕輕地奏起，一些小伙子围在乐师的周围。著名的欧弗拉茜也在那里。她是一个已近中年的女人，但生性活泼，爱唱爱笑，是一个真能討人喜欢的女人。

“現在的年輕人沒有以前那样爱唱爱笑了。”

她說了这句話就开始唱起来，唱的是一支从前的老歌，声調婉轉顫动。加宾息輕輕地为她伴奏。她載歌載舞地唱道：

疯了的老妇，

有动人的艳史，

象思春的蕩妇！……

年輕的姑娘們在小伙子面前大搖大摆地搔首弄姿，低垂眼睛，心情蕩漾，注意地听着他們的甜言蜜語。人丛中的父母議論紛紛，有一个母亲气憤憤地对女兒說：

“阿丽霞，你很清楚，我已对你說过多次了。希望你不要再同那个討厌的孩子弗列特里克談話。他爸爸很誠实，但他本人可一点也不認真。他是一个到处逢迎的人。跟一个年輕姑娘往还了一年多，还不提出婚姻的要求，当然是不老实的了。”

稍远一点，有个漂亮的姑娘对小伙子的調情半推半就，用脸色拒絕，可是那双眼睛却表示了同意。那几个沒有人理睬的姑娘孤零零地站在一角，綳着长长的脸。到处是一片嘈杂的談話声。男人們喝了酒后話講不完，老大娘也在高談闊論，年輕人更

是兴奋，在热烈的音乐演奏声中大声叫笑。

多都瓦走进人群中时，大伙兒立刻安靜下来。奏乐的人作好了演奏的准备。他先向人群鞠躬致敬，然后宣布：

“参加舞会的朋友們听我指揮！凡是会跳舞的都請出来尽情地跳。”

吉他奏起了一段序曲。姑娘們列成一行，面对着小伙子，緞带束腰，曲綫显明，衣服在晚风中飘蕩。低音的馬尼巴琴与尖声的曼陀琳开始奏一段輕快的迴旋曲。鼓声响了，象心脏的跳动那样地均匀柔和；而后，在清涼靜寂的夜色中，响起了一片情調輕快的歌声。

“听着！”多都瓦又喊，“追逐对象！穿过去！女人們的眼睛应望着舞伴，男人們应尊敬女人！”

象海潮漫向沙滩一样，小伙子們一拥上前，追逐对象，穿过她們的行列，舞步翩翩，腰身扭动，两眼直視对方。他們象水乳交融一样地婆娑起舞。男队与女队在舞曲悠揚中混在一起了，跟那同鳥兒歌声一样愉快的音乐互相应和。

青春的盛年接触异性，人人心热如火。曼舞激人心，晚风送妙曲。

接着，小伙子們以美妙庄重的舞步，旋轉着跳近了滿面春风胳膊舞动的姑娘。

“小伙子！向姑娘們鞠躬致敬！”

他們随着音乐，向她們弯腰一躬。姑娘們羞答答地莫知所措，身体微微一动。

“姑娘們，藐視他們！”

她們突着嘴唇，做出藐視的神气，又随着柔和的音乐露出一点媚态。小伙子們在她們的藐視之下，高兴得高高地縱跳起来，

围着那些可望而不可即的仙女团团直轉。他們揮动五顏六色的手巾，然后又停了下来，用一种挑战的口吻贓道：

咏！第吉旦巴！第吉旦巴！

咏！第吉旦巴！第吉旦巴！

音乐也变了，輕飘飘的，象在笑，象在开玩笑，輕薄得象五彩的肥皂泡。

“姑娘們，脫离小伙子們的队伍，笑一下……”

她們跑开了，衣裙紛飞，双腿旋动，两肩搖摆，迅急得有如风卷残叶。每个人面露笑容，愉快之至，灰尘和酒汗凝在一起。大家变換了舞步，和着十八世紀的古典乐曲，又跳起来，身体愈离愈近，几乎完全偎在一起了。

“小伙子們，稍稍放蕩一点吧！”指揮的人又喊了。

他們做出要摸她們的姿势，追赶那些边笑边逃的姑娘。

“小伙子們，追上去，穿过去！笑一笑，吻一吻！”

他們仍然跟着音乐的节拍穿过去，在他們最心爱的人的嘴上、脸上或頸上輕輕一吻。

“姑娘們，当心呀！打他們吧！”

小伙子們在挨耳光的威胁下，在弦琴和鼓声的合奏中逃开了。空中飘揚着美妙的音乐，象清泉的水流，象鶯�府的啁啾，象四月里百花盛开时的风响。大家跳得心情暢快，仿佛滿林鶯�府，在悠揚的音乐声中，降落在多都瓦·格利菲尔的茶会席上。

报晓的雄鷄初啼。依拉利容心中忧念，因为約瑟法和哲特林娜这时候还沒有来。他被拖到酒盆之前，喝了那閃閃发光的甘蔗酒。快乐的人群又开始对那些被冷落在一角的姑娘們調笑起来。

多都瓦又喊道：

"姑娘們！小伙子們！跳吧！"

成对成双的舞侣，又跟着口琴曲跳了。

* * *

約瑟法刚一走到浓香扑鼻的茉莉花丛前，便听到一声长长的口哨，心中涌上了发生事故的預感。他看見树丛中有一个人影在晃动。誰会藏在附近的地方呢？現在还不是收获的季节，小偸很少，而且附近的人全都知道，阿尔修大爷的家里是沒有什么值得一偸的东西的。当然也有两三只眼睛有病的母鷄，几个鷄蛋，少量的玉米和干玉米棒子，另外只有最近几天吃剩的东西了。約瑟法越想越担心，拿起弯刀，急忙赶路。

"是誰？"他喊了起来。

他听見一个男人从藏身的树丛跑过去的响声。又一声口哨，很清楚，这是一声信号了。

这时，約瑟法估計有什么男人在屋內了；那是一件危险的事。附近并沒有其他的人家，这个隐藏在树丛中的人一定是本地人，認識他，一見他来了便吹口哨警告那个在屋里干坏事的人。哲特林娜一个人在家里呀！……他放开了要追赶的那个人，急忙赶往自己家中。

走进了大房間，沒有看見灯光。当然哲特林娜只需要点一盞灯，但她在寢室內干什么呢？她不可能独个兒离家到多都瓦那兒去，而且她早就穿好了衣服，要去也早就該去了，更何况他早就关照她等着一块兒去的呀！

突然，他听見寢室內传来一陣急促的喘息之声，那是掙扎时的透气，是短促的喘息，还夹杂着輕微的呻吟与打翻家俱的声音。

他走进屋去，立刻惊惶得手足无措了。屋角里油灯明亮，只

見哲特林娜用尽平生之力与一个男人掙扎着。他呆立不动，惊惶失措。

那个男人尽力想把她按翻在床上。有几次他几乎把她按倒了，但她每次都用她那久經劳动的粗手在他脸上重重地打一拳，或用力抓住那个人的脖子。她气喘吁吁，鼓足力气跟那个强有力的男人搏斗；虽然沒有被征服，一直頑抗着，但已显得力不能支了。她有好几次都险些要跌倒了，可是每次終能站起身来。

約瑟法略略迟疑了一会兒，便向那个陌生人猛扑过去。那人一見把戏被人識破，也憤憤地轉过身来。

一頓重重的拳头，打在那个人的脸上，直打得他跌跌絆絆，几乎栽倒，鼻內哼着，滿口鮮血。但他仍旧站了起来，一只手伸到后面的一个口袋內，一支手枪在黑暗中閃閃发光。

約瑟法一跳閃在一旁，恰恰躲过了射出来的子弹。他掄起了弯刀。那个人的眼睛在暗处发亮，象一只被追急了的野兽一样地喘着气。吓呆了的哲特林娜靠在墙上。那个人沒有来得及放第二枪，約瑟法便象閃电一样迅速地从旁边扑了上去，一刀砍在那人的脖子上。

那人一声慘叫，倒下了。

約瑟法站在那人前面，抹去了額上的汗珠，心中覚得还象在梦中一样。他脑中想到的只有一件事：这个人是死了还仍活着？

"这人是誰？"約瑟法問。

哲特林娜还在哭着，泣不成声地說道：

"他沒有碰过我，他絕不能！"

約瑟法放下了弯刀，借着閃閃的灯光一看，認出了格勒拉尔中尉的面孔，軍装上滿是血污。約瑟法扶起他的头，他还有輕微的呼吸。

"神父！叫神父来呀！"他还以祈求的語气喃喃地喊。

死人怕死的心情，使他那浮肿的脸更加难看了。接着他又出了两三口气，便在約瑟法的怀里断了气，两只眼大大地睁着。

約瑟法惊恐万分，躺在床上，双手抱头，象一些头脑簡单的人一样，对杀人的过失，感到万分痛苦。

还是哲特林娜提醒了他：

"約瑟法，只有逃开避难，象我們这样可怜的人，是沒有道理可講的。逃吧，越远越好……"

他象一个活动木偶一样地站了起来，向着大門走去。

門外吹进来一股冷风，一个男人向他走来，那正是班长呂班。

"約瑟法，是你嗎？中尉在哪里？"

得到的回答，是重重的一拳打在他胸部的正当中。他倒下了，沒有掙扎。約瑟法象发疯一样地跑了。

* * *

这时正是农村最美好的时光。花香弥漫，凉风徐来，美丽的田野，展开在这个吓昏了的逃亡者的面前。热爱乡土的約瑟法·阿尔修逃走了，逃向不知名的远方，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第 二 部

1

六月二十四日正是礼拜六，彩蝶飞来，刚合时令。欣逢假日的孩子們起床比平时更早。从昨晚起，他們的心情就很兴奋。預告夏季到来的蝴蝶飞来了，五顏六色，或黃或白。

最初飞来的大队蝴蝶是从西北方飞来的，一陣加勒比海的海风把它們吹来，在清凉的早晨展翅飞舞。

天未大明，海上微波起伏。突然間，一大群黃色的蝴蝶出現了，比海边的沙滩还要黃，比橙黃的桔子还要黃。树上满是蝴蝶，为它平添多少花朵。

空中彩蝶飘飘，孩子們跟在彩蝶后面，边跑边喊：

“我捉到一只蓝的！”

“我捉到一只白的！……”

“瞧吧！我的比你的好看得多！”

大人們也跑出来凑热鬧，帮助孩子們捕捉。他們用綫細心地把蝴蝶的肚子連起来，做成了一串花束。

初升的旭日，射出了一片紅光，成群的蝴蝶被驅散了，散布到屋內、院內、公園內。工人們不再追逐这些如花的蝴蝶了，开始回去工作，哼着小調，吹着口哨，哈哈大笑。孩子們对这天假日非常高兴，大人們对夏天的到来希望滿怀。

每一个新的季节到来，都为人們带来了新的希望。希望这东西，就象病人們生活中离不开的拐杖一样。自然界每一个季

节的变化，总不免在人們的生活中引起各种强烈的希望与幻想。虽然每次都是一場空梦，但人們的心情总是一样的。随着时間的变化，树木田禾由綠而黃，人們当然怀着乐观的願望，即被遭到不幸的灾年，人們也会聳聳肩头說道：

“可不是嗎？老鷹抓不到小鷄，总可抓几根干草呀！”

“脑袋換不了，也可換一頂帽子。”

这一天早上，格勒尔·欧魯絲同那些眼巴巴等待天明的孩子們的心情一样，睡不安稳，大清早便起床来看飞来的蝴蝶。在很高的綠得发亮的棕櫚树頂上，一只紅黑斑紋的蝴蝶抱着一只胖壮的白蝴蝶，一直飞到空中，作它們的婚礼飞行。

正是在今天这样一个鐘声不鳴和职工不上班的节日里，依拉利容拉着格勒尔·欧魯絲的手，沒有乐队伴送，靜靜地把她引到一間沒有装飾的房內，开始度他們的爱情生活。

他們需不需要那从来不关心人民疾苦的国务部长来为他們証婚呢？海地的工人們自由地結合，住在一起，可并不办結婚手續，因为国家不是人民的国家，官方的教会不是工人阶級的教会。可是他們的心却比早晨的露珠还要純洁，他們忠厚善良的良心，就是民法法典与婚姻条例。

他們深深爱戴的朋丢神父今天高兴极了。他不唱拉丁文的頌歌，也不演奏风琴，但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来了，向一对爱侣的头上泼一杯酒。只听見神父喊着：

“喂！小伙子依拉利容跟姑娘格勒尔·欧魯絲結合了，我表示同意。”

朋友們笑了，亲戚們笑了，笑出了眼泪。

当人們的亲人举行結婚庆典的时候，为什么他們会不知不觉地笑得出眼泪呢？

依拉利容与格勒尔·欧鲁絲婚礼的仪仗队，就是那些五色繽紛的成队彩蝶。长行的斑烂彩蝶，构成了一片金幕。

* * *

人們都認为巴德尔是疯子；至于艾巴明諾达，那又是个醉鬼。两个人一直形影不离，只要有人看見衣不蔽体的巴德尔饞饞地站在鍋边，那便可以肯定艾巴明諾达一定离这兒不远。

对他們两人說来，天天都可以說是在过节日。为了賺几个生活必需的零用錢，他們常去花园里拔除杂草；他們也是包打听，对各地发生的事都知道，对任何要卖的粗貨找得到买主，对需要僕人的老板能代雇僕人，就这样給人帮閑跑腿。只要袋里有了零錢，嘿！两个人就去吃个醉飽，然后在露天的馬路边一躺睡覚。他們是共和路及附近地区的流浪汉，孩子們一見他們就喊道：

“喂！圣罗克①，你的狗到哪兒去了？”說完了又哄然大笑。

同居数月后的一天晚上，格勒尔·欧鲁絲覚得身体不适，依拉利容叫艾巴明諾达去找讓·米謝尔医生。医生来了，問了病状，摸了一下肚子，不禁失声笑了起来：

“眞倒霉！半夜三更打扰我干什呢么？这是滿了九个月后才来找我的事呀！”

一个多惊人的消息！被呆住了的依拉利容打开了一小瓶和糖的烈酒。蒼蝇飞到他的眼前，沒有喝的时候，他就感到已經半醉了。

* * *

自从依拉利容与格勒尔·欧鲁絲在圣奥諾列街的尽头处同居以后，日子过得并不很坏。

---

① 圣罗克(Saint-Roch)：欧洲中古时传說中的圣者，带一条狗在外流浪。

不管人們的看法怎样，这一区終归适宜于做小本买卖的。这一带地方是共和路很热鬧的地段，从圣安娜教堂出来的送丧队来去不絕；还該提到，也有去那里举行結婚礼或受洗礼的。靠近沤尔佛·爱尔柏地方，是一片热鬧的魚市；那里充滿了各种刺鼻难聞的肉湯气味，充滿了用力出汗的人群，他們为了鼓足气力扛那些重重的貨件，到这兒来大喝一口甘蔗酒，喝了便在地上噴吐口沫。开德伯內、夏克墨尔、圣路易或加凡翁等地方的車子川流不息，馬达声吼个不停。这带地方眞的煩囂极了，共和路上的一切就象一个大舞台，生活中形形色色的景象都表現出来了。只要一听到什么鬧声，走出門来准会有新奇的事情可瞧。吃醋的女人为男人而互相打駡；传教的人到街心講道，講述世界的末日；甚至还有个把流浪的孩子，餓得沒法偸了点吃的，在呼叫声中从商店里逃了出来，在棍棒追逐之下飞奔逃跑。

这一区許多人都在街上做买卖，誠朴、粗俗而又心地光明。但如果有人动一动他們的东西，他們会立刻激怒起来，因为生活的困难使他們在这方面絲毫不敢馬虎了。他們費尽心机才能維持生活，他們是下层社会的代表人物，是过牛馬生活的代表人物，生活之中时时刻刻担心着的只有一件事：吃飯。为了塞飽肚子，为了爱情、自尊心与美好的願望，終日的劳累使他們一切都发生变态了。整天曝晒在太阳光中，听街上的鬧声，听人們的呼号，这一切对他們說来，就是唯一可以观賞的戏剧、音乐与电影了。

这一区里的苦难，无时无刻不摧残着人們的青春与美貌。妇女們很早便掉了牙齿，因为沒有付給牙医的那笔錢。沒有欢笑的毫无希望的日常生活，使二十岁的人害上了肺病，胸部凹陷，面黃肌瘦，形态骨立。青年們象秋天的落花一样，很快地、一个

接一个地在共和路上倒了下来。

說到老年人，难道他們又有欢笑嗎？当然罗！他們的心力已經旣衰且竭，快乐在他們的心里已不存在，仅仅留下一点点生活上的旧习惯而已。老实說，他們除了偶尔不自觉地縱情一笑，看看街上的热鬧，遇上节日不管明天地尽情一醉而外，还有什么能称得上愉快的事呢？沒有一人稍有积蓄，也沒有一人对將来怀着希望。

在这一区里，妇女們旣不注意格列丹神父每周宣講的陈腐濫調，也不理睬圣安娜教堂的本堂教士，除了几个迷信得发疯的老太婆外，也很少有人去做弥撒了。不过，她們如果实在遇到什么不快意的事件时，还是会去教堂向圣安娜頂礼膜拜，为她点上一对大紅蜡。她們祷告念經，也不过是为了在命运多舛的时候得到一点安慰罢了。当命运特别恶劣的时候，她們发誓穿蓝穿素、克勤克俭地过生活。抛开了这种先入之見，她們便感到上帝与天上的神明只是一些貪图人們祷告的悭吝鬼而已。

依拉利容与格勒尔·欧魯絲經过一番詳細的核算，才購置了几把房內使用的黄色木椅，分别漆成綠色与白色，还买了几个磁碟，几个带花的玻璃杯与一张床。他加班加点地超額工作，終于省下了买床的錢；他母亲給了他几件零星用具，格勒尔·欧魯絲的教母为他們購置了其他应用的东西。她甚至还給了她的养女两百块錢，作为小本生意的开办费，她对他們說过：

“作点小本生意，当然不大可能发財，但只要能在交換中得点蝇头小利，总也不会餓死人的。”

事实上，只要能在困难之中妥为安排，往往可以收到不很坏的效果的。依拉利容在第一間屋里釘了几个貨架，摆上几块肥皂，几袋食糖，一些可口可乐、炼乳与其他的零星商品。格勒尔·欧

鲁絲又亲自做了一些黃糖甜食，放在木茶盘里。还須說明，在圣奥諾列街上，这类商店的自由竞爭相当激烈。小鋪子象雨后春笋一样到处都是，自生自灭，关了又开。

可是，格勒尔·欧鲁絲曾說过：

“如果上天有眼，使我們不遭什么大的意外，一年之內，我們会有一个眞正象样的小鋪子了。”

确实上天眞象有眼，命运眞象不坏，从开始营业时起，收入足够付房租，开伙食，还能留下五十来块錢重新进貨周轉。当然不用說，依拉利容的工資也花銷在这里面了。可是从第四月起，上天的恩赐似乎有些不順意了。

依拉利容已失掉了在波克曼家的工作。波克曼夫人有一天宣布不見了几斤棕絲，并說店里的一个女工要負責任。依拉利容記得是波克曼夫人自己取去的，当时提醒了她。波克曼夫人認为他的言語失礼；他不服，出口爭辯。这是偸盜女工血汗的罪行呀！依拉利容被赶出来了，那位小小的女工害怕失去工作，出錢賠了。經过一天的爭吵以后，店里才恢复了平靜。依拉利容走了出来，一肚子的憤怒。

格勒尔·欧鲁絲常常去教堂祈祷上蒼，一个月后果眞发生了效力，依拉利容又找到工作了。可是，这并不是上帝与神明的恩賜，費尽心血为他找工作的都是那个讓·米谢尔医生。小本生意的营业情况不好，家用的开支使生意更萎縮了。依拉利容在特拉維卓的作坊里干磨桃花心木的工作，工資大致比波克曼那里少一点，但这里工作安靜，他希望多干一些时候可以增加工資。格勒尔·欧鲁絲在这方面显出了惊人的經济天才，很快地挽回了生意的頹势，使小本生意又蹣跚地勉强地向旣定的目标前进。

經过讓·米谢尔不断的說服，依拉利容才下定决心到一个小小的夜校里讀書；这是一所他党內的同志們办的免費学校。讓·米谢尔对他細心解释，这是一所与其他学校完全不同的学校。事实上，从他上学的第一晚起，他便承認在校內一切适意，不象他想象那样是一个政治实驗室或一个随便讀点書的免費学校。他很快地温习了长期以来一切淡忘的知識，虽然写作上还有些困难，但現在已能充分地进行閱讀了。

他还学了一点海地的历史。生动的事迹眞多呀！德沙林的战爭，瓜分地主土地的問題；在伟大的讓·霞克·阿果領导下的农民斗爭与他們的农业共产主义，几十年来与政府的派遣軍的战斗；自由党的金融家与国民党的大地主之間的傾軋。他吃惊万状地認識到在人与政治的后面还經常存在着阶級与利害的尖銳斗爭，沾污了一切，打乱了一切，点起了內战之火，引起了可耻的变节投敌的事，說明了人們不幸与苦难的根源。沒有种族与肤色的区别，只有社会阶級的分野。这一切事物眞使他大吃一惊。这也使他开始認識到，在朋友們一再重复提到的思想認識問題之中，眞可能存在着眞理。

由于最近思想上发現了某些关鍵的秘密，使他如飢似渴地想知道过去的历史。讓·米谢尔給他的那本海地历史，他常常手不释卷地閱讀。他心中起了一种还不大确切的感覺，覺得这本書是他求得知識的門径，是使他变成一个坚强的人所必須飲用的矿泉之源。所有一切他現在还不懂的，現在还根本不知道的，都取决于对这本書的学习。他覺得直到目前为止，自己无非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天天过着日子而不了解生活，全部精力集中在如何使白天有飯吃，晚上如何消遣，煩悶时如何办，甚至梦想那些根本得不到的好东西。天哪！沒有人类的金鑰匙，达娜

伊特的水桶①如何能装满呀！

自从他們耐心地、合情合理毫无破綻地对他解释了过去的历史以后，他感到滿腹疑团豁然开朗，一直在他脑中象一只硬壳一样束着他思想的东西，也仿佛一下子被砸破了。

奴隶主与封建主的代表黎果②怎样打敗了由奴隶升为将軍的杜桑③，書中講解得清清楚楚。随后杜桑又怎样作了封建主，以及他以后的行动，他的失敗，也在書中叙述得非常明白。这些事实改变了历史的面目，使它更簡单，更易懂而又生动。每讀一頁，他都想知道那个坏蛋黎果如何結局，自己应該怎样来理解那位好人德沙林的思想，又該怎样来联系现在的小伯雄。可是，他对这些匿名的人物与他們的事迹一直不大注意。在那一本破烂不堪的老書中，画的人象也早模糊难辨了。有几个画象似乎带着善意的微笑，另有几个又好象对他突着嘴唇做怪脸，他便在这几个象上画些难看的大鬍子，牛角，驢耳朵，以及其他足以侮辱的标記。他有爱也有恨，有了强烈的阶級感情。

应該說明，近来他的健康情况已有好轉，那一直使他不能好好思想的脑病已經沒有发作了。仅仅有时候还有发呆的现象，在几分鐘內象睡着了一样，突然醒来，才知道自己是站着还是坐着，是工具还拿在手里工作着。随后足足有一刻鐘的工夫，脑后有疼痛与沉重的感覚。不过，象这样发作的情况也越来越少了。他覚得，这也許是快要恢复健康的現象。讓·米謝尔那样崇拜科学，现在他的病好了一半，使他也感到了科学的重大意义。人

① 达娜依特(Danaides)：希腊神話中的人物，因罪被罰在地獄里灌无底水桶，后人以达娜依特的水桶借喻无法实現的願望。

② 黎果(André Rigaud)：1802 年拿破仑派去海地鎮压独立运动的将軍。

③ 杜桑 (Toussaint L'Ouverture, 1743—1803 年)：1796 至 1802 年海地独立运动領袖，后来失敗被俘，死于法国茹德堡。

們認为他的病是命中注定的，是上天的責罰，到处祈祷朝拜，請非洲的圣人保护，請祭师念咒驅邪，可是一点也沒有效果。瞧！在藥物的治疗下，难治的痼疾似乎快被降伏了。当然，旧病是可能再发作的，但他心中深信藥物与科学的力量，更有决定的作用。

晚上他常常在灯下讀書，一直讀到深夜。这使格勒尔·欧魯絲喊了起来，抱怨他消耗了太多的煤油。到了礼拜六，他便去与朋友們玩玩紙牌。礼拜天是他喂养那只相斗用的公鷄的时候，那是从一个多米尼加人手里买来的，下午带了公鷄到斗鷄場去参加比賽。如果下午不去斗鷄場，他便带了格勒尔·欧魯絲去海里游泳，晚上在校場一同散步。他們就这样过着甜蜜的生活，工作勤奋，别无苛求，生活簡朴，沒有整天吃喝的习慣，只要每天能吃飽就滿足了。有时候，他把手放在他妻子的肚子上，觉得里面有个热烘烘的东西在蠕动，心中感到非常快乐。每天的生活过得相当紧促与辛苦，象在梦中一样。他心里明白自己的根基还脆弱，經常担心会再掉入失业的深渊，再受飢餓的威胁，因此他們特别小心謹愼，一声不响地过着安份守己的生活……

* * *

那天晚上，格勒尔·欧魯絲与依拉利容回到家里，邻居杜阿亚告訴他們，有一位先生刚刚来过，来找依拉利容，带来一封信和一个包裹；这人右手残缺两个指头，一口杂乱的口音，講得几乎令人完全不懂；另外，他还鑲着金牙，戴着玳瑁眼鏡……依拉利容听完了杜阿亚一大串閑話，赶紧跑了出来，一直追到街的轉角处才追上了。

来客是一个年約五十，态度愉快的人，穿一套胖大的蓝色衣服，足登皮鞋，头戴礼帽，一位地地道道的侨居外地的海地人。依拉利容一眼就把他認出来了。两人走了回来，边走边談。

他講的話夹杂着法語与西班牙語，自称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馬各利城，受一位名叫約瑟法的工人的嘱托，带来了一封信。他与約瑟法就是在那个城里認識的。

格勒尔·欧魯絲端来了一个茶盘，放下了酒杯，取出一瓶甜酒，并把桌子揩得干干净净。客人坐了下来，拿一条大紅手巾揩干了脸上的汗珠，把那封信与包裹放在桌上。他的眼睛发紅，紅得象在热带大太阳下工作的人們的眼睛一样，额上已有皺紋，两只手又粗又大。他向女主人道了日安，喝了点甜酒，开始談起他的經历来。真不錯！海地的甜酒举世无双！

他名叫佛郎苏瓦·克利斯斑，可是在那边人們都叫他佛拉古洛。他出生的地方是海地的开斯城，至少有十年沒有回过祖国了。去的时候乘一只沿海航行的帆船，与工人們一道去古巴甘蔗种植园作工。那时候，波納非尔弟兄就靠这一行业发财的：把海地的黑人象商品一样装去，再象烏木一样卸在古巴的海岸上。在古巴年复一年地过去，后来又在中美各地流浪作工；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一共工作了五年。

他对那里的許多城市都很熟悉，最早工作的地方是圣地亚哥，后来在依奎区。他在一位名叫堂罗格罗諾的养牛場里找到了工作，那是一位烟斗从不离嘴的家伙，烟斗一取下就是要駡人了。在布拉他港，女人們真漂亮，他在那里当过卸貨工人。随后他又去沙馬那与拿巴。为了寻找工作，他跑遍了所有的地方；在达亚波与蒙德克里斯特砍过甘蔗，在圣胡安、巴尼加、阿苏亚与靠哥亚等地种过烟草，最后才在馬各利的一家糖厂里遇見了約瑟法。

約瑟法是一个多么誠实謙虛的人呵！他們很快交成了朋友。当一个人独处异国的时候，友誼便有了重大的意义。友誼很自

然地开始了，这种說法并不过份。首先因为大家的心都光明磊落，其次因为远处异地，对人对事都不順手；另外还有不少使人悶悶不乐的事，举目无亲，腰无分文；更何况人們在那里都想得到一点温暖，想别人对你亲切地笑笑，拍拍肩膀，需要人家为你排解愁怀。因为在侨居的生活中，过日子就象在地獄里一样，漫长的夜晚更令人痛苦。有时一陣风吹来，带来了海的嘯声，人的鬧声，动物的叫声，那些由风传来的笑声与談話之声，使人听了心中眞不能忍耐。于是就找一个眞正的朋友吧，不管多远都能認出，說一句話就是一种安慰，任何一个动作，看了都令人愉快。

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几个多米尼加的士兵在一間煩囂的咖啡館里与几个喝酒賭牌的海地人鬧事。几位士兵走进来便罵开了，海地人一动也未动，一句話也未說。

“我們碰上这些海地坏蛋了！……”

另一个吐了一口唾沫罵道：

“娼妇养的！”

他們就象这样地鬧着。突然，一位兵士走过来抓住佛郎苏瓦·克利斯班的圍巾了！約瑟法立刻起来帮助他，一場恶战开始了。其他在場的多米尼加人以为兵士們会好好地揍一下海地人了，可是，这些糖厂工人平时虽然吃得不好，但却是鉄打的硬汉。約瑟法不多一会兒便把三个兵士打翻在地上了。其他的人都沒有动手，大家一齐把躺在地上的兵士抬跑了。从那一天起，他便与約瑟法交上了朋友。

收入的情况怎样呢？当然，如果在这里沒有工作，餓肚子，到那里去是要稍好一点的。但大家的收入只勉强够吃飯，偶尔也可喝一杯酒。在种植园与工厂里的工資，也不过是騙騙工人的手法而已。每天工作完毕，就感到疲倦得要死。他右手上的

两个指头就是这样失去的。那是在达亚波工作的一个晚上，放工的气笛快要叫了，他的手被磨子夹住了。这个討厌的机器就象一只烏龟，只要被它咬住，就是一声雷响也不能使它放开的！如果不是那位管車的同伴机警，在磨子的牙齿刚刚压断了手指时及时煞車，可能一只手甚至連胳膊都会被切断的。在那里，仅仅剩下一只手，就什么都完了；除了挨餓外，别无他法。一个人如果覺得圣多明各的甜酒好吃，那酒里面可存在着海地人民的鮮血呢。

大部分的甘蔗种植園与制糖厂都屬于美国人。里面所有的监工都是波多黎各人、古巴人或牙买加人，沒有一个是多米尼加人或海地人。那些人一副奴才相，时时刻刻都要提防他們。約瑟法常常說，一个人到了独眼之國里，只好也閉上一只眼睛。为了剝削工人，美国佬对那些与工人同屬一个国籍的人也不敢相信了。从前对我們的待遇还好点，自从特魯希略①上台以后，移去的海地人被他們当狗一样看待。可是工人們却为特魯希略举行庆祝，因为他的母亲是海地人！如果他的母亲是德国人或土耳其人，情况就会要好一点了呀！在那里各种肤色的人都有。那个国家很美丽，居民也同其他地方一样善良。圣多明各的斗鷄眞算得举世无双。另外，那里的狂欢节也很热鬧，比在海地还鬧得久。

他为什么决定回来呢？他得了一次国家奖券的奖金。那个印刷粗劣的奖券，他是一直瞧不上眼的。他买了一张，原是为了討好一个卖奖券的老妇人。沒有想到，一千二百元就从天上掉了下来！得了奖后，他什么事也沒有作，立刻收拾行裝乘車到拉克沙丰。到了完那明特，他眞想下車来拥抱祖国的土地，覺得祖

① 特魯希略(Trujillo Molina)：多米尼加的反动独裁統治者。

国的田野太美丽了。他是昨天晚上到达太子港的，已經打听过今后如何繼續上路，并已决定买一部車子从太子港到开斯去。一个开斯人从新回到开斯，心中将会何等兴奋啊！

滿怀好奇心的邻居杜阿亚这时走进来了，借口来借一点食盐。接着，佛拉古洛与依拉利容举杯相碰，喝干一杯以后，又开始談到那里的大雨，摧毁圣多明各的狂风，此地的太阳，牛新車子的市价，日常用品的市价，以及其他許多的事情。

依拉利容一边抽着多米尼加烟卷，一边讀着約瑟法的来信。信中說，他經历了許多周折才到达了那边，已經找到了工作。关于杀死中尉的事，他已知道費力先提出了可靠的証据，証明他当时并不在場，已被法院释放。他寄来了六十块錢，作为騎跑了家中那头騾子的賠償，另外还带来了一些零星土产。他已經能勉强說西班牙話了。等到杀人的案件被人淡忘以后，他打算立刻回来。佛拉古洛是一个很好的海地人，对他的帮助不少。他介紹他們两人認識。信中問候这个，問候那个，还談了不少生活瑣事……

佛拉古洛·克利斯班走了，門外吹来一陣清风。依拉利容动手擦拭油灯的玻璃罩；刚才涌上心头的往事，在靜靜的夜里逐漸淡忘了。为之补习当天的功課，他还需要学习。在一閃一閃的柔和的灯光之下，他翻开了那本破旧的海地历史，一頁頁地讀了下去。

2

依拉利容与格勒尔·欧鲁絲的爱情开始接触实际了。火对

于一根木柴或一块石炭，可以烧到它的表面，也可以烧到它的內心。对人来說，情况也同其他的东西一样。

从最初吞吞吐吐地談出爱慕之情的时候起，他們的感情便在心里开起花来，好象有什么令人急躁与发狂的东西把他們支配着，把他們推向温柔的天国中去。想当时，格勒尔·欧魯絲把手浸在海水中，用手掌捧起少許海水，那宝蓝的海水在她手心里失去了象蓝天一样的顏色，变成与她的手一样的顏色了。从那天起，爱情便在他們心里扎下了根。两个人心心相印，蹲在蔭凉的香蕉树下，共吃一只桔子里的象弯弯新月般的果肉，又象孩子般地嬉戏，跑、鬧、賭气一陣之后，猛然抬起头来，听听鳥兒的歌唱。于是，大家笑了，跑到空曠的地方繼續談情說爱。

他們眞正知道互相已經爱上，那还是稍后一点的事。爱情这东西，是在不知不覺中潜入他們心中的。在爱情的生活之中过久了，他們几乎能猜中对方的心願，象嗅觉灵敏的狗，也象未卜先知的女神。这样一来，他們的爱情就有些平淡之感了。因为一直这样地爱着，那爱情之火的本身就包含着熄灭的因素在內的。在这个国家里，自然的灾害不停地打击住在乡村或城市里的居民，爱情有时会很快地从天而降，使坎坷的大地能有一些生气。

依拉利容与格勒尔·欧魯絲的爱情生活，漸漸地变成了食无肉一样地平淡，只是笑一笑，断断續續地閑談一下今天工作的辛苦；又象修补褲子一样，使能不露破洞就行了。不吃晚飯就上床，閑聊一会兒，內心凄苦，最后要睡了，才仓卒地說：

“那么把这两床綉花被单卖掉好嗎？”

格勒尔·欧魯絲，这位脸上常常挂着笑容的小姑娘，現在已变成一位无产阶級的少妇了。在她的身上，有些东西已經枯萎

了，代之而起的却是一些新生的东西。那长在小小的院子里的檸檬香树，虽然不时放出一股幽香，她显然已沒有象以前那样多的閑情逸致来欣賞了。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与同伴們混慣了，在时喜时忧的动蕩生活中，心里感到特别沉重的，只有那穿衣吃飯的生活負担。

她仍然同以前一样地温柔多情，只是感到依拉利容已不再是一个神秘的东西，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有特长，也有缺点，甚至还有些怪习气。例如在睡前，他喜欢在身上抓搔，有时还用一根羽毛挖耳朵；不多爭辯，而記恨在心。可是，他也有他好的一面。当錢用得太快的时候，不象杜阿亚的丈夫那样只管吵鬧。有时候还記得带点东西回来献献殷勤。可是他也笨得象一头牝驢，而且喜欢晚上出門……

对依拉利容說来，夜晚就是他的朋友，是他的老朋友；一生之中，他覺得凉爽的夜晚，到处是朋友，最能安慰白天所受的苦恼。他热爱夜晚。在深深的黑夜里胡思乱想，真足令人陶醉。格勒尔·欧魯絲胆子很小，幼时听的神話中那些鬼怪，在晚上都浮到她眼前来了。好象有一大群吓人的吃人的妖魔鬼怪在眼前，发出各种奇怪的叫声。他們之間的第一次口角就是因为他晚上出門的事。

一个女人吃醋的时候，她是什么話也不願听的，只是掩着耳朵，又哭又叫。一个黑人并不是什么圣賢，遇上一个好天气，悶在家里，长吁短叹，那是受不了的。依拉利容生气了，有好几次抛下了泪如泉涌的妻子，晚上出去看望从前的女朋友。

一点不錯，晚間的街上到处都是女人。有眼睛凹陷的女人，有額部起皺还塗着口紅倚門卖笑的女人。可是，这些女人在他看来，也无非是一些苦朋友們可怜的姐妹罢了。自从他到了成

年的年龄那时候起，在向姑娘們求爱之中，他認識了克利斯坚的妹妹海倫，是他幼时的游伴，他便一点不看其他女人了。晚上出来，欣賞一下商店的橱窗，在柏油路上蕩一蕩，望望天上的星点，这样消磨时光，他覺得够适意了。

那天晚上，他回来得太晚了。他碰見了他的同伴加布利尔，正巧又是他作了拳师以后第一次在斗拳場获得大胜的时候。弟兄們都在，他当然也不能拒絕去喝上一杯，向加布利尔祝賀胜利。同他干了一杯，当然又得与斗拳場的總理干上一杯，至于克劳迪烏的酒也不能拒絕了。大家低声閑談，足足过了一个鐘点。分手的时候，都已經有点醉意，他又不免在滿含春意的寒冬之夜流連一番了。

* * *

在房里等候得疲乏了的格勒尔·歐魯絲，正躺在长椅上打盹。只有一盞小油灯在桌上閃着微光。依拉利容只好叫醒她了。他把衣服一脫，接着便把她叫醒。她醒来了，刚睁开惺忪的睡眼，便郁郁地說了几句。

“你知道，加布利尔胜利了，我只好……”

夺眶而出的眼泪，使她哽不成声。她站起身来，默默无言地把晚飯摆在桌子上。依拉利容窘住了。每次只要她一哭，他总是手足无措，不知要說点什么做点什么才好。他之所以无話可說，不仅是因为情况尴尬，而且心中明白这些眼泪早就决定要流，現在无非正在流出罢了。

这一次他可恼了，忍不住尖銳而粗暴地說道：

“在我們相好以前，我就有了朋友。幸亏有了他們，景况不好的时候，我才有解愁消忧的地方。他們从来不辞辛苦帮我的忙。你故意对这一点不加考虑。叫你同去你又不去，如今可又

哭起来了！明天又将整天板起面孔……”

眼泪仍流个不停，依拉利容对出言不逊有些后悔。身怀有孕，情緒不安，生活的煎熬，再加其他許多难以形容的心事，才是眞正使她耍哭的原因：她的头倚在他的肩上，眼角迟迟地露出一点微笑来。这一絲笑意，又流露在唇边，鼻边，到后来就春风滿面了。

依拉利容从口袋里掏出一条蓝色絲質的头巾，他知道，从他們最后那一次散步的时候起，她就露出了希望得到一条这种头巾的心願。蓝色是她喜爱的顏色。蓝色是她一生梦寐不忘的顏色，不管快乐的时候也好，忧郁的时候也好。蓝色对她是一种誘惑，从小就是这样。散步的时候，一見有一朵蓝色的花，她就会停下不忍离去。由一个老处女撫养成人的姑娘，不可能喜欢依拉利容所喜欢的那种火紅的顏色。紅色、金黃色与鮮綠色，跟她的性格全不相称。

这件礼物，是他們刚才那么多的冲突的和解标志，是他們爱情和睦的最有力的标志，使他們各有所好的志趣融合在一起了。

甜蜜的一吻，使滿腹疑团烟消云散。于是，她也取出了那件蓝色的睡衣，又穿起来，睡衣之中，散出了一股香皂的香味。哭后的睡意，来得更温存，更舒适，更自如；她睡得眞香甜。

3

阿地波尼特河发源于群山之間，是一条支流众多、水量丰盛的大河。沿岸有高大的堤岸，水流湍急，气势汹涌，一遇暴风雨便会山洪暴发。高大的榕树，象大兀鷹一样地蹲在河边，用它深

藏地下的树根，吸取河里的清水。

充沛的地力，丰盛的水源，那怕是波希米亚吹玻璃的高手，也沒有这大的本事，能把这条河吹得那样地既胀且满，永不枯竭。

迷信无知的人們，对这一条象巨蟒一样蜿蜒在山地与平原間的大河，一直怀着恐惧。农民們向河中投以鮮花、蜂蜜、糖果、葡萄酒与烈性酒等，祭奠河神，讓它吃飽，免兴水患。

水流冰凉，浊浪滔滔，高視闊步地傾泻而来，激起了发光的泡沫，激起了深深的漩涡。

河水流来，其声鏗鏘，任何会唱歌的黑人，也难得有这般动听的金嗓子。因为沿河两岸的群山之中，蘊藏着丰富的金矿，那发紅的金矿，使多少人发出了哀悼的悲鳴。可怜的人們呵！那些在西宝金矿采金的工人，被鞭打凌虐，丧了性命，痛苦的哀号，与汹汹的水流互相呼应。

正因为这些原因，住在河边的老年人才有那么多講不完的故事。他們講河神的故事，水神的故事，还講紅皮肤的印第安人的故事。那些印第安人总是在他們卷曲的黑发上插着用珠貝作成的梳子，每到月光皎洁的夜里，便唱着非常抑扬婉轉的歌曲。

河面寬广，两岸平沙一片，象善跑的小馬的双肩那么平坦。河谷深幽，土質肥美，肥得象母猪的肚子一样。一遇礁石，水流飞跳起来，激得水珠四溅，象发了脾气一样地咆哮如雷。到了柳暗花明的地带，花香四溢，它的水便又化成了滴滴珠露，象蜜蜂一群散布在群花之上。河口被岩石分劈为二，湍湍急流从岩上乘势而下，迅急得一刻不停，只听得一片水流怒号的吼声。

几百年来，这条河从一片綠蒼蒼的西宝山区流了下来，穿过了浓香扑鼻盛产咖啡的高原地带，泻入平原，供給了丰盛肥美的水源。在殖民者横行霸道的时期，整个島上的加勒比海沿岸地

区，只有这一带地方才是世外桃源的乐土。

阿地波尼特河的河水清彻，仅仅在上游的河源部分稍带渾浊。上游是古老的馬瓜那河，黃水滔滔，可以看到不远的“金宫大王”尼第的遺迹。他是有名的蓝山中的酋长，曾号召他的臣民起来反抗来自西班牙的海盜。就在那里与水势汹涌但水質清彻的加亚莫克河会合，两岸山路縱横，武装的酋长們，手拿木棍或刀剑，在那一带时出时沒。那些滿身画着符籙的本地祭司，不束腰带的战士，穿着短褲的女人，与皮肤棕黑而裸着身体的姑娘們，一致詛咒海盜們的血腥暴行。

河水流过了哈拉瓜山脉的紅土带，这带地方是民間詩人們行吟歌唱的地带。詩人們歌唱爱情，贊揚胜利，也唱輓歌，海地最早的伟大的爱国歌曲也都产生在这里。

阿地波尼特河与我們的国土有密切的历史渊源。它曾亲眼看見这带地方的紅种人被当作奴隶出卖，过着地獄般的非人生活。黑人巴德列讓，曾率領最初起义的兵团，渡过河去与敌人作战。到了米尔巴萊下游一带，河的两岸，全是杜桑率領的鉄騎縱横的所在。圣馬克山脉的山頂上，英雄們的鮮血一直流到山腰，再順着河水，一直冲到海中。

它又曾亲眼看見，本地的草莽民族經长久的历史演变之后，与来自非洲的子孙一道，融合在多米尼加的社会大熔爐中了。

在整个的十九世紀中，被剝削得筋疲力尽的农民，忍无可忍，憤怒地起来反抗。他們拿起武器，前后解放沿河一带不下百次之多。

当新的侵略者美国强盜来了以后，这条河是爱国农民們的交通要道，也帮助他們設伏布防。它是我們全国人民的撫育者，沿岸盛产咖啡，也出产大米。它使牲畜又肥又壮，使水果举世聞

名。如果說此地的甘蔗甜而多汁，甘蔗酒浓馥芬芳，甜酒盖世无双，这一切都是它的功迹。

阿地波尼特河伸开它温柔的胳膊，抱住了我們的土地。

它爱我們，可也有一些如狼似虎的野性。因为有的时候，它的兽性勃发，便泛滥成灾，把一切都毁灭了。

居民們一直享受着它无穷无尽的恩惠，但在几十年中，也可能受到它难驯野性的蹂躪，不过为时很短罢了。

平原上的老年人常常說，每当我們老百姓要遭受什么重大的变故时，河水必定首先汹涌地吼叫起来。它吼得象雷声一样，又象深更半夜一只巨象的狂叫；几小时内，河水汹涌得象連珠炮响一样。

* * *

今年夏天，平原頗露旱象。瘦小的芒果，还沒有成熟便在树上被太阳烘黃了。仅仅只靠河水的灌溉，使旱象略略减輕，使禾苗与树木得以复苏。农民們去向老年人求教；他們說，阿地波尼特河会大发慈悲之心，挽救田里的庄稼。禾苗果真被河水救活了。

从十月三日到四日的晚上，也就是圣佛郎苏瓦节的前夕，滂沱的大雨开始降落了。整整一月都是綿綿的大雨与阴暗的天空。农民們当然心花怒放。

从大洋里移居来了成群的野鴨，有綠的、蓝的与黃的，在沼澤里翻滚嬉戏。平原上到处是肥胖的野鴿，拍着翅膀飞来飞去。甚至那些蹲在草地里的白色火鷄，也用它們尖涩的声音問道：“吱，吱，那是誰呀？吱，吱！……”

十一月二日是追荐亡人的节日，这天沒有下雨。大家認为現在应該是农閑季节的初期。可是，在整个的十一月里，大风暴

雨一再发生，接連不断。在河水入海的海口地方，也就是淡水与咸水交界的地方，每遇狂风暴雨雷电交加的时候，水面上便滿布着密麻麻一层蓝灰色的小剑魚。海边的盐場被泥水冲刷，颜色也变成象秋天牵牛花的紅色了。平常卷起褲腿到海边刮盐的女工，这时已經无事可作。水手們溫柔的妻子，与捕牡蠣的大娘們一道在海边捕魚，吃着热騰騰的油炸小魚。

冬天来了，应該是无雨可下的季节了。太阳眞已出来，只是顤弱无力，色彩淡黃。从北面刮来了刺骨的寒风，使河面冻成了同以前一样的一片坚冰，冻得人牙齿打战。

沿海航行的船舶，一条挨一条地停靠在碼头边。有三条两层楼的大船已經沉沒了。水手們都躲在德布市場周围的小木屋內，再也听不見他們的歌声了。船长两眼死盯住外海，注意天时的变化，管貨員随时查点貨件，看有沒有短少。

雨又下了，河水暴涨。河边的棚戶已受到威胁，吓得象伏在母猪肚子下的乳猪一样。有經驗的老年人开始担心起来。幸好新涨的流水仅从堤下流过，沒有冲破河岸。

一月里，到处是从污水坑里飞出来的蚊子，嗡嗡地叫个不止。从开浦到开斯，从馬沙克河到勒皤闌，瘧疾在許多地区蔓延起来。工人們抱病上班，渾身发抖，头部剧痛，口里又干又苦。药鋪里奎宁缺貨了，价格飞涨，大賺其錢。乡下人无錢就医，孩子們一个个地夭折，父母只好駡駡黑心邻居的传染，駡駡瘟神与巫师在作怪。內政部长与議員們在下院討論了几次，上院也展开了爭論。太子港的俱乐部举办了大型舞会募捐救济。美国保健机关的負責人召集了一次討論会，研究瘧疾菌的問題。人們的死亡繼續不断，市場上食物价格也涨了。

二月里情况开始好轉，云散天清，瘧疾停止蔓延了。太阳再

度出現，向各地送着温暖。新聞报与晨报大吹其牛，歌頌樊桑总統的功德，吹嘘杰出的部长們的成就，还为泛美組織与美国的教会捧場。但是，从东边来的旅客都說，霪雨已經离开海边与平原地方，轉移到大中河与巴皒黎哥河沿岸去了。乡下終于恢复了安宁与平静。

果子露在桶內发酵已毕，甘蔗酒在蒸鍋里也已发热了。果园的工人搓着手开始干活。乡下一片綠蔭，比平时更显繁荣。

靠近大沙林河的海口处，一些紅的与玫瑰色的大鶴在那里迈开大步搜捕魚虾，走在前面的还“吱吱”地叫着。几个伪装着树枝的猎人，靜悄悄地注視着，用一些詭計使它們发怒。然后突然一把抓住，听任它們“吱吱”地嘶叫。浅滩上有一些野猪正被人們追赶着，鉄头木棍的重重一击，就被打翻在地上了。

在平原里，人們又开始辛苦地劳动，是金风送爽百花飘香的时候了。种子已下，秧已插好，人人都准备愉快而勤奋地参与未来的收割工作。又是平原地方的农忙季节了。

* * *

有一天晚上，阿地波尼特河的山谷中传来一陣汹涌的巨响，好象教堂的大风琴奏起了一段隆重的哀乐一样，預示了不幸的事件已經到来。靜靜的夜里只有虫声唧唧，小鳥已停止歌唱，地里飘着微风，人們都已入梦乡了。那一陣象天神吹起号角一样的水流声，听来也覚得非常安閑。

住在小屋里的人們，突然从睡梦中惊醒了，靠在草褥上，惊惶失措，渾身冰凉，张着惺忪的睡眼。孩子們跑到母亲的膝前，倒在她的怀里。

不久，远远传来一陣响亮而低沉的叫声，在空中迴旋反应，与近处人們低声的喧嘩融成一片。野外居民大声地祈祷，城里

穷人痛苦地呼号，同声向河神哀求恩典，象大风吹动了森林时的一片吼声一样。他們以真誠动人的声調，向无情的河神祝祷：

"可怜我們吧！留下我們的小破屋吧！别淹沒我們菲薄的田地！讓我們勉强睡一会兒！"

河神的回答，是一片无比惊人的吼声，它要以发狂的水流进行疯狂的破坏。

沿河的小屋，已遭到狂潮狠狠的冲击，倒塌了，在一片牛鳴羊叫与女人們的惨呼声中被河水一扫而光。家禽奋力鼓翼飞上了树梢。滿天漆黑，无云无光也无星点，只見男人与牲畜在急流中掙扎。

第二批受难的人又开始叫喊起来，祈祷着，甚至咒罵上天：

"可怜我們吧，使人流泪的河神啊！杀人的河神啊！可怕的上帝啊！停止你野蛮的吼声吧；停止你那毁灭人与毁灭人們理想的吼声吧！讓我們这些每天辛勤劳动的人能在劳动中过活吧！留下我們的根基，讓我們勉强活下去吧！救命呀！"

可是，那澎湃的急流繼續毁灭人們的希望，冲毁了住房，淹沒了种好庄稼的田野；冲跑了庄稼。

在一片鼓噪声中，夹杂着孩子們尖銳的叫声，男人們声嘶力竭地呼兒喚女，构成了一曲惊心动魄与生离死别的水灾交响曲。

* * *

在三夜两天的时間內，洪水造成了許多死亡与破坏。

随后，天边露出了一縷粉紅色的曙光，河水开始退落了。

第二天，被淹沒了的平原，初次露出了污漬斑斑的高丘。

海地人民热爱的太阳老爷火热地挂在天上，驅走了早晨紅色的浓雾，万道金光，散布热气，真象一个火人，在天上不停地巡行，开始喝掉洪水，向平原送来亲切的暖意。

人們的咒罵与怨言換来了火热的阳光，在水面上金光閃閃，那是黑人們最喜欢的东西。太阳老爷在海地的乡間是唯一的卫生服务者，他晒死了細菌，驅除了秽气，晒干了污水淤积的水坑。

一匹母馬长长的、洪亮的一声嘶叫，打破了空中一片死寂。

男人們开始从树上爬下来，在附近的小丘上来回奔跑，疲备不堪，滿身污脏，三天沒有修过的滿脸乱鬍，忧戚的面容，額上深深的皺紋，反映了几天来的忧苦。

“天哪！发发善心吧！……”女人們一見眼前淹死的猪与睜着眼睛的小山羊的尸体，不禁悲悼地喊叫起来。

“唉！上帝！我的好天爷！我的媽媽呀！唉！……”年輕的姑娘站在破屋的废墟前叫喊着，用滿是污泥的围裙揩着鼻子。

“唉！約瑟夫，我的老黑人呀！”一个老太婆在她头顱已破的老伴尸体前捶胸頓足地嚎啕大哭。

作了孽而感到羞愧的河水灰溜溜的，象灰土一样的顏色。它一步步地往下退落，成群的农民跟着涌上前去。

专吃尸体的烏鴉，密麻麻一片飞扑下来，大兀鷹在天上繞着圈子。

四处漂散的男人們走近了他們的小屋。啄木鳥在棕櫚树上猛烈地啄着树皮，在太阳光下怪声地叫……

* * *

教母在报上刚一讀到洪水泛滥的消息，便立刻披上黑色的披肩，戴上窄边小帽，拿起鸚鵡柄的雨伞，出門看望她的养女。一輛小車把她載到勒峨崗門。

在那里她找到一輛跑街的車子，是一輛找不到顧客的破旧馬車，車夫懶洋洋地躺在車里。車身古老，滿是破綻，拉車的馬与車夫一样地瘦骨嶙嶙。这些可怜的家伙，都是过去遺留下来

的废物，不管自己是如何的无用，如何的可怜，仍然不停地緬怀已經变迁了的过去，喝杯淡酒，激动情怀。

車夫是个老头子，蓄着一撮难看的小鬍子，穿着一件蓝色的軍衣，一排紐扣一直扣到頸下，口里老是独自喃喃不休。途中，他开始与女顧主攀談起来，实际上仍是他一个人在講話。他是“北方大叔”总統时代由夏克墨尔城迁移来的。那时候还算得一个体面人物，是夏尔·奥斯卡的車夫。毫无疑問，她一定見过他駕馭夏尔·奥斯卡那几匹灰白夹花的英国駿馬！穿上軍衣，吹起喇叭，也不过干些无意义的瑣事而已。可是，有一天太子港发生了叛变，罗沙尔佛·波波的部队从北方打进来了。可怕的屠杀开始了，夏尔·奥斯卡被杀，憤激的人們，把他当街撕成了碎块……一切都完了……

教母和顏悅色地与这个朴实的老头子对答。他看看眼前的困苦，想想过去的浮华，使他几乎神經失常了。这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出他意料之外的事故，使他滔滔不絕的废話停了下来。原来是那匹瘦骨嶙嶙的老駑馬，已經失足倒在街中了。可怜的老家伙手忙脚乱地跳下車来，滿含珠泪地捧起馬头，想把它拉起来。

共和路上的閑人們，象閃电那么迅速地聚攏来了。汽車鳴着喇叭，抗議馬車阻碍交通。一个毫无同情心的衣服襤褸的青年，对那个痛苦的海地老人打趣說：

“車夫！拖它的尾巴！”

“为什么不点起蜡烛为它送終，还要把它抱着呢？”另一个人冷笑一声地說。

“老家伙！你站在馬的那个地方去拉車吧！換換位置准沒有錯，因为你們两个都一样地瘦得象干柴！……”

他比着手势，大声咒駡那些残忍的年輕孩子，咒駡那些与他

不屬于同一代人的青年一代。可是，千罵万罵又有什么用呢？机車的时代，已經宣布了老馬老車的死刑了。人們把車子抬到路边，但那匹老馬仍旧不想起来。老头子坐在地上，双手捧头，不敢听那些笑声与譏諷的話句。

教母再也不忍心看这个場面了。她的青春不也是葬送在这条路上的嗎？她放了一块錢在可怜的老汉手中，径自去了，使他对这一番好意感到意外的惊异。她走了二十来步，仍然可听見鬧声与笑声。

当她到达格勒尔·欧魯絲的家中时，正是她的养女动手洗衣的时候。她揮掉滿手泡沫，在教母的老脸上响亮地吻了一吻。

教母坐在安乐椅上，搖搖擺擺，她的养女为她斟了一杯咖啡，接着她便談起了她担心的事：

“你知道这个新聞嗎？阿地波尼特河泛濫了。天曉得有多少活生生的基督教徒死了，多少牛、猪与山羊死了喲！今年眞是多灾多难的一年！我就是为了这事才来的。你如果不預先留心，你的生意就会失敗。应該买进足够的大米、玉米粉、豌豆以及一切能买进的可供食用的东西。将来暢銷的不是可口可乐，也不是炼乳。我亲眼看見过阿地波尼特河三次泛濫，那时候我的境况还好。可是，今天……我的母亲常常告訴我，每次水灾之后，不是有人发了財，便是有人变穷了……”

心神焦急的格勒尔·欧魯絲不停向她教母追問。老太太喝了咖啡又繼續往下說。两人商定格勒尔·欧魯絲赶快到布德桥去，买进她所有能买进的东西。教母为她带来了五十块錢，見机行事，可不是嗎？而且，她不是也存下了一点用来进貨的現款嗎？到了可能的时候，他們会淸償欠教母的債款的……高大的树木可以远眺，滚动的壳粒还会望得更远。就会有那么一天了，

活人沒有吃的，只好吃掉自己的馬，狗也会爬上椰子树，找一点果腹的东西！

一个小姑娘走进鋪子来說：

"买一毛錢的盐！"

格勒尔·欧魯絲走过去招呼她。門外一大群流浪兒童，围着放风箏的吵叫，一只綠黃色的风箏在天上飘揚。外国教堂里传来一陣晚祷的歌唱。

"已是七点鐘的时候了，"格勒尔·欧魯絲說，"依拉利容不会晚归的。"

*　*　*

山地貧瘠，苦难深重，只有人們辛勤的劳动与三月火紅的太阳，才能使一切发生变化，也使人揮汗如雨，沉沉欲睡。

散布在平原上的片片沼澤，象打碎了的鏡子一样发着反光。平常很少到乡下来的神父們也騎着馬来了。那些馬到了水塘边，一見水中自己的倒影，吓得跳了起来；水中映出了黑衣神父們的形象。因为自从水灾过去以后，附近鎮上大腹便便的胖神父們都騎着馬来了，道貌岸然地为死者祈福，寻找要办丧事的人家，准备念超度經，唱安魂曲。

可是，农民們揮着眼泪，自己埋葬了亲人們的尸体，不用神父，不用手执法器的人，也不雇用什么唱詩班。神父們的口袋仍旧空空的，一文也沒捞着，心中不更憤怒起来。

綠树丛中的小教堂，冷冷清清地立在荒蕪不堪的小路边，成了田鼠野鼠們聊蔽风雨的所在。大門經常开着，鐘声凄惻，但很少有人上門礼拜。

农民們在工作中停了下来，对过路的神父們鞠躬致敬：

"日安，神父……，"

可是，如果神父們开始向他們問长問短的时候，狡猾的农民又不理不睬了，面容象不懂事的呆子一样，傻傻地望着他們回答道：

"好嗎，神父？……唉！老骨头不中用了，只不过比树叶强一点兒。关于埋人的事嗎？您想知道哪兒要埋人嗎？……肯定有一家要办丧事。……我相信离这兒很远……順着左首走过去，再向右边拐弯，一直走到那棵大沙漏树……"

因为在这一带地方有許多大沙漏树，神父們东跑西跑，却永远找不到要办丧事的人家。农民們心中明白，那些神父根本不会无代价地为人念經祈祷的。他們傻傻地瞧着这些靠卖忏悔文与圣水来吃鷄吃蛋的人。

伏都教的大教友們也同样地跑出来了，一副神秘的样子，指手划脚地大談其先知的預言，威胁人們赶快以美好的食品祭祀神明，别使他发怒，否則地上的人們还要遭受成千上万的新苦难。可是，历經苦难而一无所有的人們，只能这样对他回答：

"說得对，教父……"

話說完就把头低下了。他們心中脆弱的宗教信仰，早已因为深深的灾难而隐沒不彰了。很久以来，对那些虛伪的教士們的邀請，对大教友們严厉的命令，对那些貪心的蜒蚰与糾纏不清的寄生虫們的一切鬼計，完全不再感到兴趣了。

事实上，在田園残破、茅屋倒塌与希望破灭以后，还有什么更大的灾难可以发生呢？他們暂时冷淡下来的宗教信仰，当然也会死灰复燃，慢慢地发出新芽，开出新花，結出新果，长出新种子，可是这一切也随时都有再受震动的可能。

新教的牧师比較圓滑而有远見。这些做宗教生意的、說鬼話的、忌妒心强的、滿怀奢望的而又处境不順的宗教上的竞爭者

們，只好狡猾一点把他們追逐利益的念头隐瞒起来。他們来到宗教市場上的时間稍晚了一点，来不及搶先一步无耻地欺騙这里心灵脆弱与愚昧无知的人們了。他們必須把这些买主从原来的神父与大教友的手里搶过来。这些新来的人知道与百年以来的传統爭夺主顧，是一次艰巨的斗爭，只有在用尽一切假人道、假慈善与假同情的手段以后，才能得到胜利。他們很自然地坐在矮凳上，逗孩子們玩，分餅干給他們。如果成年的人来了，他們就站起来唠叨不休，把一切灾难的发生归罪于他們不信宗教，怪他們信巫术，信迷信，使基督发怒了。他們誹謗原来的神父与大教友，宣告世界的末日就要到来，劝有罪的人为上帝吃苦，默默地忍受苦难，不要反抗，在悲慘的世界里忏悔忍耐，以便得到上天的賜福与降恩。

当然，也有几位富裕的农民接受了邀請，到神父、大教友与新教牧师那里去做礼拜祈禱上蒼。可是，有左右一切、克服一切与震动一切的力量的，仍然是工人們与穷人們友爱互助的伟大精神，它重建了所有的废墟，克服了所有的灾难。

从旭日东升到皓月当空的这段时間內，人們举起鋤头，掄起弯刀，舞动斧头，在平原的地上展开了与自然的斗爭。

以前从非洲来的几內亚劳动互助組織的成員們，現在作了这里的計工員，每天为每个人計算工作量。

那些最自私的个人主义者們，也需要請求友爱互助了。他們吹起了海螺，大声邀請帮助。附近一切壮健的农民都跑去了，去帮助那些請求换工互助的人們。富裕的大地主利用这个人心奋发的机会，也請求帮助，获得了不需酬报的劳力。

同很久以前独立时期一样，我們的人民是有友爱精神的，肩并肩，大家流汗，友爱的精神把劳动者們团結在一起了。

重建家园的劳动大軍，唱出了不可抗拒的与出自衷心的歌声。整个的山谷，响起了一片劳动的吼声，歌声应和，鼓声掀天。男人們的汗，妇女們的汗，孩子們的汗，老年人的汗，都交織在一起了。

群众們起来了，在同伴之情与兄弟之爱的气氛中，根据一首古曲的精神組織起来了，那一首古曲表达了我們很久以来的信念：

河水泛濫成灾，
我們渡过母亲，
我們渡过父亲，
假如还有兄弟，
兄弟还有亲朋，
都一样，一样！
嗨，嗨，嗨！
嗨，嗨！

希望重起，信念再生，象普照一切的太阳那样升起，逼退了洪水。地上的人們，向自然灾害挑战，为丰碩的果实与茂盛的枝叶而劳动，为生命不断战胜死亡而歌唱。

4

自从洪水泛濫之后，全国为之震动。正如教母所預料的，餓狗爬上椰子树找食吃的日子到了。男人們念念不忘的什么金錢、爱情和工作，一概靠不住了。沒有吃飽的孩子們更加难以管束。人們在感情上起了急剧的变化。女人們听任自己的丈夫跟别的

女人乱搞，做丈夫的随意抛弃自己的妻子。家庭中起了內訌。老交情变得冷淡、憎恨、翻面无情。即便对于牲畜也不加爱护了。

依拉利容和格勒尔·欧魯絲多方箓划維持他們的小生意和他們的爱情。格勒尔·欧魯絲带着从教母手里借到的錢和店里的一点余款，自己跑到布德桥市場。她刚刚轉回来，主顧們就蜂拥而至。不大一会工夫，圣奥諾列大街的商店里就传出发現粮食和其他食品的消息……这种流言很快就传播开了，大家交头接耳，互传着这引人注意的消息，这便是人們所說的小广播："你知道这个消息么？"这件事就象一陣风似的一下子吹到四面八方，比海馬和雷达还快！

当天晚上，一个叙利亚商人推着一輛小車突然来到，用很高的价錢买走了所有的大米、小米、玉米面和各种豆类。他給格勒尔·欧魯絲和教母两人勉强留下了一点。

她的肚皮大了，虽然被扁担压得肩上酸痛，却仍然又乘車往布德桥市場去。她买了不多一点东西，但錢却花了不少。第二天她回来的时候，一些資本雄厚的商人正聞风搶購物資，把东西統統运走了。

在她第二次出門的时候，布德桥市場已經不象个样兒了。地上滿都是香蕉皮，生的或熟得烂了的水果，被虫咬了的豆子，腐烂的鷄肉，搞得脏极了。她仅能买到一点劣等大米。当她路过瘋人院时，只听到瘋人們狂呼乱叫。乡下人們說这几天来他們簡直是餓瘋了，根本沒有东西吃。听說有些商店的店員們跑到乡間，不管什么鷄鴨、米面和谷类，样样都买。

在阿沙額，情况更加恶劣。这个城市多少年以来就是不死不活的样子，近几天越发显得沒有生气了。即便是叙利亚商人們也不再胡說八道了。

格勒尔·欧鲁絲認为沒有再来的必要，因为巨商大賈們插手搶購，自然就輪不到自己买了。在太子港，每日三餐都成了問題，坦白說，如果沒有特别办法，那就只能买到些小零碎。

公立医院拒絕接收病人。

成群的男女朝太子港涌来。这是遭受水灾而离乡背井的飢民。另有好多在維特做工的工人，因为无法找到食物，也离开工地。这群逃难的人，个个面色憔悴，衣服襤褸，他們在首都的大街小巷串来串去。在华利叶市場，沙罗門市場，在辛克莱堡，好多眼睛凹陷的勇敢的人死求百賴地要求你給行李包裹讓他扛。

教堂門前，挨餓的人們吵吵嚷嚷，嘴里說着极其难听的話。衰弱不堪的老汉們伸着顫抖的双手。在这个場合里，卖蜡烛的女商販倒成了資本家。許多穿軟領衬衣的平民和乞丐由教堂里出出进进。有些人在高声祈祷：

“圣彼尔，老父亲，我們无法再……”

“基督上帝，賞賜我們一点东西……”

“上帝老爷，希望您使粮食从天上降下来……”

妇女們这样祈求，但圣維尔日、圣埃斯波丽和圣雅各諸神却充耳不聞，如同聋子。粮食并沒有从天上降下来。奶油色的大太阳溶化在天空中了。

夜里，小偷們在全城活动起来，捕不胜捕。肥皂价格开始上涨。教母在蓝波尔那里替店里买来一箱，格勒尔·欧鲁絲打算等貨源斷絕时，抬高价格出售。街头上已經有小商小販叫卖非洲森林中出产的一种发泡沫的草，这种草叫作草皂。好多家庭主妇开始用柴草灰水洗衣服。

油、盐、粮、烟的价格节节上涨。惡劣景象时刻在发展，打击着这个新的防汛地区。好多商店关門大吉……

由于劳动力过剩，以致工資降低了。資金周轉不灵使得成本提高，成本提高了而又須削价出售，这就使得工厂陷于停工。哀哀小民束手无策，个个喊叫："活不下去了。"

农民誠然也抬高了土产价格，可是他們換回来的錢，却只能买不多一点的白麻布，印花布，染衣用的蓝顏料，干活用的鋤鍬一类的东西罢了。妇女們搖首长叹，男人們愁眉苦脸……

晚上，校場上一大群人指手划脚的閑談，这是一些在职官員和候补官員。前者訴說着种种困难，但又以他們的地位沾沾自喜。他們在希冀着沒有把握的升迁調动。

"不錯，樊桑定会給想办法……"

其他的人們激动起来：

"这是樊桑应該負的責任啊！"他們說，"这老狗只晓得搞女人！"

哀呼之声遍于全城。飢餓与困苦深深地刺入人們的心。那边，在郊区，平民們整天辛劳之后，一入夜便复归于平静了。

这边，在芬芳四溢的别墅中，黑市的投机商人，有的用精致的水晶杯喝着清凉飲料，計算他們所获得的暴利，有的早已鼾然入睡。在"百乐維俱乐部"和"太子港俱乐部"，一些經营进出口生意的商人、大老板、高級官吏、国会議員，他們連紙牌都玩膩了。在"蜀古納舞厅"，两肩赤裸到胸脯的女人們，半张着引人可餐的鮮紅嘴唇，眯糊着两只惺忪的睡眼，偎倚在舞客怀里疯狂地跳着。

蓝色的霓虹灯下，閃爍着点点星光，灿烂夺目。

* * *

你可晓得伯雄城，那里的花兒香气扑鼻，有一种花树，上面的花朵，色如白玉，其大无比，搖搖摆摆，似乎在自怨自艾？那里有色如熟香蕉，体大如拇指，专靠吸吮花蕊为生的蜂雀？你可晓

得这名叫"少女之乳"的小花么？你可晓得这亦喜亦悲的小曲，它所歌咏的是手捧的清水，綠色的长衫，短暫的爱情，伤心的泪和碧蓝的天么？

在伯雄城的荒僻角落，有一群女孩子，其中一个生着一张团团的面孔，两只鷄冠花形的眼睛，穿一件破旧衣服。她的面孔涨得通紅，气急敗坏地跑进草丛，身后跟着几个同伴，嘻嘻哈哈地笑。

她們都在十三四岁上下，正是孩童的末年，只知有乐而不知有苦。

她們喘息略定，便爬俯在草丛里，拔出嫩芽来吸吮上面的甜汁，随后他們便玩起骰子来。

她們当中的一个人，先自站起，跑去采了些紫紅色的花，这种花往下一丢就象降落伞那样地旋轉着下落。接着大伙兒也都去采，她們把花朵穿在手帕上，綴成十字形。大家高兴得唱起来。

伯雄城的山坡很难攀登，路也相当长。那个面孔团团、目光炯炯的小姑娘——呵，她还不到十四岁——折了一枝湿潤的春菊。

"他好象有点爱我……挺爱我……极其……"

"叙再特，不要去想他吧，你沒有錢上电影院，礼拜天你也見不到他……"

"不要胡說，嫉妒鬼，你哩，你更不会看見他。你家也是貧穷的，不要笑話人……"

她一賭气把面前的春菊統統采光了。

不管是富庶的地方也罢，不管是貧瘠的地方也罢，灾难同样地使人丑态毕露。污浊的河水止不住的上升，好象要达到一百

尺的最高峰来摧毁整个社会和人們的生命。

依拉利容搽一搽額上的汗珠，繼續走他的路，穿过几条有馬鞭草香气的小径。

海地的土地比往常时候更显得美丽了。

* * *

耶罗門·巴都劳尔老爷是奔走在各国政府之間的一个职业政客。他曾因发表了一些瓦雷黎①式的象征派的不成熟的短詩和既无动詞、又无主語的散文而僥幸成名。这个言不由衷的坏家伙，他見杜高家有机可乘，願作入幕之宾，于是便娶了一个年輕的混血兒，这个姑娘生得极其标致，无奈有点呆头呆脑，任憑怎样修飾也难提高她的身价。在《新聞記者》日报上，曾以《高雅的詩人》为題，登載过这位先生試图以婚姻而抬高地位的报导。幸賴这篇幽默动听的故事以及那种狗屁不通的詩文，还有些歌功頌德的卑鄙言詞，因此他得以追随在美国主子的屁股后面。又仗着他那位年华三九，甘願跟人睡覺的无耻太太出面周旋，于是这位耶罗門·巴都劳尔老爷竟得荣任外交处长之职。

就是这样，我們的人民也就呻吟于占領軍的鉄蹄之下了。我們的同胞也就塞滿了监獄。农民、工人和斗爭的知識分子也就同蒼蝇一样枉死在特魯也苏、埃納里和龐木拉德了。而这位詩人也就开始取得了胜利。他以老練的手腕与人狼狈为奸，在政治上他算成功了。当他的政治手腕偶感失灵的时候，那么，这位乖娇的，芳香的，俱有女神的眼睛、嘴巴和身材，形似貴妇人的太太便亲自出馬。这位善于体貼人的仙女，不惜施以美妙的小惠，靠她的拉攏，于是这位歪詩人便在长舌的政治家队伍里，漸漸成

---

① 瓦雷黎(Paul Valéry)：法国現代象征派詩人。

为出色的人物了。

官吏的生涯果然临到巴都劳尔夫妇头上。耶罗門首先前往巴黎当公使館的秘書。这巴黎乃是花花世界，什么舞女之家，交际明星的两臂，如醉如狂的探戈舞，阿莱斯著名的早五时玉葱湯，这一切都足以使人神魂顚倒。对叶曼娜·巴都劳尔来說，仅只那头頂上的噴香气味，五时之茶，杜維尔和其他一些娛乐場所，即可使得南美洲椰林地带的这样一个小小外交官夫人昏头轉向了。但是，耶罗門呢，他却野心勃勃，覚得这种职务不大称心，認为图謀上进的时机已到，便告訴他老婆說打算請求調派其他工作，以便离太子港近些，因为那里的情况使他放心不下。巴都劳尔夫人听到这話，跺着脚大哭大鬧，不过后来也便想通了，覚得她丈夫为将来的政治地位而奋斗是理所当然的。不久，耶罗門便被任命为紐約領事；在那里，他可以設法大搞一批錢，对于象他这样的政治家来說，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因为他在政府已漸露头角，眼看就要身居高位，为了在海地的政治界中角逐，錢是必不可少的。叶曼娜·巴都劳尔很快就自以为慰了。因为她晓得在这金元王国里，种种享乐，更是說不尽的。

巴都劳尔夫妇发现美国占領軍对那无能的达弟格那夫总統已經感到厌煩了，毫无疑問应該另外找个主子，夫妻二人灵机一动，就急忙整装回国。

他也許在那个繁华的可口可乐国家里失去了他的一些机智，不过，象他那样一个登上政治舞台不久的人，只有認識到自己有严重錯誤时才会服輸的。起先他自信有鑽营的本領，盲目地相信那些占領軍的高級官員們的意見，因此全力支持斯蒂芬·阿尔士作总理候选人。可是，又听說临到选举的最后一刻，卢塞尔司令官接到了另一道命令，于是乎，由参議院选出来的总

理却是路易·波尔諾了。

眼看着庆祝竞选胜利的焰火升了起来，招待会上人山人海，巴都劳尔夫妇后来才認識到这一次是徹底失敗了。

耶罗門采取了强硬态度起来反对。他毫无廉耻地要起以前的卑鄙手段来，用写文章与发表談話进行百般辱駡。失意的叶曼娜甚至說出她在巴黎割盲腸炎的費用也应由国家償付。她在南美洲这个地方已叫人瞧不起了，心里好生难过。令人猜摸不透，她竟鄭重其事地决定借助于她的肚皮，以便在伟大的母性这方面去寻求最大的快乐。

叶曼娜回来以后，告訴她丈夫她已身怀有孕。他非常欢喜，因为他一直認为她是一棵不开花的无花果。这一下他的劲头更大了，糾合他的政治集团中一些大小娄罗，配合报紙对波尔諾进行攻击，甚至涉及他的私生活和他母亲，結果使他不能不向美国的“朋友”求救。

波尔諾在这場脆弱的斗爭中失敗了。事实上，巴都劳尔这个坏小子也真够調皮的，自从民情憤激之后，本应出而安撫，但他坐视不問，听任这民族运动发展起来，威胁占領軍和傀儡政府。这么一来，耶罗門·巴都劳尔却当上了参議員。

就在这个时候，1922年发行的公債开始跌价，这个投机能手巴都劳尔便利用职权剝削人民的血汗，买下了几座别墅，一部嶄新的汽車，他过去在失业期間搞空了的錢袋，現在又塞得滿滿的了。

虽曾有人极力反对，但經过几次变化之后，耶罗門·巴都劳尔終于当上了部长。他搬用桀桑的老一套政治教条：

“在政治上必須能左右逢源，不择手段！”

另外，他又同他那万恶的主子狼狽为奸，自以为这就是飞黄

腾达的唯一手段，要使自己成为总統以下的头号人物。于是他便当了部长，当了总統的侍从长官和秘書长；总而言之，灵魂已腐朽透頂。

他一見国内輿論对他极为不利，便决定在他家的客厅里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在杯盘交錯之中探听局势的情况。举行盛筵的借口找到了：他的姨妹要同一个身材矮小，拿高額干薪的油滑少年訂婚。此外，他还求了一卦，得到确切的回答："滑脚的烂泥，見日即干，大吉大利。"

处境固然困难，但总可以靠隆重的仪礼使上帝轉怒为喜。

他同其他那些海地政治舞台上庸碌无能的暴发戶一样，总要把挽救危局的希望寄托在非洲的神明身上。心中老是疑神疑鬼：有什么狡猾的敌手在暗算他，用什么有力的魔法中伤上天对他的信任。他庸碌无能，使他在宗教的迷信之前渾身发抖。在他脑子里充滿了各色各样的政治教条；但沒有一点点切合实际的認識修养，他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来机械地解释半封建的海地政治。他觉得在統治万物的上帝周围，一些天神与魔鬼成群結党，各称所能，在冥冥中凶猛地斗爭。应該为他們点上圣香念祈祷文，以酒食祭奠，以各种宗教上的礼节与祭饗使他們不要兴风作浪。虽然他一知半解地讀过一点書，鍍了点假金冒充斯文，但这一切并不能使他免于不受宗教的蠱惑。黑人信奉的伏都教仍統治着他的心，使他絲毫不能摆脫他祖輩們同样的迷信。于是乎，这位耶罗門·巴都劳尔决定了一項一举两得的妙計：既請了宾客，又敬奉了上帝。他在屋前花园与客厅里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招待会，伏都教祭师在院内布置好了祭神的圣柱，做好了祭奠用的圣象，以祭祀非洲的神明。

那天早上，叶曼娜·巴都劳尔懶洋洋地躺在屋内的沙发上，

她那一条白毛小哈巴狗在她身旁华貴的蓝色地毯上蹦蹦跳跳，那是一条名貴的波斯地毯。給她洗澡的按摩师早就来了，为她擦背搓腿，把她那橘黄色的皮肤洗得干干凈凈。洗罢，她又到洗澡間撒了滿身香水。为了修飾她那双纖手，就足足費了一个鐘头的时間。随后，她就舒开身子躺在床上，用美容的香脂，从乳房上面一直搽到肩上，那是因为她的肩部与頸部統統露在外面的緣故。最后，她把一些香蕉、番茄、雪梨、黄瓜、橘子等水果切成薄片貼在脸上，以便增加面部的美，据說这是馬达哈利的秘方。眞是奇法妙术！米依·巴都劳尔——她的小名——懶洋洋地躺着，静待这一大堆化妆品使她的皮肤变得又白又嫩，好讓客人們神魂顚倒。她虽然已年近四旬，却仍想保持半老徐娘的风韵。因为她生活的唯一目的，唯一意义，便是勾引男人，象顫动着的花朵那样招惹狂蜂浪蝶。

依拉利容随着一群僕人进来，一見她的脸上貼着些紅、綠、黄、白的果皮，只露着一双青綠色的眼睛，使他大吃一惊。一个僕人滑倒在地毯上，碰到小狗的脚，使它尖声大叫起来。那个怪头突然仰起来，嘴唇一动，娇滴滴地喊道："伊素尔！是你叫这群肮脏的黑鬼到这里来的么？他們不仅弄脏我的屋子，可能还要偸东西哩。瞧他們把狗吓得成了什么样子。还有这地毯，你看把我的地毯……眞是一群脏猪！"

"巴都劳尔太太，是您告訴我叫他們来的呀……"吓得发抖的老僕人伊素尔回答。

"我从来沒有叫任何人把他們的脚在我的地毯上磨擦，不是嗎？"她躺着一动也不动，免得把脸上貼的东西搞掉了。"你晓得这是不是太子港的酒館侍者到了？……"

这貼着各色水果片的头，眞是奇怪，看上去好似阿保加里斯

妖魔的形象。这头用冷酷的声调斥駡那些呆望着她、吓昏了的可怜黑人。这个狠毒的女妖精使他們多么痛恨呀！当她談到“我的狗”或“我的地毯”时，口气那么柔和婉轉，好象这才是值得珍貴的，値得爱惜的东西；可是一提到眼前这几个黑人，她那张嘴就露出极端討厌的样子。她侮辱他們，向他們身上吐唾沫。是的，他們是粗手笨脚的人，随便被人使喚，却又被人厌恶。依拉利容沒有受到侮辱，但他很納悶，心想她为什么怨恨别人，为什么討厌别人呢？毫无疑問，她不过自以为是貴族阶級罢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原因呢？世界上有一种女人見了一只猫或鳥死了就会伤心落泪，可是对于一个遍体血淋，呻吟在路旁的人却瞧也不瞧一眼。她就是这种女人。这种討厌穷人的心理是他們家里世代相传的，縱然有时面带微笑，行点小恩小惠，但骨子里对穷人的厌恶依然存在，非等到他們的权势完全丧失，不会去掉。但是他們这种好象安若磐石的权势会不会有完蛋的一天呢？人类的奢望永无止境，致使这般人的面目之間，充滿了厌恶穷人的神情！

叶曼娜·巴都劳尔斬釘截鉄地向他們宣布：

“……叫你們到这兒来，不是为一个普通家庭服务，也不是侍候普通的人。凡是沒有穿白制服的人統統給我滚蛋……所有留在这兒听候使喚的人，一律要侍候到底。沒有听到命令，不得乱說乱动，絕对不許擅作主张。誰打破了东西，照价賠償。絕不許任何人闖到院里去，不管什么借口都不許可，否则立即赶出門去……我的話完了……”

这群賤民在鞠躬敬礼之后，低着头出去了，牢騷滿腹，怨气冲天。

• • •

是下午五点鐘的时候了，在蔷薇飘香的花园和客厅里，来客陆續到齐。在一片香气中，到处是身着黑白礼服的男人和衣裙鮮艳的女人。

精美的酒杯里斟满了鷄尾酒。妖娆的女人，露肩袒胸，有的大声欢笑，有的細語調情。乐队用心地奏着小調和《朗伯斯漫步》的調子，此情此景，真可謂光輝艳丽，至美至善。

耶罗門·巴都劳尔在人群中如穿梭般走来走去，高視闊步，吻女人的手，到处点头同人寒暄，胡吹几句梵桑·米哲黎的詩句或說着日本話“是，是”；稍远一点的地方，一些自命淵博的人，在談論国际政局，評論日本侵占中国的东北三省；另一边是政府的首脑，正在那里卖官鬻爵，許願授勋。丑恶的官場！

人人都是一副特务相，刺探密謀。这边的人危言中伤，那边的人图謀陷害。其实，到底誰会害怕这些出身貴族，飽食暖衣的衣冠禽兽呢？

徐娘半老的女人們正在談着他們的风流韵事，談最新的时装衣料，也淡淡地談到家务的困难。

“閣下，您的本事可真不小！最近买一点点吃的东西都万分困难，您今天的宴会却如此丰富……您不仅是一个可爱的人，簡直可以称为一位了不起的魔术家呀！”

耶罗門·巴都劳尔在人群中洋洋得意地說道：

“夫人們，不这样作，怎能討你們的欢心呢？……再說，象我这样的人，如果家务也搞不好，怎能担当部长的要职呢？我的秘密很簡单，那就是有先見之明……不过，你們也不要担心，經上次部长会議研究之后，我們已采取坚决措施来应付目前的困难局势。我对这个問題已提出处理意見。美国大使很佩服我这个大胆的計划。可是这下子我可泄露了国家秘密……对不起，不

再談了，夫人們……”

在茉莉花丛之后，成对的男女在幽静地方談情說愛，有响亮的接吻声，有兴奋的笑声，有許許多多甜言蜜語。晚照的夕阳，照在那些高貴区里的少女們身上，泛着金光，好似成熟的果子的顏色。她們在百花深处，綠蔭之下，大干其风流的冒险勾当。

可是，尽管有这种丰盛的宴会和輕狂的艳事，却仍不能掩盖人們脸上的忧虑之情。有許多人虽然来了，也不过是观望风色而已。局势的困难使得政府摇摇欲墜了。老百姓面临着飢荒，使得全国动蕩不安，也使得这一大群寄生虫心中惶惶。人言啧啧，听說有多少暴乱的阴謀！有人說，有一个警备軍上校几乎公开地說要发动事变。有人說，北方也有图謀生事的阴謀集团。

下午七时，宴会进行到了高潮。舞会在花园里开始了，舞步交錯，脸兒相偎，成双的男女在傍晚的凉风中翩翩起舞。夜幕尚未降临，天空依然一片灰色，使人們也显得灰漆模糊。侍者們不停地分送飲料，有深色的可口可乐，有果汁香酒，还有一种巴邦菇甜酒，酒瓶上的五星商标在黑暗中閃閃发光。

然而，有一些“賤民”，却只好聚集在鉄門后边，注意观賞这盛大的晚宴，眼瞧着满桌的佳餚美酒，女人們的华丽衣裙和男人們笔挺的晚礼服，大家一致感到憤憤不平。

“瞧呀！这些人好象无所不有，而我們則几乎連一口飯也沒得吃啊！”几个女人說。

那些醉飽不堪的花花公子走了出来，找一个偏僻地方，大呕大吐，使肚里稍稍松动一下，以便繼續作乐。外边迎风传来了一陣笑駡之声，越聚越多的人群，开始对这些醉生梦死的人駡开了。

“他媽的，眞是一群强盗！他們吃的喝的都是人民的血汗

啊！”

另一些人也喊起来：

“眞是无耻之极！在这样艰苦的时候，还这样花天酒地的尽情享乐！”

有些人激动起来，想向他示威。

“部长先生躲到哪兒去了？叫他出来，有話对他講！……”

“我們餓了！”

“瞧瞧这些有錢的黑白杂种們到底是什么个模样！”

在門口担任警卫工作的宪兵，决定出动驅散群众，吓得他們一哄而散。可是有不少的群众又在对面人行道上聚集起来，其他胆大一点的也加入了他們的队伍。登时发出一陣鼓噪之声。

被吓呆了的耶罗門·巴都劳尔知道出了事情，便把宪兵們召集起来。事实上，他已估計到可能发生的危险。他想，“群众同小孩一样，光用这种吓唬的手段是无济于事的。”他同樊桑总統一样地淸楚，被一些乱民包围起来不是好玩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应該毫不迟疑地把他們打发开。于是他便象那位总統一样用錢来解围，他覺得自己也可以走到群众中去，和顏悅色地同他們周旋，甜言蜜語地回答他們的問題，恭維恭維男的，哄一哄女的，逗一逗孩子。

于是，他便走出門来，招呼群众到他身边；他一見这些老百姓的激昂情緒，非常吃惊。他便立刻拿一把銅元向他們撒去。孩子們一拥上前爭着去拾。大人們走过去，用好奇的眼光看着这位部长，态度十分冷淡。

巴都劳尔滿脸笑容，嘴里說对宪兵驅逐他們的事还不知道，并且說他們当然可以在这里观賞，他还要給他們分发夹肉面包……有一个男人勇敢地走到他跟前：

“你就是部长嗎？”他問。

“是的。”巴都劳尔回答。

“你把錢扔在地上，是不是把我們当狗一样看待呢？”

群众此刻已把部长包围起来。穿蓝衣的男人和赤着脚的女人离他的脸只有几十公分远了。巴都劳尔感到害怕，謾罵与質問之声从各方面传来。

“你們看！人民的血汗把他喂得多胖呀！”有人說一声。

“那是对人民的侮辱！”一个女人喊道。

“可恨，这个老猪还叫人拿木棒打我們哩！”

在一片叫罵声中，部长从憤怒的人群中逃开了。人們越聚越多，宪兵到处追打，特别对妇女和小孩更加残酷。不久人群散尽，复归于平靜。夜空中传来管弦乐合奏的声音和歌声。安靜下来的客人开始合唱那个下流的英文《朗伯斯漫步》的歌曲。他們唱道：

每次去朗伯斯，
休問日与夜，
必見数君子，
留連不忍离！
嘿！……

院子里，在嘈杂的乐声中，响起一陣震耳欲聋的鼓声，是祭祀神明典礼开始的时候了。部长先自小心地隐藏起来。鬼神附体的伏都教祭司，口中念念有詞，在地上遍撒炒玉米和松子。有人牽来一只穿着紅衣的雄山羊。耶罗門·巴都劳尔走来，在圣柱与圣象周围乱舞一陣之后，便亲手把山羊杀死。鼓声阴沉，如誦經咒。大家輪流喝着山羊的热血，同时大教友拍拍出席者的头，表示賜福。

花园里的乐队仍不停地奏着各种歌曲。叶曼娜·巴都劳尔精神焕发地主持舞会，满面含笑，弱不經风的身躯偎依在舞伴怀里。一切景况，眞算得美妙动人，尽善尽美。

晚上十一点鐘的时候，花园周围的树木里投进来好多石块。

但是舞会仅仅被打扰了一会兒，便又繼續举行了。腐化享乐的人們很快就安靜下来，劲头比以前更大、更狂也更放蕩。不多一会兒，那些投擲石块的人們被发現之后，便都被驅散了。

天色曚曚亮了，清凉的街头上已有小販們尖銳的叫賣声，这时舞会才尽兴而散。成群的美制汽車开动了，鳴鳴地叫着，把耶罗門·巴都劳尔的座上客載向他們的綿軟的床上去。

5

有人敲門，他們突然惊醒。

“欧魯絲，欧魯絲，开門哪，是我呀！……！”有人在喊。

深更半夜，这到底是誰？依拉利容接过欧魯絲递給他的衣服，便去开門。来人原来是邻人杜阿亚，衣服还沒穿好。

“欧魯絲，快来！你怎么就沒有听見？我丈夫皮斯·瑪奴尔吃了一点东西刚去上夜班，就听到舒布卢特大姐房里发出呼叫之声。我推开房門进去，只見她坐在床上，身上流着許多的汗水，如同可可油一般……她还講了好多事哩！后来她就昏过去啦，来势很凶。我独自一个人实在沒办法，因此特来敲你的門。眞正沒法使她安靜……”

杜阿亚跟平时一样，滔滔不絕地說个沒完沒了。

舒布卢特这个老太婆，她的身子弯成两半截，好象一滑节橡

树。她跟杜阿亚同住在一个院子里。她的面色漆黑，浮露着愁容，皮肤上如同蒙着一层有皺紋的紗布，脸上有骨无肉，在睫毛全无的眼皮下，有两只凹下去的小眼睛，嘴巴上还长着几綹类似头发的灰髭鬚。她那牙齿全无的嘴里老是嘰哩咕嚕不知說些什么。小孩們最怕她那种样子，因此只要看到她，便向她投石子，以便掩飾他們的恐怖。于是她便挺起身来斥駡他們，声音嘶哑但嗓門很高，那么高的嗓音是她平时不常有的。經她这么一来，一群衣履不全的孩子們便吓得不敢走近她，不过他們仍然乱喊乱叫：

“喂，舒布卢特，喂！舒布卢特老太婆！”

相传舒布卢特当年也是个很象样的人。据說，当初有个房东，这人是好运街的巨商，他把房子租給她住，讓她在那里坐享清福，欢度晚年。人們至少会这么想。其实，她却是依靠自己在市場上討点残肴剩飯度日，从来也沒有付过房錢。即便是成年人看到她也有点害怕。有人說她是巫婆，是算命的；然而，即使跟她最接近的人們也从来未曾因此而非难过她。有的人还买些鮮花香料送給她。說起来可怜，她穿的那双鞋是补得一塌糊塗的男鞋，素净的衣服上尽是顏色不同的破补釘，一頂黑色帽子形如大碗，但是，却样样弄得干干淨淨。正因为有这种美德，所以一般老年人都很尊敬她，也許因为她能給他們推算未来的休咎吧。

“当你看見路旁尘埃里的白骨时，就該想想那上面原是有肉的。”他們伤感地說。

在这个无理可講的世界上，衰老是頂坏的命运。誰若是老了，如果以死为可惧而还願活着，那就只好去过顚連困苦的悲慘生活，吃着狗豕不食的东西，可以說这是全国每个人所必不能免

的。

杜阿亚，欧鲁絲和依拉利容走进舒布卢特的屋子，一群妇女，还有几个男人已經待在那里，他們都带着忧虑的神情，低声交談。老太婆躺着，喘声很大，光着半截身子，只有一条破被单盖在身上。

“她刚睡着，”一个女人說，“方才她象疯了一样，牙齿格格作响，发出牛叫的怪声。‘阿巴，咕龙巴！鳴！鳴！’她这么喊，接着又是：‘报仇呀！报仇呀！假如我的宝星再放光，我就要有七个……’”

“这种病不平常，我告訴你們。”年老的阿尔瑪諾开口說。

他搖一搖头，在地上吐了一口痰，喃喃地祈祷起来，不住地拉他的一只耳朵作为驅魔的咒語。老太婆的病起了新的变化，她躺在床上，輾轉不安，时而在枕头上乱撞，时而把瘦长的胳膊、腿向四面伸屈，又哭又笑。

“可以讓她用可可叶水洗个澡。”杜阿亚說。

“不对，最好用芥茎水洗。”另一个女人提出不同的意見。

“我想用海地的洛克叶比較好些。”格勒尔·欧鲁絲提議。

很明显，誰也无法使这个乱动乱叫的老太婆安静下来。她突然爬起，坐在床上，身上直冒大汗，喘着气又說：

“唉！报仇呀！报仇呀！我的宝星在放光，我快有七个啦！”

邻居們吓得向后倒退。

“我的宝星在放光，我快有七个……”舒布卢特睜着两只眼大声說，“基督徒們，我的負担太重啊！罪恶在燒我的心……基督教徒們，請听我坦白吧。屋里充滿了少女的阴魂。請你們把屋里所有的瓶子都毁掉……这是我沙劳特·西士林·西神一个人杀死了依芒特·卡桃納，卡芒西达·蒙道尔，巴里即納·达賽

斯……我的宝星又放光，我快有七个……我的左宝卜馬就够凶的，但它却碰到更凶的……阿巴，咕龙巴！嗚！嗚！"她呼叫起来。

屋里的人們听到这令人可怕的話，都吓得跑了出去。不久，附近被惊醒的人們便都知道舒布卢特确实是左宝卜教的巫婆。她象疯了似的把所有被她杀死的基督徒都一一坦白出来。最近这几天有没有两个孩子被認为患伤寒症而死呢？杜阿亚說她曾亲眼看見形同泥娃娃的小人，眼睛象火炭，在老太婆的床上跳舞。时間已是早上四点鐘，街巷里的人們都已經睡醒。小販們准备出去叫卖，工人們要去上工，这些人聚在一起，七嘴八舌，紛紛議論。有人說曾在老太婆屋里看到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于是就有人跑到她床边，看看她是否能飞上天去。

大家議論的結果，显然是認为这个女人对于附近的兒童来說是危险的，应該設法处理她，比如說把她送到医院里去。依拉利森想起公立医院来，这天夜里正由讓·米謝尔值班，因此决定去找他。

这种議論之詞使他劲搖了，也象一般头脑簡单的人，对于这不足置信的玄虛传說也恐怖起来，因为这样的恐怖故事，他从童年时就一直印在脑子里。但是，一陣細小的声音，小得簡直听不清楚，唉！这声音仿佛使他理解到，这可能是由于飢餓和寒热病而使得老太太成为半疯狂的。她受尽折磨，含垢忍辱，人們不查究重，就一再指她为巫婆。其实就具体情况說，她只不过是天地間的一个可怜虫罢了。这样的恐怖委实不小，这突如其来的恐怖刺入每个人的心脏。老实說，处在这种情形之下，把可怜的老太太同惡魔混为一談，也就不足为怪了。至于說到惡魔，那是的确有的，比如說昨天晚上，在幽美的住宅区，一个部长的公館里，那时你如果高兴的話，你便可看到輝煌的灯光之下，那些人

面兽心的衮衮諸公不正是一群喝人血的恶魔嗎？

他同讓·米謝尔从公立医院回来了，心里虽然害怕，但也不便拒絕陪他一同到老太婆房里去。他們壮起胆来，相偕而入。她燒得厉害，牙在打战。屋里只聞到一股酸腥的寒热病气味。有人說已經两天沒見她出門；她如果老沒吃东西，就不可能驟然改变她的常态，因为她自己也曾承認她是巫婆哩。讓·米謝尔聳聳肩膀，完全被这种似是而非的話蒙蔽了。他一方面覺得怪有趣，同时也存着輕蔑的心理。

他將她扶起。她的身子軟如棉絮，不停地打哆嗦。他按住她的眼角，給她扎了一針。

“赶快把她抬去，我不敢保証准能到达医院，只是不得不这么办。我想这是膀胱出血症，你們看看小便。总得設法叫她安靜睡下去才好。她因为生理上的痛苦，所以精神錯乱了。誠如你們所談的，这确乎是够严重的。不过說她是巫婆……就未免胡說八道了，不是嗎？”

人們在院子里喊得喉嚨都发热了。怎么办呢？医生自然不会相信她是巫婆。他說这叫作間歇性的昏迷！那么她亲口所說的話，也是昏迷中的囈語吧！一个名叫桃丽絲的女病人站在門口說着。

“这些医生，他們都是黑人，并且在非洲又沒有信仰。”她說，“好在每条狗都会舐它的脚趾，还算差强人意。如果我們相信这些先生們的話，認为根本就沒有巫婆，那我們的孩子就都要被吃掉，而我們再不过問，那么，其他一些眞正患昏迷症的人怎么办呢！……”

* * *

“喂，佩吉利客，你听我說，你說这該怎么办？难道看見大家

都垂头丧气就心里踏实嗎？……如今咱們店里，最容易卖的东西，除了汽水，就是甘蔗酒。你是曉得鞋匠非利伯特的，他本是个拘謹人，可是現在也爱喝了。他每天来喝十多次茴香酒。并且还不分好歹，硬拖着高百特一道来，这个醉鬼，你是知道的。依拉利容，你听我說，你看这到底該怎么办呢？”

依拉利容鼻孔里“唔，唔”了两声。他不願回答“怎么办呢？”这句話。干嗎去伤这份脑筋？他的生活太苦了。唉！他，他沒有开始喝酒，这并非出自天性，但他同样也是煩恼苦悶的。

讓·米謝尔对他所談的那些动听的話，有一时期曾使他想到迟早要有一种剧烈的斗爭，而且相信为时不会过远。在这种斗爭中，所有的弱小者都会自相結合起来，如同手上的指头結連成为一个大拳头。这难以形容的力量，总有一天会在海地广大的蔚蓝天空下怒吼起来，使所有勇敢的人都得到应有的地位。讓·米謝尔曾談到无产阶級和阶級斗爭；而他呢，却也結識了一班朋友，象那个有五个伙計的鞋匠非利伯特；无名的律师墨士曼先生；貨車司机克利斯班·佛朗苏瓦；医科大学学生讓·米謝尔；拳击家加布利尔以及他的老板。这位老板虽然派头挺大，却是个有胆量的汉子。老板的态度固然不算老实，但同样遭受美国壟断資本家不正当的竞爭之苦，波克曼这家公司也是这样。这种情况，頗类似德沙林时代，大有改变的可能。另一方面，他覺得讓·米謝尔的話很有道理。不錯，劳动人民应該为阶級而斗爭，以便从大腹便便的老板手里夺取面包。不过他認为工人的人数不多，而且又都是被动的，再說全国尽是失业和餓昏了的人，万一斗爭起来，保不住要失敗。讓·米謝尔那些动人的話使他覺得只不过是遙远的梦，書本上的东西，一輩子也难得实現。然而，其中有些話却使他認为見解高超，因为話里含蓄着否認听天由

命，坚决寻求真理的精神。其次刚由多米尼加共和国回来的克利斯班·佛朗苏瓦也对他談过好些話，这些話跟讓·米謝尔所談的道理一般无二。在古巴的圣地亚哥、比拉德里奥、馬当沙斯，那里的工人曾屡次拒絕上工，这就是所謂罢工。人們成群結队地跑到街上，高呼反对厂主的口号。据說这些人来自奧連特、哈瓦那或卡馬圭等地，他們专門鼓动怠工，大家管他們叫“紅党”。經过若干日罢工之后，接着就是大規模示威，如果人們与警察相持不讓，絲毫也不畏縮，那么，厂方就会增加工資。这种行动在圣多明各也曾发生过，不过次数不多罢了。依拉利容心里暗想，在海地有人承認是共产党，并且說要消灭資本家，可是并不象古巴那里的“紅党”。有一次，他問讓·米謝尔是什么緣故。他回答，那里的“紅党”就等于这里的共产党，并无絲毫区别，只是由于这里的力量薄弱，沒有办报紙，所以大家对这些事一概不知。他又想，何以这里的共产党不进入大小工厂跟厂方作斗爭呢？你光說有了报紙，工人就会鬧起来嘛！他們又怎能看得到呢？書本上恐怕講得更清楚些，怎奈海地这个鬼地方，又到哪兒去找書看呢？还是报紙比較好，自己看过了还可以給別人看，給其他一些讀書識字的人們看，讓他們也了解了解。这些共产党人一再宣揚他們是工人阶級的党，但他們却不为工人的利益而斗爭，令人不解。他呢，他很想行动起来。但他不曉得应該用什么方式以对付厂方，有什么例子可循？什么是斗爭的基本原則？一点兒也不明了。他只知道一点，就是人們越鬧得凶，年輕人就越会領导。想到这里，他的心似乎已傾向于讓·米謝尔了，但他的本意則有时佩服他，有时却又对他的話不以为然。

洪水之后，艰难的日子来了，这种日子是个个人所不能摆脫的。最初，他心里充滿了忧慮的情緒，但是一想到她，精神便立

刻振作起来。唉！格勒尔·欧鲁絲虽然身怀有孕，疲憊不堪，却也不辞辛劳，以其全力參与斗爭，那股劲兒同海地的純粹黑人不相上下。在这逐日的斗爭中，她的嘴由紅轉紫了，她的眼眶发出青灰色，脸上笑容驟斂，皮肤也晦暗无光了，但她的风度却越发显得楚楚动人，她的态度越发和藹可亲，并不因此而有損于她的美。

实在，她虽非正式参加这一举动，但依拉利容已因她而自豪，对她更加爱怜，这种情形是他从来未尝过的。他一面分析格勒尔·欧鲁絲的行动，同时便想去找一找那位尙不十分信服的讓·米謝尔以及他所介紹的一班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小資产阶級。他們这班人都沒有这种斗爭的經驗。格勒尔·欧鲁絲呢，只不过一个头脑簡单的姑娘罢了，她却能在这一点上据理力爭。

他对讓·米謝尔失望了，在理論方面，他已懂得不算少，虽然这些理論象馬达一样带动他前进，但主要的还是在于行动。是否仅談些抽象的理想或者人民的日常生活如何如何就能引起人們的兴趣呢？如果老这样空談下去，那就是对全体黑人漠不关心！何况他也曉得，縱然不理会他們，自己也是要陷入无底深渊，永不能自拔的深渊。将来他单独一个人，憑他的一知半解，跟他那个格勒尔·欧鲁絲，他的难友們和一些蹩脚老板，会有什么作为呢？因而在这凄凉的深夜，万縷愁緒涌上他的心头。这时候，他又覺得需要讓·米謝尔和他的同志們。他們是光明，他們带着希望……誰知道？也許終有一天，由于他們的意志同人民連結在一起而产生一种为建設未来的雄厚力量。随水灾而猝然发生的种种严重困难究竟要到什么地步呢？非他所能知；照現时情况而言，只有鼓起精神，爭取活下去。来日一切問題自会得到答案。

* * *

“喂，依拉利容！我对你說，我每次跟你談正經話时，你总是爱理不理的……”

依拉利容一言不发。他于万分困倦中，驀地怒火上升。假如他答話，那么，他心里对这个应該推翻的世界所久已蘊蓄着的积忿，便会朝着格勒尔·欧魯絲发泄出来，并且将一发而不可收拾。

他俩鬧彆扭老沒有完。当出租汽車司机雷納尔的老婆維克多利亚哭丧着脸，带着謙逊的态度走进店里的时候，格勒尔·欧魯絲正是愁眉深鎖。維克多利亚这个人挺惹人喜欢，是一个規規矩矩的人，在服装店当女工，大家都說她劳动好而且从来不欺騙人；正因为如此，所以她在店里每三周拿到十二块錢。看到这样一个“規規矩矩”的人，露着向人乞怜的神情，实在令人心里难过……格勒尔·欧魯絲打定主意今天什么都不做了。

“格勒尔太太，給您請安；依拉利容先生，給您請安，身体好吧？”

“維克多利亚太太，你好，多謝啦。”格勒尔·欧魯絲这样回答，口气冷淡。

“眞倒霉！天天碰到伤脑筋的事！”她扭过脸去急忙說。“雷納尔把他的加速器搞坏了，必須想办法买新的換上。因此，我今天不能还您錢。我的小佛朗西娜，也沒有牛奶喂她了。我还想买一小盒玉米面，頂小的一小盒就可以，再买一点吃的油和灯油。今晚我只好把工作时間延长，只要有活干，就能付还您……”

“維克多利亚太太，这本来不算什么，不过我直等了三个礼拜啦，現在，实在不能啊……”

維克多利亚太太眼里噙着泪，立刻羞得哑口无言。她虽竭

力保持常态，但在这一惊骇之下，也就难免局促不安。实在，这真比空手而归看着小佛朗西娜睁着餓狗似的小眼睛望着她还要难过。

“格勒尔太太，我恳求您，明天一定还您。雷納尔今天还可以开車出去……”

“你們这班人都是一丘之貉！你們就不想想，我欠的貨款能老拖着不还人家……你們以为我对保德先生能說出……”

“格勒尔太太，請您莫怪。”她有气无力地說着，轉身就走。

依拉利容站了起来。

“她要什么就給她什么吧！”他用命令式的口气說。

“依拉利容，但是……”

“給她！”他大声說。

“我今天到保德那里去，已不能再拿他的貨了……”

依拉利容怒容滿面，走到貨架前，取了貨物放在維克多利亚手里，随后就躲到隔壁飯厅里去了。格勒尔·欧鲁絲随着他进去。

“你永远不要管店里的事……我跟你一样也有好心腸……如果照这样随便把东西往外丢，一眨眼就要搞光。而且那位先生可不是好說話的……”

一巴掌打去，正打在格勒尔·欧鲁絲的脸上，几乎把她打倒。她瞪着眼看他，气昏了。她看到他那两只說不出名堂的眼睛，又紅又亮，这样的眼睛暴露着存心与人为难的神气，使她望而生畏。她走近他，只說了一声：

“依拉利容……”

他脸上带着不快的样子，理也不理她，从桌上拿起一包紙烟便出去了。剩下这小妇人一个人抓头跺脚，嚎啕大哭起来。

* * *

她止住哭，坐在床边，好象失了魂似的，一动不动，这样过了好长时間，一下子清醒过來，脑子里想这想那。

不錯，多少时候以来，她的丈夫就跟往常时候不同了，他很少說話，仿佛有多少事情糾纏着他，所以他才决定上夜校。白天劳动一天，晚上再去上夜校，去啃書本，也眞够累的。这一点她簡直不了解。有时候他睡迟了，她还不依他，說是明天还要工作或者說不該浪費灯油。这一巴掌說明了他們之間开始发生了裂痕，成堆的思虑使她不能再想下去！

于是，一种恐惧冲上她的心头，使她难过极了。眼看就要丢掉这个人的爱，可是这个人却是她的命根子啊！

她只不过是街头上一个貧苦的小商販罢了，以她那单純的心，随随便便投入爱的漩涡。对于爱，她珍惜它，比作她所卖的糖果。人人都願意有好吃的糖果。这个胃口一輩子也不会变。爱又是复杂的东西，活生生的东西，微妙的东西。为了探寻这爱情中的奥妙，不能不說她已經有所牺牲啊！她是一个老处女的繼承者，这个老处女对于这方面的知識一点也沒有灌輸給她。她从来沒有見过两性生活，在她的意識中認为这种生活应該沒有悲剧，也不是只講肉体之乐。她对自己的男人，給他洗衣做飯，跟他聊天，抱他吻他。总之，一句話，給他一切自以为是幸福的事。但是这种幸福，由于生活上的种种困难，只成了她所希望中的暗淡影象罢了。人人都在追求幸福，不是嗎？唉！他使她重新認識到，即使是那天天在愁苦中所領略的幸福，也不可能达到了。她的看法并非荒謬，但是……多亏有“但是”这两个字啊！

她做好点心，把由于缺糖而味道发酸的情形告訴他，他不但不恼她，反說这样挺好吃，也合乎节約原則，因而疯狂地拥抱她。

这样，使她非常高兴。他大吃特吃，仿佛故意讓她喜欢。

另有一次，他俩一同到校場去看免費电影。她看到卓别林张开大嘴啃鞋子，不禁捧腹大笑。当他毫不客气地追問她何以值得这样好笑的时候，不禁使她大吃一惊。

这些事情她一向沒有放在心上。她在街头当小販时不知見过多多少少！她見了可笑的就笑，这是她的天性，那怕是极平常的事，有时也会惹得她笑。在她眼睛里，有骨瘦如柴的兒童睜着餓眼在大街上东张西望，有劳苦过度以致衰弱不堪的老人，餓昏了躺在公共場所的长凳上，有蓬首垢面的乞丐在垃圾堆里拣骨头啃。她的眼睛跟小孩的一样，碰到什么都想看……

一些潜伏在她脑子里的旧形象，不知何故，此刻又浮現出来。对于这些影象，她本来向未注意；但是这一巴掌是不是又提醒了？……

这些形象之一，就是在医科大学附近的僻陋地方胖大嫣尼尼的小屋里那几次悲惨的幽会，如今还使她記忆犹新。这个年方十五的少女，就在这个所在，把她的純洁肉体和可貴的貞操出卖給可厌的顧客們了。她那时跟一般女性受惊时的情态一样，半推半就，带着不自然的微笑，显示着她的心里既以此为美事，可又害怕被人发覺。她以哀懇的神情向人表示，老母业已去世，还有两个小弟弟和一个小妹妹，說着說着便止不住嗚咽起来……

随后，她仿佛又看見一个年輕人在独自走路时，突然自投在疾駛而过的車下。他那破碎的头顱包在浸紅了的紗布里。这个垂死的人对营救他的人們說了好些极其伤感的話，可以說是集人間煩恼的大成！

她用手捂住脸，不敢再想下去，但其他种种形象却止不住又

涌現出来。

她又看見一些喝醉酒的美国水兵，在堤岸上的树蔭下，正要焚毁一迭鈔票。一个餓得皮包骨头的女人怀抱着光屁股孩子向他們苦苦哀求。这些水兵叫她跳舞，在地上爬着走，学猫叫，学狗叫，学馬嘶，然后才把要烧毁的一元鈔票丢給她一张。她看見这个女人用嘴把那张紙币銜起来，上面沾滿了因劳苦与羞慚而滴下来的泪水。格勒尔·欧魯絲那时只听到一片狂笑和嘲諷的声音，原来这女人的鮮紅舌头在舐着綠色的鈔票哪！

不錯，大街就曾經是她的学校，她的課堂，她的書本。她以冷靜的心情，通过这样的教育而成长起对生活的热爱来，每逢想起便覚痛心。她曾在这种环境里付出了相当代价而不自知。对于其他为苦难所折磨的人，虽有同情之感，也产生了强烈的斗爭志意，但总覚困难重重，无能为力。自从了解了整个民族的痛苦后，她极感失望，惊恐。談到反抗，对她来說，仍然是困难的事。

不錯，那一巴掌，也不过是近来依拉利容不正常的行动罢了，那完全是生活煎熬所造成的恶果。有时候，她还想到他的老毛病。难道他会疯了嗎？据說有許多人害了羊癎疯就疯了。她很快就否定了这种想法。因为服用丸药的关系，他的病事实上已經痊愈了。

她还不大了解。各方面衡量一下，他們的生活比一般人并不算坏……一个曾受海地的腐蝕性生活所折磨的黑人，又安得不感到恐慌而为生活担心呢！

当天早晨，她对他提出了个問題：

“这种情况你以为何时可以了結呢？”她提出这个問題的用意是要他把預料的情况說出来。她自己也費了很大的辛苦在准备这个答案。她求知心切，喜欢預測将来。

她一直从各方面考虑依拉利容所蓄恼的解脱苦难的問題。依拉利容自己也不大清楚，但却希望自己能发現这个眞理。事实上她不大了解，可也不願意他过份去思索。因为她覺得这些思想会使他們基础薄弱的但还算安定的生活受到影响。头脑簡单的人对新事物是那样地恐惧啊！

她覚得她最亲爱的人是在危险之中。肯定是讓·米謝尔与他那些可恶的書所造成的。她心里突然充滿了深恶痛絕的心情，恨那些書夺去了他們非常稀少的亲近机会；这种强烈的怨恨之情，使她心中产生了一种几乎近于野蛮的激动。

她走过去摸摸那些書，很想把它們毁掉，全部抛在海中。可是她立刻又覚得这种冲动不对头，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思想斗爭起来了。她害怕了，害怕她的認識不清，害怕她的愚昧无知。最后，她眼里竟流出泪来，于是赶快抑制住，因为生活不能說好就好起来。店里已經听到不耐煩等待的喊叫声。主顧們唯一的願望就是快点招待他們，否則便到别的地方去买。

* * *

他象失了魂似的在城里乱串了很久，街道上的嘈杂声震耳欲聋。昏暗的烟雾中，他勉强可以由形状、顏色和气味估計出所到的地方。如果房子是洁白的并且聞到香味，便是高等住宅区。顏色晦暗，香味不大，又摻杂着其他气味，那便是市中心，介于两者之間的地区。形式整齐划一，顏色不同，配着透明的橱窗，只聞到一股强烈刺鼻的气味，又有人群里的汗臭气，这地方便是商业区。及至形式参差不等，又是方的、斜的、尖的，色如鵝粪，鼻子里只聞到粪便和霉臭气味，这就是平民住宅区。这个地方同市区好象用刀子划了一条显明的界綫。

他的心里忧虑重重，脑子里一系列的印象，越想越多，使他

极度烦悶。他气极了，也不去上工，轉身就走，不留心同一个人碰个对面，这人一把拉住了他。

“讓我过去！”依拉利容喊了一声。

这人张口笑了，用力拉着他的胳膊笑个不住。他不是别人，正是拳击师加布利尔。依拉利容的一肚子忿恨宛如画中的宫殿，頓时化为烏有。他見他笑的那副神气，自己也忍不住笑起来。

这一来，对他来說，大有好处。这时他們是在伯雄-德沙林公墓旁边。两人相偕走进了“佛朗索酒店”。

“我要阿加桑①；你呢？”

“也要阿加桑！”

天气热，他們大口喝着清凉的飲料。老板見他們笑容滿面，也很滿意，后来听到他們大声說話，他心里喜欢，便走近他們說：

“我专等你們开口夸奖。你們想必是初次到这兒来吧？所有这样夸好的顧客，多半是初次来的。怎么样，好喝吧？这是我老祖母传下来的秘方……”

老板最爱跟人攀談，而顧客則来得稀少，因此，招待殷勤。不过因为他們阴阳怪气地不願理他，他也只好不再絮煩了，独自沒精打采地回到柜台后边。依拉利容又显着发愁的样子。

“那么，难道你不痛快嗎？”加布利尔問。

“啊！沒什么不痛快的，还好，还好。”依拉利容回答。

“你这不是死心眼兒嗎？”

“不是的。”

“你大概跟你老婆鬧彆扭吧！我說你簡直是傻瓜，眞該拿繩

① 一种飲料。

子套住你的頸子！”

“不要寻开心啦。”依拉利容露着不高兴的样子回答。

“老朋友，你今天变成哑叭了，就不看看我变成了什么样子？”

依拉利容看看加布利尔。真的，他已变了样兒，戴着玳瑁眼鏡，穿着一套醬紫色呢子衣服，一双式样特别的白皮鞋，手里拿着一根桃花心木的手杖。

“你瞧我怎么样，嗯？”

依拉利容見他那种快活劲兒，心里猜想他可能是得到了一笔遺产。他們相对而笑了。加布利尔在古巴，波多黎各的圣胡安漫游了一趟，胜利归来。

“就象这个样兒，我才都看到了他們！”他說，“砰，拍，嘩啦！”他作着滑稽动作以显示他的才干。

他們談起本地情况。加布利尔却說他今天早晨才回来，什么都不曉得，老是搖头。啊！这就是了，明白了！他正要同全国拳击协会签訂合同。等合同签好，对不住，再見！这倒霉的地方以后便再也看不見加布利尔的踪迹了！

依拉利容非常生气。

“大家都是一样，所有这些可怜的黑人个个走头无路啊！”他大声說。

“我不怕人耻笑！”加布利尔回答。“我認为还是明哲保身好些，我自去干我的，如果老想念这个地方的困苦同胞，岂非夜里也难好睡了。只有自己打自己的主意呀！假如我能把你这样的老朋友带到紐約去，自然也忘不了他們，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也不願同这里断絕关系啊！”

依拉利容一句話沒說，多少时候以来，类似这样的話就已經

所腻了。这就是解决問題的办法嗎？这样的話使他感覺头痛。他天天听到这种話，有人一說再說：

“这地方遭殃啦，赶快离开吧！”

老板又走来，于是胡扯起来，說什么紐約是个大城市，好地方，年輕人大可以前去，那里的金元多得象天上的繁星，前途又是如何光明，那里热鬧极啦，眞是个出奇的大城市。他們站起来，加布利尔付了錢。

“那么，你为什么又回来啦？”依拉利容冲了老板一句。“如果照你所說，你早該成为百万富翁啦！”

加布利尔拉他往外走：

“但是你如今又有什么呢？”

不多一会，他們走到总統府前，只見一些官員正在他們的工作地点跳山鷄舞。一群美国游客猝然而至，手里拿着照相机，作手势叫他們站定。他們便站定了。

一个滿头棕发的小孩，睁着两只类似塗上釉的眼珠瞧着他們。加布利尔走上前去，伸手摸他的头，这小鬼竟然在他的黑手上吐了一口唾沫。

“滚开，黑鬼！”他睁大眼睛喊叫一声。

小孩的父母笑起来，走过来把气得面紅頸子粗、张牙舞爪的小美国人拉走了。

这次是依拉利容拉着加布利尔走开了。他們坐在离音乐亭不远的一条长凳上。

“那么几时动身呢？”依拉利容追問一句。

* * *

他回到家里，格勒尔·欧魯絲跟平时不大相同，脸上一点表情也沒有。他們默默地吃着，都不吭声。他見格勒尔·欧魯絲

穿得整整齐齐，好象預备出門的样子，心里納悶，几次想問也沒有問。他确实不知身在何处，只感覺疲倦得很……他在她面前如同一个不老实的孩子，他曾經把她打了一下。来日还得要过下去呀！

第二天，所有大大小小的工厂，如肥皂厂，香料厂，啤酒厂，榨油厂，屠宰厂，皮革厂，紙烟厂，皮鞋厂，印刷厂以及海濱的砖瓦厂，桃心木厂，造币厂的工人和碼头上的搬运夫，一群群象螞蚁一样，开始动起来了。这些人天天不辞辛劳，为大众服务，他們出卖他們的幼年、壮年甚至老年，其目的仅只为靠自己的劳力换取有限的面包，以免淪于死亡。每到夜晚，家家戶戶便难免要发生象今晚他們这样的小蹩扭。这种小蹩扭过一会兒也就好了。

越是拚命工作，身体就越受亏損；身体上越起变化，他的头脑也就越发清晰。要想得到光明，就必須担当新的任务。讓·米謝尔的話又在他脑子里出现了。

"你的工資只不过是为了維持你的筋骨和脑子的动作，以便給老板制造財富。終有一天你会清清楚楚地体会到这个眞理。到了那个时候，你仍然要忍耐……"

长期以来，这些話就盘旋在他心里而未使他注意。他每次听到讓·米謝尔那些"危言聳听"的話便覚得好笑。

"你的話如雷貫耳，你眞会說教，比黑尔丹神父还高明哩！"他說。

此刻这些話在燃燒着他的心，他毫不犹豫地用另一副眼光向周围观察，用另两只耳朵去听，用另两只手去摸。不管在吃飯，睡覚，作梦，快乐和苦恼时，他的脑子里总存在着这种意念。

他开始观察工厂里干活的那許許多多只手。那些手有的在試輕重，有的在量长短寬窄，有的在估計厚薄，有的在摸摸光滑

不光滑。总之，这些手无不珍爱它所制造出来的东西。他看見这些柔軟的，时张时合的手謹愼地操作，开始时那样灵巧，活泼，以后便逐漸呆板了，无力了，发痛了，麻木了，以至于死在案板上，然后苏醒过来，接着再干那悲慘的，威人的人間任务。

这些手只要伸开拳头，便看見青筋暴露，不象是肉做的东西，而象是一把骨头球拍。工人的手就是工具，不断地变样兒，粗糙起来，厚起来。儿时沒有手了，或者手不会操作了，那么生命也就跟着完蛋。固然这些手掌在短暫的幼年时期也曾是高低起伏，紋路分明，可是如今則又硬又厚，大拇指生了硬皮，掌心里也布滿了茧子。这些手指，彎曲如鉤，已非原形，也沒有原来的气色了。有些工人的手，张开一看，便可看見食指的骨节特别显明，无名指总不能伸直，拇指上沒有指甲，而只是一块旣非金屬，也非木头，更不是石头，而只是黃泥和中午的瀝青所塑的軟骨罢了。

这些腿，由于劳累过度，几乎变成不直的棍棒，腿肚格外显得突出，上面一条条連貫的青筋，如同盘結着的水蛇。

他注意看格勒尔·欧魯絲的嘴巴，牙齿，眼睛，只見坚硬的肉皮上，东一块西一块有好多烧伤的痕迹，破过的斑疤。他先前十分喜爱她的美貌，当初为追求这种美色，曾在他那不稳定的生活中，費了很大气力，結果她以带有小疤的美愉快地接受了他的爱，可是如今他呢，却偏要給她耳光！

他很想快点出去，因而以响亮的嗓音說：

“八点半了，我該去上夜校啦！”

格勒尔·欧魯絲用眼睛盯住他。他打算溜走。

“等一等，帮我关好店門；我今晚心里煩，跟你一块兒去。”她說。

他們走到外边，清风拂面，气候温和。格勒尔·欧魯絲靠在路旁石桩上。他扶着她，她紧偎在他身上。

"格勒尔，你可曉得这一巴掌……"他喃喃地說。

她沒容他說完，便把两个指头插进嘴里，对着他"嘘，嘘……"了两声。

6

太子港在这个礼拜四的下午，夕阳落山的时候，沙瓦街上已是人影散乱，搬运苏打酒罈的工人如穿梭似的来往不絕。罈里发出一股淡淡的甜味。人們热得头昏脑胀。在这宁靜的夜晚，只有車子轉动的巨大响声。

白色的大車上，一个法国女郎有气无力地說了声：

"瞧你們这份醉醺醺要死不活的样子！"

人們轉过头去瞧她。这群人确实在忙于其他工作，沒去理她，仅只有人暗地里唧咕几句罢了。虽然她的面孔好象挺神气，其实在她那塗着綠色的眼皮下，却是一双惺忪的睡眼。她的小嘴象一张弓。在她那赤裸到腋下的胳膊上，一条条的青筋好似蓝色小蛇。可以断定她不是个电影明星。她喝了一杯清凉飲料，便牽着一条卷毛大狗，起身要回到她那芬芳四溢的第五号香巢去。她走起路来，一摇一晃，一点精神沒有，仿彿温室里的花兒，正是沒落阶級的頹丧情态。她带着醉醺醺的样子，扭动着屁股朝其他有飲料的地方走去。

今天，这位德拉哈意沒有出足风头，只听得她咳嗽一下，大喝一声，便飞也似地奔往校場，朝柏利內豪弗那边去了。只有几

个不諳世务的小混血兒和几个嘴里含着雪茄烟的黑人轉过头去瞧她那淡紅色的大腿和金黃色的头顱。一个小矮胖子把杯子翻轉来說了几句不三不四的話。

一个报販叫卖《海地日报》，有一人拿到手里瞧了一下，馬上就退还：

“这《海地日报》对彼尔·卢墨尔事件一字沒提呀。”

“要想多知道消息，就該买《本地新聞报》看。”

“这种报可是卡拉德那个蠢东西办的？”

“誰說不是？”

“你說，应不应該同別的报一样給錢……”

“給錢，給卡拉德？你发疯了？……”

他們爭論不休。

所有一些乘凉的人，所有一些放下鋤头出来蹓躂的人，所有一些探听消息的无聊政客，所有一些追求爱情的小伙子，这一切形形色色的人物都麕集在校場上。

卖冰淇淋的鈴声响个不停。一輛海地警备軍的車子疾駛而过。美国公使来到雷克司加非街，他走到那些患痲疹的孩子們和衣服襤褸的妇女們中間。向来很少看見美国外交官混杂在人群里。人們于是紛紛議論起来：

“他們一定心神不安，他們想了解人們怎样对待卢墨尔事件……这事使他們伤脑筋，有人說……”

美国孩子們一个跟一个用鼻音重复着：

“可口可乐……”

他們的父母心里煩乱，但孩子們却在嚷：

“媽媽，再喝一点！”

“杰克，給我点心！”

"山姆，慢慢地吃！孩子，不要慌！"公使喊道。

卖松子的女商贩的拖鞋，情侶們相牽的手指，糖果商人的貨箱，这一切都照耀在万里晴空中的东方飽滿的明月之下。

失业者在一条凳子上正在开会。这个会就可給你一些动人的消息，这个会就可使你推翻內閣！

这一周确实太沉悶，人們一听到提起訴訟，都連气也不出了。后来撒黎納和莫拉杜福的居民很不高兴，認为这是怪事。昨天华利叶市場就突然发生了恐慌，人們糊里糊塗地乱跑起来。两艘美国兵艦今晨开进太子港海湾。有人說，約里布瓦今晚要在白賴尔郊区召开秘密会議。其次，普拉德尔分子也将举行示威运动！

城里同前天白天那样，頗不安定，一切管制很严。大家都很怀疑。每个人都想看看风色。因为，假如樊桑垮台了，就得重新选举，而且在乡間的选区，每个人都应当有自己的代表，自己的議員，自己的总統。每个人都想占在好的一边，以便在奶油色的座位上得占一席。假如樊桑被驅逐了，可以說，这是大快人心的事。

此刻太阳正在下落。这肉感的，动蕩的，引人入胜的夜景傲然而至，宛如焦慾中年逢快乐的黑人。热带夜間的定时风迟迟不起。太阳好似一个大紅石榴飄浮在海上和城市上空的云里，吸吮它的甜汁。人們走动着，怒火冲天。黑人的卷曲头发，平坦的額头，坚硬的面孔，活动的鼻子和大厚的嘴唇，混合于混血兒的黃面孔与黑眼睛之間。有些兒童坐在青草地上，在晚霞的照耀下，只显得精神萎靡。初露面的繁星如同盞盞明灯。

空虛而带刺激性的黑夜，热得象火燒一般。

有人在人群旁边經过时，鬧声頓止，随后又低声說起来，其

声顫抖，勉强可以听到。

樊桑究竟怎么样呢？他是否会被推翻？在这些年月里，多多少少的人已經了解到困苦的由来，正好借这种混乱局面把这恶运改变过来。每一慼叹之声都是随着各自的情况吐露出来的……

在总統府前，卫兵們端着自动枪，踱来踱去，枪口对准街道轉角处，作着警备。

格勒尔·欧魯絲摸一摸她的肚皮。小孩在里面象一只小青蛙般地一鼓一鼓地动着。是女孩还是男孩呢？依拉利容始終不肯把他的願望吐露出来。然而每当她食欲不振时，他总是鼓励她。

“为这个小黑人努力加餐吧！”

依拉利容这人真怪，为什么总不提他所喜欢的呢？随他去說，又无人阻止他；原来这个面目丑恶的家伙，却是自己醒悟过来啦！每逢有人追問为什么对这事一字不提，或是人們談到这件事，他总是借詞把話头打断。

在格勒尔·欧魯絲这方面，她最不喜欢听人說是女孩。每次杜阿亚指肚子是圓的而推断是男是女的时候，她就很生气。照她說，这是女的呀！真叫人扫兴！因为这首先是賠錢貨，时时离不了裙子穿！至于男孩，只須短褲就能将就过去。何况女孩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还必須予以监視！而青年小伙子呢，在今天来說，那是多么勇敢有为啊！末后再說，做女人也实在可怜，除非落到好丈夫手里才是例外。格勒尔·欧魯絲还算命运好，但是有些妇女那情况就不对了，她們給人作附屬物，洗衣做飯，挨罵受气，躲在厨房里，以泪洗面，終会有一天要为劳动而筋疲力竭，一命嗚呼……

然而，那一天在夜校里，听到講述拉瑪廸尼的爱人瑪丽·君娜的故事，她覺得特别兴奋。这位女英雄在爭取独立的那次战爭中，参加克来特·比罗特战役，屡建奇功。如今女人們沒有成为英雄的机会了。生活实在平淡无味。只有一件算得重要的事：那就是为免于死亡而斗爭。

討厌！这小崽子又在动！他老不肯安靜。我眞想給他一拳，翻个筋斗給你尝尝！这兒，大概是头，那边，想必是膝盖。此刻格勒尔·欧魯絲很安定，她自己也不知何故。生活不怎么枯燥了，事情也不那么忙乱了，不再愁吃愁喝，眞的不会再受困苦了！最近这几天的混乱状态，一下子就烟消云散！眼看好日子就要到来，謝天謝地！这大概是在夜校里，所有以往的这些历史都使她覺得津津有味，而且对她也有好处。当她从学校回家的时候，只覺得心头上一股热气。这个学校使人产生一种不可思議的希望。如果不是一天劳动太累了，她眞想在那里多待一会兒。

医生曾說大約在两个月內就要生孩子。是的，她竭力爭取不使这小家伙变得同街头上那些小黑人一样。

街头上那些小黑人确实太难看。这些象黑面包的小黑人，由于先天不足，骨瘦如柴，衣裳又破烂，簡直象戏台上的小丑、流氓、流浪汉，或其他种种說不尽的形象！

生活充满了痛苦，使得海地的兒童們怎得不爱打架斗毆？請看！这街头上的喊叫詈駡之声，不就是他們在互相打架嗎？这也許是为了搶夺在垃圾堆里、老鼠洞口或旧罐头盒里拣到的什么东西吧！

这天早晨，海地的太阳同孟加拉火柴那样发着黃光。

* * *

內閣会議的紧张情形有如暴风驟雨。樊桑总統大发雷霆。

他忿怒极了。巴都劳尔站在他身旁。

"巴都劳尔，你晓得，用那些老猪，我的政府很快就会失掉民心啦。这位劳斯波倫扰散了那些想入閣的人，所以提出想当內政部长，而那位柏尔莫林呢，也捐助了四分之三的救济金給灾民，至于其余的人，那簡直是放屁！放屁！不要脸的东西們！不要脸的！……"

"总統，您說得对！"巴都劳尔低声說。"我相信您是有办法的。对于这些公开反对的家伙們，切不可把閣員的位子随便給他們！"

"說到閣員們反对！"樊桑冷笑了。"你以为我对他們那鷄屁股嘴还会客气！我要叫他們跪在我面前，叫他們的老婆也讓我騎在背上！告訴你，关于应付局势的办法，我已請教过依維·唐代斯了！这位卓絕的經济学家給我講述一段亚当·斯密斯的故事，妙极啦！我要把这班人都抛到九霄云外！他們反对，那才是笑話哩！……"

巴都劳尔仰起头来。事情严重了，比他所想象的严重得多。总統已經拿定主意。他的鼻子很敏感，便想法追随在总統的左右。

"总統，您一定很好地考虑过了，內閣改組可以安定人心，不过……"

"我决不讓这些坏小子們把不稳的局面搞得更糟。不錯，这是真的，人民的忿怒日見高涨，这点才是危险的哩！应該快点行动起来。明天我就出两份布告，一份是对造謠惑众者罰薪百分之五十。因为錢对大米、玉米和其他食品关系很大。我把三四个議員关进监牢，其他那十二个随声附和的人自然就老实了。另一份是把这些搗乱的共产党人置于法律保护之外。对于这一点，

你可曾看到白齐諾所提的条件？这些共产党，眞正可恶！……”

“总統，这样办好极啦，好极啦……”

“还有最好的一手，只怕你还不知道哩。平时布告上本来不是我签名，而是由部长們签署。我对他們說明这次必須由我代签。那么八天之后，瞧我的！一脚便把他們踢出去！这一手，你看如何？对我的地位来說，我想这是最妙不过的！自然罗，对于共产主义的传播还得特别注意……”

巴都劳尔精神振奋起来；总統一个劲兒冷笑：

“这話我只对你一个人說，其他任何人也不晓得。我的未来的总理，你說怎么样？……”

巴都劳尔心花怒放，不知怎么才好。总統拍着他的肩膀說：

“亲爱的，你說你是我的学生，那么把他們都抓来，这样才能了解他們那一伙……說到这里，难道你就不給我出点主意？……”

巴都劳尔顫抖起来。他心想，不顧廉耻地尽情吐露出来呢还是跟他决裂而站在其他的人們那一边去？

“自然罗，你什么也摸不清……却又想当閣員！”

“总統，总統，但是……”巴都劳尔吞吞吐吐地說。

“如果你願意了解在这样的形势下所应該采取的措施，那就請听……为了实行这个計划，必須依靠武力，是不是呢？因此应該給警卫軍奖金，給士兵們犒賞。我已經見到美国公使，三条兵艦已开回太子港了。讓这些普拉德尔派和一些搗蛋鬼們去考虑考虑吧！其次对水兵們也得花費几十万元。眼看謝肉祭的节日就快到，又要举行隆重典礼。民間大张筵席，击鼓取乐，以及市場里的群众舞会……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須严防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寻是生非，而不可只是梦想着瓦雷黎的海家……”

巴都劳尔恢复了常态。他显然看出总統有意叫他俯首听命。他的嘴张到耳边，笑得滿嘴的牙齿都露出来：

"总統，英明，英明呀！"他开口說。"靠您的提拔，我曉得不久就要成为政府的要人了。但是，您以为美国財政代表会采納我們的財政計划嗎？西內德拉呂是我的朋友，我可以……"

"巴都劳尔，我对你說，你至少应該了解1933年8月7日的財政协定……西內德拉呂只能根据政府預算限度……"

总統两手抱着头寻思，他不願輕于尝試：

"唉！……我眞覚得孤单，巴都劳尔，我眞覚孤单，沒有輔佐我的人，他們都是飯桶。眞孤单，巴都劳尔，你还記得我們在北星中学的时候嗎？……"

巴都劳尔暗地里注意着他，心想也該吓他一下……

"啊！总統，这确是好机会呀！此刻誰会說我是替您同特魯希略秘密联系呢？正因为这个姑娘，人們体会不到……那么她叫什么呢？我倒忘記了，是不是叫卡曼西达……您記得么？您此刻专門联絡普拉德尔……"

樊桑不加犹豫，接着說下去：

"不錯，这是好机会……这位老普拉德尔！如果当初我們不坚持分离的話，恐怕他早已叫我繼承总統之职了。唉！我現在眞覚厌煩了。摆脫一切的时候已在不远，只有你还象个朋友，这不是說笑話，只有你会使我想念……"

总統打开窗子，阳光射进来，金黄色的光綫和总統办公室的帷幕。动人吟誦的兴致。屋里的大鐘，已是下午五点，正响着十八世紀歌咏野景的音乐。他倚肘而坐，半閉着眼睛，首先看到的是花园里綠油油的草坪，五彩繽紛的花坛和花滿枝头的小树丛。然后又看到大海的新月形港湾，晦暗的白賴尔郊区，最后他的視

綫停止在高入云霄的山峰。他的性情仿佛受这种景致的陶冶而温和了，从鼻角露出笑容，开始贊叹起来：

“这碧蓝的山每天清早在太阳之下鍛炼自己，以便一跃而升到天上……”

“太美啊，总統，太美啊！”巴都劳尔感叹着說。“您瞧，这眞是一篇絕妙的演說詞的开場白。照这么說，您是不是打算在广播电台发表一篇伟大的政治演說？……”

总統摇摇头，这个意見好象使他挺不高兴。巴都劳尔正是碰到他的弱点上了。他輕輕咳嗽两下，抬头望着將黑的天空：

“这碧蓝的山每天清早在太阳之下鍛炼自己，以便一跃而升到天上。”他重复一遍。“您說得有道理，这是可以升上去的；在广播电台演說可能更巧妙动听……”

* * *

后天，舒布卢特老太婆的葬礼就要举行。杜阿亚在院子里高談闊論起来：

“唉！眞使我难过得要死呀！你們曉得，这个舒布卢特老太婆，人們把她抬到医院，她就死了。有一位先生坐着一輛綠色汽車来到。你說这是車子嘛！其实是象小船那样的轎子，乃是官府的車輛。車里那人可能是議員或閣員。他来到我家問我是不是要办喪事。他給了我一百块銀元作寿衣和守夜之用。他說：‘宝納杰夫人曾經吩咐过我，因为我在郊区負一点虛名，本来就担任为死者裝殮的責任……’这种情形，看起来，眞令人一洒同情之泪！当她活在世上的时候，讓她挨飢受餓，等到死了之后，为了不失体面，却要举行隆重的葬礼……”

这奇怪的事使得妇女們胡思乱想，猜疑不定。杜阿亚必然了解得不少，只是她不肯說罢了。有些人說，在医院里未死的时

候，她曾說出她的眞实姓名，所以才能通知她的家属。另有一些人認为这个老太婆既然早就成了疯子，那么她很可能还有財产在省城，她的亲屬以及有权势的人們一定都想得这份遺产。这是可以断言的。

死者躺在床上，床四角点着四枝蜡烛。按照当地的老习慣，用一条白手帕盖住她的下巴，好象患牙痛的人們那样。蒼蝇聞到死人的气味，已經有好多在那里嗡嗡地乱飞。她如今有一张宁靜的面孔，这样的面孔是人們从来沒有見过的。她那閉着的大眼睛陷入深窟窿里，鼻子塌陷了，嘴上浮显着一点乖僻的笑容。在阴曹，她会再看到海地一些老祖母的慈祥面孔和她們的善良而篤实的美德。这不可阻挠的死，这严肃的死，好象是极其重大的事件，也好象不可思議的安定幸福。

杜阿亚把样样事办好之后，也就走到哭泣着的女人群里，晃蕩着身子，捶胸頓足，如同一个患梦游病的人；她穿着一身素净的短衫短褲，头上蒙着一块白布，手里拿着一条大紅手帕。于是她也就放声大哭起来：

“唉，舒布卢特老奶奶，請您睁开眼睛吧！您为什么离开我們？唉，老天哪！你为什么把她带去？唉，我的好邻人，誰也沒有您厚道啊！您是个对人热誠，令人可敬的人啊！唉，我的老媽媽，您把我們撇在泪海里不管了呀！您象上帝的小鳥，无牵无挂，說死就死了呀！唉，舒布卢特老奶奶，請您起来制止我們的悲慟吧！唉！……”

她手足痲木了，大叫着倒在一张躺椅上，两手一伸一縮，揮动着她那条大紅手帕。

“唉！舒布卢特老奶奶呀！”哭泣的女人們还在嚎哭……

个个人哭得声嘶力竭，死去活来。誠然，这个民族具有天賦

的集体合唱精神！

院子里一盏保险灯，挂在低树枝上，在热带定时风的吹拂下，这盏煤油灯在漆黑的夜里忽明忽暗。一群玩紙牌的人已經上場，出牌吃牌之声，呼喊不停。其旁，說書人阿尔瑪諾正要講适合于夜晚的故事。小孩們围了一大群，要求說書人快开始講。他們說，天上的繁星也等着听哩。因为，在深夜降临之前，如果不听一听这些故事，你就会遭到不幸。小孩們热血沸騰……正如壮年人各有舍身报国的精神一样。阿尔瑪諾于是决定开始講。这当兒，杜阿亚从死人房里出来，走进休息室，喝了一大口果子汁，便去坐在說書場里。阿尔瑪諾要講可怜的小白驢出卖灵魂的故事。

“快点呀！……”

“还不快講？”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可怜的小白驢，它的主人很凶，很凶……每天不管为什么事，他就打它；可怜的小白驢每次被打之后就唱：

哇哇，这一棒打得太狠呀！
哇哇，小白驢太伤心鄉！
哇哇，主人有点太凶，
　　哇哇！

鳥兒在空中飞翔；魚兒在海中游泳；野兽在地上奔跑；一听到小白驢的悲惨歌声，便都站住……”

稍远一点的地方，一群人围成一团，两个楞小伙子舞动木棒向一个赢錢的人挑衅，妄称这个人同那个淡蕩女人眉来眼去。

恩彼郎絲小姐是个虔信宗教的人，她也混在那些一向厌俗生活的老媽媽队里，这时又走进死人房里，祈禱开始了：

"慈祥的老媽媽……"思彼郎絲小姐念了这一句，祈祷詞便应声而起：

"为她祈祷！"

"純良的老媽媽……"

"为她祈祷！"

"貞烈的老媽媽……"

"为她祈祷！"

格勒尔·欧魯絲很生气。虽然有关老太婆的故事已为邻人所共知，但他們却还在那里凑热闹，預备什么燒酒、饅头去上供，彷佛非此不足以表示对死者的怜惜！格勒尔·欧魯絲即将临盆，这喧噪之声使她不得好睡，使她很不舒服。依拉利容試一試讓她安定下来，因为她很想夜里能出去玩一趟！

"隨他們去吧！"他說。"这些鬼东西們吵得眞够瞧的。他們一玩起来就忘掉他們的困苦，得乐且乐。其实这也是风俗习惯。你必然不願讓死尸和蒼蠅老留在那里……"

天哪，原来孕妇都是神經过敏的！芝麻大的事，也要由依拉利容賠不是。不过她很不願发生口角。夜里本来是最易发怒的时候，但这一晚上他却格外暢快，兴奋！

投擲者的木棒发出"达克！达克！"的响声。众人連声喝采。这是劳撒瓦获胜了。这个黑人刚从北方来，他好象擅长这种玩意兒，至于加米廉这个人，实在說，不过粗通皮毛而已。他接受一連串的还击，根本不相信这一木棒会打不准。等到木棒迫近笨汉时，众人又哄然大笑起来。工夫不大，就听到向胜利者致敬的呼声。

"你們不能輕一点嗎？这是对死者的尊敬啊！"阿尔瑪諾喊道。

說話之間，誦經的队伍到了，高吭的經声掩盖了那相当大的喧噪声。晚风带来片断的祈禱声：

“眞理的明鏡……”

“为她祈祷！”

“智慧的宝座……”

“为她祈祷！”

說書人提高嗓門繼續講述可怜的小白驢和凶恶的主人那篇故事。他講到小白驢在每次不幸的遭遇中都要挨主人的鞭打。小孩們张开大嘴听着，至于年輕小伙子們却不注意別的，睜着两只圓眼，专等听可恶的主人結果怎样：

“于是大路上一些强盗便把主人打了一頓，小白驢就高兴地唱起来：

哇哇，这一棒打得太狠呀！

哇哇，凶恶的主人太狠心呀！

哇哇，这一棒打得太狠，

哇哇！”

一个弹六弦琴的人来了。年輕人丟下紙牌，离开說書場，去听他唱古老的悲歌。这支歌里說到有一个名叫黎再特的人离开他的故乡，离开他的爱情和眼泪，到了城市。这是一支海地古老的歌曲。

人們还在跳舞。杜阿亚把步法試了一試，便在响亮的鼓乐声中跳了只如巴舞。大家又喝又唱，还玩着各种游戏。

念祈祷詞时噴出来的酒肉气味四散在空气里：

“神秘的玫瑰花……”

“为她祈祷！”

“黄金的房子……”

"为她祈祷！"

"天堂的門戶……"

"为她祈祷！"

"清晨的星辰……"

"为她祈祷！"

阿尔瑪諾結束了他的故事。小白驢因为受够了鞭打，要去寻找好主人出卖它的灵魂：

"从这天起，講故事的人便郑重地作了結論，說驢都沒有灵魂，它們再也不說話了，它們再也不象小白驢那样唱了：

哇哇，这一棒打得太狠呀！

哇哇，小白驢太伤心啊！

哇哇，主人有点太凶呀！

哇哇！

因此我曾經問过小白驢为什么不再唱了，它不吭声，却踢了我一脚；这一脚便把我踢到这里来了，所以我在这里給你們講这个故事……"

有好多次，女人們哭了又哭。阿尔瑪諾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地講，杜阿亚一杯接一杯地喝。郊区的黑人們同黑夜作抵抗，唱着，跳着，玩着紙牌，以便不讓死者在蒼蝇群里过她的最后一夜。

东方由灰暗而发蓝，更进而发白。早晨来了。

* * *

法庭血流滿地。一个官吏把被告打得头破血流。軍队在大街上往返巡邏。示威游行被驅散了。家家关上大門，随后又打开。約里布瓦在白額尔郊区的会場上被逮捕了。

維尔納森林区和都尔果的人們說这种情形是他們所預料到

的，并且說樊桑給他的主子装运走了好多东西。听說普拉德尔送給樊桑一盒雪茄。樊桑也就献給他一个很重的金烟嘴。医科大学的罢課失敗了，不过讓·米謝尔还算幸运，沒有被追查。

天空依旧是蔚蓝的，但在苦难当中，失望之下，便只覚得一团漆黑了。人們的面孔暗然无光。鼓声在市区四角响起来。樊桑在广播电台上作了一篇动听的演說，語句中隐約显露恫吓口气。官員們对总統能言善辯的口才，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位政治煽动家，假仁假义，举办了施粥場，成群的乞丐蜂拥而至。他还亲自到下等住宅区，那里是无产的貧民聚居之所。他散发銅元給兒童，亲密地拍拍妇女們的脊背，随后又同男人們一块兒喝酒。

"樊桑老伯伯是个好人。"酒徒們歌頌着說。

但是，当他一想到人們在节日不会安靜的时候，他便决定采取严厉手段。当他想到逮捕人的时候，就覚得不如把彼尔·卢墨尔放出来。同时向这位人民領袖表示，他可以在两項办法中任意选择，一是把他放逐，一是使他遭受可能有的"事故"。

依拉利容听到讓·米謝尔的話，大吃一惊，赶快跑去看卢墨尔，希望在他动身之前能見一面。房子里挤滿了人，但彼尔却沒法同每个人都說句話。他用他那含有热力和清晰的嗓音說出他最后的指示。

"首先，不要泄气，要繼續干。应該讓他們晓得把人隔离开，对于象我們这样的党来說，那是无济于事的。每个人必須准备以衰弱的手举起火炬来……其次，不要把革命的語句挂在口头上，要干实际工作，永远不可同組織失掉联系。我們应該变成人民的肉上的肉……还有，要重視党內的民主并使之稳固，一切要为提高工人的地位……要忠于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

苏联，这是不能有丝毫动摇的。因为这个国家的榜样可以提高我們的力量。要忠于斯大林，因为他是我們的光明，在可怕的黑夜里指引着我們……最后，一切要为我們的組織保守秘密……”

依拉利容閉着嘴听，他这个人从来也沒有見过斗爭。

“不要泄气。”卢墨尔継續說，“不可屈服，不可有个人行动或粗心大意，一切都要为党……我們成立一支战斗队伍，它将在极端的压制下产生出来。保持坚定不移的信心，应該想到我們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支广大的队伍，我們有責任……我們的失敗就是全世界工人阶級的失敗，我們的成功，也就是他們的成功。如果法西斯在欧洲打起来，我們也受影响，世界是一体。但是，我們既然是无名小卒，就应該想到失敗。假如有一天这失敗威胁着我們的人民，假如有一天我們因为这偶尔的失敗而精神頹丧下来，那么，你就再看看列宁的传記，这个伟大人物，一切困难在他面前就变成一股力量。跟着斯大林走……要不断地自己教育自己……爱国家，爱人民。不管什么时候，那怕吃飯睡覚时也是革命者，爱国者。保持我們的心象明朗的清晨那样純洁，把涌向我們的流言蜚語之潮推将出去，而以人类生命的无限的爱回答过去……”

这段感人的話把領袖的喉嚨也說哑了。他走到依拉利容跟前，用力握他的手。

“我沒有忘記你。”他对依拉利容說，“你的热情就是給我在监獄里的很大援助。你以朋友之道来看我，这太好了。虽然宪兵围住房子，也該有勇气到这里来。或許有一天，你也将成为我們的一份子……不是現在，总有一天，也許……”

突然，这个人在依拉利容面前变得高大起来。大家說的話，

他沒有完全听懂，但他似乎感覺到自己的渺小。这些話始終沒有供給他一点材料……这个人給了他思考的机会，借他的光，他明白了自己虽然沒有文化，但是用脑子想是办得到的……他心想，这些人若是果真有理由，那么，以他們的身份而言，又何必偏要泄露些弱点呢？因此他对着卢墨尔的面有时也覺得沒有信心。

在启程的碼头上，共产党人同被放逐的領袖握了最后一次手。他的老母竭力抑制住使她喘不过气来的嗚咽声……

在船上，倚栏远望，只見故乡的土地上充滿了血与恨混杂的气色。太子港蒙上了一层苦难的創疤。橡树河如同一条泪河，穿过市区。

7

随着"撒拉托加"、"包图馬克"和"俄亥俄"三艘軍艦的到来，大批美国水兵涌进市区，商业区的生意一时又見好轉。海濱的百貨商店、酒館、小杂貨店里尽是些碧眼黃发的大汉，滿口直噴酒气。宪兵把这地区讓給M.P.① 管轄，自己再也不出头露面了。人行道上，有些小姑娘用脚跟互相踢着取乐，逗得成群的美国鬼子哈哈大笑。他們用相当重的鼻音胡喊乱叫，有人說这些小子們打算把本地所产的甘蔗酒搜掠一空。他們手里拿的口袋里装的都是酒瓶，走近酒館拚命地喝；看見姑娘，上去就摟，还打人耳光。金元大亨們以主人翁自居，他們修馬路，修水管，呼叫着爬

① M.P.：美国宪兵。

上路旁的电綫杆，表現着或多或少的古怪性格。在华利叶市場旁，他們戏弄乡下妇女，把她們比作驢，使她們非常害怕。他們在大街上丑态百出，发出象哈巴狗狂吠的那种尖銳叫声。在海滨公共場所，爭吵事件不断发生。儿輛沿着中央大馬路行駛的大車，因为被追逐，几乎撞塌路旁的板屋。

商店里，女售貨員們都站到柜台的后边。許多百貨公司在这些匈奴一样的人在这里时，招募了一些力气很大的馬拉巴人，目的在撵走胆大妄为的醉鬼。手飾店大多数已經关門，有的虽然半开着，但也准备于必要时随时关閉。一句話，这商业区已經是战时状态，面临着敌人的侵略。商人們玩着猜錢之戏，这种玩意兒是叫人猜一猜这个錢是正面还是反面，如果沒有严重損害，生意照常經营，他們一定会在这些日子里大捞儿文，怎奈遭此兵灾，若不然，保险单也不会成为唯一的保証品。

对格勒尔·歐魯絲个人来說，开不开店門，沒有什么大不了，因为她的貨色都是些残品，根本不会賺錢。其次，顧客們明白，走进去也沒有什么可买的，只不过在院子里多跑几步路罢了。

出售紫檀器具的古玩店里，最是拥挤，每个人都想多逗留一会兒。依拉利容在这里面观賞了一会，他决定不回家吃飯，便走进国家銀行旁边一家小飯館里跟同事們一块吃，大家在那里談笑风生。一个叙利亚青年跟依拉利容同桌，这人很和气，亲切，平时在附近常常碰到他。他名叫哈必波·那拉，在华利叶市場的大門口开設一个很小的棉織品商店。

哈必波有一双黑奶油般的眼睛，每逢談到他的不幸遭遇，便眼泪汪汪。有一次，三个水兵闖进他的店里，追逐一个躲在店里的乡下姑娘。他出面劝阻以便保护她，可是这些坏蛋却充耳不聞，反把他踢了一脚，若不是M.P.猝然而至，恐怕不仅遭受重大

损失，說不定还难得活着出来呢。果真那样，那就倒霉到家啦。

"这样下去，商店就沒有保障了。"他接着說。"水兵都走了，但我又不曉得他們的名字。有人对我說可以到公使館去，可是那又会有什么結果呢？……"

哈必波·那拉在海地住了相当长的时間，他很小的时候就随他的父母到了这里。当时有两条大船，"史麦尔"和"廸布蒂"号，把几百名东方的移民輸送到海地的岸口。那是由于本国发生严重灾荒，所以这些人才被遣送出来的。他的父母好象小商販那样，背上背着木箱，极为狼狽。他們在这里遍地走，一面做小生意，卖些粗糙什物。他們从这个集市到那个集市，还到私人节日所設的临时市場。飢寒驅使他們到处奔波，忍受着海地人民同样的痛苦。在漫长的跋涉中，他在后面紧跟着他們，慢慢使他懂得了对祖国的热爱。自从美国侵略者到来之后，他曾見工人、农民和爱国者手里拿着武器群起反抗，并且唱着独立战爭时的古老歌曲从容就义。他曾看見所謂自由美洲的海軍士兵用他們的机关枪扫射以工具当武器的人們。他曾看見那些自認为文明的人杀伤妇女，毆打兒童以及把反抗者活生生地处以极刑。他左思右想，脑子里无非是这个地方的种种印象。

他的父母，在若干岁月里，省吃俭用慢慢积累了一点錢，后来便用这点錢开設了一个小店鋪。反对敍利亚人的民族主义者照会海地的商会叫他专門經营这种生意。虽然如此，但对故国和那些純朴的人民，依然怀着不胜眷恋之情。相反的，他的一部份同乡却不管什么民族主义，主张他在海地人中間物色个伴侶。后来他便娶了一个純粹的农妇，不会念書也不会写字，不过他却极其尊重这个人世間的耕耘者。也許由于这个原因，所以他便沒有在居留本地的敍利亚人手里賺过錢，同他們一样也得不到

寬裕生活。其次，对于美国人，他并不放在心上。在他們占領期間，他不去跟他們打交道。他一見那些喝醉酒的水兵追逐年輕的乡下姑娘，便止不住激起心头怒火。上帝晓得，这种丑恶的行动，那怕是最有权势的人，也不能不起而反抗啊！他想到他老婆和几个女兒，越发怒不可遏。还算幸运，他老婆同孩子們已經到省城参加一个亲戚的葬礼去了。否則，不曉得这些醉鬼将要怎样对待他們呢！

他又談到樊桑对海地的本国人經营零星生意所訂的法律。他本是穷苦人，这些話談起来就难过，所以很想向人訴訴苦衷。一个銀行职員插嘴說道：

"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也得讓海地人活下去呀！"

"我，我也是海地人哪！"哈必波·那拉生气了，辯駁道。"我的父亲也是的。为什么我沒有同别人一样的权利呢？我，我是弱小的海地人哪！上帝晓得，我同保不住会把国家零整出售的海地的土著完全一样……"

"对，但是如果沒有这种法律，那你就只有挨揍了。"职員又說。"恐怕你早已失掉了你的生意，因为美国人把全国的生意都掌握在他們手里了……"

爭論变为一般化了，談得最多的，是美国人是否壟断零售生意这一問題。那拉激动起来：

"你穿的皮鞋是美国貨，你的拖鞋和你的衣服，肯定說連你那短褲的棉紗也是一样！"他解释說。"除此之外，你以为美国人在这个国家里就不再为所欲为么？你只消到街上看看就明白了。如果他們把零售生意也拿去，恐怕老早就把大批錢装进他們腰包里去了。他們此刻沒有干，迟早是說不定要干的。他們要来就来，要去就去，这个地方眞成他們的了。你工作的那个銀

行就是他們的，我想你对于他們那种伪君子的行为了解得……"

該走了，依拉利容站起来。在卡特林这家飯館里吃得不坏，价錢也便宜，一大盘豆米飯只卖二角五分錢，而且大家又談得投机。他本来就不大喜欢叙利亚人和意大利人，眞也不曉得是什么緣故。他对于阿拉伯人和其他白面孔人总是存着一种不正常的情感。这大概由于很少接触交談，何况又常听到对他們的坏批評，以致头脑里便先有了一种成見，而这种成見一到了知識浅薄的人的脑子里可就不易消除了。他們可能遇見他那位在多米尼加的表兄約瑟法，还有那位前往紐約去的拳击师加布利尔。

从飯館出去的时候，一个水兵撞了他一下。他瞪着眼看他，并且用英語給他一句：

"婊子养的，上帝咒你！"

他不善講英語，音調一定不会好，可是这人好象完全听懂似的，显得慌张，就拔步溜了。他大概立刻就明白这个黑人会把他打个落花流水的啊！

* * *

讓·米謝尔新近到公立医院外科手术室服务。帮助他纏绷带的是一个年輕女护士，她老是扭过头去不看他。

"小姐，当心把药水搞翻了！"

"請原諒，可是这股气味！……"她說。

讓·米謝尔看見她面色发白，便赶忙拉着她的胳膊，扶着她讓她坐下。修女克利司朵夫走来，她的方形白帽忽閃忽閃地顫动。

"她人不舒服。"讓·米謝尔解释。

"我来瞧瞧！"修女克利司朵夫說。

"他們为什么把初进医院的生手派到手术室来！……，"

修女克利司朵夫頗有所感，但是，跟平时一样，她却不露抑郁的表情。修女克利司朵夫年約三十。她是加拿大人。由于情場失意出家修行。在医院住宿的学生們常同她开玩笑。她挺活泼，也挺乐观。讓·米謝尔很会逗她，不是談她以往的情人，便是劝她采取唯物主义的观点。事实上，宗教并沒有在她的心里起过什么大的影响，而且宗教上玄妙莫測的說法也不能影响她的人道主义精神。她从未鼓励病人为上帝受苦受难。她象近代妇女那样地与病人們同甘共苦，并不听信那种煽惑人心的残酷教条。她对讓·米謝尔頗为信服，因为她不愛宗教而普愛人类，而且她还憎恨那种引起各种疾病，引起人民健康显著下降的，以及引起医院既肮脏而又設备簡陋的社会制度。她經常竭尽所能解救人的痛苦，但从不劝人信教求神。

修女克利司朵夫忙着，又是拿鼻子吸的刺激葯，又是拿喝的兴奋剂。小护士显出一点笑容。

“她最好是到診断室里去，还可以躺躺……”讓·米謝尔作了决定。

他們伴随着她。克利司朵夫把白外套又穿在身上，迈着小步走了，她的皮鞋得得作响。讓·米謝尔走到小护士面前問道：

“你恐怕今天早晨和昨天都沒吃飯，是不是呢？”

“唉！不是，大夫，我吃过啦。”她低着头回答。

“你曉得，我摸清了你們的脾气，你們这班女孩子都是一样啊！假如沒有吃，这倒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明白这种事。沒有吃那是中午想下飯館。你知道这种事是不会临到我头上的吧！你如果願意，我就給你找块夹肉面包：好不好呢？”

“但是，大夫，我吃了呀！”

“那么，你为什么老低着头呢？”

讓·米謝尔用手指托起她的头来。她的小脸如同拳头，两眼发亮，約摸十五六岁，白色的头飾七零八落，歪斜不整。讓·米謝尔皺起眉头說：

“至少，你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吧？”

“是的，大夫，第一次……”

“嗯……你沒有月經嗎？”讓·米謝尔說。

“不是，大夫，不是这个，只是这股气味呀！它使我要呕吐……”

“嗯……”讓·米謝尔又这么叫了一声。

“为了不使您厌煩，我忍耐着把绷带纏好，不过我的头打轉了……！”

“你父亲是作什么的？你在哪兒住？”

“住在展覽館后面，体育場旁边。爸爸是公司里的电灯匠。”她瞧着他发怔。

“可不是！当了护士，鼻子就得跟着倒霉。你討厌这里的工作吧？这里老聞到碘酒、烂肉和尿臭气味。其次，这里可以看到人間的慘事，还可以看到有些象你这样的小姑娘，她們的身体那么宝貴，連碰都不讓碰一碰。小朋友，应該好好保重，不必难过，要爱惜个人的生命和心灵深处的小兰花兒。对于工作，慢慢地自然会习慣的……起碼不会再討厌了。”

“唉！是的，大夫，只是这种工作，一开头就覺得吃不消呀！”

“啊！小姐，原来你心里存着偏見哩！如果認为这个职业有进賬，那就錯啦。国家是穷困的，还有什么可說。这里不是新式医院，想开点吧！这些来看病的人都够可怜的。他們无知无識，都是陷在困苦的深渊里的，他們的病症非到极其严重时不来治疗。不大的毛病决不到这里来，因此就都是奇臭……这根本不

象書本上所說的那样。我也是一样，有的时候就覺得厌煩……不过年紀还輕，这算不得什么！我常这么想，将来总会有一天，也到象書本上所說的那种漂亮医院里去工作。但这必須要經过斗爭。你也許不明白我的意思吧？說来說去，我真不願見你老把眼睛轉过去。自然罗，听不听由你的便，只是我必須从实际工作方面来講啊！如果这个希望达不到，那你也就只好跟大家一样，等着受罪了。至于談到这里的情形，誠然也是太不方便了啊！”

小姑娘高兴起来，嫣然一笑。依拉利容走进了診疗室。讓·米謝尔对他微微点头。

“好吧，讓我来救你。”他对护士說。“給我拿消毒針管来，不要忘記准备盆子，統統用消毒水浸一浸！”

讓·米謝尔握住依拉利容的手，問他那里有什么消息，格勒尔·欧魯絲身体好不好。自从在卢墨尔家会面后，他們就一直沒有碰到过。隨着美國人的到来，依拉利容才出来工作，身子有点小毛病也不在乎了。讓·米謝尔拿一枝鉛笔在紙烟盒上画着，他在說：

“我給你看病，以后每礼拜吃三次綠米納丸就行了。我相信这是会好的。假如服用的分量少了，只怕病势还要发展哩！小心一点，以后就不需要我了……”

依拉利容十分感动。他生活史上的最长一頁就要扭轉过来，从此就要变成一个不怕在人面前暴露自己疾病的人了。这真是关怀备至啊……护士来了；她把他的胳膊肘纏住，拉紧。血管鼓起来，在臂上隆起处画了几道綫痕。跟前几次不同，他一点也不害怕了。清爽的酒精……筋在跳动着。讓·米謝尔沒扎对血管，将針拔出，挤出血来。

“你今天眞勇敢。”讓·米謝尔說。

他們的眼睛互相看着。讓·米謝尔心中有数了。奇怪，每次他朋友看过病之后，依拉利容就显得很亲密地离开。自从这新的医术对依拉利容发生效力以后，他就拿它当神仙看待。而讓·米謝尔就是战胜痛苦的主教。

針扎进血管里，針管里显出一絲絲血迹。

“松开胳膊……张开手……”

血侵入針管，其色緋紅，亮晶晶的，接着就混合而成淡紅色。依拉利容留神看着这奇异的水通过他的血液而溶化了。可是他并沒有什么感覚，这就大事已毕。

他們有几分鐘默不作声。碰到这位讓·米謝尔，是他一生的幸运。沒有他，自己始終不曉得生活会有轉变；老朝坏的方面走，結果必然在郊区搞得身敗名裂。这实在是离奇的結合，不平凡的友誼。难道这就是唯一的意义嗎？这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

他怕临走时讓·米謝尔有什么事要吩咐他，几次有話想問他又不好开口。他不明白这种小小的斗爭究竟有什么价值，可是他的朋友始終什么也不問。他們这两个人老沒說話。过了好大一会，讓·米謝尔才說：

“依拉利容，无論什么事你都願意干么？”

他們等待着，仿佛各自心里明白，他必然会自动地有所表示。

他未尝不知道应該有所表示，讓·米謝尔首先在治病方面帮了个大忙，够朋友。讓·米謝尔沒容他有时間，接着又說：

“依拉利容，我替你高兴。不过我不是向你要什么，你只須跟我們在一起就行了，这是頂重要的。这可不是說为了使誰高

兴才到我們这里来。你为什么老同我拘束呢？我交給你的任务，是不是一件合法的而又很簡单的事呢？”

“几时同讓·米謝尔一块兒睡覺，就会知道他打鼾的模样，”依拉利容眼睛直望他說。“假使今天我病好了，这就是沾您的光，我曉得您始終不向我要什么。但是我呢，总是認为欠您的情，不知怎样报答才好……”

* * *

炎热的时候到了。乡下的人們迈着小步，不慌不忙地从山上朝下走，突然又放快脚步，以便使头上頂的东西更加牢稳一点。高入云端的碧綠山峰已然象一片火把在大白天燃燒起来。有刺的沙漏树晒焦了，果实爆裂开，果壳墜落滿地。这沙漏树是兒童們頂喜爱的一种树，果实扁圓形，很大，他們拿它当球玩。有时他們也嚼这种果肉，吃多了会使人泻肚，也可能使人丧命。他們把果壳裝滿口袋，这壳特别坚硬，上面有一个弯曲的蒂。把壳上的蒂挂起来用力去打，这是一种技术。如果找到一个三四天也打不开的壳，便覚得得意极了。

地面上发出的浓厚气味，空气中散布的花粉香味，树林里小鳥婉轉的叫声，使得兒童們如醉如狂。乡村里的奴隶兒童只好忘記他們的年龄，去干那套在他們头上的重活。这些小家伙遇到一点机会便跑到街上或广闊的田野和树林里去玩。他們用有弹性的树枝作成弹弓，带些石子猎取各种顏色的飞鳥、蜻蜓和蝉。他們吃树上的各种野果和初生的酸嫩芽。虽然滿身淌着大汗，也不在乎，花了多少錢买来的鞋子也不去管它；太阳的好孩子，不顧一切，专好打猎。

啄木鳥是一位挺好的先生，它穿着綠的、黃的衣服，头頂上一点紅，安安稳稳地爬在树身上，用嘴啄树皮，打着悦耳的响声。

这树上的情侣，它从来也不躲躲藏藏，对于兒童的弹弓所打来的石子，并不放在心上。熟香蕉色带斑点的小蜂鳥，飞到花上，用嘴狂吸。在清朗的早晨，成群的鳥兒落在脆弱的花枝上，其中有善鳴的樫雀、黄鸝、紅燕、画眉、白頦、白劳、巨嘴鳥、綠毛燕等等。它們的羽毛有金黄的，深紅的，淡紅的，浅蓝的，碧綠的，杂色的，带斑点的。这些鳥在小树林和园子里狂飞乱叫。

随着这恼人的美丽季节，夏之使者降临人間，它带来了成熟的瓜果，使得郊外的飢餓情况安靜下来。一开始是酥梨、甜芋和“眞树”果，价錢便宜，可以讓兒童們装滿肚皮。接着出現卡石果、大杏、閣老果。最后，檬果熟了，枝头上累累的紅黄果实多如繁星。海岸上，大批檬果从来自哥納依夫的帆船上不停地往下卸，散发噴香的气味。所有名貴果子卸在岸上，便被商人們分散一空，运往上等住宅区。剩下的尽是些酸葡萄，胡蘿卜，带角的芒果一类的东西，以滿足一般的貧苦大众。俗話說，狗之所以令人可恨，乃是因为它有白牙呀！这是灾难、貧苦，但这种貧苦却由来已久，恐怕比夏季果子发香味的时光还早得多哩！只要有一点点吃的，也就可以使“大胃口”安靜下去。如果不是这可恶的天气使你在船塢里、市場上、工厂里渾身大汗，只怕还想不到旣无假期又无休息的海地无产阶級貧苦大众，而只識得那些往高山避暑的資本家。

海地太阳下的五谷好象水仙花那样閃閃发光。城市里充滿了眩目的阳光和天堂的气味。路面被工人的赤足踩得坚硬干燥，发出响声，他們扛着东西不顧疲劳地往返奔跑。

* * *

依拉利容回到家里，格勒尔·欧魯絲正在等他。她的面色显得很自然，看得出她专在等他。依拉利容非常欢喜。

“我在那里治过了。”他开口說。“医生說我的病不要紧……”

他說这話时声音不大，略带得意的口气。虽然如此，他們却从来也不談他的病況，就是去找医生时，他也只是簡单地說一句：

“我今天需要去找讓·米謝尔。”

格勒尔·欧魯絲很清楚，他是去治病的，但他并沒有把这件事講明白，她为了避免多費唇舌，也就沒有再問他。只是她很快就覚得他这些天来似乎神气起来了：

“不要忘記到讓·米謝尔那里去。”她說。

这时候他正在桌子上的一杯水旁找他所服的葯。

以前有两次，她看見依拉利容面色不对，很不放心，但又沒有問他，后来还是讓·米謝尔解釋几句，才使她安心了。只有一次她曾見他病得相当严重，不过为时很短。当他病倒那时候，她吓得渾身发抖，抱着他的身子把他放在床上，給他解开衬衣的領子，松开腰带，随后就抱着他哭起来，为什么自从第一次見面之后，不論是对爱情也好，或其他解釋也好，她的恐惧总不会消失呢？既然害怕，怎么又不呼喊求救呢？說来說去，她那一会兒簡直吓昏了，也不管他是什么病，只是呆呆地看着她所爱的这个不能动的男人。他只要試一試把眼睁开，她就躲到院子里去，也許他并未料到她已經看見他的这个模样。从那时起，她再也沒有什么恐惧了，只是害怕她男人老为病魔所纏，不能去掙錢。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她向天上的諸神祈禱。

依拉利容不談那些使格勒尔·欧魯絲不爱听的話。因为女人們都是神經过敏的呀！或許因为一件小事就会使她愁眉苦脸。其次，看得很清楚，今天是个快乐日子！他所带来的重要消息可以吹散格勒尔·欧魯絲的忧虑，好比太阳一出，燃燒着的蜡

烛立刻就灭了。

格勒尔·欧鲁絲瞧了他好半天。这个消息眞是出乎意外呀！她在縫补褲子，听到这話随即把它放下。

“讓·米謝尔說你不会再病了嗎？”她重新注视着他，問了一声。

“为了愼重起見，在相当时間內还得吃些淡紅色的丸藥，不过这就算好了……”

格勒尔·欧魯絲站起身来，朝小神坛跑去，在維尔日神象前，划一根火柴点上蜡烛。

“謝謝您老人家大发慈悲！”她感叹着說。

她过度激动，眼泪流到两頰。她向維尔日神象高举两手，含泪唱着感恩的歌詞。

“多謝您，維尔日神！”她喃喃地說。

“該謝的不是她。”依拉利容很不高兴地說。

“是她，她听到了我的祈祷呀！”

“不是她。”依拉利容又使劲說了一遍。“媽媽也曾念經許願，她却从来也沒有听見呀！周圍的人都說我的坏話，說我犯了什么罪。他們害怕我，因此我才找不到工作。根本同她不相干，沒有神，也沒有什么好上帝。好上帝早已躲开我們的苦难了。这不是她，而是讓·米謝尔，而是紅丸藥，而是医藥之功呀！……”

格勒尔·欧魯絲望着他，好象心里怪难过的样子。她轉过身去，整整神象前插着的花。

“啊！依拉利容！”她說，“上帝是唯一的主呀！有人說讓·米謝尔医生是共产党，共产党最不喜欢上帝。讓·米謝尔是个好人，他給你找工作，又給你治病，不过这是好心的上帝給你治好的。依拉利容，你应該仔細想想。我根本不懂这些事，我喜欢

讓·米謝尔医生，但我又怕你遭到意外。万一被人把你关进监牢，我們将如何是好？……”

說到这里，她仿佛觉得有一个人头出現在他面前。她看見好些被拘禁的人，心里害怕起来。該同他說什么呢？这是使她十分作难的問題。若是在别的时候，还可以爭爭扯扯，但到今天，一股子欢乐劲兒已飞到九霄云外去了。

“那么，你相信我要被捕么？是不是有人对你說我要搞革命呢？但这是千眞万确的呀！你去找尖銳的石子，我拿我的旧弹弓，把这些石子都射进樊桑的眼里，叫他不得好死！”

她笑了，摟住他。

“我眞蠢。”她說，“杜阿亚早就对我談过这种事，我确实有点害怕。我心想人家見你常同讓·米謝尔在一起，而他又正被人监視着，不特說我們就可能跟着倒霉……其次，你見了我不說別的，光說你病好了，这也使人納悶！我覚得肚子象一个球，我的腿軟了。可恶！你就不相信受惊害怕会使我生下一个小妖怪么？”

她偎在他的怀里。依拉利容抱着她，在小房間里兜圈兒玩。

“松开我。”她大声說，“这样要使我小产的呀！”

他們玩累了，气喘吁吁地倒在床上。他們手拉着手，模糊的眼睛望着头頂上的白天花板。在这个天花板上，依拉利容仿佛看見了疾駛如飞的大汽車，这种汽車当他年幼时就曾梦想过。他还看見黑烟繚繞的輪船，怒吼的火車头，馬达以及各种各样的机器。所有这些幼年的梦想都被病魔压碎，丢到生活的苦水中去了。格勒尔·欧魯絲呢，她所看見的却是別的东西：成群的蠢汉聚在大街上排成行列，一些被人嘲笑的貧苦孩子，城市偏僻处的斗毆事情等等。最后还是她打破了沉寂。

“应該請一請讓·米謝尔。”她說，“我給他做查卡① 吃。可以

吧？我想他喜欢这个……”

依拉利容偶然想起什么事来，便回答她道：

“你还記得，我們相遇之后，有三个礼拜沒有碰面。我已經失掉勇气了。后来还是讓·米謝尔叫我再見你，叫我把病况告訴你……”

格勒尔·欧魯絲听到这話，感到惊愕。她覺得应該搞得体面一点：“……杀一只白公鷄。它虽然有点老了，可是拿它做查卡还是好的。肉不会太硬，可能很軟……”

“我佩服讓·米謝尔当共产党。”依拉利容接着說，“再說，只有共产党才看得起我，帮助我，这該不是我的錯吧！”

“从我們同居那天起，我就一直保存着两瓶酒。可以打开来喝。”她补充了一句。

“就这么办，两瓶酒，再来一大瓶汽水。”依拉利容同意了。

他們伸开身子躺在床上，静默着。他們的脑子里想这想那。

“依拉利容，你說，夜校的老师們，他們也是共产党嗎？”格勒尔·欧魯絲問道。

“嗯，嗯。”他作着肯定的表示。

“还有常来看你的那个在布郎特工厂做工的小混血兒呢？他叫什么名字？啊！对了，叫菲迪南。菲迪南也是共产党嗎？”

“他也是。”依拉利容回答。

8

依拉利容走到灯前，格勒尔·欧魯絲斜靠在他的肩上。他

① 海地乡間用豆子、玉米做的湯。

咳嗽一声，便高声念起来：

亲爱的依拉利容：

这是你表兄約瑟法·阿尔修給你写的。只有你一个人可以把老家的情形講給我听。当你在咱們家的时候，你晓得有誰出生了，誰結婚了，誰亡故了。这是远在异国的一个可怜黑人所急于要知道的。

你对我說你妻子的肚子是尖的，这一定是个男孩。可以讓她多吃点蘆笋，媽媽常說吃这种东西可以生得快些。

我寄給你两张經文，这是我帮过忙的一个教士送給我的。一张給主宰生育的瑪格里特神，一张給維尔日·莫拉尔神。等她肚痛的时候，你就把瑪格里特神那张經文放在她肚皮上，点一枝蜡烛托在手里，低下头，背誦經文。告訴格勒尔·欧魯絲，她所不認識的表兄在向她举手致敬。

我不喜欢哲特林娜妹妹同居里·居里安这个小黄鶯一块兒玩。他整天弹琴，嗓子倒很好，只是特別懶，不是个好孩子。他一拿起鉄鍬到地里干活，手心便会被磨肿，真叫人沒办法。这个小猪玀从来也沒有問过他媽媽为什么他的尾巴会是长的，他就不想想这样子懶法安得不长。对費力先說，等一等我就送給他一只斗鷄，現在正脫毛，不便把病鷄給他。你把經文也給媽媽看看，她一定高兴。你又会念又会写，可以把它抄下来。至于爸爸，他整天价苦悶，这个經文也会使他快活的。我的心难过极了。

此刻，晚风在沙依拉的玉米叶間唱起来了。馬尼奥克①田里发出哀怨的声音，好象小孩子患肚痛。我的山羊一定能生下一只美丽的羊羔。我很想吃茉莉菇芽，这里找不到，幸而我并不是怀了孕。

好些事叫人不痛快，但这个地方却有肥沃的土地，在廠高里，尽是些甘蔗田和牧牛場。我从早到晚割甘蔗。礼拜天我就到斗鷄場去看斗鷄。有一个老汉，这人是个好鼓手，有时海地人聚在一起，大家

① 热带的一种农作物。

便唱歌、講故事。

如果生意不好，一时又找不到工作，在这样的国家里，不算什么可惜，那你就同格勒尔·欧魯絲来找我好了。大家挤在小屋里，靠上帝恩惠，如果不破不漏，我相信是足够住的。假如上帝慈悲为怀，我还可以給你們找到工作。这个国家比咱們的海地大得多，但人口則不比咱們这里多，比較容易找工作。女人們在不大害怕时，还把胸脯遮遮掩掩，一碰到极大的恐惧，就完全露出来也不管了，你說对么？

我不多写了。你可以同克塞·保勒瑪通通信，她每周冒着风尘到所罗門市場去买卖杂貨。

上帝是慈善的，必須天天祝祷。

約瑟法·阿尔修

· · ·

午夜的鐘声响了。菲迪南、讓·米謝尔和排字同志奥克达維·馬克西米連三个人在印刷厂里。他們决定印宣传品，認为只有这个办法才能印。奥克达維犹豫不决，但最后終于接受了这个意見。可巧，守夜的老汉是他們的老同事，他便給他講故事說笑話以討好这个懦弱的人。他对他說要把人家写的詩歌搜集起来印成小册子。于是一瓶老酒的礼物便把事办了。这时老汉已經酣然入睡，鼾声如拉鋸一样。

熔化的鉛在蓝色火焰中噴射火星。鑄字机带着参差的声音轉动着；时而在宁靜中响起尖銳的鈴声，接着活字板带着輕微的响声落下去。馬克西米連目不轉睛地瞧着頁面上四分之三的原文，手指不停地迴旋在鍵盘上，显示着对这項工作充滿了愉快和专心。他累得气喘了。

“奇怪，这原文这样长啊！”

“不要說話，印吧，上面都是有用的話。”菲迪南小声說。

讓·米謝尔心里七上八下，頗不安稳。至于馬克西米連呢，經过一度慌张后，随即鎮靜了，想不到他会作出这样有价值的事情来。当他站在机器前，聞着油墨的清香气味，簡直就象在自己家里，用自己的机器做得那么順手。

有一个时期，許許多多的年輕人，在大片垃圾堆里摸索，寻求光明的出路。这三个小伙子在印刷机旁，抱着极大信心，要把这种任务努力完成。他們的光明的梦，他們的伟大計划，使得他們跳动着的心絲毫不觉害怕了。象今天夜里所干的事，如果是为了个人，他們无論如何是不敢干的。他們有了极多能激动人心的宣传材料。他們要打动群众，喚醒群众，鼓起他們的勇气，使他們以疲困的眼睛向着远处看，向遙远的地方，一直到天边，向自由的曙光看去。

馬克西米連将原文拼排完毕。

“加油，馬上印出来。”讓·米謝尔低声說。

“你糊塗了，还沒校对哩！”馬克西米連拒絕他說。

他走到石板前，把活字板放在排好的框子里，然后粘在湿紙上，塗上墨。

“来，你把检查出来的錯字改一改。”他对讓·米謝尔說，“我去收拾印刷机。”

讓·米謝尔精神紧张，他的笔划在初校的油墨未干的校样上，把它划破了。

“給我，你太大意，我就怕搞不好。”馬克西米連忍不住說道。

他动手急忙改，把框子松开，取出錯字，换上别的。

“好印了。”他輕輕地說。

他們走到一架式样陈旧的手搖印刷机旁，把它轉动起来。

“反正不要人給紙錢，那么只要印五千张給資本家就算够本

了？”馬克西米連說。

“几时搞好呢？”讓·米谢尔問。

“啊！一会兒就好！”馬克西米連肯定地說。

他們都去看印出来的宝貴宣传品。在最后的几分鐘，他們吃了一惊，原来守夜的老汉出来巡查。这时讓·米謝尔和菲迪南正站在印刷机后边。老汉走近，問馬克西米連是否馬上能搞完就走，这样可以叫人什么也看不出来。他們抓紧时間赶快印，多印了一千张。

出去的时候，夜間的新鮮空气高兴地迎接着他們。他們热起来了。

“站住！什么人？”有人喊。

这是一个宪兵，他望見他們从印刷厂里出来。讓·米謝尔把宣传品紧抱在怀里，跟随别人拚命跑去。宪兵在后面追赶，还吹着口哨。逃跑的人們轉了一个大弯，讓·米謝尔才站住。

“还算幸运，若不是这一跑，只怕宪兵就看見我們这些东西了。随我来吧。”

他急忙走到附近一个院落的大門前，他的两个同志跟着他。一只狗叫起来。这时只听到宪兵走近，狗在院里也叫得更加厉害了。

“这可恶的畜牲要背叛我們呀！”讓·米謝尔自言自語地說。

还算好，宪兵这一来，引起了这一地区所有的狗都叫起来。宪兵象一陣风似的很快就离开，狗也不叫了。

“快来。”讓·米謝尔說，“我認識一个同情我們的人靠近这里住，在圣奥諾列街。可以把宣传品存在那里。不过，一块兒走可别惹出麻煩来，最好隔二十步一个人。”

他們叫醒依拉利容和格勒尔·欧鲁絲。

“誰呀？”依拉利容問。

“是我，讓·米謝尔，快开門。”

他們走进去，坐下，腿象断了似的。

“格勒尔·欧魯絲，給我們一点喝的，等一会再給你解释。我請客，五个指头的美酒！”

“什么事呀？你們搞的什么名堂？”依拉利容問。

“来，把这一包东西放好，我明天来取。”讓·米謝尔說。

讓·米謝尔走到通向院子的房門，把門打开。天色发白了。他又关上，小声唱起来。

“有夜猫子跟在我們屁股后边，所以到这里来躲躲。格勒尔·欧魯絲，你不討厌吧？……”

* * *

特拉維卓的工場是一間寬敞的方形大厅，在商店后边。房門开向小院落，那里有一个自来水龙头，关得不牢，一滴滴的水淌在小水槽里。房里悶热，特拉維卓先生很快就走出去，工人們跑到院里換空气，并且在自来水龙头下冲洗解热。他們沒說話，听着附近传来的喧鬧声，高大起重机的齿輪的軋軋声，馬克杜那德車站上的列車发出指示开行或到达的鳴鳴声，流动商販的叫卖声，汽車站上的喇叭声，这各种不同的响声在德布市場发出調和的音韵。

商达尔·特拉維卓是个十二岁的小女孩，她突然穿过工場跑到院里，一見工人們都在那里，便高声喊道：

“哎喲！象这样就叫干活嗎？……瞧我把你們都攆出去！……”

她說过这話，見工人們围攏了她，反而大笑起来。

商达尔这个小姑娘，簡直是个小調皮鬼，杏仁般的皮色，头

发直硬，乌鸦翅膀似的两条辮子在背上摇动着。这小女孩子天眞烂漫，不知道什么叫困苦，心里什么事都没有！她喜欢跟这些硬手掌的人們胡纏，狠狠地拍打他們的脊背，叫他們："我的小老爷"或"老伯伯"，动手动脚，活象个男孩子。假如工人当中有誰露着不快活的样子，她就对他說：

"嘿！怎么回事呀！告訴我。是不是你老婆今天揍你来？我来給你出气！"

或者說：

"你可是眞的討厌女人？講呀！我給你想办法！"

再不然就說：

"飯桶！无用的家伙！"

她最喜欢沙娄特，这个工人从小看她长大；她常在她父亲那里偷些糖果和上等紙烟送給他。她对所有的工人也都喜爱。这个有父无母的富家女兒，也許由于她父亲和女僕的过份溺爱，反覚得受拘束，所以专爱跟工場里的工人們厮混，認为比哪兒都好玩，原因是他們不把她当小天使看待，而且她也覚得这些人爽直，不那么文謅謅的……誰又曉得她的小脑袋里想的是什么！在她那种被有錢人强加于她的虛伪的生活方式之中，仍顽强地存在着孩子的朴眞的天性，爱美、爱正义，充满了理想。由于她幼年失母，娇生惯养，象一匹无拘无束的小野馬，对所碰見的粗人本来是无情的。事实恰恰相反，她对这些外表粗鄙但富有人情味的人却发生了好感。她之所以願意接近这些粗人，大概因为他們正象她喜欢讀的儒勒·維恩作品中所塑造的英雄一样吧？因为她曾在她父亲的書房里翻閱过一些服尔德，狄德罗，博馬舍，拉克洛斯，勒斯蒂夫和法郎士等文学家的作品，这样，再加上她以前浏覽过的書籍的影响，使她的思想認識完全变了，日久天长，

变成了一个不守旧規的人，一个反抗社会束縛的人了。这天她碰到工場朋友們，便叹息着說：

"小伙子們，听我告訴你們一个消息！但不要說出去，我真討厌这个政府呀！你們还曉得，爸爸說将要出卖工場。現在还沒着手办，所以大家还不知道……因此我特地通知你們，慢慢瞧……"

电鋸不停地运轉，发出隆隆的响声。鋸齿把大木头破裂成玻璃杯那样厚的薄板。沙娄特和劳茲蒙德以及其他工人們都圍着她打听这件事。

"实在情形，我也不了解呀！"她說，"我知道什么告訴你們什么。好在你們还沒有出去！……"

她占据了一架刨床，坐在木头上唱起来。沙娄特把她抱下来。她在依拉利容身上搔抓，使他发痒。又用手指捏克罗陶米尔。回头又把头向沙娄特手上乱撞。他抱起她来，吻她的額头。

"可恶的家伙！瞧你把我的額头弄濕了！快松开，老头子来啦！小伙子們，我去了！"

她对着他們吐了吐舌头，作着猙獰的鬼脸跑掉了。

* * *

小伙子們站在門口，都很发愁。克罗陶米尔更是气坏了。

"談到新聞，这便是新聞。"他不住地叨念着。

"特拉維卓先生为什么要出卖工場？"沙娄特問劳茲蒙德。

"这是因为他高兴，他媽的！"一个紅脸小伙子說一句。

"談到新聞，这就是新聞，这就是新聞呀！"克罗陶米尔繼續說。

他們赶快跑回家里把消息告訴給自己的老婆。她們有什么可說的呢？她們早就时刻在发愁啊！

"依拉利容，来。"劳兹蒙德說，"咱俩去喝一杯。"

他便拉着他去了。安德林·劳兹蒙德是刺綉女工的兒子，在商店里当店員，他喜欢画画，在他的練习簿上，算术本和默写本上，胡乱塗画，八年之久一直如此。后来，他进了公撒哥的圣路易斯学校，把老师們画成些奇奇怪怪的形象。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給教士克利司頓画的象，把这个黑小子画成卷毛狗的形状。教士山克拉司跟他最要好，送給他几本繪画書籍。以后，他就按照耶穌教士的成規，脫去道袍，而一班要好的教士也就以此为借口，迫使他还俗了。他从此不再讀書，便去当烏木器商人。劳兹蒙德天天奔走于各个小工厂之間，慢慢对此发生厌煩，于是开始利用空閑时間学习木刻。他把所刻的奇怪玩意兒卖給美国的游客。这是一种艺术。他用心鑽研，跑到市場去观察那些乡下妇女、打鼓的人、舞女、工人、兒童、老人和情侶的相貌姿态。在他的作品里，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純朴人民的深情，他都刻画出来，但同时也把社会的丑态和人民的貧苦所引起的怨恨、忧愁、憤怒的心情表現出来了。他是一个独身汉，到处流蕩，无拘无束。他見他的作品受人欢迎，可以得到生活上的补助，也自欣喜。他晓得这就是艺术，伟大的艺术，只是这个国家不喜欢艺术家罢了！

依拉利容，把劳兹蒙德介紹給讓·米謝尔，但劳兹蒙德有点装腔作势。他跟一个类似疯癲的老年意大利人关系密切，这人名叫利济·安东尼尼·馬利必罗，在佛龙福大街附近做鉄器生意。利济是无政府主义者，信仰克魯泡特金、巴枯宁、安利賽·邵可侶、馬拉台斯达这班人。劳兹蒙德虽然沒有无政府主义傾向，可是他崇拜这些人的虛无主义学說，而且也最喜欢听人談論这种学說。劳兹蒙德很注意听讓·米謝尔的話，因为这些

話他也曾听到利济·安东尼尼引用过。当讓·米謝尔講了一大篇为国为民的大道理之后，他提出相反的看法，認为讓·米謝尔的党只不过是个初生的嬰兒，沒有一点力量成为强壮的孩子，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出息来。讓·米謝尔因此認清了这个沒有作为的小資产阶級的乱党。他是那些燒到肉上方才知痛的典型人物，这种人即使看到大紅旗迎风飘展在大街上，还是三心二意的。其次，这样的搗乱鬼始終会存着恐惧的心理……这个奇怪的家伙，他本身虽跟人民一样同陷于苦难中，却一脚仍站在資产阶級的立場上！只有这样的人才是机会主义者和叛徒。

这个交际使得讓·米謝尔感慨万分。他想到自己的党里可能有若干象这个劳兹蒙德一样的同志。这一变动相当严重，同志們差不多什么也不敢干了。埃萊·布道和洛浪·德撒諾背叛了，并且把这个問題写信通知樊桑。他們几乎都是这种意志不坚的人。最危险的是有些同志，用列宁和斯大林的經典著作为个人的不正确观念作辯护。他好象在梦中会到了劳兹蒙德这样一个人。

依拉利容被劳兹蒙德硬拖到前几天到过的飯館里，那天他們曾在那里談論这个問題。他想再考虑考虑。小商达尔所說的消息确实够严重的，只怕將不得已而离开这里。他們叫来一瓶酒給劳兹蒙德，一瓶汽水給依拉利容。老板娘虽然有那样多的孩子纏着她，但她却非常鎮靜，坐在柜台后边，半閉眼睛打瞌睡。

“你对小姑娘所說的那句話是怎样想法呢？”依拉利容問。

“你叫怎么說呀？假如小工場关了門，那就只好另找工作。一直找到为止……”

他們都不作声了。酒力使得劳兹蒙德咳嗽起来。他們拿起

紙烟来吸。劳茲蒙德好象有什么話要問。結果他提出一大堆問題：

"你認識讓·米謝尔医生很久了嗎？"

"很久了！……总算認得他有些时了！你干嗎問这个？"

"为什么？因为讓·米謝尔医生好象跟你挺要好。其次，也是因为他是个革命家……"

依拉利容注視着劳茲蒙德。他一向沒有怀疑过他，不过这次問得好象有点离奇。話虽东拉西扯地乱談，但劳茲蒙德总要扯到政治和讓·米謝尔；一时使他无話可說了。

"你已經見过这个嗎？"他掏出一张宣传品問他。

这正是讓·米謝尔那天夜里存在他家的东西。他拿起一张打开看了一眼就又还給劳茲蒙德。

"沒有見过。"他的眼直望着他說。

"这大概是共产党的传单吧？讓·米謝尔沒給你看过么？这个东西到处都有。"劳茲蒙德微笑着又說。

依拉利容生气了：

"你这是硬套我的話吧？你是給宪兵还是給特拉維卓做工作呢？你想叫我說讓·米謝尔是共产党么？这是誰主使你的？我呀，不关我的事，我一概不管……工場这回事就够我伤脑筋啦！"

依拉利容把錢丢在柜台上，动身就走。

"不要生气。这是我請你的。我不曉得你討厌談这个，那是因为談到了利济·馬利必罗，因而联想到跟讓·米謝尔見面的事。利济对我說，共产党人是演滑稽剧的角色；只有无政府党人才能干一点事。因此我想向他証明这个宣传品是讓·米謝尔的同志們搞的。"

依拉利容改口說道：

“劳兹豪德，請听我說，我不是搞政治的，不过要晓得就是沒有讓·米謝尔，这种事也不能避免发生。我知道有許多給宪兵当密探的坏蛋，无中生有的陷害人。讓·米謝尔可能有以色列人的种种恶习，只是他对于我，对于象我这样的一些苦命人們，那种善良的行为，使我永远不会忘掉。我不晓得这个意大利老疯子的脑袋里在想些什么，但我只覺得他不是个虔信天主的人……”

他們又爭論了很久。

9

七点鐘过去了。热带的傍晚景色宛如突来的笑声，很快就降临到城市。一片片的云彩同太阳一样高低，那形状千奇百怪，有的象人，有的象兽，有的象白色山羊在天空的草地上吃草。在城市里，工作完毕后显得格外寂静，猫在膝盖上打呼嚕，晚飯前情人們在談心，家庭主妇在結束一日的家务，公共水泉旁成群衣服襤褸的棕发男女兒童呼吸着热带定时而来的清风。

突然之間，整个一条圣奥諾列大街和中央大馬路的一段上，人声鼎沸，乱作一团。原来是那一地区的著名流氓巴台尔和埃巴米农达两个人，一个梳着高式蓬松头，一个手持喇叭。他們率領着一群小孩，不知从何处呼嘯而来。他們喝得酩酊大醉，在教堂的門廊下，东倒西歪，丑态百出。看样子不是得中头奖便是拦劫了总督。

这时神父同一些信徒正在教堂里高声誦經。巴台尔把埃巴

米农达敲了一下，他便把喇叭拚命地吹起来，这声音传到神父和信徒的耳朵里，使他們覺得好象耶穌受审时的嚎声。巴台尔，眼睛通紅，露着凶相，用粗重的声調模仿着大炮的响声。

小学生們听到响声，算术練习簿上拿鉛笔头蘸口沫写的字还沒干，手指头还沒离开讀本上所指的字行，刚学的功課記在心里还沒有忘，便都站起来赤着脚大踏步朝大街跑去。好些作媽媽的根本不去呼喚她們的孩子，因为他們有这样的好奇心已不止一次了。她們只是忙着把所做的晚飯放在温火上，两手在腿上抹一抹，不高兴过問那种閑事。男人們刚下工回来，有的洗脚，有的刮脸，有的用羽毛掏耳朵。不多一会兒便聚攏了一大群人。

神父同他的信徒們出来驅逐喊叫的人們。但他的呵斥声所得到的答复却是搗乱鬼們的一陣喇叭声。他确实缺少象基督驅散天堂门前的商人們的那股牛劲。看热鬧的人們瞧着这般情景，无不捧腹大笑。說真的，他們是故意拿这些鬼东西們寻开心，因为他們的悲慘誦經声使得这一区域越发显得死气沉沉，何况誦經声里不是喊"升天堂呀！升天堂呀！"便是唱什么地獄的痛苦和世界末日的恐怖調調兒，从来也不講使人愉快的話。牧师是一个說話怪声怪气的美国人，他一見恫吓的手段无效，便低三下四地說起好話来。你說埃巴米农达和巴台尔会讓他說得心軟吧！相反的，他們根本不去理这个罵起人来沒完沒了的坏蛋。

埃巴米农达和巴台尔現在做起軍操来。埃巴米农达自任大将，模仿騎在馬上的姿势，行軍礼，发命令，吹着旧式步法的号声，有北方鄉弹兵的步法，圣路易斯步法和吉保斯步法。两个老汉看見这两个流氓的举动，使他們想起这群牙齿尖銳的野狗，止不住搖着头笑得眼里淌出泪水。巴台尔这家伙倒真象一个規規

矩矩的士兵，迈着方步走、托着枪、瞄准、射击。逗得人們笑不可抑。

神父急得搔头抓耳，最后用手拍拍埃巴米农达的肩膀，表示亲热。埃巴米农达却只是瞧着他笑，对着他拚命地吹了一声喇叭。这最后的手段也便无結果而告終。埃巴米农达学着神父的动作和声調，学得維妙維肖。至于巴台尔呢，他一見他的教父来給他講道理，这才跪下。神父同他的信徒們受此惊恐，也就溜之大吉。

但是工夫不大，宪兵就跑来干涉，毫无疑問是那位上帝的代表打电話請来的。这两个小家伙便被人以請吃酒为名而带走了。格勒尔·欧鲁絲很替他們担心。

“只怕沒有好結果。”大胖子杜阿亚說，“照他們这样，还会請他們吃酒呢！这个巴台尔是疯子，埃巴米农达也差不了多少。你們瞧着，今天晚上，他們不是被指为打伤了人，便是說他們自投車輪下，再不然就是說他們不服从宪兵指揮！”

然而事情的变化却不象杜阿亚所說的那样。两个醉鬼疲乏得要死。埃巴米农达突然放声大哭，滿眼热泪汪汪。巴台尔躺在走廊下睡着了。慢慢地人声沉寂，大家也就一哄而散。这一陣饒有趣味的举动在单調的黃昏結束之后，路灯亮了，这一区域也就复归于平静。

* * *

有人喊救火。睡梦中的人們，身穿睡衣，哭丧着脸打开了門。大街上噴射着一股浓烟。

宝納杰大面包房着火了。眨眼之間，大街上就烟雾弥漫。人群里发出一声喊叫，原来有人瞧見埃巴米农达和巴台尔刚从面包房的車門里跑出来。巴台尔手里拿着一只装汽油的空桶。

紅黄色的大火舌順着墙壁往上冒，高得比頂高的棕树还高。很大很大的火星比炭火亮得多，至少噴射到四十公尺的高空。天空被火光照得一片通紅。大火里发出爆炸声，还带一股烤面包的气味。

人們手忙脚乱了。妇女們吼叫，男人們搞得焦头烂額，小孩們却露着好奇的神情……这熊熊烈火燒着，燒着，剎那間便蔓延到四邻。邻人們慌忙給孩子們穿上衣服，但对于搬运家俱和貴重物品則迟迟不决，危险虽大，却看不出馬上就会到。救火队員的营房距离不远，他們得到警报，飞速而至。所有本地的小偷也一齐出动了，一有火灾，他們便去爭着搬运家俱，有时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也能把他們認为好的东西搞出来。等到火熄之后，众人走开，而所有的东西也就蕩然无余。

紅色汽車駛来，上面載着头戴銀盔的人，銀盔在火光照耀之下，发出反光。妇女們看到救火車，才勉强鎮靜一点。救火队一到，队长就下令拆除接連面包房的小屋。經她們百般要求也是无效，队长把她們一个个都用力推了开去。

格勒尔·欧魯絲也在紛乱中舍弃了她的住处，只穿一身睡衣跑出去。她手里提着两条被单，一个沒有头的布洋娃娃，一只給孩子盛玩具的小盒，还有就是她同依拉利容合拍的一张大照片。依拉利容則把他的几本書，破抽屜里的一点錢和他們所用的几件飯具拿了出來。

受灾的人們坐在人行道上，面对着火燒的地方。他們希望把火彻底救灭为止。格勒尔·欧魯絲把头靠在依拉利容的肩上，伤心地哭起来。一个邻家女人給她送来一杯用树叶煎的湯，对她說吃了这个可以压惊，对她最合适。格勒尔·欧魯絲笑了。但是新的惊叹之声引起她的注意，接連面包房的小屋开始燃燒

起来了。

“这些救火队員是干什么的呀？”人們不滿地說。

救火队員拉开水管，伸开梯子。火烟越来越浓厚了。細小的烟灰象雨点一样不停地下落。火在天空里急剧上升，仿佛很快乐地在屋頂上跳舞。受灾的人們群集在人行道上，好象一条长蛇陣，个个人手里拿着不多几件衣服和各种东西，宛然一幅米謝尔·安士所繪的难民图。他們的动作和姿态，在褐色的微光下看起来，越发显得窘态毕露。他們的面孔上刻画着人类所具有的爱、憎、煩恼和恐怖的形象。沿着这条人行道，有些男人卷縮着身子，灰暗的脸上发出带色的反光，他們不住地搖头，跺脚。一些女人們，面色有的发赭紅色，有的发黃色，綠色，手扯着敞开的睡衣，怀里抱着面色灰白的孩子。还有一些人举手向着天空，好象在大教堂里祈禱似的。

格勒尔·欧魯絲站立起来。她把訂婚时依拉利容給她的銀戒指忘掉了！她以为这火不会馬上就燒到房里，便想回去找。队长不許通过，說什么他也不听。

“不准进去。”他重复着說，“这是禁止的，必須等火灭了……”

格勒尔·欧魯絲喊了半天也沒有得到看守者的同意。她仍旧回来坐在灾民群里，嘴里咒駡队长。她的面色灰白，揑着拳头，翻着白眼說：“再見吧，爱情的戒指！”

另一間小屋燒着了。灾民又喊叫起来。这些救火队員是干什么的呀？看起来他們好象很忙迫，可是唧筒里沒有水噴出来！

“水压不够，他們在找火口。”有人解释。

忽然，人群里一陣哄乱。救火队长来集合他的队員。他本人手拿一把大斧头，这把斧头光鉴照人，好似天上的一輪明月。

救火队长首先向着一間小屋劈去。接着队員們也都动手劈起来。人們拿出吃奶的力气大声呼喊。有些受灾的人穿过大街朝自己的房子走去，另一些人随在后边。

宪兵們举起木棒对着他們。有些人吓跑了，但女人們却非常勇敢。她們跺着脚大喊大叫，同他們对峙。然而在这次斗爭中，他們的木棒也只不过虛晃一番罢了。

这激昂的喊呼声，这比激烈的演說还感动人的和有瀆神明的喊呼声，蕩漾在紅色的恐怖之夜的污浊空气里，使得天空和夜晚格外生动：这是她們最后一次的离别和反抗。

“不，痛苦之神不可能长久統治。”她們叹息着說，“結果必然会被它的人民所毁灭，再不然就是它自行毁灭。因为人是良善的，温柔而多情的。請看看女人这感动人的美丽胳膊在悲伤中做出奇迹来。請看看天地之間，人与人有何差別。請看看这两手結合起来的人类之爱的美德！請看看这被魔鬼掌握着生死的哀哀乞怜的面孔。請看看这母性的肚皮在坚决保护着它的爱情和希望的果实。請看看横卧的身躯，又破又碎了！請看看那些在灾害中悬求着要去搶救財物的手。請看看安靜的天上，从层层密云而来的上帝形象，在这使人永世不忘的严重灾害前，高举着无知覚的大手！……”

第 三 部

1

人們每走一步，便碰在形如拱門的长甘蔗叶上。露水順着叶脉流到光秃的茎上。起初，发凉的水珠沾一点在身上就覺得发痒，但不久就感覺不出来了。天气凉爽，但他們已全身是汗，露水同汗水化合在一起了。

工人們勇敢地行走在叶子削如刀刃的高大蔗田里。他們举起弯刀砍下去，恰好落在地面，砍在甘蔗根部。这株甘蔗便刷的一声倒在別的甘蔗上，这时砍伐工人手起刀落，把带白尖的根茎削下一段。他們的两腿被蔗茎末梢丛生的絨毛刺得火辣辣地生痛。

“大家鼓起劲干啊！”监工大声喊着，催促他們。

这些砍伐工人簡直是一支向蔗田进軍的工人队伍。他們戴着寬大的草帽，圍成圓圈，朝前进，后面跟着手持短棒的监工。随后又是密如一片云霧的黃蜂和蜜蜂，多得无数。这些飽吸了甜汁的昆虫斜着身子飞来飞去，因为田里的紅甘蔗带有酒味，可以致醉。黃蜂和蜜蜂嗡嗡的响声好似大海的波涛。后来工人們把削下的一节茎放在旁边，留作秧苗，再将甘蔗捆起来，堆在一起。四条牛并排拉着大車，在車夫的吆喝下来往运輸。一些古銅色皮肤的大汉用挺长的三齿叉，把腰一扭，将蔗捆送到車上。最后，在稍远的地方，制糖步驟开始了，人們喘着气，叹息着，在无情的打击下，奔向烟囱高入云霄的灰色工厂里去做工，一直到

空气里有了甜味为止。

依拉利容今天早晨砍甘蔗时，腰上挨了一棒。这种情况，約瑟法并沒有騙他。后天他又到麻高里，仍然被糖厂雇去。多米尼加这个国家似乎对他挺客气，只要是笨重活便很容易找到。他也只好学别人去干。正如一句俗話說：学狗吃屎极容易。只是干罢重活腿就发抖罢了。实在，他已經累得要命了。

可以說，他自从来到这个国家之后，簡直忙得連脑子里想什么的时間也沒有。这种心情就好象打断了他的腿似的，使他觉得身居异国，万分煩恼。格勒尔·歐魯絲也覚得在这个陌生城市頗不安心。这个地方很难碰到一个熟人，一旦临盆将如何是好。

短短几天的工夫就出了好几桩事！火灾的次日，他把格勒尔·歐魯絲領到伊利佳·若尔丹家，随后又跑到他朋友家里。到了那里，才曉得头天晚上警察就把他逮捕去了。依拉利容好象丢了魂一样在城里徘徊。他对人解释若不是遭到火灾，决不会来这里找工作。有些同伴領他去見特拉維卓先生，他对他說，八天之內工厂里无工可做。如此說来，倒霉的日子一到便要一命归天了！他脑子里存着死亡的阴影，为了节省二角五分錢的車費，便徒步前往十字街去。他硬要战胜这段乘車往返十次的路程。

在格勒尔·歐魯絲这方面，第二天夜里她做了一个很长的恶梦，使她老忘不掉。当他告訴她讓·米謝尔被捕的消息以后，她真气得要起来反抗……但他談到特拉維卓的小工厂将要关門的消息时，她倒毫不在意。

"明天是礼拜，我往监獄去看看讓·米謝尔。"她說。

"照你这种情形，不該……"

"我一定去，一定去。"她用干枯的嗓音連說两遍。

“但是只怕你不能进去……”

“我一定能进去，能見到他。”她用坚定的口气說。

第二天，她提着一只小篮，就动身了。篮里装着一只烤鷄，一碗豆米飯，一块巧克力点心，一些香蕉和一束紅丁香花。她見他之后，显得格外高兴，沒說用什么方法达到来看他的目的，只略談了几句家常話。讓·米謝尔用手提着褲子，因为他的腰带已被收去了。她沒有对他談火灾，也沒有談小店关門的事。他指着她的大肚皮說，她一定会生个胖娃娃，到后来必然会得到解放。她沒有領会到这句話是指他說的。他囑咐她务必上夜校，尽可能常同依拉利容一块兒去。他聞聞花，拉着格勒尔·欧魯絲叫小妹妹，又同她拥抱。她发覚手里有一团紙，心想依拉利容一定曉得这是怎么回事。她一时又哭又笑，訴說他的粗魯行为。

监工指責依拉利容不守次序。他因为心里有事，以致动作緩慢，落在同伴們后面至少有三步远。他必須掄起弯刀很快地砍，赶上他們。

可以說，沒有哪一个当监工的能够挡住人脑子里不思想。依拉利容今天心事重重，所以手指头也沒有力量了。他仍然在想，仿佛又見自己同佛朗苏瓦·克利斯駆辯論，这个老家伙如今有了一部汽車行駛在太子港与多米尼加的圣地亚哥城之間。他又想到当他告訴格勒尔·欧魯絲坚决要到麻高里去做工时，他倆那場爭辯的情形。她阻拦他去，眼里急得流泪，最后还是忍耐下去了。他又看見格勒尔·欧魯絲在他动身那天，繞着十字街小花园的树和墙，踱来踱去那种难过的样子。他覚得老年的教母第一次在他額上亲了个湿吻，用爽快的嗓音对他說：

“再見吧，我的孩子……”

太阳这时高悬在天空。监工的哨子响了。这是到了休息时間，約瑟法原在别的队里，此刻凑近依拉利容，他們坐在一棵发黄的桑树下。有几个卖东西的女人向工人們跑来，她們手提着滿籃糖果，三明治和水果。有的女商販肩上还背着盛凉水的瓦壶。人們用西班牙話喊道：

“来呀，卖水的，把你的壶拿来！”

壶嘴斜放在工人的唇上，他們仰着脖子好象喝酒一样。清凉的水象一条小河流到工人們的嘴里。他們露着滿意的笑容。这些多米尼加女人穿着五顏六色的短裙，露出滚圓的两条腿和細嫩的两只脚，都挺好看。也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她們才能把到处叫卖的海地女商販抵制住了。生活费用如果不是这样上涨，工資如果不是这样低微，砍甘蔗如果不是这样吃力，那么，住在这个国家倒蛮有趣味……

一个工人弹着他的六弦琴唱起来。单拿蛋糕来說吧，一点不錯，是由海地人那里学来的。海地人做蛋糕有他的一套方法，他們为了适合自己的胃口，里面放一点当地所产的香料。而这里所做的很快就同它的大姐——海地蛋糕，不相上下了。这是个奇怪地方。海地人在那里永远是海地人，他們永远怀念着远方的祖国，只是生活习惯上有所不同罢了。象佛朗苏瓦·克利斯班那样，他們在举止动作方面还带一点本来面貌。这个地方有一部份居民就跟多米尼加人不同，他們說多米尼加話，但其中也混杂着白种人的語言。有些音乐和舞蹈差不多同海地的一样。两国的文化教育混合如一。誰会晓得将来怎样变化呢？这两个国家简直是姊妹之邦。过去从来沒有发生过一次战爭，也从来沒有誰欺压誰的情形，这恐怕是生活使然吧。在劳动和歌唱，苦与乐的情况下，使得这两个具有同样奴隶地位的民族結合成了

一条心，一个灵魂了。

工人們坐在地上。一个海地人掏出一根小笛，配合着低音的六弦琴吹起来，声音尖銳而凄苦，如泣如訴。人們的声音頓止。这是一支在蔗田里艰苦的劳动时被叶子刺伤后所唱的歌曲，在炎热的太阳底下所唱的歌曲，两腿灼伤和汗滴如雨的情况下所唱的歌曲。他們都抱着幼稚的願望。监工的哨子响了，合奏的乐声便被打断。

于是他們便都站起来。伸伸胳膊腿，又走进高入天空的紅甘蔗的枪林里。

依拉利容一面砍甘蔗，一面在想。格勒尔·欧魯絲这人眞怪！她竟不憚长途跋涉之劳，說来就来了。多亏約瑟法帮过忙的一个多米尼加女人把她的房子讓給三間，使他們夫妻两人和約瑟法可以在那里安頓下来。小孩就快出世，現在她的眼睛陷下去了，肚子也下垂了。

天刚落黑，約瑟法便兴致勃勃地把手搭在依拉利容肩上，两个人就这样走上进城的大道。龔塞浦星，一个女邻居，她說，自从他們来后，他就变了。現在他不会再象随风飘蕩无定的树叶了。新的家庭生活摆在他面前，增加了人口負担，对他来說，这只有好处沒有坏处。他俩走着沒說一句話。

他們进城时，已經沒有一点风了。

“这里不象咱們家乡，沒有海风。山把风挡住了。天气說热就热。”約瑟法象背誦格言似的說。

他們来到一家药房門口。卖药的人是个肚皮很大的大胖子，身穿一身白衣，站在門前，拿着一把芭蕉扇在搧。

“来呀！”約瑟法說。

“干什么？”依拉利容問。

“叫你来你就来好了。”約瑟法又說。

他們走进药房，那个象海豹似的人呼哧呼哧地跟在后边。約瑟法要一包苏打。

“你們可是海地人？”这人招待着他們問道。

“是的，我們是海地人。”約瑟法回答。

他問他們为什么到多米尼加来，为什么不待在自己家里。約瑟法聳聳肩，轉过身子。

“他說的什么呀？”依拉利容問。

約瑟法扭过头去，把药房里面一巨幅彩色象片指給他看。这是大元帅拉法埃尔·莱奥尼达斯·特魯希略博士，人民的保护者，国家的独裁者。他打扮得挺华丽，好象孔雀开屏。

他們走出药房，来到他們居住的那条小街上，瞧見格勒尔·欧魯絲站在門前向他們张望。她在他們每个脸上吻了一下。

“給你，这是我給你买的。”約瑟法对她說。“女人在临产前应該多加餐。每頓飯后必須吃点这个。”

依拉利容和格勒尔·欧魯絲都笑了。他見他們唯唯听命，也自喜欢，可是他們这一笑反使他怪不好意思了。

“礼拜天咱們带着我的公鷄到斗鷄場去斗一斗。”他换了話头說。

他打开桌子上的抽屜找东西。依拉利容向他要了一枝鉛笔头和一张紙。

“你願玩三七点么？”約瑟法問。

“你若是願意玩，过一会再来。我先写一封信，免得忘記了。”

他坐在桌子的一角，便开始用粗劣的大字体写起来：

亲爱的讓·米謝尔：

生活可真奇怪。大火烧了我們的房子，我又失掉工作，您不在那里，所以只得出走。您不必心里难过，反正我就是这么一回事。如今所値得担心的不是我們，而是尚未出世而行将出世的孩子，这是您知道的……

* * *

“汪！汪！”龔塞浦星的小狗在叫。

大家想出去蹓躂蹓躂，格勒尔·欧魯絲竭力反对。不过依拉利容却兴致很高；八点鐘吃飯，尽有时間出去玩一趟。格勒尔·欧魯絲很想找龔塞浦星去聊天，她曾对她說几时喜欢談談就来好了。

小狗約瑟飞納，小得可怜，却好象挺厉害的样子。它露出黄色尖牙，其势汹汹，仿佛在說：

“喂！新来的人，这里不是磨坊，不准隨便进来！”

畜性是不容易同人发生好感的。它要围繞你轉好久，打量你，观察你，看你的种种动作，了解你对它存着善意或恶意。它們先要了解人类的心！

瑪丽亚·佛罗萊絲跑来，先把小狗牵住，然后給格勒尔·欧魯絲打开篱笆門。

龔塞浦星是一个未老先衰的女人，年紀看上去足在四十五岁以上。她是个吃閑飯的人，专靠先前闊气时所买的两所房子的一些房租过日子，因此說她是吃閑飯的也未尝不可。一所房子在市中心区，是頂好的；另一所就是格勒尔·欧魯絲所住的，座落在平民住宅区，又旧又破。有三件事使龔塞浦星引以为乐，第一是跳舞，其次是她的女兒瑪丽亚和小狗約瑟飞納。

以前她对跳舞簡直視如性命。后来因为遭到意外才不干了。当初在所有拉丁美洲的二等跳舞場里都有她的足迹，过着

无聊的磨屁股生涯。在那些年月里，她眞希望碰到賞識她的舞場老板或有势力的大亨提拔提拔她，使她得到国际声誉，能在世界最大的舞台上一显身手。她行年三十有五，风韵犹存，齿未落，发未白，額上亦无皺紋，大可以加紧爭取胜利！她很想以她那疯狂的誘惑姿态，同时更以內心的火力，提高艺术，再过二十年舞台生活，以求成名。她确有相当天才，只須从观众看到她就打冷战这一点上就可証明——这种情形确实是有的——这便注定了她的命运，然而亦不可以此而遽作結論。艺术是商品，几乎到处皆然，艺术家跟那些脫去道袍当鳥販或書販的出家人頗相近似。她因为乐此不倦，因此对家庭幸福，夫妻爱情，这些生活中的刺激物，便一概置諸脑后，一直到瑪丽亚出生那天，她还沒死心。不料从此就种下禍根。一天晚上，在德居西加巴，正当在討論什么事情的时候，舞台的天花板上一块不坚固的木板掉下来，把她的腿打破四处，皮裂骨伤。有人說必須把腿截断。当天晚上，医生对她說可以治好，只是从此再也不能跳舞了。人們見她已入昏迷状态，好象个自杀的人。

为了挽救她，很費了一番周折。不料旧病未愈，新的敗血症又并发。这也是难治之症！及至她病体痊愈，过去的事已忘得一干二淨。想来这是那位人道主义的外科医生对这个失望的人施以身心兼治的妙术，以致使她不能回忆往事了。他发覚龔塞浦星甚至連留在麻高里老乳母家的小瑪丽亚也忘了，覚得不妥，便耐心地使她看到小瑪丽亚睡在火热的阳光下的幻景。既然她是龔塞浦星的女兒，尝尝鍛練跳舞的痛苦，也是理所当然的。有一天，他見龔塞浦星果然又想起她的爱女，并且还想到了那位忠厚老板的临别贈言，引起她无限伤感。这位医生对龔塞浦星的最大热情，表现在設法使她又爱上这只形影不离的小母狗約瑟

飞納。

这只小母狗可以說有点象龔塞浦星的灵魂。这个約瑟飞納并不是真正的約瑟飞納。从前那只大狗未老的时候，她把它送到养日本公狗的人家，后来生下小狗，她便选了这只同老狗一模一样的小母狗，代替了老約瑟飞納的地位。实在，对龔塞浦星来說，約瑟飞納是无穷无尽的。它便是离开我們而令人念念不忘的那位忠于艺术的老友的灵魂。当她独自同小母狗在一起的时候，她就跟它說話，叙述以往的事，談她的煩恼。这小畜牲仰着头听，仿佛領会她的意思。

龔塞浦星是个头脑簡单的女人，为人忠厚，但过于迷信，簡直有点痴呆了。她本是西班牙一个玩狗熊者的女兒，后来嫁給多米尼加人，当了舞女。龔塞浦星因为有一点薄产，所以也就安心地定居下来。以她的艺术而言，只配住在平民区的僻陋地方，而且也只可以欣賞平民的单調音乐。晚上，她把門統統打开，以便讓刺耳的乐声送进房里。所有一些普通乐器，如六弦琴，手提琴，大鼓小鼓等的声音，都穿过龔塞浦星的門限了。

在偶然的情况下，約瑟法同龔塞浦星亲密起来。約瑟飞納走失了几个月，确实是被人偸去的；当时直等了一个礼拜也不見回来。她在失望之下，哭哭啼啼，急得把头发也抓散了，随后又是祈祷，但其結果还是枉然。后来約瑟法无意中发現了这条小狗，便給她領了回来。由于这件事，龔塞浦星对他感激不尽，非常尊重他，可以說图报之心始終不渝。

自从格勒尔·欧魯絲来后，龔塞浦星就竭力表示要对她尽心照顧。格勒尔·欧魯絲也很高兴，只是自己煩悶得要死，想不出消遣的办法。

龔塞浦星手里拿着扇子，半躺在通向院子的走廊里的一把

长椅上。旁边茶几上放着甜酒，沙士水和冰屑，一伸手就够得到。还有一架留声机，正在唱《无赖汉白特那拉》那支老曲子的最末一段。

"格勒尔，您請坐。"龚塞浦星指着一张椅子对她說。"您喝不到苏打酒啦，瑪丽亚去給咱們拿葵花子去了。"

她們两人天南地北的大談一陣。話头慢慢轉到将近生育这件事上。龚塞浦星答应把名叫"聪明女人"的那个細心的接生婆給她找来。用她，保証一切会順利。瑪丽亚拿葵花子回来了，一屁股就坐在长椅子脚下。龚塞浦星老是唧唧咕咕，責怪瑪丽亚懶惰，整整一个下午也沒有随着拍子把《白特那拉》学会。奇怪！这是歌曲又不是舞曲啊！瑪丽亚驀地站起，随便按音节跳了几步，表示她对于《白特那拉》并非不懂。她想搗鬼把《白特那拉》掉換为阿尔利亚舞曲。

瑪丽亚聳聳肩，暗地发笑，原来她已把留声机的片子掉換过了。雄壮的佛鲁卡舞曲一响，小姑娘便随着乐声婆娑起舞，笔直的身軀好似天鹅頸頸，她的大腿脆弱得发抖，高仰着头，两只胳膊伸向后边。不知道有什么神附在她身上。

瑪丽亚将滿十四岁。同太阳下的姑娘們一样，她身子的某些部份不能認为早熟，尤其是大腿和胳膊。除此之外，便处处都象是成年的妇人了。自然罗，她发怒时的两眼，生气时的嘴巴以及她的笑，还依然保持着孩童的状态，但有时也不尽然。她母亲的事迹，伟大的舞蹈家的生活，音乐与跳舞，这一切教育对她有显著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所以她在学校里很不安心，对于学习毫不感兴趣，只是醉心于跳舞。她母亲給她的矛盾教育——用棍棒吓唬着叫她学跳舞，其他則概不过問——把她熏陶成了一个有专一爱好的奇癖的人，心里老存着虛荣的念头。她跟一些同她

年齡相仿的孩子不同，从来不到附近田野里或清香的树林里去玩，也不去洗泉水浴，野餐以及其他翻筋斗等种种游戏。她跳起舞来，胡蹦乱跳，如醉如狂，完全是兒童姿态。她不跳多米尼加的古代劍舞和宝貝罗舞，就跳比利亚佛郎卡舞，这种舞是她母亲自以为最拿手可是并不高明的一种舞。自然罗，她旣有这种艺术，难免就願意到球場、电影院里出出风头，或是跟男孩子們一道玩玩。但是她人小而心不小，已經知道在跳舞与爱情两者之間何所抉择了。她母亲以为她还是个孩子，那里知道也是象她那样一个舞迷呢。她暗自贊賞，把自己比作杰出的人物。

这样的人物便是格勒尔·欧魯絲在多米尼加这个国家里的好朋友。她因为新到这里，心里有点不安，这样談談說說，也就不致寂寞了。不錯，身在异乡，友情是异常可貴的。初到外国，一切生疏，等到面孔熟了，地方也熟了，漸漸就会对这个国家发生好感，自己心里自然也就愉快起来。人們都在追求幸福，这是每个人的普遍心理。对于龔塞浦星来說，她虽然干过那么多荒唐事，却也在追求幸福，她希望她的幻想得以复活。瑪丽亚同各处的孩子們一样，天眞而誠实，抱着很大理想，寻求新事物，逼着她去了解什么是現实，什么是幻想，几乎把她搞昏了。女孩子家到底怎么好哩！格勒尔·欧魯絲自己从前也是这个样子。不对，这个国家不会是沒有人性的地方。

她喝了几口起泡沫的汽水。这样的热天，喝这种水再好不过。瑪丽亚走来坐在她身旁。她有句話要問她，这句話多少天来就在她心里发痒：

“这么大的肚皮你不覺得难过么？……”

她們被她这天眞的态度逗乐了。天色黑起来，男人們还迟迟未归。瑪丽亚随着拋出去的皮球跑去追赶，剩下龔塞浦星一

个人陪着格勒尔·欧鲁絲。温度开始下降。那里，在遥远的太子港，卖油煎餅的女摊販想已占据在平民区的路灯下了。高入云端的大山发着蒼灰色。民主大道此刻想已安靜了。

* * *

麻高里是邻近热带的一个清洁紧凑的小城市。全城的人都从事制糖工业。糖厂是它的心脏。假如成千上万的糖业工人都不在这里了，这个城市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呢？夜里的酒館，食物摊以及各种商店，就一定都要关門停业；拥塞街巷的妓女，嫖客，巨商小販，流氓乞丐，就都要投奔他处寻求幸福。这是慢性的毁灭。也許会有西班牙的游客前来憑吊殖民地教堂青草丛生的废墟，或哥仑布时代遺留的故址，但总归是完蛋了。

麻高里这个城，除制糖工业外，其他同多米尼加的每个城市都沒有什么区别。它原是一个沒有生产的城市，如今才正在发展，但是由于受到侵蝕这个国家的法西斯毒菌的影响，它不能长了，不能活了，只落得奄奄一息了。帝国主义者的制糖企业所带来的，只是使得郊区日見雕敝，使得郊区更加不卫生罢了。在城市的中心区，沿街林立的低矮房屋，看上去好似收容所里的一个个小老头兒。一切显得死气沉沉，就好象吃不飽肚皮的多米尼加平民那付神情。它同其他城市一样，也有特魯希略广場，特魯希略大街，特魯希略牛奶場，特魯希略学校。它也有好多不識字的兒童滿街乱跑。它也有宣講上帝是伟大的而特魯希略是先知先覚者的教士。配合这些，还有陆軍乐队的周末音乐会，还有特魯希略軍队的驍勇軍官，还有傲慢粗暴的警察爪牙。只消向周围打量一番，便可彻底了解。这是特魯希略法西斯主义者和美帝国主义者的鉄蹄下一个暗无天日的城市。而这些东西乃是附近各糖厂的太上皇。

约瑟法馬上把自己所見到的指給依拉利容看。約瑟法这天晚上話特別多，一个劲兒地談最近的謝肉节。他說这是好看的，盛大的場面。沒有見过世面的勒峨尚的人們簡直拿它无可比拟，只好比作拉拉斯节，这个节是耶稣殉难的节日，站在沙依拉的十字街口，可以看到成群結队的乡下人沿袭着印第安史麦斯的旧习，头戴假面具，紛紛集会。这个城市的謝肉节确实热閙，令人难忘。他談到这里突然截止，話头轉到墾荒，做工和监工这些事上。他說有个叫埃斯古德罗的监工，对他可真得当心。

“脸上有块疤的那个人嗎？”依拉利容間。

“正是他。”

“外表倒看不出什么来。”

“这小子坏透了！”約瑟法又說。“我們工作队里，一个挺棒的小伙子，名叫巴高·杜萊斯，我常說他是个爱管閑事的人！人們有了什么事都去間他。两个礼拜以来，大家就談論怠工，罢工的事。巴高也很贊成，他并且还对大家說就要这么干哩。可是你曉得，正是埃斯古德罗这个坏蛋讓人把他开除了！后来美国大老板把大家集合在一起，說什么这是一些紅党叫我們罢工，并且說慢慢一定能査出哪些人同紅党有关系。可是誰知道紅党是什么呢？最后他反复地說，如果大家怠工，就用别的工人来頂替我們。”

“那么后来呢？”依拉利容覚得有趣，追問一声。

“后来沒有干起来。因为不到月底，大家都沒有錢了。人們都說，即使要怠工，此刻也不是时候……何况那时軍警密布，也沒人肯带头……”

他們好长时間沒作声，随后就各自想着往前走。

“你瞧，巴高·杜萊斯就住在那里。”約瑟法又說。

"进去瞧瞧他好嗎?"

約瑟法迟疑不决。显然，这个时候跟巴高·杜莱斯这样的人打交道，未免太傻。倘或被人看見同他来往，保不住就会失掉工作。

"他也許不在那里了……我們該走啦……"約瑟法用試探的口气說。

"去瞧瞧吧!"

"你曉得……"約瑟法含糊其詞地又說。

"人家打发他来就是为了联系我們这些人，不是么？难道你害怕不成?"

这时約瑟法才恍然大悟，認为这話有道理。从来沒有一个海地黑人会在患难中拋弃自己的同志。每逢遇到地震，就有舍死救人的模范人物。当他自己逃出来之后，也总会在任何一个农民家里找到存身之处。

他們以这种美德而自豪。巴高走来給他們开門，这是一个紅种人，身高达两公尺。他看到他們就咧着嘴笑。他那不很大的沉重嗓音如同教堂里发出的回声。

"这是我的同事，甘蔗工人!"他用西班牙語高高兴兴地扭过头去对着坐在屋子里面一张小桌前的人說。

他同他們輪流握手，然后指着依拉利容。

"是甘蔗工人嗎?"他口操西班牙語問。

他們点头称是。巴高特别喜欢。

"我知道他們就要来。"他对坐着的人說。"在我动身之前，他們就来了。甘蔗工人是不会离开同志們的!"

在那边坐着的人是个瘦小的混血兒，黑人和白人的共同形象特别明显，戴着一副看起来好象眼珠突出的眼鏡。依拉利容

看見桌上一本蓝布皮的書，上面的字是凸起的。这样的書他曾在讓·米謝尔家里看見过，不过这一本是西班牙文的。他把書拿在手里，露出笑容。

"列宁。"他的手指头指着書皮上的字說。

"你晓得列宁嗎？"那人用惊訝的口气問了一声。

依拉利容瞧着他，心想这只怕就是佛朗苏瓦·克利斯班所說的古巴紅党。

"我同彼尔·卢墨尔一起蹲过监獄。"他驕傲地說。

"彼尔·卢墨尔此刻在哪兒？"这人站起来，笑着問。

"人家把他逼走了。"

他們靜默起来。巴高叫約瑟法和依拉利容坐下，拿杯子倒汽水。

"你要去么？"他問那个瘦小的人。

"不，我不去，今天不会来逮捕我。再說，又不是天天有机会同甘蔗工人們談話。"

他嘴里吐着豪迈的語气，接着扭头对着依拉利容說話。

"人生是离奇的。"他自言自語地說。"千万不可同朋友失掉联系！倘或我死了，那么我們自己人也好，或者其他認得我們的人也好，最好要讓彼尔晓得有一天在麻高里这个地方，我們大家曾談到他。我不会死了就算完啦，还会活在广大人民的心里！……我最后一次看到彼尔·卢墨尔是在德国，至今已十多年了！那天是在汉堡，碼头工人正同諾斯克的警察作斗争……台尔曼有时同我們談起德国的慘狀便使我們落泪，眞就象談到我們故乡的慘狀一样。那时候，彼尔和我都还不是共产党員……人家从那时起就死釘着我們，可是到現在也沒有抓住我們……我晓得卢墨尔到那里就会組織起党組織。我們这里还差得

远……你，你可是在党的？……”

“不在……”依拉利容說。

“不过你跟卢墨尔在一起，这就够啦，我心里有数了。旣然有你在这里，我說走就走。我屁股后边还有不少特鲁希略的人在釘梢哩！巴高，你也是一样，你在这里放过火，更应該到别处去，不然只怕要吃亏……我們是不是在临走之前給特鲁希約一点顏色看看呢？……这样一来，对这个狗东西固然不利，但又怕使甘蔗工人們越来越受罪呀！被放逐在古巴和委內瑞拉的多米尼加人干得有声有色，不过策动斗爭的乃是此地的工人。从这次斗爭中就能出現我們所盼望的党……如果他們驅逐在工厂或垦区領导斗爭的人，那就是他們願意叫你們显显顏色。只要你們知道团結，就能給他們一个敎訓。他媽的！我們这里有办法跟他們拚。这样干就能产生出党来，巴高……”

2

格勒尔·欧鲁絲那天晚上吃了一大盘公果豆，大解其饞。依拉利容劝她說晚上吃多了不好消化，会使她难受，但她不以为然。約瑟法故意同她开玩笑，不顧好歹，老攛掇她吃，逗她喜欢，却又說他母亲講过：她認得一个女人，吃起公果豆来沒足沒够，到后来生下一个身上長黃綠毛的小怪物……仿佛吃公果豆是一件不得了的事。

“你听約瑟法胡扯！依拉利容，你也是老要跟人作对！这种公果豆其实并不难消化……”

格勒尔·欧鲁絲格格地吃着她所喜欢的东西。后来大家决

定出去散步。这天晚上，万里无云，星光灿烂，是一个寂静而明朗的夜晚，它預示着次日是一个很好的礼拜日。月兒皎浩明亮，触景生情，他們那单純的心也不免有所感慨了。他們联想到从前那些善于幻想的非洲老黑詩人。这奇异的光明就是絕好的詩題，但他們却随便放弃了。月亮里看到的，是一个人头上頂着一捆柴呢，还是一只兎子在做飯？

格勒尔·欧魯綵認为是兎子，約瑟法堅持是人。他們两人拉一拉依拉利容的袖子叫他走，但他置之不理。他見他們兴趣淡薄，便把卖炒花生的女販子喚来，买了一些分給大家。他們又走了很久。格勒尔·欧魯綵累得皺眉头，可是約瑟法却領头快走，不願听說回去的話。夜具有一种幸福的味道。

有时他們碰到身子搖搖晃晃的醉汉或凝眸看人的夜女郎，便扭过头去朝天上看。每顆星各有不同的顏色，形如节日所扎的彩花。一条天河好象一匹花緞子，展布在头頂上。

教堂的报时鐘响了，声音洪亮，达于四野。他們站住。这一下一下的响亮声音好似一滴一滴顫动着的雨点，带着残忍的意味把他們的心都打凉了。今天的快乐是这么矛盾，这么平淡啊！他們的快乐，在这样的鐘声下，越发显得浮浅，恍如过眼烟云，轉瞬即逝。鐘声是表示未来的幸福之路，它在歌頌圣迹。但今天的人們却体会不到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未来。入夜，鐘声响得更起劲了。这声音予人以无情的打击，一听到它，便止不住心房跳动，忽紧忽弛，忽张忽縮，仿佛要活活地死去。最后一下，拖长的声音直将清风也掩盖住了。他們听到这恼人的声音，引起滿腹愁思，于是轉弯朝着清靜的大街走去。

行走之間，他們遇到一个舞会，便站住观賞。这个舞会是在一位名叫貢須罗·莫拉莱絲的家里举行的。她是一个棕发女

人，男子打扮，嘴里啣着一支雪茄烟，一根木棒夹在两腿中間，坐在进出口的桌前作为监督。这一类型的舞会在海地叫作“十二点半”，因为每跳一次要付十二分半錢，而女人則一文不付。这本是規規矩矩的一种舞会，但有些自命为“高雅之士”的人們却嗤之以鼻，認为不堪入目，原因是常有一些富貴人家的浪蕩子弟随意在那里調戏良家妇女。

好多小伙子徘徊在舞場周围。他們的女友都在舞場里，而他們却因为无錢难得进去！他們那急躁不安的面色，看起来着实令人可笑。他們眼看着时間匆匆地过去，担心自己的情人被人用甜言蜜語夺了去。凉棚之下，一对一对的人，脸对着脸，享受着他們的青春和人生的快乐。貢須罗此平时防备得更加严密。两群青年人暗中在計划搗乱。

果然，沒有多大工夫，貢須罗忽然大喊一声，离开舞場，径向乳白色的墙垣跑去，原来这些搗乱鬼們正要越墙而入。这当兒，却另有一群人开始迎面进攻，他們从桌子上跳过去。貢須罗象疯子似的吼叫。小伙子們已經闖进大厅，单单几个笨手笨脚的家伙被貢須罗的伙友們捉住了。末了只有一个人被貢須罗扣留下。其他的人便抱头鼠窜而去，他們又聚在大街上等着看他們的同伴如何下場。

被扣留的人年岁很輕，还是个小孩子，他假装着哭哭啼啼。貢須罗把他象一棵李子树一样推了几下，便放他去追赶他的朋友們。她明明知道这帮人都是她以往的老主顧，他們若是手里有錢，决不会不給。她喜欢自己处理事情，这样作是有原則的，不需要弄得他們象猪叫。

这群蹩脚的搗乱鬼中間出現了一个头兒。

“咱們都走吧！不要再进去啦，吕斯·瑪丽亚家也有舞会，

咱們还是到那里去吧！……”

“改天再見，貢須罗！”他們同声喊道。

他們蹦蹦跳跳，喊叫声里夹杂着一片笑声。眞是生气勃勃！

* * *

屋里有人走动。依拉利容直起身来：

“誰啊？”

沒有回音。他一瞧身旁，格勒尔·欧魯絲不在床上。他也就披衣起来，只見格勒尔·欧魯絲正在飯厅的碗厨里找东西。

“你在那里干什么？”

“你睡去吧，我来找苏打。”

“你瞧怎么样，我对你說过不要吃公果豆，你不听，現在病啦。眞是个任性的女人！”

“去睡吧，我沒叫你来，讓我自己安靜……”

她把苏打粉放在杯子里化开。依拉利容聳聳肩膀，又去睡觉。格勒尔·欧魯絲也回来躺下。

胃痛也是怪难受的，呼吸困难又睡不着觉。她只觉得有一团东西，穿过下腹，时而蠕动，时而停止。依拉利容說这公果豆影响他的工作，很有道理。假如她病了，那么不但她自己吃苦，同时这天天換下来的衣服又叫誰去洗？男人們沒有干淨衬衣如何能行！

倒霉蛋！依拉利容自以为有先見之明，拿眼注視着她，仿佛在說：“誰叫你不听我的話。”她肚里又痛起来，身子止不住的滚动。依拉利容靠在旁边守着她。她假装睡着了。

她开始想到依拉利容。他确实会体貼人，他在观察她的动静。自从她好象生病之后，他便老是象慈母一般的关怀着。或許他有他的想法吧？可是从来也沒听說过消化不良对孕妇有多

大害处。誰又晓得，也許他認为这就是生育的开端……

她的肚子又痛起来，来得那么突兀，她自己也着慌了，不由得长叹一声。

"不必隐瞞啦，我听到了。这是事实呀！公果豆使你的肚子膨胀了，我早就預料到你……"

他們压低嗓音免得吵醒睡在隔壁房間的約瑟法。

"苏打一点也不管用！我去給你煎卡士門叶……"

依拉利容找酒精灯的时候，不小心把灯掉在地上。約瑟法在床上翻身，他醒了，喊道：

"什么事呀？……"

"沒有什么，睡你的吧。"

約瑟法又追問一句：

"什么事呀！"

"沒有什么，格勒尔·欧魯絲吃了公果豆鬧胃痛了。这都是你們两个人的錯誤。"

湯葯煎好了。約瑟法說不要放糖，要放点盐。这葯吃起来又辣又苦。格勒尔·欧魯絲挤挤眼，一口气喝下去，免得违背依拉利容的意思，因为他已經挺不高兴了。

半小时过去了，格勒尔·欧魯絲在床上乱滚。这湯葯好象沒有一点效。

"把痛的地方指給我看。"約瑟法心里担忧，問了一句。

她用手指头指着下腹。

"那你这样就不想上厕所么？这才奇怪哩！"

她摇摇头。約瑟法在反复思索。

格勒尔·欧魯絲有时忍不住呻吟起来。

我想这根本不是因为吃了公果豆害胃痛，而是娃娃使你消

化不了啦！这是娃娃在肚里搞的。我去通知龔塞浦星，請她快去找那位‘聪明女人’。你把火生着，烧一鍋水，要多一点。照我对你說的話向上帝祈祷。我馬上就回来……”

依拉利容东跑西跑，忙着找洗衣盆盛热水，找了好久才找到。为了点着鉄爐里的木炭，他整整用了一盆火柴。他有时跑进去看看格勒尔·欧魯絲的情况。

格勒尔·欧魯絲听說要生孩子了，吃了一惊。这不見得就象听到的生孩子的痛苦那样害怕吧！她忽然覺得肚子陣痛起来，才开始害怕，于是大声喊叫。依拉利容聞声跑来。她用凶恶的眼神瞧着他說：

“你，你为什么来看我？你来找什么？快去烧水！”

她很願意有人陪她，但不是依拉利容这种人。他哪会了解她的痛苦呢？他只会瞪着眼瞧她，使她提不起精神，越发感覺痛苦。男人們总是喜欢目不轉睛地瞧你，却不想想这委实令人不好受！他应該晓得她将是做母亲的人了，必須另眼相看。只有懂得个中道理的女人們，跟她談談本身的經驗，才能使她得到真正的安慰。比如她們这样說：

“当我第一次生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第二次依然挺痛苦，可是以后不管多少次，那就根本不同了……”

在这个时期，即使妇女对妇女，也都諱莫如深，只能拿眼偷看一下，摇摇头，表示同情罢了。至于男人們，除非是医生，否則一概被摒諸門外。說真的，他們知道怎样把工作搞好，但对于妇女生孩子的痛苦，則絲毫也理解不到。因此一遇到这人类繁殖的事情，男女之間便几乎成了仇人。

格勒尔·欧魯絲心里很着慌，因为不但对于这神秘的生育問題沒有經驗和常識，而且在生活方面也引起了种种顧虑。独

居在这个陌生的地方，过着冒险生活，今天不知明天如何，仅只大人們就够受的了，何况再要添上这个小东西，来日的困苦也就可想而知了。她不禁感到万分悲切。

将近到来的痛苦已使她胆战心惊。这种思虑起于咽喉而达于脑中，使她全身打起寒战。时間一分鐘一分鐘地过去，她恍如身在醒觉的悲惨梦境。挂鐘的叮当声传到她的耳朵里，使她很不好受，如同吃了很酸的果子，牙齿上有那么一种难堪的感觉，又好象听到一种令人极端厌恶的声音。

痛苦一来，就可从自由的呼声里得到眞正的解放。这呼声是可喜的，因为它好象告訴人解脱之期已不在远，不过依然要有波折罢了。

她脑子里所想的事可眞不少，簡直象万花筒！远方的老教母，她那滿布皺紋的脸上显示着焦虑不安的表情。幼年时游玩的花园里，那些随风飘舞的大树。另一种不可解的意念是，自己的身躯不久就要赤裸裸地展露在众目睽睽的洋油灯下。这位約瑟法走在路上，大概不象他所說的那样急迫。在海滨所上的第一次恋爱課，那碧蓝的海水，那么多，那么多。依拉利容那种粗声怪气的噪音。好多玩具就要同她肉体上的娃娃一起俱来。貪吃的孩子的嘴在她乳头上所起的压力。从前圣奥諾列街的小屋里放着的綠檸檬水，在这种情况下，眞可以当作很好的止痛药。爱情，以后在形式上和外观上就要有所改变了。

大家听到屋里一声喊叫，龔塞浦星急忙进去。他們便都走开。

孩子已經生下来了，渾身是粘液，肉皮发皺，呱呱地叫。是个男孩子。結果还是龔塞浦星端着灯去才把火生着。

* * *

这个丑恶的东西，手足一伸一缩，发出猫叫的声音，身上一层油脂，肚皮上有一根維持生命的綠管，那是臍带。新的一幕，新的希望，新的斗爭，从此开始。

父亲与母亲相互注視，表示着平安无恙，通力协作和感謝的意味。那具有母亲身份的人放射着胜利的光芒。她躺着不动，身体虽然破碎了，但面带笑容，略含醉意。妇女們围繞产妇忙乱着，一見蠢笨的父亲擅自走进，她們只讓他看了一眼，便把他撵出門外。

他头上冒着大汗珠，正需要透透空气。他出去的时候，向鏡子里望了一下，看到自己的丑恶相貌，心想难道孩子的額头也这样圓么？这可能是幻想吧！其实格勒尔·欧魯絲同他混合而生的孩子难免有些地方特别，怎能說是幻想呢？比如鼻子，嘴，顴骨就会跟他完全不同。如果把这話講給人听，說不定就会被人譏笑。自然界确乎是美丽的，伟大的啊！

随后他又想到自己头上。不久就要有一个小生物到他怀里。那呀呀的爸爸声会使他的心坎里痒酥酥的。很长时期以来不知年龄增长，如今已感老之将至。青春虛度，一事无成啊！年輕时候尽干了些荒唐勾当，学吸烟，学喝酒，并且还以喝时絕不咳嗽为能事。說到追逐女性，这虽由于兴趣，而主要的还是由于自己不知天高地厚，以致墜入陷阱而无以自拔。講恋爱，討老婆，从此挂心的事越来越多，終至一发而不可收拾。由于生活的限制，不能暢所欲为，因而感到苦恼，到后来一旦覺悟过来，才漸漸解脫。年輕的时候，沒有錢上跳舞場就去当卖东西，沒有錢去看电影也当卖东西，总覺得整个下午待在家里厌气不过。过后碰到更爱好的事情，这才分出差别。生命的硝强水在消除他的腐化行为。生了兒子，才体会到过去对老人們的重視不够。証

明你在一場大梦中胡混了这許多年！如今却要跟他們走同样的道路了。有人談到在布拉他港，有个年輕姑娘生下一个孩子，一出医院，不知如何是好，她便把他捏死了，接着自己也自杀。人們在教堂的台阶上看到这两个人紧抱在一起，滿身是血。讓·米謝尔說这个可怜的姑娘太沒脑筋，但由此可以說明一个問題，就是說这个姑娘覚得孩子的幸福比她自己的生命还可貴。

那边天色发白，且有紅黄色的彩霞。明天可能又是蓝色，然后变成杂色，再变成黑漆一团，一切又重新开始。假如天上果眞有好上帝，他就不該专管天上的事。从前黑人們亲眼看着他們的子孙在白种人的鞭打之下成长起来，可是后来他們便把白人驅逐出去了。这是黑人世世代代的旧梦。应不应該为子孙的繁殖而活下去呢？难道这不是生活的眞实意义嗎？

* * *

听說独裁头子特魯希略的胞弟，阿利斯芒弟将軍，业已逃匿，他叛变了。这个独裁者的老母为了救她兒子一条命，就去跪在疯狂的大元帅面前，老泪縱横。有三个联队长在他們自己的床上便被反动头子的卫兵給刺死了。特魯希略的警官倒眞有办法，他叫他那些姘头們都嫁給軍队的重要官长。这样，老婆就监視丈夫，必要的时候就检举他們。兒童們不知深浅，出校門时把这种事吐露出来。那野蛮的士兵就架起机关枪向兒童們扫射，大街上横躺竖臥足有五十多具小尸体。

阿利斯芒弟好象同被放逐的人們串通一气。本来打算一俟被放逐的人們在距离海地边界不远的布拉他港下了船，就在多米尼加的首都圣胡安起义。不料美国公使早已通知反动头子，說是得到信号，有两只从委内瑞拉和古巴开来的船，装着一小队被放逐的人。反动派的軍警因此作了布置。被放逐的人們便沒

有下船。

在廠高里，墙壁上巳貼滿了反对特魯希略的标語。家家大門底下都发現传单。滿載士兵的大卡車在城里往返巡查，拘捕携带武器的人。

* * *

工人們瞧見一輛小汽車飞快地駛入蔗田里来，他們便都拿起工具来。車里有四个人。其中一个从这輛老式福特車里推門出来，立在踏板上。这是不久前被开除的砍伐工人巴高·杜萊斯。

“同志們……”

工人們跑过去，围攏車子。巴高·杜萊斯发言了。他講到他們的工資太低，生活困难，吃不飽肚皮。他講到京城的大屠杀。群众高呼声討反动派的滔天罪行。巴高·杜萊斯作手势制止他們。接着說人民的眼睛巳轉向甘蔗工人。怠工的行动巳由工人們带到撒瑪納那里去了。有人說还要减低工資，所有的甘蔗工人就該为自己的生活而起来反抗。絕不同他們談政治，只要求合理的工資。特魯希略在他那玻璃窗后发抖了，現今正是好时候。怠工，絕对可以得到胜利。他們的力量雄厚，其他垦区的工人也将追随他們。他們这一致的行动，必然会得到优厚工資。这个垦区虽則只是制糖企业中的一小部份，但它能起发酵作用。

激憤的浪潮出現在密集的工人群众里。监工吹哨叫工人們去上工。糖业工人队伍中发生了不安的情形。尤其是海地工人更是躊躇不决。他們身在异地，而且，这些話对他們絕大多数人来說都是新奇的。不久以前，他們还是薄有田产的农民，后来遭到灾害，家产蕩然，不得已才出外謀生。

巴高了解他們所以迟疑的原因。他便举起胳膊，用西班牙

話对他們說：

"海地的同志們，你們应該同我們一起行动啊！这里人家拿你們当狗看待。不可单独行动，这会使特魯希略更要胡造謠言！糖业工人是永远不会分裂的，我們在工作中是兄弟，在斗爭中也是兄弟！海地人常常表示他們决不当奴隶！多米尼加人同海地人联合起来，我們就能迫使公司的美国人讓我們的孩子們活下去！……"

监工們鬼鬼祟祟地在一边商議。那个脸上有一块疤的监工，醉鬼埃斯古德罗，在他們那一堆人里指手画脚地如同圣水盆里的小鬼。

巴高的果敢精神打动了人們。他們喊叫起来，对着巴高說：

"如果工厂里不要我們呢？……"

"喂，巴高，干脆就怠工！"

"那么在怠工期間我們拿什么給孩子們吃呢？我有七口人哪！……"

巴高混在人群里。他对这些問題不能同时解答，便重新登上車子的踏板，作手势讓大家安靜，准备講話：

"同志們……"

他的話剛到喉头尚未吐出，忽然一声枪响，巴高的胸前发現一个紅点，越来越大，工夫不大便把白汗衫染成一个大紅太阳。他还挣扎着要說話，右手按在胸膛上，左手扶着老福特車的黑頂篷，失望地說道：

"同志們……"

他的脸上浮現着笑容，大叫一声，便脸朝地倒下去了。一个人从車里出来，俯下身子，看看巴高，把他的身子翻过来。他的胳膊交叉着，睜着两只大眼，张大的嘴里淌出好多鮮血，他死了。

車子連遭射击，这人便跳入福特車里，咬牙切齿地开走了。

监工們由埃斯古德罗領头，还在向車子开枪。一只車胎坏了，車子拖着破蹄子摇摇晃晃地消逝在回去的路上。

工人們靜默着，眼睛注视着面含笑容的尸体。埃斯古德罗推开他們，走到尸身前，刚把它提起一半。

有一个人縱身一跳，到了埃斯古德罗跟前，照准他的脸一脚踢去，把他踢到五步开外，脸上鮮血直流。这人伸开胳膊抱起巴高的尸体，尸体的头在后边露出紅牙，柔軟的大腿碰他的身子。

糖业工人們跟在他后面，朝着那群沒有人味的监工們追去。他們注目瞧着，一动不动，随后害怕起来，撒开腿向田里跑去了。

送殯的人群这才轉到馬路上。大家默默地沒有一句話，光着头在太阳光下直奔麻高里而去。从晦暗的建筑物上估計，离那里还相当远。死者的血汇成小河，沿着活人的腿往下流。

3

巴高·杜萊斯的尸体停放在公司的办公室前。公司方面异想天开，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它匿藏起来，不过有好些人都已經看見。后来一个披着黑长衫的老年妇人去認尸，工人們在公司办公室前大声斥罵，美国人害怕了，才把尸体发还。

人們給巴高·杜萊斯举行一个难以忘記的葬礼。棺材上蓋了許多鮮花和白布，大家用肩膀抬着。一列很长的工人仪仗队，秩序井然。

警察們专等找岔干涉，直等到发困了也无从下手。在这个由附近村庄和垦区的人們所汇成的人海之前，巡邏人員也自知

有力沒法施展了。警察們无处出气，只顧拿皮鞭抽打自己的靴子。他們奉到命令，只要听見有人說什么就开枪，但他們不敢，因为稍微动一动枪，便可能激起騷动。特魯希約的爪牙两次試图驅散，可是后来却彻底改变計划，竟象兎子一样呼叫着走了。糖业工人也不是好惹的呢。

人們抬着尸体，照旧进行葬礼，大家心里仿佛有一种說不上来的暢快。

"逮捕杀人的凶手！"他們高呼着。

"三角錢呀！給我們增加三角錢！"

这异口同声的呼声不知来自何处，此呼彼应，好似回声在回答回声。工人們被这呼声所激动了。有一部份人，以前对怠工运动本來不起劲，要想分裂开，他們并非不痛恨，而是个人見解不清，如今好象島上所产的带有誘惑性的燒酒在燒他們的心，因而意志也坚决了。他們不曉得这場意外变成这样，是不是就能馬上得到光明。巴高一直到死，始終是領导大家、教育大家的一个好朋友。他們可以在他的遺体后面，迈着果敢的步伐前进。

到了坟地，下起毛毛雨来。这是一小块云彩在下午五时的太阳下掠空而过，这混帐东西也来打击大地。成群的人們默默地站在插着鮮花的坟墓中間。

神父在一边等着。掘坟的人們倚着他們的鉄鍬站在坟坑旁边。一个小伙子把一朵小花投入坑里，这朵花好似降落伞，旋轉着落下去。妇女們的嚎哭和嗚咽声冲破了寂靜的局面。

神父穿一件寬大的长袍，上面挂着一个十字架，身后跟着一个矮小的誦經童子。他象旋风一般飞跑到前边，分开众人，但很快就从带有騷动气息的人群里逃出来了。两人合唱的悲哀誦經声高揚起来。这經声含有恳求和反对的意味。神父的嗓声跑得

最快，而誦經童子的声調則在湿空气里拖得很长。圣水瓶里洒出三滴水落在棺材上，这一幕葬礼即告結束。官方的监視人員才默然而去，同他們来时的那种神情一般无二。

这时人群中出現一个年輕姑娘，她从怀里掏出一面紅旗，抖一抖，把它展开，盖在棺材上。她哭起来。鐮刀和錘子在紅旗上发出光輝。她追上落在后边的人群。歌声从她那顫抖的嘴唇上发出，声音沉重而嘹亮，使得所有的人們都扭过头去。大家交头接耳，紛紛議論。这是刚从法国来的青年画家杜姆尼佳·博唐絲：

……前仆后繼，
不屈不撓可免于死亡！
被拘被杀乃由于怯懦，
胜利啊！胜利啊！
惟独你是強有力的！……

人們根本不認得这个女人，因为听不懂这种語言，所以更不懂这支歌，但是在这激昂的歌声中，却都把头仰了起来。这支歌是从海洋彼岸古老的大陆上来的，可是却使他們銘記在心，产生了一股无以名状的勇气。在遙远的天空那边正发生着跟他們相类似的斗争。那是乐观主义者的斗争。

沒有人发表談話。棺材慢慢地落到坑里，这时更是寂靜得鴉雀无声。一鏟一鏟的沙石泥土落下去，深坑里的反响漸漸听不到了。掘坟的人們拿鉄鍬几下子便給巴高·杜萊斯堆了个坟头。

家屬哭得死去活来。

过了好长时間之后，糖业工人們才談到巴高·杜萊斯的子女的敎养問題。那怕他的一言一行，也将在他的生活史上留下光荣的一頁。由这个人的口里传到那个人的耳朵里，他这朴实

的、卓絕的事迹很快就传播开了，清风也要把这种事迹吹到多米尼加的每个角落，它将同人一样，穿过边界，一直到海地的高原与平地去培植革命嫩芽。工人們带着或多或少的苦难，一直跑到古巴垦区。这苦难老是尾随着他們。这个事迹传到波多黎各，圣地亚哥，杜尔格島，巴拿馬，委內瑞拉，墨西哥……名字或許因日久而遺忘，但它将变成极广泛的东西，它将深入糖业工人的心里而成为意識的要素，它将是一条为胜利而斗爭的强大路綫。

* * *

人群經过时，行列时常分散，但很快就恢复原状。依拉利容被鋼鉄般的胳膊所举着的巨象激动起来，他終于走了出去而再也不肯回头了。附近所有的居民瘋狂地淌出一条人的河流，其中有衣服破烂的妇女和兒童。格勒尔·歐魯絲不能隨便起床，觉得极不痛快。警察方面正等着补充实力。約瑟法跟别人一样，由于这件事，很可以看出他沉不住气，害怕了。沒有一点无产阶級的意識，还有甚可說的！要想成为上好的鋼，就必須經过千錘百炼。他沒想到他的同伴們对于怠工竟会不顧一切地拚命硬干！就精神方面来說，这就比只晓得吃飯、穿衣、睡覚的乡下人态度胜过百倍。有人問他对这件事的想法如何。

“走着瞧吧。”他順口回答一声。

他老待在家里陪他那初生的孩子。这孩子不叫皮尔，也不叫保尔，而取名叫台西萊。这个名字含意很深，是他給他取的。他对孩子說：“我疼你、我給你打扮、我哄你睡覚！”

龔塞浦星待在他們家里，簡直可以說是久住着，她帮着洗衣做飯，料理家务。

“在人們的来往的人中有两种，”她說。“一种人，一見有什么事情，他就跑来看你，坐下閑聊，搖头摆脑，长吁短叹，嘴巴一

张一合，言不及义。这就是所謂‘正人君子’，对这种人，就应該饗以閉門羹。另一种人，因为惯于在爐火旁垂下尾巴，他們知道冷暖，这才是眞爱你的人。这种人，他們一进門看到該做的事，就卷起袖子……”

她那小巧的身子，象小壁虎一般活泼，象水銀一般灵活，不停地劳动着；她时而到灶前，时而到磨房，什么活都干。她这样勤俭持家就不致老为錢发愁了。怠工使她頗感兴趣，眞是个勇敢女人！她偶尔向約瑟法斜視一眼，說：

“那你为什么老不肯干呢？不象在厩高里那样开心吧？……怠工使得城市有点朝气了！这么干就可使哥麦茲坐立不安！……对于哥麦茲，不值得一說，就是对于雷奥尼达斯，……我也沒把他放在心上！”

过去她对特鲁希略比对哥麦茲还討厌。在加拉加斯，哥麦茲这个独裁者曾将一个小店查封了，而这个小店正是她签訂了一季合同的那一家。所有独裁者都是哥麦茲这流人物。每次罢工的人群在街上經过时，她就跑出去大喊：

“打倒哥麦茲！”

不过虽說大話，胆子还是小的，她馬上就好象看見皮鞭子从斜刺里向她打来。如果那时只是工人們，她一定更加得意，还会再来一声：

“打倒雷奥尼达斯！”

她認为这样頂开心，也覺得自己就够狠的了；工人們注視着她，当面譏笑她說：

“哪兒来的这个冒失鬼？……”

会議在垦区附近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召开了，大家事前便已

得到口头通知。会議开幕后并未引起人家的怀疑。大家推举阿迪加·古蒂莱斯向公司交涉发还工資。这个老汉不在垦区工作，却是个糖业老前輩。他喜欢这种工作，时常去看人們劳动。他对老同事們的艰苦十分关心，对糖业工人抱着崇高的信仰。他早年也曾参加这項工作，受过千辛万苦，差不多到处都有他的足迹。他到过古巴、牙买加、巴拿馬等地。这是个硬汉子，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在乎。白狠們都曉得他的大名。人們都管他叫"大爷"。他这人是个万事通，有問必答，够得上一个好朋友；活字典。他还乐善好施，如果有年輕人腿脚受伤，人家便嘱咐他去找大爷。他摆飲料攤为生，自己刻苦樽节，想和糖业工人一起，度其余年。

会議开得很紧张。有几个人胡造謠言，有意脫离。他們說了些恫吓的話，还大談男女关系。后来一个小伙子站起来，只消三言两語便使得大家同意了。这并不是长篇大論，只是簡单的，直截了当的几句話，就把糖业工人們的心說动了。沒有投票，沒有举手，大家异口同声地作了决定。絕大多数通过。不可以低着头回去，美国人要乘机一点一点的削减工資，辞退大批小伙子，叫他們去受罪。只有投入斗争，坚持到底。好，讓这些老板看看这批流蕩者还会当他們的馴服綿羊！如今这一部份人已同意跟大家一致行动。巴高·杜莱斯的遺体还沒有凉就使分裂局面归于团結了。

罢工一开始，依拉利容就想找在巴高家碰到的那位名叫圣塔·克魯兹的人。果然，在讓·米謝尔最后一封信里，就嘱咐他要同这边的同志們多联系。在举行葬礼时，他明明看見圣塔·克魯兹，但是还未来得及同他交談，便不見他的影兒了。东問西問，誰也不曉得。圣塔·克魯兹那天也曾对他說要来看他，

但究其实，这交情比起讓·米謝尔，总是差点劲。說眞的，他再也不可对这些空想家存有戒心了。这些空想家总爱談如何如何，又是要干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他把他們称之为乐观主义的牛皮大王。

他在門外人群里遇見阿迪加·古蒂莱斯，一把拉住他就問圣塔·克魯兹的下落。

"你說的可是那位戴眼鏡，挺秀气的混血兒么？"大爷回答。

大爷聳聳肩膀。他說話挺慢，好象脑子里有一头牛。問他什么絕不会得不到答复，只是不能太心急。他拿烟招待他，随后又拿一点擱在小烟斗里，凑近鼻子，用力吸将起来。用烟末招待人，的确在他家算是頂恭敬的礼节。依拉利容謝絕他递来的烟盒，認为这种东西一点好处沒有，只是刺激鼻子，毫无意味。

"圣塔·克魯兹身材瘦小，面目清秀，带一副眼鏡……不是此地人，不过常常到这里来，他大概有家。这是个好人，我跟他談过好几次，后来他就出門了。我再告訴你一句，我早就看見他同坟地上拿紅旗的那个姑娘在一起。我倒知道这个姑娘住的地方。小伙子，你看怎么办？……"

这就是人們所說的画家杜姆尼佳·博唐絲。他想到她那张脸頗类似教堂里彩色木刻的多洛丽絲圣母象。他压根兒也沒想过去跟她談話。不但因为她那副尊容或男女之嫌而不願跟她打交道，就是她那种冷冰冰的闊小姐神气，也使他望而却步。不过，倘或有什么要紧事非向她了解不可，那就又当别論了。

"她住在城边那条笔直的馬路上，一所綠白色的大别墅里。里面种着好多人們称作'旅行家的树'那种高大的芭蕉……"

他謝过这位点头表示亲热的大爷，便去追赶跑在前头的約瑟法。他心里其实不願去看杜姆尼佳，但同时又好象覺得有什

么新奇的事在吸引他。

* * *

甘蔗、夏水仙、玫瑰的叶上一滴滴的水珠閃着光亮，太阳落山时的另一种景象。鵝卵石的小溪蜿蜒着穿过花园的草地，这綠色的地毯在热带的夏末依然孳生很快。碎石路上得得的脚步声，使那只德国大猎狗拖着鉄鏈凶跳起来，张牙舞爪，状极可怕。一个园丁手里拿着剪刀，从廊下紫紅色的葛藤花丛中探出头来說道：

"喂！告訴你这个人！……沒有活干，不需要人，老板們都不在家。"

"我是来打听一个人的。"依拉利容解釋。

"老板們不在，我对你說，他們都出去旅行了，只有小姐在家。你若是想見她，有什么話先告訴我。"

"我正是要見杜姆尼佳小姐……"

"她很忙，我对你說，先把話講給我听。"

"我当面見她再……"

这人似乎打定主意不讓依拉利容进去。这个可厌的西班牙人，态度恶劣，好象同人吵架似的。两个人正在爭执时，花園里有人喊道：

"杜門格，什么事？……"

他們又爭执了一会，随后杜姆尼佳就露面了，她穿一件蓝罩衫，头上蒙着薄紗巾，手上滿是些紅綠斑点。她向依拉利容打量一番，用手摸撫着狗使它安靜，拉住它的項圈使它靠近她身边。

"請进吧。"她对依拉利容說。

他跟在她身后，穿过走廊。走廊里擺着好多黑人头的大靠椅和搖椅。还有木架上的各种各样装飾品，多极了，数不清。接

着他們便从走廊下去，穿过花园里的一角，到了一間改作工作室的旧棚屋。

这間屋有很长一排玻璃窗，非常明亮。屋里杂乱无章，一边堆着很厚的一叠画框，放着几只小凳。墻壁上挂着好些人象和风景画，眞是洋洋大观。还有不少的書。画架上有一幅未完成的人象。天花板角上垂着很多蜘蛛网。好多支干画笔倒竖着毛插在笔筒里。

画架上那张画样子奇特，在带紅条的灰色底子上，画着各种黑色的图案，乱七八糟塗着各种色彩，有深紅、油綠、天蓝，还有深蓝和淡灰。上面还画了一些圓圈，点綴着星点、鳥翼、十字、螺旋、鳥嘴、蝴蝶以及奇形怪状的半面人象。另外还七歪八倒地乱塗着一些色彩粗俗的綫条。說直爽点，这种所謂超现实主义的画——1924年胡安·米罗首倡的画派——就象一堆小孩的粪便。依拉利容张着两只大眼瞧着。他从来也沒有看見过这样的图画。他左顧右盼，到处都是人象，树木花草，飞禽走兽，最可惊奇的是女人的乳房和大腿。他莫明其妙了，把头轉过去，用奇怪的眼光打量杜姆尼佳。

不，她的嘴和眼同大家一样也是生在一个地方的。她大約二十五岁，杏黄色的皮肤，鴨蛋形的面庞，嘴相当大，但描画得挺好看；形如鷄冠花的眼睛上有蓝色的长睫毛，煩恼的面容好似西班牙老圣母。她生得不怎么漂亮，可是看起来挺俐落，富于健康美，显得有点神經过敏，因此有时稳重，有时慌张，象个小孩又象大人，容易喜欢也容易发怒。思想上的波动不断地在改变她的面容。她的身子很瘦，两条腿特别长，举止瀟洒，落落大方。

她坐在高凳上，指着一只矮凳讓依拉利容也坐下。她老是留神看着依拉利容。

“你是糖业工人嗎？”

“是的……”

杜姆尼佳仿佛很高兴看見离她这么近的一个糖业工人。她在罩衫里摸索，掏出一包紙烟，拿出一枝递給依拉利容，还給她划着火柴。

“刚才怠慢，請原諒，好在是我自己的朋友，又不是我父亲的。我很荣幸在这里……”

她默默地瞧着他，意在揣摸这位客人的品性，看他究竟是干什么的，是否与他的身份相称。

“要是画你的象才有趣哩，你喜欢画象嗎？”

她向着画架的布面上看了一眼。

“我正在画巴高·杜莱斯的象。你看画得怎么样？……”

依拉利容瞧着她，很吃惊，心想她不是取笑人吧？然而，她面上又不带取笑人的神气，并且对于一个死人她也不致于那样。无論如何，总得回答她。

“这就是說……显而易見地……是面部还沒有画好，我不晓得这样是不是很象他……不过鳥兒倒是美丽的……”

杜姆尼佳大笑起来，为了免得使他感覺不快，他馬上就把这傻笑抑制住了。

“这张象就要完成啦！……那你看見的鳥兒在哪兒？”

离着五步远就可看到用灰綫塗的人头，有些地方很象巴高，比如那方圓的下巴，鷹嘴似的鼻子，但处处都不大真切，仿佛在走形的鏡子里所見的。

在他那发窘的样子前，她亲热地拍着他的脊背說：

“自然罗，对于图画要有爱好的习惯……我想以后你一定也会喜爱这个……有时凴想象画出来的就跟亲眼所見的不尽相

同……惭愧！我画的象簡直同捏造出来的一样……甚至可以說象庙堂里雕刻的人头，象教士所藏的假面具……

两个人悶悶地沉默着。这女子难道疯了不成？在她背叛自己阶級的行动中，她好象很不幸，痛苦得使他也感动了。她一定痛苦地与坚决地坚持她的意見，并很希望得到他的回答。毫无疑問，她的話是出于誠意的。他虽然在态度上还有一些輕視的表示，但內心已够了解她了。杜姆尼佳虽衣飾华貴，可是实質上同彼尔·卢墨尔，讓·米謝尔，圣塔·克魯茲以及其他的人一样。她的眼光坦率，閃着兴奋的光輝，唇边已有皺紋。他曾見她从怀里掏出紅旗，盖在棺上，在潮湿的空气中高唱响朗而带斗爭性的歌曲。这是有目共睹，有耳俱聞的一种高度的英勇行动，只有以往那些女英雄才有这种光明磊落的气概。他想主动地回答她，以所有他朋友們启发他的那种劲头委婉地回答她，使她在心灵上有了人民的兒子的覺悟，使她身上所有的忧虑、期待、梦想、希望和她那不可解的情緒，趁此一扫而空。

杜姆尼佳拿手撂开額上的一根头发，然后用指头轉动着金光灿烂的小戒指。

“我只同巴高談过一次，”依拉利容說，“但我了解他的內心，他生前怎样，为什么死，怎样死的……这是不会忘掉的……”

依拉利容几句伤心的心里話，糖业工人斷續的残酷呼声，深深地印在她的头脑里，使她頗受感动。

“你有老婆嗎？有孩子嗎？”

他点头称是。

“你是海地人嗎？”她問。

“是……我在巴高家認識圣塔·克魯茲。他曾对我說叫我找他。有人对我說您可以引我找到他。我接到太子港一封信，

信上提到他……最后也提到你們大家……因此，我就来啦。”

他从口袋里掏出讓・米謝尔的信，递給她。杜姆尼佳拒絕接受。

“我可以揣测到，这信恐怕是給圣塔・克魯兹的，不是給我的。我同他是普通朋友，仅此而已……我們在这里还沒有党組織……你，你在那里入党了么？……”

“我不在党。”依拉利容說。

“那么是同情的吧？”

“是同情的……”

他們互相观察，靜默了一会。依拉利容是昧良心的話。他真的同情嗎？讓・米謝尔曾多次用这种字眼介紹給他的同志們。这个字眼在他脑子里几乎完全成了党的附屬物。在各种情况下，他仿佛真成了同情者了！恐惧与驕傲交相錯杂，使他局促不安。

“你几时有了信心就可以入党。我是在外国入党的，我是共产党員。你不管需要什么帮助，尽可以来找我……”她抬起头来說。

她陪他出去，一路无話，穿过花園直到街上。她紧握着他的手說：

“你住在什么地方？以后我們可以常来往，我到你府上……”

这突如其来的要求，使他一时回答不出，但結果还是把地址告訴了她。以后随她要来就来好了！

“再見吧，同志。”她說。

“再見，同志。”他結結巴巴地說。

他从来也沒有想到有女共产党員。現在他認識了一个，而且还是一个画家哩！

4

那只公鷄突然在斗鷄場里打起吆嚓来。它把两只矫健的細腿輪番地活动，一下子露出了它光秃秃的紅皮肤与壮健結实的肌肉。蓝紫色的脚上，长着銳利如箭的尖爪。象那些久經鍛炼的体育家一样，它的下肢壮健得与身材不大相称了。羽毛是經过仔細修剪过的，尾上的长毛也被剪去了，十足一副打架公鷄的姿态。黑得发蓝的翅膀带着褐色的斑紋，頸上毛色金黄，后背毛色黃綠，到了大腿，毛色又是深紅的了。那个小巧而无冠的头，在結实无毛的頸上用力摆动，頸上滿是历經狠斗后的斑斑伤疤。两只紅色的眼睛閃閃发光，正在寻找打架的对手。它眞象等待得不耐煩了，激动得又跑又跳。

当这一只斗鷄高視闊步地走进斗鷄場时，各方面响起了一陣熱烈的喝采声。这只公鷄是新来的，一眼便可看得出是优良品种，久經訓練，由它主人悉心照料，要在这一区里独占鰲头。內行人探头探脑，很想認識一下这只刚被扔进斗鷄場的公鷄的主人。那是一个紅脸的黑人，样子驕矜，身穿白衣，头戴大草帽，在喧嘩声中站了起来。他分开了喝彩的人，举起手来，喧鬧的喝彩声也停了。他宣布向任何一个出席的对手挑战，并准备对贏了他的賭注作双倍的賠償。

“这里的公鷄能与他这一只斗一下的，为数不到四只，”約瑟法靠近依拉利容耳边悄悄地說，“那位名叫布拉斯哥的黑人旣然口出大言，許下了双倍的賭注，他一定心中有数，有他的办法……大家都知道他一直在作准备。自从那只人人难忘的有名

公鷄阿罗約死了以后，这里便沒有第一流的斗鷄了……”

其他的鷄主都犹豫了。如果了解对手的长处与弱点，那还可以干一下子，但这家伙初次露面，是在秘密之中培养起来的，应該看看苗头再說。观众等得不耐煩了，各方传来爵士音乐的懶散調子。

“喂！爱米利約，你害怕这只公鷄嗎？……”

“去！讓卡流卡同那只新来的鷄斗一斗！”

“喂！小气的鷄主們！……今天你們为什么不吹大气了！……一点骨气都沒有了呀！”

观众席上处处是吹口哨的嘘嘘声。斗鷄場是一个泥土地的圆形广場，围以篱笆，通以巷道。今天这个斗鷄場特别热鬧。其他各場的观众一見这里有看头，很快就涌了来，有小商販，还有妇女和兒童。

最后，一个黑老汉下定了决心，跳了出来，喧鬧之声頓时停止。老汉鬚发全白，皮肤深黑，样子很神气。他名叫耶綏·博拉哥。耶綏这时态度很激动，在这个局面下，他那只斗鷄的荣誉已受到威胁，他非接受挑战不可。只見他激动得脑袋发顫，鷹嘴般的鼻子，灰白的眉毛和尖尖的短发，都带着憤憤之情。大家平常一直看重他，因为他曾見过不少的斗鷄，經历过許多狠斗，在斗鷄这一行有人所不及的地方。他胳膊下挾着公鷄，拿了一张綠色鈔票，揮动一下，交給布拉斯哥作为賭注。

賭客們开始喧鬧起来。耶綏·博拉哥那只白公鷄是經过多次考驗的。糖业工人們今天也兴高采烈。公司已經初步接受了工人們提出的大部份要求，虽然还沒有領到罢工期內的工資，但每天增加的三角錢总算拿到了。埃斯古德罗和其他的监工都沒有在这里。恢复工作已有八天了，因此工人們面露胜利的微笑，象

孩子一样高高兴兴，需要陶醉一下，狂欢一下，放縱一下。他們本来是家无隔宿之粮的人，这下子可領到了一个礼拜的工資与津貼。最近几天便用那一点点微薄的收入支付了面包店的欠款，开銷了香料店或其他几个債主，另外还能剩下一二块錢。拚着几个銅元賭一賭，数目不大，不过几角錢的輸贏，頂多一张鈔票，这也就同别人一样，象那么回事了。这是多么有趣呀！

小心的賭客們在下賭注之前，一直在用心地爭論两只鷄的优缺点，非常热烈。耶綏·博拉哥那只公鷄个子虽小，但很健壮，腿部又长。它就是依靠这个优点，获得过多次胜利。另外，它在战斗中相当狡猾，一直假装采取守势，等到时机一到，便突然发动阴险的进攻。如果一击不中，便又边叫边跳，重新战斗。

这时候，耶綏·博拉哥正为他的鷄作最后的战斗准备：他从腰間一个口袋里取出一个小瓶，把瓶里的液汁倒了一点在公鷄的头上，再用两手把它捉住，使劲把液汁吹散吹干。

約瑟法兴致勃勃地找人賭半块錢的輸贏，他要为耶綏·博拉哥的公鷄下賭注。那只公鷄常常使他得到彩头，他决心为它下一次賭注，而不計及那只初露面的公鷄了。当他把罢工胜利的消息带回家中时，他高兴得乱跳乱唱，好象疯了似的。好久沒有見过他象这样高兴了。

两只公鷄正嘴对嘴地斗着，时而猛烈地扑啄，时而巧妙地規避，頸上羽毛直立，象家用的鷄毛帚一样。观众情緒非常紧张。

“巴高才喜欢看这个哩！”依拉利容身旁有人說了这么一句。

庆祝的焰火有时带着不大的响声在斗鷄場上空飞起来，籠罩着郊区，到处传来欢呼喊叫之声。有几个强大的焰火在爆开以后，散出一团五彩繽紛的花朵，密如雨点的金星和耀眼明朗的火球。

廠高里城的中心区，正举行木馬轉动的游戏，看得入迷的孩子們围在旁边高声欢笑。

教堂响起了晚祷的鐘声，召唤妇女們前去祈祷。她們身穿新衣，神彩奕奕，手持蜡烛，手巾里包好了捐献用的零錢，走向教堂，去向維尔日神和使她們得到罢工胜利的神明們还愿朝拜。

在市中心的广場上，游手好閑的人在那里閑蕩流連，有卖冰淇淋的，有卖五彩紙花的，有展覽狗熊及其他希奇动物的；还有些大人讓一群孩子們围着瞧他們玩三张旧紙牌，猜猜是紅的还是黑的。有的人在那里轉輪盘，有时也得到一点不值錢的小玩意。卖糖果的小販，搖着小鈴，边走边卖。

这是一个礼拜日的下午，将落的夕阳好象比平常格外光明，因为人們心中怀着光輝的希望，当然就覺得太阳格外輝煌了。今天，这一座产糖的城市由于工人們得到了几角錢的补助，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小节日，非常热鬧。所有这些小人物的头脑中，都在盘算着如何处理这一点点斗爭的果实。商人們在这个时候多卖出了一些面包、玉米、大米和拖鞋，甚至还有皮鞋和玩具……

音乐厅里就要开始举行小型的演奏会。已經是黃昏时候了，天上的星星与地上的螢火虫已开始閃光，小飞蛾和灰蝙蝠也开始到处乱飞。

舞厅的乐声传到全城各处。

* * *

格勒尔·欧奢絲把手放在小孩的肚子上，依拉利容握着那只小脚。台西莱睡着了，很好。晚上悶热不堪，他們把那只作搖床的籃子搬到院里。

小小的肚子在呼吸的时候，一起一伏，頂到手上，覺得仿佛六弦琴上的絲弦那样在顫动。

“不要摇他的脚，你要把他弄醒的……”

初生的婴兒眞象一只小动物，抱起来同小猫一样。

依拉利容聳一聳肩，也用手去摸台西萊的肚子。夫妻两人相視而笑。在这一刻，他們恍如置身在一条銀河之中，同兒童那样在水中玩耍；也好似躺在細草如茵的河床上高歌低吟。这种快乐使他們如同乘着一叶扁舟，飄飄然随波蕩漾，兴之所至，还拿起石子向水中投擲。有了孩子，使大人也变成大孩子了。人們喜欢听孩子的心房跳动，喜欢摸弄他們的小手小脚。小被窝下面盖着的那个小家伙，在他們的眼中是世界上最美丽最純洁的东西，是温柔的爱情的果实啊！

台西萊的小头在枕上左右翻轉，接着就发出一点輕微的鼾声。

“他一定在作梦哩。”依拉利容低声說。

格勒尔·欧魯絲把头倚在依拉利容的肩上，徐徐摇摆。她瞧着他那滿是筋絡的頸子，突出的喉头在頸上忽高忽低。她調皮地伸出手指，想把他那忽高忽低的喉头捉住。

“别打扰我吧。”他說。

她不听他的話，摟着他的頸子用牙輕輕地咬，使他痒得难受，接着又在頸子上乱吻。她笑着，不住地捉弄他。于是，他也抓住她的两手，在她身上搔着。她痒得大笑大叫，可是他照样也是不停手。

“放手吧！你沒有听見有人敲門么？……”

“沒有关系，我的小猫，我要叫你笑个够！……”

“放手吧，告訴你，有人在敲門，不騙你，你听……”

眞的有人在敲門。他站起来，从房里跑出去。格勒尔·欧魯絲忙着整理衣服和头发。

原來是杜姆尼佳·博唐絲来了。他放下帘子，对她这突然的拜訪感到吃惊。

“原来院子里是您，我們还以为是邻居来了呢……对不起……”

“沒有关系，我們就在院子里好了，我有几句話，很快就跟你談完……”

格勒尔·欧魯絲也很吃惊，便站了起来。

“这位是杜姆尼佳小姐，是我在讓·米謝尔那里認識的。”依拉利容吞吞吐吐地为她們介紹。

他忘了給来客找合适的坐位。那里只有他們自己用的两张厨房的小矮凳。当他去找椅子时，杜姆尼佳已坐在矮凳上，拉着台西萊的小手逗着他玩。

“他叫什么名字？”杜姆尼佳用西班牙話問。

格勒尔·欧魯絲听不懂，做手势表示不懂的意思。

“你不懂嗎？”杜姆尼佳仍然用西班牙話問。

“不懂。”她也用不通的西班牙話回答。

“他叫什么名字？”杜姆尼佳再用法語問了一次。

格勒尔·欧魯絲这才回答道：

“叫台西萊……”

“原諒我冒闖进来，打扰了你們……”

依拉利容提着把椅子回来了，可是杜姆尼佳并不理会，也沒換坐位。他站着，两腿搖搖摆摆地交換着。

“圣塔·克魯茲快走啦，”杜姆尼佳說，“可以去找他，不过，也許你見不到他。不管怎样，他总会給讓·米謝尔写信的。他也叫我写信并且叫我同你們保持联系。我之所以赶到这里来，是因为听到一些风声，据說有人要对糖业工人采取行动。詳細

的情形还不清楚，但情况是严重的。今天已有宪兵乘車来到庶高里，并为他們配給了大量的甜酒和軍火。这一切都不是好的征兆。罢工的胜利对他們是一次严重的打击，到处都爆发了小規模的罢工，因此特魯希略这个反动头子决心要蛮干一下。似乎还有不少的軍队被派到大甲朋那个地方去了。据說那些喝醉酒的士兵揚言要使海地搗乱鬼們尸横遍野……我們还須尽力探听消息，但必須作好一切准备。他們一定要惹事的，我們应該謹愼，应該特别謹愼，避免爭端……你們大家，难道一点风声也沒听到嗎？……"

"沒有听到。"依拉利容喃喃地說。

"假如以后这里有什么事情发生，一定要尽快通知我，到我家里来……"

"可是，明天不能不去上工呀！自从罢工以后，他們一点消息也沒有告訴过我們。"依拉利容說。

"就这样办，假如种植园发生了什么事故，尽量及早通知我。不管怎样，你們总有自卫的能力，但应該小心謹愼为是……"

他們停止說話，面露忧容。生活不饒人，真不讓人有片刻的安宁！他們到底作了什么有瀆神灵的事，使好上帝对他們那么憎恨呢？格勒尔·欧魯絲感到昏昏沉沉，心里覚得万分疲乏。她摸摸台西萊沉睡着的小脸，站起来說道：

"小姐，喝一点咖啡好么？这是我們对您仅有的招待！……咖啡是煮好了的，只須热一热就得了。"

杜娜尼佳不好拒絕。她伸手到口袋里掏香烟。依拉利容搶先把自己的递給她。她心中怪不好受，覚得带来的坏消息打扰了小家庭的幸福。每一次走到无产阶級的家庭里，虽然孩子吵鬧，衣服破旧，景况凄凉，毫不拘束地握手談笑，总使她認識到有

充足的理由，与資产阶級一刀两段，与无产阶級同甘共苦。只有經过这种生活的，知道如何爱和如何想的男男女女，才是未来文明的基石。她站起来說：

“我去看看格勒尔·欧魯絲。”

格勒尔·欧魯絲在厨房里手忙脚乱。爐子里的木炭差不多已熄灭了，她用帽子使劲搧着，但仍搧不出一点火苗。

“讓我来。”杜姆尼佳說。

她不顧格勒尔·欧魯絲的反对，蹲下去对着爐內木炭使劲地吹。經过两个人的共同努力，使得火焰燃旺了。大家相視而笑。格勒尔·欧魯絲拿出三个杯子，放在水盆里洗滌。

“抹布在哪兒？”杜姆尼佳問。

她把格勒尔·欧魯絲洗好的每一个杯子都擦得干干净净。火爐上的大磁咖啡壶沸騰了。她們一个人提着咖啡壶，一个人拿着杯子，一齐回到院子里。

他們喝着。台西莱醒了哭起来。格勒尔·欧魯絲喝完咖啡，把杯子放在地上，抱起小孩，解开上衣，露出胀膨的乳房。小孩咬着乳头用力吸吮，使那胀得发痛的乳房比較舒服一点了。

“你的奶水够么？”杜姆尼佳問。

“足够喂三个象他这样大的孩子，任憑小家伙拚命地吃好了！”

“为什么不限制他一点呢？应該使孩子飲食有节制……”

他們閑談了些不关紧要的事。杜姆尼佳答应带格勒尔·欧魯絲去看她的一位医生朋友。約瑟法刚回来，很快就同她結識了。他掏出他那只短烟斗，在石头上磕掉里面的烟灰，再装上烟后，同依拉利容边抽边談。

“約瑟法，有什么新聞？”依拉利容問。

"沒有什么，只是滿街都是醉醺醺的軍人，数目可真不少。因而我跑回家來避免不幸的紛扰……"

杜姆尼佳站起身来，扶着格勒尔·欧魯絲的肩头說道：

"我去打听一下消息。"

"时間晚了，您不可一个人回去，叫个人送您吧……"格勒尔·欧魯絲对她說。

她不同意，并且說明她一直有独来独往的习惯，不会发生什么事故。

"这不大妥当，"約瑟法插嘴說，"今晚喝醉酒的軍人象疯了似的，我陪您一块兒去……"

他紧了紧腰带，并且把挂在腰間皮鞘內的刀子也整了一整。

*　　*　　*

同每天早晨一样，人們准备上工了。流动的小商小販，叫卖着她們的餅干，糖果，加水的酒精以及各色各样的水果。有些人跑来喝一杯酒，放下杯子，吐一口唾沫說道：

"喝酒可以杀死腸胃里的細菌。"

事实上，喝酒已成为他們日常生活中的坏习惯了。在漫长而辛劳的工作中，全靠喝酒后的那一股热气在身体內循环，以恢复筋肉的疲乏。另有一些人爱喝咖啡；用小油灯把咖啡烧得滚热；他們就是爱喝这种又热又黑而又很甜的咖啡。真正講究吃喝的人虽然也有，但为数不多，一般都是能吃点香蕉糖果也就心滿意足了。

他們每天都要照例做一次簡单的宗教仪式。从他們做礼拜的姿势上，可以反映出他們內心仍旧有些忧虑不安。平常工作都是站立着，弯着腰；位置并不固定，大伙兒时聚时散。聚在一块兒的时候，大家聊天聊得相当热火，談的問題当然也有关于吃

噶的事。有的咒駡那个反动头子特魯希略，說他正准备到xxxx里来。有的說这里的軍队就要同海地开战。还有人說特魯希略已被暗杀了，要在局势稳定后才宣布这个新聞。最后还有人說被放逐的政治犯已經回来了。謠言到处流传，使人不能不相信，也可以肯定是发生了某些事件。

年紀大一点的人不大說話。这种事他們已看够了！……他們宁願冷静地注視着事态的发展。

有几句話在暗暗地流传：

"假如他們仍象以前那样付我們工資，那就再干上一回！"

这时天色阴暗，四野輕霧朦朧。小风不停地把云块向田野里疾吹，肯定要下雨了。

"傾盆大雨将要来啦，你注意天色嗎？只要我們一开始干活，雨就会下来，但願沒有冰雹就好了。"

监工吹起口哨，命令工人們即刻集合。工人們遵命集合，走向蔗田，开始工作。这时大路上开来三輛汽車，停在田边，車里装的全是宪兵。一个軍官下了車，跑去同监工队长談話。其他的士兵散布在附近各处。

工人們抬头向大路望去，工作停了一会兒。监工齐声吆喝，工作也就照常进行了。每个人心里确实有点担心，互相議論，不断地探头探脑。就是那些监工也显得有点不安，对工作的监督漫不經心，不时跑来跑去互相交談。

情况似乎越来越不对头了。那些背着湯姆逊枪的士兵究竟是来干什么的呢？要耍什么鬼把戏呢？

天上落下几滴雨点。雨点頗大，是傾盆大雨的預兆。运糖的火車喘着气，吼叫着。小鳥紛飞，正找避雨的树林。灰綠色的小虫，白色的軟肚皮貼着地面，急急地爬行。一条藏在近处綠树丛

中的变色蜥蜴，发出低沉而单調的叫声，如同击打松鼓的声音。

突然，监工队长吹起哨子，命令停止工作。还沒到休息的时候，命令停工是什么用意呢？难道是因为下雨嗎？这些家伙对工人从来也沒有这样关心过。大家感到非常惊异。許多不願接近宪兵的工人悄悄溜到甘蔗田里，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这是一次平常的停工休息，那便不会有人理睬他們，如果有什么事要当宪兵的面宣布，时間有的是，何必在此刻。

大群工人同平时一样，习惯地朝田边走去。宪兵已經散布在各处，这时他們才知道已处在包围之中，但为时已嫌太晚了。当他們奋力向甘蔗林里涌逃时，軍官粗暴地喊道：

"站住！不許动！站住！"

宪兵們一拥上前，沒收了工人們砍甘蔗用的弯刀，并把他們赶回去重新集合。他們已完全陷入牢籠中了！那个軍官再一声尖叫，命令所有多米尼加人走出行列。为了不給那些滿脸杀气的宪兵以任何行凶的借口，大家这时只好遵命而行。在棍棒的威胁下，多米尼加人被赶了出去，集合在路边。那个軍官带着几个士兵走过去对他們談話，命令他們站成一排，叫他們念下面一个字：

"伯勒希尔……"

大部份海地人念这个字都念得不准确。經过这一考驗，証实这群人都是多米尼加人而沒有海地人。之后，士兵們把多米尼加人赶开，远远的离开蔗田。

这样一来，他們要对付的是海地人了。可能要加以逮捕，那三輛汽車可装不下这許多人呀！难道要被徒步赶走嗎？

那个軍官看見行动迟緩，很不耐煩，指手划脚地呼喝着。一些海地的女商販也被赶到已被法西斯匪徒包围着的人群中来

了，工人們开始担心起来。他們默默无言，准备逆来順受。有一个小女販子抵抗他們的种种暴行。她是一个年輕的姑娘，身穿黃裙，头蒙綠巾，发間插着蓝花，卖东西的木鉢还系在腰間。她在日晒雨淋中作点小买卖，有什么害处呢？她得罪了誰呢？有什么理由要对她横施强暴呢？她憤怒极了，天眞无邪的眼中閃着憤怒的光芒。

宪兵不由分說，抓住她的衣領，把她推到海地人群中。她的衣服被扯破了，宪兵手里留下了一片黃布。她弯下腰，把盆按在胸前，还想用被扯破的衣服遮住她的乳房。宪兵們成百只眼睛望着她，一片輕薄的笑声，从田間各方传进了她的耳內。她万分恐惧，大声哭喊，手足着地地爬到工人們的面前。他們伸手把她扶起，只見她力竭声嘶地把头倚在一个工人的肩上，抽抽噎噎，泣不成声。

宪兵們显然带着醺醺的酒意。他們醉了以后，兽性大发，法西斯主义給他們灌輸的如猪似狗的兽性，使他們完全灭絕了人性。宪兵們托着枪支，前进一步。人群里的窃窃私語声頓时停止。

相对而立的两群人面面相覷。工人們又議論起来。他們到底要干什么呢？他們为什么一声不响？为什么把多米尼加人分开？

那个軍官命令士兵們后退。他們后退了大約三十步，但紧紧地包围着聚集在中間的人群。軍官手执輕机枪，瞧着手表，动手上弦。一时鴉雀无声。軍官双手发抖。他是一个皮肤稍黑的混血兒，上唇蓄着发亮的黑髭，眼珠深深地嵌在眼眶里，低低的額头，方形而突出的下巴。

暴雨欲来又止，天色仍然沉悶。太阳还在作枉然的掙扎，力

图穿过云层出头露面。树叶上密密的水珠，在模糊的光亮下，发出晶瑩的光彩。一只碧蓝的小蝴蝶，象蒼蝇一样在花間迴旋飞翔。

突然，远处传来一陣枪声，接着是一陣呼喊声；停止了一会兒，随后又是一陣枪响和喊叫之声。毫无疑問，这是一次屠杀。可能是在不远的田地里进行，也可能是在城里。

人們惶惶然木立片刻，莫明究竟，但很快就清楚地意識到这里将要发生事故了。他們先聚在一处，認为集中起来可以便于防卫，接着又突然分开，四散奔逃。軍官一声呼叫，发出簡短的命令，枪声响了，疏疏落落的。奔逃的人們站住了，接着便互相推挤着拥回来。有些人对三个在奔逃中倒下双脚还在顫动的人呆呆地瞧着。另有几个人弯下腰看个究竟。枪声越来越紧密了。

在一片哭叫声和呻吟声中，有一个人緩緩地、严肅地唱出德沙林时代的战斗口号：

为了国旗，

为了祖国，

光荣牺牲……

他們中間有一个人在死前的一剎那，想起从前一首伟大的歌。人們重新聚攏起来，向着一个方向拚命地跑。四处又传来一片追怀过去的雄壮歌声。宪兵們竟然对着他們开枪了，正如多年以前丘吉尔少将的軍队对着杜桑·卢維杜尔的士軍开枪一样。那些着蓝色工人装的人們，虽在湯姆逊枪的密集攻击下，仍不停地整頓他們的队伍。密集的枪声仅仅能挡住倒下了的人。

有三十来个人終于逃到甘蔗地里去了。乱枪在他們身后响着，大家匍匐前进，仅略有伤亡。

宪兵仍然控制着田間。地面上满都是倒翻的甘蔗，受伤的

人們在血泊中滚着，爬着，喘息着，呼号着。

一个渾身鮮血直流的女人，仍不願向死神低头，憤怒地，力竭声嘶地向劊子手大声叫罵。

一个滿脸血漬的年輕士兵，弯下腰大呕大吐，对滿地血肉狼籍的情况感到噁心。雨又下起来了。

那个軍官又发出一声命令，力图振奋一下对杀人暴行已感茫然不解的士兵。他手持刺刀，在受伤者的左臂上一刀刺去，再用脚把尸体踢翻。其他的士兵也都照样行事。

一个工人挺起身来，高声罵道：

“凶手！……凶手！……”

話在喉中还沒說出，一刀刺来，他就完了。另一个紅面孔的人，手捧着血如泉涌的腹部，大声叫道：

“伯勒希尔，伯勒希尔，伯勒希尔……”

他到底是海地人还是多米尼加人呢？軍官走过去，一刀刺去，使他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死了。

一切沉寂而阴森。

雨又开始下起来。

* * *

格勒尔·欧鲁絲很早便起床了。男人們已經出去，她給台西莱喂奶。喂完了奶，換好搖床，他又在里面撒尿了；她給他重換一遍，然后他才睡着。格勒尔·欧鲁絲这才在爐子上燒淀粉浆，把衣服浆好，上浆的时候特别注意的是依拉利容和約瑟法的白外衣。这两套白外衣是他們的体面服装。为了筹备回去的路費，依拉利容只得卖掉了他結婚时的礼服。现在她只有天天洗燙一次他的白衣服，直到能另买一套新的时为止。一个有工作的男人应該有一套白衣服，虽不是講究漂亮，至少看起来不象一

个流浪汉。她对事物的看法就是这样。她把白衣熨了又熨，裤子的綫条直挺挺的有如刀削。

她扫净了床鋪，理好了褥子和被单，倒了便桶，再扫床下和屋角，最后才着手收拾另一个房間。收拾好了，回到屋里，整一整圣母象前的紙花，把神灯加上油点着，然后才坐下休息。自从她生了小孩之后，她的精力已大不如前，常常气喘；这小黑人使她精力衰竭了！她对着鏡子望望她的胸部，以前丰滿的乳房，已經开始下垂，停止喂奶以后，乳房会不会恢复原状呢？总而言之，这样輕的年紀，不应該就衰老呀！她聳了聳肩，事实上，还有很多更严重的事使她惴惴不安呢！她开始回忆昨天晚上杜姆尼佳·博唐絲对她談过的事。

她的心里确实只想到最近的事情。大家会不会再回到罢工前的情况呢？如果仅只生活困难，也沒有什么关系，只消勒紧褲带就行了。昨晚她因为想这些事沒有睡好，想来想去覚得沒有什么大不了。各方面的困难当然对她都有威胁，但这也不用害怕：糖业工人齐心一致，总能够好好地自卫呀！

牛奶在爐子上溢出来的响声使她从梦幻中惊醒。她跑去一看，聳聳肩头，叫着：这就是胡思乱想的后果呀！不管怎样，已沒法挽回，牛奶完了。

她望望天，密云重迭。伸手一試，还沒有雨滴。眞討厌，晾在繩上的衣服还沒有干。应該在下雨以前把衣服收回来。她赶紧动手收拾衣服，因为雨就快下了。

屋里传出一陣鬧声，台西萊哭起来了。龔塞浦星进来問道：

“依拉利容和約瑟法出去了嗎？”

“当然出去了，已經有六个鐘头了……”

龔塞浦星面容尴尬，她把台西萊抱在怀里說：

“你必須带着台西莱到我家去，一刻也不能耽擱。”

“可是我还有事……”

“赶快，先收拾衣服，心里切不可着急；你要喂奶，着急会影响奶水。不論发生什么事都不要……”

格勒尔·欧鲁絲望着她，糊里糊塗，莫明其妙。

“以后再对你說吧。你一个人同台西莱住在这里，可能要发生什么事。到底要发生什么事，还說不定，但应該快些，带着你所有能带的东西。”

格勒尔·欧鲁絲手拿湿衣，呆呆地站着，仍然望着她。龔塞浦星走到床边，揭起被单，把手里的湿衣扔在被单里。随后又打开衣橱，取出衣服及其他应用什物，也統統扔在被单里。

“还有可以带走的錢和其他値錢的东西嗎？……好……据說要对海地人搗鬼。誰也不曉得到底要发生什么变故。城里的士兵很多……在我家里，你可以躲避一下。因为有那些警察局的暗探，所以人家都知道所有海地人的家庭……”

格勒尔·欧鲁絲仍然呆立着不动。她两腿发軟，嘴里說不出話来。龔塞浦星繼續把应用的物品乱七八糟地扔在摊在地上的被单里……格勒尔·欧鲁絲几乎不能行动了，被她拉着胳膊，拖出門去。

* * *

在龐高里城周圍酒香浓郁的庄园里，成群的法西斯匪徒，象滿嘴血污的恶狗一样，乱跑乱窜。鮮血沾污了树木花草，沾污了涓涓淸溪，使湿潤的土地染上了斑斑血漬，引来了烏鴉，吓跑了其他飞鳥。逃命的群众在庄园深处緩緩前进，心怀恐惧，只要有一点輕微的风吹草动，一片树叶落下，一只野兽走过，都会把他們吓得发抖，吓得躲起来。他們全都被吓昏了。

空中充滿着劊子手們疯狂地追捕逃散群众的吼声，充滿了他們象恶狗追逐兎子般的叫声，还有自动武器淸晰的射击声。雨又开始密密地下起来，淋湿了土地，也淋湿了人們，还夾着不少可以打破树叶的硬冰雹。

依拉利容也逃出去了；他在屠杀开始以前就躲在甘蔗田里。但他担心約瑟法。有人說看見他躲在甘蔗堆里，但以后一直沒有人看見过他。难道他在第一陣枪声刚刚响起时就逃跑了嗎？不管怎样，非找一找他不可。

一些由枪林弹雨中脫逃出来的人加入了他們的队伍，大家一起在丛林和蔗田里半爬半走地前进。只要听到一点点响声，他們便伏在地上仔細偵察。偵察的結果，有时是大家的錯誤感覚，有时是几个刚逃到这里的难友，他們一見这群难友，眼里不禁閃出希望的光彩。这一个逃命的队伍，在他們看来，就是生命得救的最大机会。他們赶快加入队伍，隐沒在集体之中。接着，大伙兒重新上路，象一群行动謹愼的螞蚁，緩緩地，机警地，躊躇地前进，避开大路和小径，竪起耳朵探听着。这时他們的人数已接近百人了。

一个自发的組織建立了。受伤的人走在当中，强烈的求生欲使他們互相帮助，大家一句話不說，自动地，无目标地向前行进。不管到什么地方，只要离开这里就行。他們把流血太多或腿部受伤的人抬着走。依拉利容背上背着那个身穿黄裙的女小販。她的頸骨已被打破，腿骨关节也脫臼了。血虽然已經止住，但她仍时时失去知覚。有人給她喝了一口甜酒。一共找来了一两瓶，这是专門給身体衰弱的受伤者喝的。酒瓶传来传去，传給需要喝的人，可是沒有一个健壮的人肯尝一口。

两个在前面开路的人停下来了。他們就要穿过一条水渠，一

肆喧嘩声，在探路的人还沒有作手势前就使他們停住了。有五个宪兵坐在水渠边，挾着湯姆逊枪。人們屏息地呼吸，但那一点点树叶的响声，也足以引起法西斯宪兵的注意，一个宪兵举着枪站起来。

健壮的人們准备好了手中的弯刀，只要他們的队伍被人发現，便决心同敌人拚个你死我活。可是，那个宪兵似乎沒有进攻的意图，他仅仅向前走着，两眼四处查看。他們沒有动。看样子，可能有什么鬼把戏，因为那个士兵虽然把湯姆逊枪交給后面的士兵，但他腰間所佩的手枪还在閃閃发光。

他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人，面孔灰黑而有小小的麻点。他的面容并不特别凶恶，但一經戴上那种怪样的帽子，不管是誰总是很难看的。他揮动胳膊，表示善意，并喊道：

"朋友們！"

这种善意是可疑的。一个工人站起来低声說道：

"那是个好人，他名叫罗德里格，是我小兒子罗塞良的教父。"

有人用手捂住他的嘴，并拉他伏在地上。那个宪兵仍然站在那里，繼續用各种手势表示他的好意。他迟疑地欲行又止，唯恐人們对他怀着敌意。于是他便回到他同伴那里，把他們的长枪手枪，統統收集起来，走上前来，将武器放在地上，这才毫不迟疑地向水渠走来。

这一次，一个男人从逃亡的人群中站起身来，走过去同他相会。两个人紧紧地拥抱了很久。雨下小了，风势很大，象发了疯似的，刮得甘蔗的长叶刷刷地响。

大伙兒紛紛跑来围住那个宪兵。他本来并不是来干什么好事的。他与其他宪兵一道被派来追捕逃亡的人們，杀死他們，可

是他却願意帮助他們逃命。他在庄园里沒有跑多少路便追上他們了。他說应該竭力想法逃到城內，并在那里躲避起来。因为只有在城內才可以仔細安排逃到边境的事，否則便会遭到杀害，反动派已經命令在各地普遍屠杀海地人了。

人們的意見很快就取得一致。应該援救家屬，还要安頓受伤者，无他途可循，行动越快越好。

"我認識几个可以帮助我們的人，"依拉利容提議說，"他們忠实可靠，是巴高·杜萊斯的朋友……他們会竭尽所能使我們与受伤的人一齐进入城內。他們离这里不远，就在城門附近……"

下一步行动很快就决定了。依拉利容必須設法到杜姆尼佳·博唐絲的家里，由宪兵罗德里格陪伴着，这样便有成功之望了。

云层中电光閃耀，暴风雨就要来临。高居在天上的好上帝，这时却对这些凄苦的受伤者，送来了傾盆大雨，使他們在烂泥中打滚。有几个不怕报应的人对那仍旧同他們为难的上帝咒罵起来。也有些人还在祈祷，还有些人直挺挺地躺着，不管死活，听天由命。上帝是个伟大的神。奥古神法力无边，手法多变。假如你正走好运，恶运就要临头；假如你潦倒不堪，也可能踏上好运；如果处境不好也不坏，那也就既可变好也可变坏。巨灵神莫劳瓜比較老誠，他只睡大覺，不聞不問。

天上的雨发出一股好聞的气味，使人再也聞不到血腥气了。

* * *

宪兵罗德里格在离开几步远的地方便站住了。依拉利容快步跑进花园，一直奔向左边小径上的那間工作室。他推开門直走进去。

工作室里，除了杜姆尼佳与圣塔·克魯茲以外，还有几个他

不認識的人。他用眼四面一望，气喘吁吁，只好倚在墙上。杜姆尼佳一見他那血污的衣服，不禁惊叫了一声。圣塔·克魯茲一步跳到他身旁，扶着他，讓他坐下。

"你受伤了嗎？伤在哪兒？……"

依拉利容搖头否認。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息着說：

"他們在庄园內对我們开枪，簡直是大屠杀！……"

杜姆尼佳伸手扶着他的肩膀。

"……有些逃出来的人藏在种植园里……宪兵正追捕他們，必須赶紧援救……外面还有一个宪兵，他帮助我們，他可以領你們去……有受伤的，許多受伤的……赶快！赶快……"

圣塔·克魯茲站了起来，踱了几步，望着大家說道：

"这样看来，簡直成何体統！眞是不能容忍！这眞要使我們整个民族变成猪狗不如的野蛮民族了！今天，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組成一个多米尼加人民的政党已經刻不容緩；組成一个战斗的党，打倒特魯希略，迟早都要組織起来！我們現在虽然沒有这个党，但我們有我們的良心，有我們多米尼加人的良心，有共产主义者的良心，旣然我們自認为是……保持民族尊严的責任就在我們的肩上……"

他沉默了一会兒，含着眼泪激动地說：

"这时候，一分鐘也不能浪費。应該赶快到那里去，同志們！我相信我們可以向所有我們認識的民主人士告急，向所有有良心的人告急……所有正直的多米尼加人絕不会拒絕我們。应該找些車子来，找很多的車子……杜姆尼佳可以把你父亲的車子找来。我相信可以直接把受伤的人送到馬加列的診疗所，他不会拒絕的。对其他的人应尽量照顧，还应当籌划些錢，使他們早日离开……目前我們应該作的，是跑到街上去阻止特魯希略的

走狗們繼續进行屠杀……"

杜姆尼佳握着依拉利容的手說：

"你觉得怎样？"

"还好，"他說，"格勒尔·欧魯絲和台西莱……应該到家里去看看，如果他們不在家，可能在龔塞浦星家里，在我家的旁边……"

他們都站起来了。杜姆尼佳面容阴沉，眼臉低垂，眼皮一张一合，努力忍耐住就要淌出的泪水。她对依拉利容說：

"你就住在这里，我去关照园丁，不許任何人談到你。他会帮你的忙……如果有人来了，不要作声，躲起来，直到你認清来人是誰为止……"

她仰着头出去了，头也不回，仅仅揮手示意……

* * *

宪兵們帶着向导，同一些法西斯警察及特魯希略党徒在城內往来奔跑，步履踉蹌，喧嘩鼓噪，得意洋洋，眞是一些嗜酒嗜杀，专門搶劫的匪徒。

人人奔走相告，成群的逃难者力图到朋友家避难。妇人們背着包裹，牵着一群孩子，在街上奔跑，靠近墻壁躲躲閃閃，一听見說杀人的匪徒来了，便向着馬車門冲去，或鑽进附近人家的大門。雨仍繼續下着。

当一个受难者落入特魯希略匪徒的手中时，除了一陣欢乐的呼叫庆祝俘获的成功外，并且命令那个俘虏念一遍：

"伯勒希尔……"

如果俘虏念不好这个字，便把他轉移到别处去。不需要浪費子弹来枪杀了，只要用大刀或刺刀在胸膛上一刺，将手一松，受难者便頹然倒地身死。对付兒童們就更簡单了，只消提着脚

把他們的头对准墙上一砸就够了。那些法西斯匪徒們割破包裹，弯下腰肆意搶劫，每个人手里晃动着他們的战利品。

有时候因为分赃不均而发生短短的爭吵，有时候俘虏并不屈服，拳打、脚踢、口咬，尽力抗拒。于是法西斯匪徒們便开枪了。

滿街房屋都紧閉門戶，即使多米尼加人也个个惊慌，在这种情况下，法西斯匪徒对誰也沒有好脸色了。大門对着逃难者本是半开着的。他們一听說哪家住着海地人，便破門而入。随即在雷电交加的风雨声中，混杂着妇女被强奸的呼声，被打伤的呼声，临死时的呻吟声，屋瓦的雨打声，雷电的隆隆声和开枪的砰砰声。

車輛沿着大街风馳电掣而过。这是救护受伤者和收容逃难者的車子。在法西斯匪徒过去之后，各家大門便都打开，以便赶忙从傾盆大雨下把受伤未死的人們轉移出去。

多米尼加人为了搶救每一条生命，鼓足勇气，举起双手，不顧一切地同法西斯凶手与死亡作斗爭。多米尼加的各民主政党在这一伟大的夜里出現了。这一夜，經过各民主党派暗地討論后，共产党人首先投入战斗，跑到街上，站在最前列，面对着警察、宪兵以及特魯希約党徒作坚决的抗拒。

那一天，可謂惊駭万状，在雨打风吹之下，一股死尸气味，空气苦澀，难以呼吸，一种羞愧的感觉紧压在心头，生活又增加了一层忧伤。这一切都是在多米尼加的国土上所永难磨灭的印象。整个一个民族的高尚的、純洁的、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竟被这反动独裁者以及他的爪牙們拖到泥沼中去了。这个国家即便能够存在下去，它对兄弟之邦的血腥遺痕，也将永留不灭，而且日后子子孙孙在这种污点之前，也抬不起头来了。

5

“起来吧，該走啦，是时候了……”

他們勉强睜一睜眼，接着又閉上了。这个人拿着一束松枝火把在他們面前照了照，俯下身子，輕輕地推他們。他們坐起来，斜着身子，把头发上的干草摘掉，滑进衣服里的草屑也取出，然后才站立起来。

“太阳就快出来……我知道你們还沒有恢复疲劳，不过不能再等了。到鎮上还有两个鐘头的路程哩……”

台西萊哭起来，格勒尔·欧魯絲把她的乳头塞在他的嘴里。依拉利容摩擦着他那被打伤的脚。小狗合着嘴老是瞧他們，好象替他們抱不平似的。这个老实人有一个滑稽名字，叫做：高高足巴。

“你那嘴！伸过来！”他对狗喊着說。

狗把嘴伸到他两腿中間。

“我沒有咖啡啦，請原諒，可是有刚挤的牛奶，还挺热……”

他們这时是在一間方形的小茅屋里，从一个小窗子射进一点模糊的光来。这是放牛人在半山腰里躲避风雨的地方。墻壁是用树枝扎的，上面塗着泥土。沒有天花板，只有几根横木架子，可以看見很脏的頂棚。屋子的一角，堆着好些谷草，他們就坐在上面。另一墻角，有一个用三块黑石头砌的鍋灶。

“赶着牛老在外边跑来跑去。”高高足巴說，“我只是偶尔到这里来一趟，因此什么东西都沒有。”請再吃点餅干吧……从前，我也当过砍蔗工人，可是如今老了，所以才来放牛。你們看見的

这許許多多甘蔗田都是百拉維德那老猪的！这还不算，他还有象我所赶的这牛群，数目可眞不少……”

他不作声了，嘴里嚼着浸在牛奶里的餅干；过了一会又說：

“你知道他們杀死了多少人嗎？听說仅在塔沙蒙这个地方就有上万的人……这里有多少，沒有人敢說，只怕也有几千几万……据說那里是開怠工？……我当年当砍蔗工人时，就認識海地人。嘿！他們差不多都有斗爭精神。但是如今的人更是一个胜一个了。他們从来也不妨害別人……我也認識特鲁希略，說起来这是老話，当然是在他当总統之前罗。我曾亲眼看見他被人逮起来，那是因为他偸了人家一头牛。看守的人用繩子将他捆起来，同牛一块带去。好多人都曾看見也都認得，那正是他……他母亲是个忠厚的老太太，可是他呢，天生就是坏坯子。这个坏小子一出監獄就投入美国宪兵队。如今，他成了元帅，成了总統，乖乖，眞是多米尼加人的莫大耻辱啊！这个当小偸的，依靠他老婆那死不要脸的东西！这样屠杀成千上万的大人孩子，作这种伤天害理的事，眞不象父母养的！……”

他气得渾身发抖，在屋角吐了一口痰，把弯刀插在屁股后边便站起身来。

“咱們走吧。”他說。

他們立起来，依拉利容把包袱捆在手杖的一端，胳膊上抱着台西莱。大家便一同走出去。高高足巴望望已經发蓝的天空。

“还有星星，再过一会就看不見了，大概离三点鐘不远……”

他走到隔壁栅栏边，拉开柴門。一匹小馬嘶嘶地叫着跳着。这匹馬毛色灰白相間，額上一块黑星。狗叫起来，跳进栅栏里。

“你們騎过牛嗎？”高高足巴問。

这些天来，他們簡直累得有点支持不住了，什么也引不起兴

趣，他們只是聳一聳肩膀。

“因为馬背是硬的，所以我才这么說，而且馬很容易受惊，不好駕馭。牛就不同，可以放心騎上去，你們一家三口可以舒舒服服地……”

他們走进棚栏里。那些牲口爭先恐后地朝棚栏边跑。高高足巴抓住一头深栗色大公牛的头，拉着它就走。这畜牲也就老老实实地跟着他走。他摸摸它的头，綹綹它頸子上的毛，在它耳边唧咕了几句，这牛便仰起头来。高高足巴掏出一个鉄环，环上拴着一条繩。他用另一条繩結成絡头，套在嘴上，拉开鉄环的縫，穿在牛鼻子的裂縫里，然后，他便把两条麻袋搭在牛背上。

“现在你們可以上去啦。不必害怕，这头牛比綿羊还温柔哩。就照这样拿起拴着鉄环的繩子，你們便可以指揮……”

他們准备好了。高高足巴托着格勒尔，欧魯絲的脚讓她爬上去。依拉利容把台西莱遞給她，自己也爬上牛背。高高足巴这才“吁！”“啊咖！”“嗯嗒！”地吆喝着，把牲口赶出去。这群牛有四十多头。他把它們都聚攏在一起，穿过一条小路，高高足巴便也跨鞍上馬，加上一鞭，跑到牛群前面，向着騎在牛背上的依拉利容和格勒尔·欧魯絲的身后追去。狗围繞着牛群奔跑，它愉快地叫着，把走开的畜牲撵回队伍。

路旁树木成蔭，晓风吹来，枝叶輕輕顫动。道路从山上蜿蜒而下。虽是坚硬的石路，两旁却生着茸茸細草。老牧人时而走在牛群前，时而又跑到后边。一簇一簇的野夜来香混杂在野玫瑰的綠叶之間，格外鮮艳。高大的仙人掌散布在各处，类似一片片不整齐的籬笆。鳥兒开始在田野里发出长音符的歌声。最后还在活动着的蝙蝠张开薄膜的翅膀，在曙光之下捕捉食物。

他們一路无話，加速前进，各人怀着各人的心事。年老的老

实人不願打扰他們。后来，他很想跟他們談談，但又覚得他的废話对于这两位有精神負担的人說来也沒有好处。他想把粘在他們眼上的恐怖胶膜拔掉；但是人的心乃是复杂的呀！他深怕万一說出不中听話来，更使他們难过。他自从跟他們在一起之后，格勒尔·欧魯絲就压根兒沒說过一句話，总是低着头看怀里抱的孩子。依拉利容也只是簡单地回答一句半句。高高足巴很想表示他的同情，向他們解释多米尼加的全体人民并不負流血之責，可是他又不晓得怎样說才好。他太笨，他羞愧，他只会对付牲口，当它們离远时，他会喊它們回来。他自己也清楚，在法西斯劊子手的眼中，他也算是个从犯。所謂从犯，是指他还能在芳香的山林，碧綠的崗巒，清朗的黎明和田野上惹人喜爱的曙光下，照料他的牲口，而未曾遭到迫害；至于那些成千上万的可怜的人們，則旁奔于整个多米尼加的土地上，后边被杀人者的疯狂鉄蹄追赶着，竭尽全力爭取一綫之望。談到从犯，那是因为他，高高足巴，并沒有半点指責特魯希略的行动。这从犯二字只是"莫須有"的罪名罢了。

道路轉弯处，水声潺潺，小河在歌唱。他忽然望見乱石河槽里一泓澄清的、透明的流水阻住去路，小牛犢連蹦带跳，跑到水里它們的母亲身旁。牲口反复地喝着，仰起头来，乱哄哄地喘气，随后又把嘴伸到水里。格勒尔·欧魯絲把拴牛的繩子放长，好讓它去喝。

流水里漂浮着好多名叫徐克林[1]的果子。高高足巴把他的牲口放到小河中央，水深只到馬的膝盖，他只好俯下身子，伸手去取棕色的果子，然后把它送給格勒尔·欧魯絲。

---

① 徐克林：是热带一种果子，壳极甜，黄棕色。

“这徐克林果子很有名气，非常之甜……”他很高兴能借此举动以消除他們长久寂寞中的煩恼。格勒尔·欧鲁絲轉身把果子接到手里。

“吃吧。”依拉利容对她說。

她为了叫他喜欢，便用舌尖尝了尝，其实她并不想吃。高高足巴用手把依拉利容的胳膊拍一下，使他注意。实在，专心听去，就可以辨别出有馬蹄的輕微响声。高高足巴举起长鞭子朝牲口背上抽打，这些牲口把屁股扭过来，慢步穿过水流。冰凉的水珠打湿了它們的腿。轉眼之間，一群牛便渡过小溪，繼續前行。这时馬跑的声音离得很近了。

“最好下来讓它过去。”高高足巴說。

老牧人帮他們下来，他們便躲在路边的小树丛里。牛群又向前走。一个騎馬的人飞奔而至，勒住他的馬，恰好停在水边。

“喂！我問你，这里能过去嗎？”

“請当心，左边水深，您可以从右边过。”

騎馬的人驅馬渡河。这是一个城里人。他的脚上穿着漆皮鞋，身上穿着馬褲，头上戴着白盔，手里拿着一根用黃皮条編結得很精致的馬鞭。

“先生，不要叫您的馬喝水，这水冰凉，容易使它害病……”

他沒有答話，却朝着牛群里的两头牛打了几鞭。受惊的牲口在路旁乱跑。这一来給人一場虛惊。

依拉利容和格勒尔·欧鲁絲又騎到牛上。幸而孩子沒有哭。大家奔上行程。天色漸漸发白了。

这样的惊恐有好几次。他們一会兒藏起来，一忽兒动身又走。最常遇到的是农民。

“再見吧！老伯伯！”他們对高高足巴說。

他們說了几句客气話便动身向前，眼望着高高足巴独自个兒慢騰騰地走去。

此刻天已大亮，他們来到一棵百年古树旁边。树身的圓周約有十五到二十公尺，高高足巴站住了。

“我不会走多远。”他簡单地說。

两天以来，他們在一块兒行走，无形中产生了一种友誼。如今离别在即，不可无一言以相贈。不管怎么說，他們从此难得相見了。天涯海角，何处再相逢呢？边界外的福地还相当遙远，在这广闊的田野里，是否会遭遇更大的痛苦呢？

“这条路直通鎮上……在这条小路上，你們将碰到三条小溪，过了第三条，从左边谷地横穿过去，便是一条大路……这条路直达拉撒翕，但是不可搞錯，只有小路才好走。一直朝着日落的方向……我看，这么一說也就行了……”

高高足巴用两只胳膊接过台西萊，拿手托着他的圓头，在他的嫩脸蛋上吻了一下。他从干凈衬衣里掏出一条祝福用的綉花方手巾。

“一边是圣克利司朵夫的象，一边是圣伯拉的象。你們若在夜里行走，这东西可以保护……”

此刻他們不能再以緘默为計而掩飾他們的痛苦了。必須同这个老实人說几句知心話，就跟上次对那个报信的人一样。这些話使他感到万分难过。高高足巴劝告他們：

“这里一到日落，天黑得很快，小心着凉……其次切記莫吃树林里的任何果实……要注意，白天十字街头的坏蛋們同夜里的野羊是一样的危险……一切但願上帝保佑啊！……”他送給他們旅行中应用的一些东西，虽說不多，但已罄其所有了。依拉利容千謝万謝，仿佛有块东西塞住喉嚨，几乎說不出話来：

"……这就够我們用啦，我决不会忘記您的好处，我自信不会，永远不会……永远……万一得庆生还，一輩子也忘不了多米尼加人援救我們的大恩，一定牢記在心……"

一群牛等急了，想跑到路上去。狗簡直制止不住它們。于是这群畜牲便四散跑开，有的从小路下去，跑得很远。

高高足巴喊叫着他們，追上了他們：

"这把短刀原是我祖父的，后来传給我父亲再传到我手里，我佩带了很久。小伙子，你拿去吧，你可能用得着……这是件圆武器，是从前多米尼加人为爭取生存而战斗时用的……"

依拉利容的手迟迟不去拿这把嵌貝壳的柄上鑲金綫的短刀。

"……这把短刀从来也沒有随便沾过人血。"高高足巴說，"拿去吧，小伙子……"

依拉利容拿了刀子，两个人都瞪眼瞧着它。

"以后要請我的教父圣塔·克魯茲多替您祷告，祝您健康长寿。如今托天之佑，海地人！……"

他們用力握着手。

"再見，老大爷！……"

高高足巴瞧着他們离去。

"两座山不能相遇，可是两个基督徒就常会碰面啊！"他还在向他們呼喚，直等不見他們的影兒……

回声反射出来的話，声音更大，蕩漾在山谷里。

* * *

格勒尔·欧魯絲好象一个从睡梦中起来行走的人，簡直再也走不动了。不但她的脚使她难受——完全失去了知覚——而且好似狂暴獄卒在对她吆喝的那种声音也使她受不住：

“走，走呀！……喂，快点走！打起精神来，不中用的海地人！”

这話的声音敲打她的鬢角，打得額上的筋絡鼓胀起来，好象压在窄小的帽子下似的。这声音充滿在喉头，回声进入胸膛，轉到肚子里，使得她那两条发热的淌汗的大腿打起寒战，这才勉强动一步。她眼睛大张着，显得很粗暴。她怀里抱着孩子，咬紧牙关，竭力抬起两只冒血的脚，繼續向前走。

从前天向前走的时候，她就以为路途中会遇到宪兵，心里非常害怕；她抱着这种恐惧心理向前奔走，非等依拉利容三番两次硬叫她休息，她才站住。一听到什么响声，她就停住，过一刻又走，貼身紧抱着她的活包袱。

清晨的薄霧消散了，猝然而来的强烈阳光散布在道路上，只有树林里还残存着稀薄的阴影。

“格勒尔·欧魯絲，站住吧，現在眞沒办法啦……路上已經有許多人……你以为到哪兒去好呢？……第一就是你不要着慌……”

她听到他这带恳求意味的話，仅只看了他一眼，沒有吭声。他把手搭在她的肩上，用力握着。她的倦眼张开了，把头一动，瞧着滿路上的阳光。她松开怀里的孩子，依拉利容便接了过去。他拉着她的胳膊带到树林里。树枝拂面作痒，野草刺得脚痛。他們一径到树林深处。

格勒尔·欧魯絲坐在一根半朽的树上，讓台西莱躺在一块干凈地方，依拉利容手托着下巴蹲在地上。格勒尔·欧魯絲这时才覚得渾身的疲乏减去大半，筋骨輕松了許多，不知怎的她却抱头嗚咽起来。依拉利容不知如何是好，拿着一根短树枝，有意无意地拨弄一小堆象海綿一样松軟的小土丘，原来这是个蚁穴。

依拉利容抬起头来，只听見格勒尔·欧魯絲的嗚咽声时断

时續，有时声音拖得很长。他便立即起来，挨近去听。她却在打鼾哩，輕微的喘息声从活动着的嘴唇上吐出来。格勒尔·欧鲁絲竟睡着了。

依拉利容先还迟疑，后来驀地拔出短刀，讓台西萊靠近格勒尔·欧鲁絲，伸过左胳膊摟着他伴侶的身子，把右手放在短刀上，也便伸开身子，头靠着朽树躺在地上。不过他却竭力避免睡着。

他拨弄坏的小土丘，此刻有好多螞蚁在那里重新修筑它們的住处。蚁穴周围原有的围墙被破坏成半圓形了，这些小虫們站在沙粒上，土块上，张牙舞爪，表示极大忿怒。一队工兵从地道里出出进进，极其忙乱；地道中的光綫被崩塌的土屑遮蔽了，它們在消除障碍物。一道土桥修筑完成，一群扛尸者用嘴尖銜着被咬死的虫类，蹒跚地渡过桥梁。有些螞蚁还在检查新被毁坏的地方，以便修理。另外一支庞大队伍去猎取食物。不久，一些螞蚁获得不少昆虫，于是它們便互触鼻子，竞相传达这一重要消息。蚁穴里立刻出动一空，大家径奔西方而去。在凸起的迂路上，出现一条奇异的环节虫，众多螞蚁于是商討对付的办法。一条紅色小百足虫遇到它們，急忙躲到一边，将身子和脚縮入壳里。好多螞蚁围繞它的小躯体来回轉，不过对它們来說，这就眞够重的了。队形逐渐扩大，結果这条百足虫便被这支难以数計的庞大队伍拖进蚁穴。这蚁穴，在太阳光照耀下，象一粒芝麻大的小白点。

依拉利容这时也打鼾了。

* * *

依拉利容握着短刀，站立起来。原来是一只老母狗，蹲在距离他們不远的地方瞧着他們。它不时发出短促的悲叫声，起来

跳动一会，然后又蹲下瞧他們，头垂向一旁，眼睛里露着难过的样子。

格勒尔·欧鲁絲也醒了。此刻太阳很低。他們在这样的早晨睡了一小觉，台西莱睡得很安稳，沒有把他們攪醒，他也似乎很疲乏了。她看見这两天来尾随着他們的这条畜牲蹲在他們面前，注視着他們，心里害怕，便一跃而起。

“有人說他們用狗来追逐我們，这一只恐怕就是他們的，打死它，依拉利容，打死它……”

她伸出手指指着它，态度激昂，有时却又显得緩和。她圓睜着两只大眼睛看看狗，看看孩子。

“这是一只母狗，它快生育啦，你瞧……”

实在，这只狗的乳房膨胀了，几乎垂到地上。它繼續作着机智的动作，跳跃一会，露着要去又要蹲下的样子。

他們开始吃点心。依拉利容投一小块給走近的畜牲，它用舌头一下子就吞掉了，接着又搖尾乞怜。这时它試着漸漸走近。当它得到另一小块之后，它便挨近台西莱，舐他的脚。格勒尔·欧鲁絲害怕了，一举手把它撵走。这畜牲便又蹣跚着来回走动。

“讓它在那里吧，这畜牲有点蹊蹺……”依拉利容說。

这时母狗躺在台西莱身旁，舐他的手和脚，后来忽然立起，跑去很远又折回来。

“这畜牲有点蹊蹺。”依拉利容又說了一声。

他站起身来要跟随它去。

“不要去呀！”格勒尔·欧鲁絲向他喊叫。

“多半是那边小树丛里有个得病或受伤的人，应該去看看。”

“我也去！”

她抱起台西莱随后跟着他，狗在蔓草中开路先行。他們走

到一处小树丛里。落山的太阳发出暗淡的光辉，照射在象蜡烛那样一根根光秃的小树干上。天空露着半紅色，地面上不大明亮，但紫紅色的反光非常夺目。

母狗用它的特别語言又向他們示意。它站住，等他們，把头伸到两条前腿之間，斜着眼带悬求的表情，仿佛在說：

“請你們来呀！你們是勇敢的人，来看看这种使老狗也为之心酸的慘事吧……我，我只有四条腿和一顆赤誠的心，請掏出你們那悲天憫人的心腸……”

他們只走了一百公尺远就到了。在一棵衰敗的无花果树下，砂石地面翻开了。一个几个月的孩子，丢在一个不深的壕沟里，头露在外边，額角上一大块血，已經死了。另有一个大人的軀体半截身子陷沒在比壕沟更深的坑里。这时母狗露出失望的神情，面对着死去的大人孩子发出伤感的嚎声，嘴巴急得抖顫，它只要一停止嚎叫，便到小尸体前，舐它，用爪摸它。

格勒尔·欧魯絲捂住脸，把头靠在树上，免得看見。依拉利容把大人从坑里拉出来一看，才知道他也死了。他大概經过剧烈的搏斗，可是伤痕在衣服遮盖下，看不見血迹。死者大概为阻止葬埋孩子因而才同人作激烈的斗爭。他是脑袋扎到坑里死的，嘴里还滿是泥土。一个用两根树枝作的十字架插在他身旁。

依拉利容握着他的短刀便挖掘起来。格勒尔·欧魯絲已哭得眼泪都干了，坐在地上，胡乱摇动她的脚，因为这只脚好象在抽筋，又好象失去了知覺。

等坟坑挖好之后，依拉利容便把大人和孩子拖到里面，推下土，蓋在他們身上。老母狗也使劲用爪刨土朝他們身上丢，不过掩埋尸体却非畜牲所能为力。工夫不大，一个坟堆便完成了，依拉利容用脚踩实。

这时，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活泼起来，他們同狗默默地注視着插上野花的坟头，两个不相識的人在那里安息了。

"該走啦。"依拉利容小声說。

他拿起十字架插在坟上。

格勒尔·欧魯絲拔掉十字架。

"不对，完全靠不住，沒有好上帝呀！上帝根本不存在！"她用有力的話說。

依拉利容瞧着她，她在打哆嗦。

"这个人喜欢十字架。"他簡单地說。

他又把十字架插上，把台西莱放在肩上，用胳膊挽着他的老婆，便并步走了。他一面走，扭头一看，只見老母狗閉着眼睛，张着嘴巴，躺在坟上。

* * *

他們走得筋疲力尽，一夜工夫只走了几里路。肚子餓了，在路旁找到什么就吃什么。他們的脚上滿都是創伤，痛得如烈火燒心。

一天晚上，他們又发現老母狗在他們身旁，于是他們便走近一种叫做船长果树的树丛里去睡覺。这时母狗也跟他們在一起，它一听到有人便叫起来，不过通常总是不作声。每次把台西莱放在地上，它便躺在他的身边。

"离海地沒多远啦！"依拉利容每次歇下后就重复这句話。

他們精力枯竭，藏匿在这新到的避难处，耐心地期待着回去的机会。

* * *

那天早晨，他們来到一条挡住去路的河边。他們沿着河岸走了两百多公尺远，遇到一片蒼翠的茂密竹林，于是相偕而入，

找了一块空地方安顿下来。在那里，他們藏得很严密，即便旁边有人經过，也一点都看不到。

依拉利容拾了一点柴，把他在田边拔的几块山芋烤将起来。格勒尔·欧魯絲靠在一根很粗的竹竿上，还沒等躺下吃一块，就先得給孩子吃奶。

这孩子老在睡。他的飽滿脸蛋兒凹陷了，皮肤上起了皺紋，当他醒轉来时，淡紫色的嘴唇上，还浮露着淡淡的微笑，小手伸向那条打呼嚕的老母狗叫着"阿达达"。这个孩子，照母狗看来，就是个眞实的崇拜物。自从慘案发生之后，它的主人和小女孩如今长眠在离巴尼加不远的小树丛里，它再也得不到一点慰借，因此全副精神寄托在台西莱身上，也就习为自然了。它保护他，臥在他身旁，注意他的輕微动作，他一笑，便搖搖尾巴，他哭的时候，就竪起耳朵，它那悲伤的兽眼閃閃发光。

格勒尔·欧魯絲抱起睡着的台西莱，放在膝盖上，将乳头塞在他嘴里。孩子的眼睛睜开了，他的嘴唇越咂越不起劲，竟至松开乳头哭起来，接着就又咂。

格勒尔·欧魯絲于是把乳房握在手里，用力挤压，几滴稀薄的白乳汁淌出来。台西莱的嘴唇在乳头上拚命地咂着。做母亲的痛得皺眉挤眼，却依然握着乳房挤压。等到台西莱放弃了乳头，有一种紅汁从乳头上流出来。格勒尔·欧魯絲便喊叫依拉利容。

"我沒有奶了，你瞧，孩子不肯吃血……"

父亲和母亲完全被这新的灾害所制伏了，默默地不作声。他們忍受种种困难，种种痛苦，唯一的心願就是不讓孩子受罪……

有的时候，他們恨不得伸腿就死，可是一想到孩子便又有了

勇气。他們鼓起精神以便把他們的宝貝包袱带到遙远的另一个地方去。这面对死亡的斗爭彷彿是过渡到未来的一座桥梁，要使孩子到达彼岸，此刻尙非其时，到了那时，大人也就不怎样痛苦了。实在，他們还想活下去，以便瞧着这嫩芽成长起来，用他們的温情灌溉它，一直到它能抵抗风霜，水淹，干旱，以达到健壮……他們还想把他們的悲慘命运一扫而空，静待甜蜜的日子到来！种种幻想出沒在他們的脑际，但主要鼓舞他們的，仍是孩子。

格勒尔·欧鲁絲拿起一块烤山芋，用手指弄碎，捏一点放到孩子飢餓的嘴里，孩子尝到新食物貪婪地合上嘴就吃，但立刻又吐出来。他哭得更加可怜了。

格勒尔·欧鲁絲看了依拉利容一眼，使他低下了头。

他站起来，一句話沒說，在丛竹間拨开一条路便走了出去，母狗在后边跟着。

* * *

无論如何，在当晚漫长的露宿之前，必須找牛奶給孩子吃。

山谷中，斜阳之下，在卷曲的綠叶之間，芬芳的田畴里，乱哄哄的鳥叫，蟬鳴和蟋蟀的歌声响成一片。笑面鳥象母鷄那样呱呱地叫，成群的蜜蜂疯狂地飞着。这一切，說明了离人住的地方已不远。

依拉利容和母狗走进一块牧草地里，直奔家畜叫的方向。他們在很高的牧草中小心翼翼地向两百公尺远处波动着的树丛那边前进。

不待說，他是特地来找牛奶的，倘或落到小农戶家，便是幸运。假如他家有乳牛，就会尽量多要一些，若仅只一只奶羊，也可要一大碗。可是，如果到了一个在城里失敗而住在乡下的庄

园主家里，那就絲毫沒有希望了，必須另打主意。

此刻树丛近在眼前，一縷黑烟繚繞在树頂之上，应該小心前进。

一支飞行大队掠空而过。原来是一大群紅眼睛的栗色鷓鴣鳥，它們大概要飞往水边去。母牛的叫声使他心里感到溫暖。于是他便撒开腿朝前走。草地中間一条小路，穿过树林，一直通到草木繁茂的一座圓形小山頂。

他沿着小路走，树木逐漸稀疏，霧气越来越厚。他走到一个地方，那里有一座石灰窑还在燃燒。小山在石灰窑那边被截去一大片，乳白色的石灰石在太阳下发光。他站在一棵树后縱目了望。树林空曠处沒有人，也沒有茅屋。他开始寻思。然而他确曾听到这个方向有响声。至少是調皮的风胡乱吹来，使他搞錯了方向。不管怎么說，在这石灰窑旁边老待下去总不是办法。他很快就决定，还是碰运气朝前走，最坏也不过白跑一趟罢了。

"阿卡！"他对着嘴巴伸进草丛里的母狗叫了一声。

他繞着空曠地方走，来到面前的小树林里。只見小山低处，一間茅屋掩映在紅叶之間，他的心馬上安定了。迈了几步，就朝下走。

一个老头带着一只灰白色的公羊蹲在門前，嘴里不知正在叨念什么。依拉利容走近，他好象在想心事，一动不动，后来才睜开起皺的眼皮，朝陌生人看了一眼。

"老伯伯，你好。"依拉利容說。

老头点点头，对着这样一个衣冠不整、滿身泥污、形同一把旧木梳的旁人，起了疑团，等他解释。依拉利容把情况講給他听，可是这老者似乎沒有注意听，只是睁着一双眼向树林里了望。母狗也竖起耳朵，尾巴夹到两腿中間。当依拉利容說到只是为

了来要一点牛奶的时候，老汉忽然把他推到門口，說道：

“进去，小伙子，进去，我猜就要有人来……”

老头刚刚走出門口，便見对面来了一个軍官，身后随一个兵士；軍官身穿猎装，脚登糖酒色长皮靴，带一枝系皮带的双筒猎枪，胸前挂着子弹袋，头戴寬边鴨嘴帽，完全美国式的打扮。兵士也带着一枝猎枪，一条子弹袋，另有两只猎囊。一只很大的金黄色猎犬跟着他們。

他們很快就走近房子。这时母狗还在外边，臥在門前。軍官的大皮靴在石路上嗒嗒地响，他踢得石子不住地在脚下滚动。

依拉利容将身子貼在屋角的墙上。阳光从門縫射进屋里，黑暗的地面上出現一道明亮的通路。他屏息不动。只見踏硬的地面上象有一把扫帚在往复扫动。

猎狗来嗅这只躺在一旁的母狗，母狗便嗚嗚发怒起来。两只狗注目互視。猎犬虽然吃得滚肥，可是对着这呲牙豎毛、严陣以待的母狗，却仿佛心怀戒惧。它嗅得出这是敌人。这些天来它已深知这些穿制服的沒有好东西，并且也沒有打算接受猎犬的爱情。它专等打将起来，低着头，牙齿露在外边，对着猎犬。

“汪！汪！啊嗚！……”

猎犬夹着尾巴往后退。

“啊嗚！啊嗚！……”它滿意地叫着。

“拉住狗，老头！”軍官說一声，接着又向老汉問話。

老汉似理不理地回答，面上露着頗不耐煩的样子。正在他們問答的当兒，只听到房里有什么东西跌落在地，紧跟着一声尖銳的女人嗓音。

一个女人三脚两步跑到門口，一眼看見軍官和他的随从，便止住脚步，不知如何是好，她曉得自己的举动有点太蠢。

軍官伸手把她推开，走进屋里。他瞧見依拉利容好象故意躲在門背后。两个人互相打量。依拉利容在这个穿皮靴的敌人面前，只覺得从脚到头直打冷战。軍官迟疑不前，可是依拉利容却毫不迟疑，伸手就打，正打在他的心口上。軍官企图幸免于难。但依拉利容接着一刀，軍官便倒地气絕了。

他馬上俯下身去，从尸身上解下手枪，朝着尸身打了一枪。他握着枪，开了大門，跳到外边。

兵士跑过来，他們正撞个对面。一声枪响，正中兵士肚皮。他两手按着肚子。依拉利容拿一只小桶盖住他的头。

老头同他的老婆一直退到墙边。依拉利容走到他們面前。

"这是有他就无我呀！"他以激憤的声調說，"我知道你們要告发我，不过請給我一点时間，要在我动身之后……"

猎犬去嗅了嗅士兵的尸体。依拉利容直奔小山如飞似地去了，母狗紧跑在他前面……

* * *

在四十八小时的时間內，他們便被人不停地搜索。法西斯匪徒无論如何要給依拉利容所打死的人报仇。因此对于試图由边界逃走的人們，千方百計地拦阻。

他們越走近福地，越覺得周围好似布滿了天罗地网。吊死的人挂在树枝上，吐出长长的舌头，慢慢地轉动着，好象作恶梦时所見的那种情景。肢体分裂的人身四散在路旁。虽然大批的兵士和其他一些人仍在巡查，但还可以躲躲藏藏，惟独他們放出的猎犬，那就万分可怕了。

格勒尔·欧魯絲只能勉强爬着走，再也不能抱孩子了。到必須快走的时候，他們便把孩子捆在母狗背上，由依拉利容搀着她走。这只母狗对他們来說可算是个保护者，它那膨胀的乳房

还有奶，这就救了孩子一条命，而且它路径熟悉，也算是一个偵察員。

最令人惊心动魄的就是看到被狗扯得东一块西一块的尸体。这样的死可謂残酷已极。有一次，他們遭到群狗的袭击。

这件事发生在沒有月光的夜里，距离巴尼加河不远。这条路离河約有二百公尺，河中水声潺潺，发出清脆的歌声。那时他們睡在路旁的沟里，两三天以来，每夜必发的瘧疾又发作起来，使他們总睡不好。額头上的汗珠滾滾下流，沿着鼻子流到枯干的灰黑色的嘴唇上。他們有时一入睡，那由于由生活而产生的恶梦就发出囈語。母狗把头縮入两腿中間，也在打盹。突然它叫了起来。

这叫声立刻打断了他們的瞌睡。他們惊醒了。只見路上三只狗扇面形地跑来。一块烏云飞过，依拉利容一眨眼的工夫沒有看見它們。

格勒尔·欧魯絲赶快到台西莱身边，慌慌张张地拿起一根木棒。三条狗看清了他們，站在沟边叫起来。必須赶紧使它們停止吠叫，不然，便一定要惊动五十公里外的那些随他們来的兵士。

依拉利容跳出去，用一根木棒打在一只狗的脑盖上，这条狗便吓跑了。其他两只一齐向他进攻。他舞动木棒，左右揮击。忽然覚得腿肚上被咬了一口。他还在打，但狗已退开了。他脱了围，跳进沟里。但这狗尝到血味更加凶起来，又跟着跳下来。

沟里情形混乱起来，依拉利容和母狗同两个畜牲相对峙。一只向格勒尔·欧魯絲的喉嚨扑去，依拉利容只一棒就打在它腰上；他見另一只扑向台西莱，立刻回轉身子去打，又怕伤了孩子，于是用刀子乱舞。

两只畜牲齐奔孩子。孩子低声哼着，衣服被扯碎了，这些畜牲咬了他的胳膊、腿和面孔。格勒尔·欧鲁絲抱起来摸他。她的手指上沾了些粘液，原来孩子的頸子出血了。

这时听到了宪兵的脚步声，依拉利容拨开手枪的机头，爬着鑽进附近的田地里。

6

次日孩子死了。他們只覺得好象讓他暫时困一覺一样，心里固然难过，可是一句話也不說，不哭也不喊。他的眼睛大张着，好多大蒼蝇在牛奶般的眼屎旁飞来飞去，但他却不眨眼。

他們渾身疼痛。格勒尔·欧鲁絲顫抖得如同一片树叶。而依拉利容呢，他的头轟轟地响，好似破鼓的声音。

格勒尔·欧鲁絲把摆动着的小尸体夹在胳膊里，立刻开步就走，嘴里不住叨念着，好象疯了似的。他两手紧按着鬢角，以便止住头痛，无意識地随后跟着她。母狗站住，把尾巴夹在两腿中間，低下头，泪水从它那凹陷的狗頰上滴滴下流。

他們就这样毫无顧忌地朝前走。太阳向他們身上射出残酷的光綫。夜并沒有停止它的激烈步伐。

死孩的父母第二天鼓足力气，繼續前行，越过燒石灰的山崗，穿过高大的仙人掌和丛生着名叫米謝尔夫人草的草原。

* * *

边界近在眼前，前面几十公尺远，小河的对岸便是。这一夜十分黑暗。

这条杀人之河，水流湍激。有时可以看見河床的乱石露出

水面。他們尚未渡河，便遇到巡邏队，伏在地上不动。巡邏队从他們身旁过去，但未被发覺。

因为那些把守边境的人站在几公尺远的地方，他們只好靜待机会渡河。那些人的声音很清楚地传到逃亡者的耳朵里，好象近在他們身边一样。热带的夜，异常寂靜，即便极小的声音也能听得到。

他們常常听人談說到这条杀人河，有时水流很小，有时突来一股汹涌的黑色洪流，高头大馬走在水里也会淹沒身子。不过这般情形，为时不久，过一刻鐘或半小时，水势就下去，又恢复常态。

灵敏的母狗在巡邏队附近不住地动着。依拉利容用手按住它的脖子，使它不要动。他們躲在一条沟里，沟后有好多小树，树枝掩盖了他們的头。

一只猫头鹰在他們头頂上飞鳴，把他們吓了一跳。这只夜鳥刚落到遮蔽他們的小树枝上，母狗就仰起头来。它看到飞禽的两只小紅眼珠一动不动，好似头頂上的两个窟窿，非常之亮。母狗叫了一声。依拉利容沒有来得及捂住它的嘴。

巡邏队聞声而至。这些武装的人，他們的影子在黑夜里跳动着，好似凶恶的木偶。格勒尔·欧鲁絲注視着依拉利容。他們一跃而起。依拉利容把小尸体搁在肩上，便拔步下水。母狗留在岸上，掩护他們过渡。

水深到他們的臀部。他們竭尽全力与水搏斗，避开水中冲下来的一团团杂草树枝。

他們一步一步地到了河中央，这时水深已达到肩膀。依拉利容把小尸体搁在头頂上。他們也顧不得破伤的脚了，使劲用磨厚了的脚趾踩在河底。

恰巧上流有一棵树，树枝伸到水面，在他們左边約三公尺远。如果他們能够拉住树枝，那么在这威胁他們的惊涛駭浪之中，便可以得救了。

岸上人声嘈杂，原来他們已經被人发覺了。他們抓住最后一分鐘，努力向前去拉那根树枝。母狗在岸上狂吠，进攻守卫边境的人們。

巡邏队开始向他們射击。

他們这时已从水里出来了。

他們倒臥在祖国的新鮮土地上，爬着朝前走。

* * *

"我觉得冷，"依拉利容喃喃地說，"脚也冷，手也冷……"

这时他的身上鮮血直流；格勒尔·欧魯絲开始輪番地为他搓手搓脚，动作呆板，心中茫然，不知他到底遭到了什么意外。他也不願讓她跑开，向别处呼救求援。他心中有数，不願独自在这里死去，因为肚里还有要紧話要說。他可能在黎明以前——太阳老爷籠罩祖国的大地以前解脫；他的苦难可能已到終結的时候了。

自从他看到繪着祖国国徽的边界标記以后，他渴望听听那怀念已久的海地方言而不可得。地平綫上并无光亮，幷无人家，也沒有在晚风中輕輕飘揚的国旗。

这时候，他心中明白，等候海地边防巡邏队已沒有希望了；不管怎样，这种巡邏队对他也沒有什么帮助。

他只有自己打定主意。

他掙扎着用手支住身子，好看一看格勒尔·欧魯絲那看慣了的面容。他看出她已疲憊不堪，也看出她想排除万难按照計划到达太子港的那一股蛮劲。

他低声叫她，想把她喚醒过来。

“格勒尔……”他喘着气叫着。

她一动也不动，沒有听他的話，坐着，机械地来回为他搓手；她軟弱无力，一声不响，眼神渙散。

他又叫她。仍沒回答。接着他开始鼓足全身力气叫她，想喚起她求生的希望。她回苏了，想醒过来重温爱情的美梦；她的身体还想經历冬夏的寒暖，她的五官还想欣賞花花世界；她那别无苛求的誠朴的心灵，只想肚子吃飽，只企求能有工作。

唉！生活过得好象由高而低傾泻而来的流水啊！

她緩緩地轉过头来望着他。眼中模糊不清的愁云已經消逝，脸上重新浮起了少女般的笑容，容光焕发。

依拉利容再度倒了下去；格勒尔·欧魯絲伸出顫巍巍的一双手，寻找他腹部被洞穿了的伤口。他开口說話了：

“……从我懂事的时候起，我一直处处忍耐。我母亲打我的时候，我忍耐着，弯下腰，一声不响地接受責打……有人說我是一匹劣馬，打也不知痛……她这种行动当然是不好的，但她那頑固的想法，使她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把小孩‘管教’好……，用棍棒来‘管教’我，目的是使我不要偷吃的东西，不要出去胡跑，不要在大人先生面前‘出言不逊’……这便是我有生以来所过的生活……我很快地就习惯了处处忍讓；其他象我这样脚不穿鞋的小黑人过的生活也差不多……我們就这样地习惯了忍受飢餓，忍受雨打日晒，忍受一切临头的恶运。事情就是这样，經常如此，永无变化……”

“我冷呀！”依拉利容又喃喃地叫喊。

他两脚麻木，双手冰冷；这时連胳膊和大腿都冷了；口渴得很，但又不忍心要水喝。他說的話已模糊不清，使她非常担心，

使她害怕他要死了。可是，假如真的讓她知道他要死了的时候，那一定使她不能忍受。不过，他說的話不可能不留在她的心上。应該使他的話留諸后世，想尽办法永志长存，那怕只有一点点也好。

她繼續給他按摩手足，一只一只地很快的按摩，姿态机械呆板。她张大眼睛，憤憤地望着远方，只有两手在活动着，耳朵里听着周围的动靜。这时她象古时印第安人那样盘膝坐着，心中茫然不知所措，內心凄苦而外表冰冷。

"……后来一段时期，我的心里开始充滿了妄想，光明与美梦。那时候我还很小，可是竟觉得自己是最勇敢，最寬仁与最有才智的人了……啊！在我那疯狂的想象之中，觉得經历过也贏得了多少战斗啊！我觉得大小城市望风而降，我依拉利容·依拉流身穿威武的軍装，跨着駿馬，率領人民追击残敌，穿过海洋，一个接一个地向白人占領的城市进攻……啊！我真觉得昏头昏脑，滿脑子希奇的怪想！……之后，好象有一群流浪弟兄在譏笑我的梦想破灭了，好象掉下馬来，一頓拳打脚踢使我清醒过来，回到了現实……"

他的胸膛的肋骨象裂开了一样地感到一陣痙攣，痛得有如万箭鑽心。他发觉自己越来越不行了。流出来的那一大滩鮮血，在星光之下閃閃发光。

"……我觉得冷极了，"他說，"狗呢？讓它躺在我的脚上……"

格勒尔·欧鲁絲用手指揮母狗去臥在他的脚上，讓它乖乖地躺下不要动。他用他那只象瞎子一样的手东摸西摸，摸到了格勒尔·欧鲁絲的手，拉来放在他的胸上。她吃惊地摸着他的胸膛，发觉他的心脏跳得很快。他望着她笑了一下。

"……随后是我挨耳光的日子了……有一天，我看見我父亲

躺在一张全白的床上，穿的那件黑絨旧衣还是我祖父留給他的，平常非有重大的事不輕易穿的……他还穿着一双半統皮靴，統子是天鵝絨的，看样子一定是1804年的产品……有人說他死了，不再打我了……此后我們便离家到城里去……我的母亲給人烧飯，我也作了富人家的小厮……这眞是一段挨耳光的时期……也是滿腹怨恨的时期……天哪！滿腹的怨恨眞使我怒火中烧呀！那时候我还不到十岁哩！十岁的年龄只有扫帚那么高，一张忧郁的小瘦脸，头小得如同蜂雀那么大。我偸偸地象猫一样爬上墙去，費尽气力寻找又酸又咸的泥螺放在嘴里嚼……而今想来，不禁心有余悸！假如我沒有从西果尔家逃出来，我相信最后会在那里犯下凶杀之罪。他們每次张开嘴对我說話，那說出来的东西，每字每句都等于一記耳光。当他們的話打中了我心灵上的痛处，他們笑了，尽情拿人訕笑着玩。我一直是一个沒有青春的人，一个只能受苦的人，一个人家用残飯废物来喂养的人，一个扫茅坑倒脏桶的人，一个連猴子也不如的和人人譏笑凌辱的人！从这上面，我認識了什么是生活。以前我只知道应該忍气吞声地过活，却沒有想到一个人会輕輕易易地变恶变坏，沉淪堕落，而一切都是为了那无止境的貪欲！我漸漸地学会了弄虛作假，騙人說謊，吹牛拍馬……我脫离了困难的現实生活，幻想空中楼閣，旣充滿了怨恨又充滿了梦想，飄飄然想得旣高且远，可又是旣貪婪而又无灵魂。皮鞭与耳光并不能阻止我滿头空想，我仍是那样昏头昏脑！由于那一股少年刚銳之气的推动，有一天晚上，我再也不能忍耐了，我逃了出来……”

格勒尔·欧魯絲渾身发抖。这时那一滩鮮血已快流到地上的死孩的身旁了。她輕輕地把死孩提起来放在远处，心中突然感到恐惧。依拉利容的声音已很微弱，这声音好象来自远方，

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她在精疲力尽的半昏迷状态中，好象已沉入梦寐的深渊——她猛然恐惧起来，害怕那个小尸体会把死亡的細菌与毒素传染給依拉利容。

依拉利容繼續說道：

"……我开始过冒险生活的时候还不到十五岁。当小偷，流浪，拾破烂，在附近用石子打果子；不管人家如何嘲笑，行动总是那么粗野，一切满不在乎。我活动的地方就是太子港的碼头，那里的起重机很象鉄打的大蝎子，揮动它們的尾巴，带着鉄銹的嘴一张一合，发出尖銳的吼叫声，把貨物吊起又放下。謀生之道只有靠扛运貨物，为沿岸航行的大帆船装卸貨物，不然就躺在露天，靠人施舍。每次听到海里的輪船拉响汽笛，一群衣衫破烂的年輕人便从各方面拥向碼头。我平生絕不願象其他的人那样向美国的旅客乞討一块半块美元。可是，每当那些水兵从船尾扔几枚銀币到海水中时，我也会同其他的小鬼一样，如同看見抛骨头的狗那样竪起身子，两眼发光，渾身顫动，死死地注視着那要抛銀币的一只手。只要那枚銀币一經抛出，我們便爭先恐后地跳入水中，毫不容情地你爭我夺，互打互撞。在海中，必須同那些小水鬼展开疯狂的战斗，必須在猛烈的拳打脚踢之后，才能搶得到象小白月亮一样的那枚銀币……当我們浮出水面吐出咸水时，已經两眼发紅，太阳穴止不住地跳动，滿口鮮血，气喘吁吁了！有一次，一个小孩跳下水去一直沒有浮起来，我們有三天沒有再干这个玩意兒；每个人的心中都害怕自己也遭到同样的恶运……另有一次，我在水里碰上一个大头顱，凹嘴唇，綠眼睛的家伙，原来是一条鯊魚。它背上那灰蓝色的大魚鰭，銳利得有如剃刀，差一点兒沒把我击中……有时候我們向旅客卖裸体女人象片和零碎东西；我們也跑腿帮閑，或給出租汽車开車門。有一天，碼头上

一只大木箱从起重机上滑落下来，掉在我們这群人中間。大家把木箱抬起，地上留下了一堆类似人的血肉模糊的肉酱……以后年紀稍大一点，第一次找到了一个眞正的工作，我才离开这个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可怕地区，过的生活还不下于其他的人。从那时开始，我每晚不能安眠，滿脑子胡思乱想，想了解我們的生活为什么老是这个样子。从此，所有我作的好梦或恶梦，不管是白天或清早，我都在探討这个原因……”

这时候，他的眼前好象突然現出了一道亮光，好象一道遮滿天空的黃色彗星的亮光。

“……格勒尔，”他欢呼起来，“那是太阳嗎？那是年老的太阳老爷来看望我呀！它永远同我在一块兒……”

她掉过头来，仅仅看到边界那边树梢上一片淡淡的光亮而已。

她用一种声如游絲的声音輕輕地叫一声：“依拉利容！”

“我还能看見你，格勒尔，”他溫存地說，“我覚得好些了，渾身軟綿綿，輕飄飄，如同騰云駕霧……那是太阳呀！难道白天还不該来嗎？……”

他在說梦話嗎？……她停止給他搓手，俯下身子望着他。他滿脸容光煥发。她又坐下，再次感到疲憊万分，鼻子閉塞，嘴唇皺縮，睜不开眼。她又給他搓手。这时依拉利容因为感情激动，声音更模糊不清了。他只覚得脑袋里嗡嗡作响，好象教堂里的回声。

“太阳一直照耀着我……当我作汽車的装卸工人坐在車頂上时，它一路上射得我眼花撩乱。当了硝皮厂的工人后，也是它帮助我避开那些生牛皮的臭味。以后当了教堂附近的雕琢工場的車工，当了炼鉄厂的司爐，当了洋鉄鋪的助手，还有其他的工作……总之，有生以来它都同我在一起。有一天，我开始害怕太

阳了，那是因为我在芒果树上被它照花了眼，跌了下来，而且此后不久我就得了时常发作的羊癫疯病。甚至还有人説，就是睡在月亮下面，那月光也会把人照得口歪眼斜，其实我嘴里虽不説，却也不承認，不过心里总以为我的病是太阳老爷的魔法所造成的。然而太阳老爷是一个伟大的黑人，是咱們穷人的朋友，是咱們穷人的爸爸，它睜着金黄色的眼睛，照耀着我們，时时刻刻为我們奋斗，为我們指引出路。它还不断地赶走黑夜，一年当中都有它权力鼎盛的季节，使劳动人民既有工作与休息的时間，而且还可以过一般沒有困苦的日子……一点不錯，我的生活眞象暴风雨中的鳥兒那样地过去了！我的手不断地被工具磨伤，我的眼睛因为观察人生而感到目力衰竭，我的脑子因为想了解人生而苦思焦虑……我付出了慘重的代价才了解到的东西，現在如果还不告訴你，这一切便将随着我的躯壳被掩沒在地下，这一切便不过是耳边的风声，秋夜的螢火与旅客們脚下的尘土而已！

"……海地的太阳告訴我們該如何行动，这是一个伟大的眞理。彼尔·卢墨尔、讓·米謝尔、巴高以及其他一些人都已明了这一点。我呢，我未曾想过象他們那样作太阳老爷麾下的一員小卒，而想逃到远方，想逃避困难，可是，这一回仍旧是太阳老爷把我引到这兒来了……我生平一直是一个头脑頑固的黑人，一个不好的黑人，一个不明事理的黑人！……"

这时他觉得那一刻已将到来，为时已不在远。他拚命地掙扎着，想用手把身子支起来。格勒尔·欧鲁絲扶着他，使他靠在一株巨大的桃花心树上。他的心房跳动得犹如一匹脫繮的野馬，血管內热血奔流，眼前时明时暗，心慌意乱。他在地上爬着，指甲都嵌入松松的泥土里，很想鼓足力气說完他最后要說的話：

"应該指出，一生当中我也享过些小小的欢乐，輕狂任性，乱

談恋爱，反[illegible]空洞幻想，渴慕虛荣。以后，还是友誼与爱情使我的性格变了。起初我眞不敢相信友誼与爱情对我的影响是那么大。到了現在，我却又希望你把这一切都忘掉，你应該象沒有遭遇过这些事情那样地活着。我們一見鍾情的那个早晨已經死了，我和你去結婚的那一天也死了，我們在圣奥諾列街过的日子也死了，台西莱同我也都死了……你立刻就該独个兒离开这里，不必回头，赶你的路。你应該另外創造一个依拉利容，另外創造一个台西莱；只有你才能再度創造他們……另外找一个定情的早晨，重新选定結婚的佳期，去过新的生活吧……如今，你同我一样地明白了苦难的实質是些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使得象我們这样的男男女女不能享受国內出产的丰富物产，为什么那些美国佬成了这里的主人，为什么我們的眼睛里每天都有新的泪水，为什么我們都是目不識丁的文盲，为什么男人們要离开祖国，为什么老百姓身染恶疾，为什么几岁的小姑娘会被迫当作大姑娘来使喚……

“以后告訴彼尔·卢墨尔，說我有一天亲眼看見伟大的太阳照在那个名叫巴高·杜萊斯的工人身上……还告訴他，应該好好地循着他指給我的那条道路前进，应該跟着这个太阳前进。

“……太阳老爷呀！可叫我找够了，天哪！……”

这时天边已露出黎明的曙光，他挺起身子，高声呼道：

“你瞧，那不是太阳老爷嗎！就在那边，正在边界上，正在祖国大地的边境！永远不要忘記它，格勒尔，永远不要忘記，永远！”

他已声嘶力竭了，輕輕地喘了几口气，两眼轉向东方，接着又朝着他們自己的国土，那兒有海地的城市、村庄和田野，这是海地的領土。他閉上眼睛，带着微笑。

她剩下一个人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太阳老爷
作者＝（海地）雅克·斯蒂芬·阿列克西斯著刘煜　　张昭民译
页数＝３４４
ＳＳ号＝１０３３９０２４
出版日期＝１９５９年０９月第１版